浩气永存

缅怀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

1941. 12. 8 — 1957. 8. 30

林一叶　编纂

浩气永存

缅怀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

1941.12.8—1957.8.30

林一叶　编纂
张昌铭　督印

1997.12.8

序　言

马来亚各族人民500年来，有着反抗帝国主义的光辉历史。自1511年反抗葡萄牙的侵略开始，到抗日、抗英反殖战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歇而不断，长期持续。历代反抗侵略的各族人民烈士，何止万千。据《马来纪年》记载，马六甲王子亚马（Ahmad），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抗葡斗争。1643年，荷兰入侵者企图侵占马六甲附近的南宁，被面积只有5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000的南宁人民打得大败。1795年，英军进攻南宁，花掉军费10万镑，20年间，受到猛烈反抗。100年前，拿督巴哈曼在彭亨的淡马鲁地区领导抗英农民战争，也曾震撼马来半岛。阿弥·汉沙（Amir Hamzah）、穆汗默德·哈那发（Muhammad Hanafiah）、阿都拉·沙夷（Abdul-Sayid）、沙班（Sayid Sha'ban）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人物。

1941年12月8日开始的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1948年6月20日开始的反抗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战争，都是马来亚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争取独立解放的正义战争，是马来亚各族人民500年来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和升华。

在10万英军向3万日军投降以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人民抗击日本侵马军队及其附庸的基干武装力量；马来亚抗日同盟会，则是动摇和削弱日本统治马来亚政权的强大群众组织，两者都由马来亚共产党所创建和领导。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先后建成8个独立队，下辖33个公开中队，1个直属分队，34个秘密中队，指战员

合计 9900 余人。此外，还有不同程序配备的武装后备队、自卫队约 15000 人，“抗盟”会员 20 几万人。3 年 8 个月日治期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对日本侵略军及其警探进行 340 多次战斗，包括遭遇战、防御战、反击战、伏击战和进攻战，以及有组织的锄奸灭叛战斗，毙伤日军、警探、民族败类 5500 多人。战斗日益激烈频繁，迫使约 3 万名日本守军处于点线防御的被动境地，恐惶度日，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在东京广播电台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治期间，人民抗日战士及抗日工作者，牺牲 3000 余人。被日军屠杀、刑杀和被囚禁病死的无辜人民（99%以上是华侨，其中全村被捕杀害的男女老幼约 7 万余人，刑杀和病死的多为青壮年）超过 10 万人。因残暴统治和抢掠剥削，造成民不聊生病饿而死（华侨及泰米尔族人较多），和被强征前往建筑泰缅死亡铁路等劳役而死亡的人民也有 10 几万人。日军凶蛮罪行，罄竹难书，擢发难数。

英帝国主义重反马来亚以后，极力筹谋恢复殖民统治，百般压制各族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1948 年 6 月 20 日，悍然实施非常时期紧急法令，封闭取缔民主党团和社团，逮捕反对殖民统治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血腥杀戮。人民被迫重新拿起武器，反抗残暴的殖民统治，保卫人民权益，争取民族解放。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各民族人民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持下，克服比抗日战争更艰巨的磨难，排除村民被赶进集中营（“布里格斯计划”，美其名叫“新村”）的困扰，不断运动转移，机动灵活，避实击虚，打击敌人。9 年间给英帝殖民统治者极大打击，消灭高级特派员亨利·格尼爵士为首的英帝军队警探及其爪牙 2000 余人，使经济严重拮据困拙的英帝，在马来亚每年开支的军费超过 3 亿英镑，对马来亚的经济搜刮与资源掠夺受到严重的扼制（另一脚陷入苏伊士运河殖民权益争端的泥潭），间接导致艾德

礼工党政府的垮台。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指战员及抗英反殖工作者，对英帝军警英勇战斗牺牲及被捕后就义的烈士约3000余人，无辜群众被英军杀害数千人（1948年12月，苏格兰警卫队在雪兰莪州巴冬加里，无缘无故集体枪杀华侨刈胶工人24人，这仅是爆光一例，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无辜平民，各地时常发生，不胜枚举）。被捕群众10几万人（绝大多数是华侨，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民族2000余人），被驱禁于变相集中营的农民、村民超过20万人。英帝以恐怖血腥手段加强镇压反殖斗争，各族人民都坚持坚韧斗争，毫不气馁。民心如弹簧，压力越大，反弹越强。

马来亚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激发出自主自强的民族意识。广大华侨由侨居观念转变为落地生根意识，马来亚从意念中的“第二故乡”，转变为荣辱与共的“本土家乡”。各民族人民认识到弱小民族必须勇敢斗争，才能维护自身的合理权益。在抗英反殖斗争中，民族自主自强意识日益高涨增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各种形式的反帝反殖斗争，互相配合，力度日强。内外交困、焦头烂额的英帝，耍出各种“自治”花招，招招失灵，心力衰竭，无力招架，终于万分无奈地在1957年8月31日，伤心落魄地承认马来亚独立。最后，连盘剥142年的海峡殖民地也保不住，于1965年8月9日，黯然神沮地退出新加坡。

马来亚与新加坡的独立，是觉醒的被压迫民族，经过不懈的顽强斗争，可以战胜貌似强大实质虚弱的帝国主义的例证，是20世纪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独立浪潮的组成部分。功劳首先归于坚持抗日及反殖各种斗争的各界志士，英雄推动形势的发展，但是归根到底，英雄是为形势所创造。

我们无限钦敬与悼念为抗日抗英反殖斗争而献身的烈士们，同时深切怀念在日军和英军凶残屠刀下罹难的人民。惨痛的血腥历史应该永远教育后代子孙们：必须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不断

进步，维护和平，警惕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经济、政治与军事侵略。《浩气永存》为此记述了1400多位人民抗日、抗英反殖烈士（只是烈士中的一小部分）的英雄事迹，藉以缅怀他们的历史贡献和优良品德，反映抗日与反殖斗争的一个历史侧面，提供后人作为借鉴、启迪与示警的生动材料。希望有关部门、友人、战友，继续提供本稿及所遗漏的有关其他烈士的资料，以便进一步加以补充、修正。

我们缅怀烈士们爱人民、爱民族、爱国家的崇高思想，以及驱逐日本侵略者出马来亚和争取马来亚独立解放的坚定理想。为维护人民和民族的尊严与权益，先后奋不顾身地抗击强大且凶暴的日本法西斯和英帝国主义，克服艰险，排除万难，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或慷慨就义。有些烈士是兄弟姐妹、或是父子、母女，他（她）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勇敢战斗，先后捐躯。其悲壮情景，令人无限钦敬。

我们缅怀烈士们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烈士们敢闯刀山火海，勇猛拼博，机动灵活，强韧不拔。凭着对革命无比忠贞的精神，明知大敌当前，还是奋勇直前执行任务。战斗中机动灵活，胆大心细，胜不骄，败不馁。不幸被捕后，忍受毒打酷刑，蔑视死亡的威胁，坚贞不屈，毫不动摇。临刑之时，慷慨激昂高呼口号而后从容就义，豪迈气概慑伏刽子手。

我们缅怀烈士们一心为革命，毫无私心杂念，先人后己，舍己救护战友的高尚品德。见困难就上，竭智尽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安贫如饴，勇挑重担。危难时刻，独自断后阻击敌军，牺牲自己，掩护战友撤退。他们伟大的品格，足于辉耀人类历史。

我们缅怀烈士们严格执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一切为了抗日反殖维护群众最大的长远利益而斗争，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及战友），为群众服务，不论职务高低，自觉服侍和背负伤病员。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发扬民主，团结群众，深入群众，和群众打

成一片。长期保持乐观状态，朝气蓬勃，实事求是，工作扎实，有越雪山、过草原、泰山崩塌于前也等闲的英雄气质胸怀。

烈士们刚气凛然的壮烈表现，足于和刘胡兰、杨靖宇媲美，是马来亚人民的骄傲。正如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所说：浩然正气，沛乎苍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永垂不朽！

林一叶

1996.12.8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部分

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名录（部分）

…… (1)

第二部分

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史迹综辑

小忠烈士传略…… 马　丁 (13)
访小忠烈士亲属…… 陈光珍 (19)
永不枯萎的鲜花—献给小忠烈士…… 陈　森 (23)
忆老黑—林江石…… 罗　常 (26)
悼念英勇无畏的抗日优秀干部赖来福…… 亚　敏 (40)
白衣烈士从日军监狱里寄出来的信…… 白　衣 (44)
悼念马来亚人民的儿子—蓝明同志…… 英　群 (48)
敬礼，陈大龙烈士…… 陈　森 (52)
优秀的文化战士陈兰加同志的一生…… 无　名 (54)
在死亡线上—记在日军牢房的经历…… 陈浪平 (59)
悼念叶立天…… 陈　森 (66)

伟哉，李秀峰烈士…… 叶　石（69）
郑翼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林亚苏（72）
缅怀战友谢维汉…… 陈亚辉　张　牙（74）
一件惨痛的往事…… 陈　辉（77）
悼亡友一半天…… 陈　辉（78）
李桂祥烈士虽死犹生…… 亚　竹（79）
抗日勇士林春奇…… 林坤山口述　林一叶整理（81）
悼雷英战友…… 亚　竹（87）
烈士，永垂不朽—记刘尧同志生平…… 汉诚　亚竹（88）
怀念叶选文同志…… 颂　明（91）
怀念叶思民烈士…… 肖观云（93）
爱克烈士光辉的一生……《悼念革命先烈》（96）
人生自古谁无死　肖力丹心照汗青 …… 刘敏清（100）
反帝勇士杨海 …… 杨秋莲等（104）
吉打工人的坚强领袖张云 …… 林一叶　刘记生等（110）
叶新来一家 …… 陈亚妹（113）
碧血洒湖畔 …… 卢慧容（115）
林有在虽死犹生 …… 林风　思存等（118）
忠贞坚强的朱亚友 …… 林一叶等（122）
悼念阿佬同志 …… 春　明（125）
锄奸神枪手张田 …… 林一叶　彭汉强　黄安（127）
抗日反殖烈士刘志雄 …… 张群　刘淑芳（129）
投笔从戎的优秀师表陈天华 …… 陈祖爱　陈德康（131）
安贫如饴的王文秋 …… 林振风　周文英（133）
导师铁戈 …… 蓝志华（135）
勇敢的战士—铁戈 …… 叶诚意（137）
疾恶如仇的戴翔 …… 林一叶　钟子路　李志友（141）
曾绍舜烈士传略 …… 李世山　林士念　曾汉添（145）

智勇双全的英雄诺尔丁 ……《解放丛刊》(148)
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达哈 ……《解放丛刊》(151)
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约翰 ……《解放丛刊》(154)
弃温室而经风雨的女英雄—麦雯 ……《解放丛刊》(156)
忠心耿耿的警卫英雄—默·克利诺 ……《解放丛刊》(157)
宁死不屈的女英雄阿西雅 ……《解放丛刊》(160)
令敌人丧胆的英雄马纳 ……《解放丛刊》(161)
弃暗投明的解放战士雅丁 ……《解放丛刊》(163)
视死如归的小英雄罗拉 ……《解放丛刊》(165)
马来亚人民的优秀女儿雅哈拉 ……《解放丛刊》(167)
向蔡清流烈士学习 …… 阿红　阿敏 (168)
“九·一”烈士钟振康…… 林一叶 (171)
坚贞女战士黄玉心 ……《阵线报》(173)
烈火中成长的作曲家—杨励 ……《阵线报》(175)
悼念阿甸同志 …… 马　丁 (177)
革命孤胆英雄郑清凉 …… 汪友发 (181)
悼念刘冠文烈士 …… 马　丁 (182)
鞠躬尽瘁的张剑清 …… 阿　珍 (184)
勤奋终生的阿学 …… 马　丁 (188)
巾帼英烈肖丽珍 …… 彭志凌等 (190)
挥毫奋战的李少忠 …… 爱华　林芳声等 (193)
穷且益坚的亚佛 …… 刘敏清 (195)
抗日反殖的女战士叶碧红 …… 胡　力　陈进裕 (196)

第三部分

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简历综辑

郑禄云　　刘　芳　　刘勇平…… (201)

黄　祥　张汉和　蔡　伦……（201）
蔡　锋　程　青　邝　峰……（202）
彭烈扬　肖　何　依　沙……（203）
谷　娜　前　光　李　巨……（203）
彭　森　郭　成　碧　根……（204）
胡一波　许　清　亚　末……（205）
小　铁　亚娥仔　邹　才……（206）
黄亚兰　亚　玉　杨仁安……（206）
张　文　杨　记　曾庚友……（207）
江　德　曾天佑　黄　英……（207）
黄亚富　赖金生　赖金胜……（208）
吴九仔　赖思来　锦　胜……（209）
林　坤　阿　锦　温　祥……（209）
建　文　张水龙　叶　兴……（210）
陆万华　陆万思　何惠民……（211）
朱纯德　张　伟　张　立……（212）
郑金利　黄开洪　陈埔地……（213）
温小山　林春添　黄和龙……（214）
蔡传有　蔡炳乾　张　昌……（215）
邱　习　林　立　黄庚凤……（215）
张学良　蔡志强　岑开星……（216）
周　丁　洪箭辉　杨汝武……（217）
陈加风　叶慧洁　叶连金……（218）
叶亚七　褐　洪　李　祥……（218）
侨　森　苟　妹　刘　平……（219）
张伯伦　碧　姐　杨　添……（219）
杨　秀　李南生　张群民……（220）
许逸似　林德芳　黄志敏……（221）

黄子绍　张武智　张　看……（222）
张土坤　黄宝棠　邢福民……（222）
刘德伟　蓝　民　小　红……（223）
黄阿汉　吴和利　吴锦才……（224）
张亚武　吴锦廷　张　华……（224）
玉　佛　叶　胜　亚　庚……（225）
前　途　胡佛水　杨　全……（226）
亚　光　房传玉　房华安……（227）
林桂友　郑亚娇　陈桂梅……（228）
冯　水　国　保　陈昌炽……（229）
曾庆猕　马平魁　熊宗秀……（230）
鲁　明　叶文干　黄宗谨……（232）
邬庆麟　徐振汉　小　钟……（233）
郑观生　房运祥　罗致祥……（233）
江　夏　叶志林　亚　冬……（234）
曹　操　吴科雄　严　笃……（235）
叶木发　杜　康　亚　唯……（236）
亚　应　张　剑　亚　华……（236）
多　么　亚　姆　陈　陆……（237）
紫　清　王巧英　凤　娣……（237）
亚　秀　苏　子　戴亚姨……（237）
宋　安　黄　安　亚　秋……（237）
拉　妈　亚　汗　唯　平……（238）
刘　平　龙　仔　传　天……（238）
张克源　钟廷建　黄　炎……（239）
谢锦坤　朱　仙　张观富……（240）
张鼎新　王秀金　林金成……（241）
陈金子　陈良成　李　森……（242）

李　焕　　李海光　　杜万成……（243）
钟问文　　徐焕南　　陈锡江……（244）
罗剑文　　阿　清　　刘汉棠……（245）
罗霞妹　　张官友　　廖　何……（246）
卓丁洪　　肥仔星　　李亚雄……（246）
陈心仁　　刘观金　　邓福龙……（247）
赖　水　　赖运莲　　温俊胆……（248）
林旭初　　李　南　　朱　斐……（249）
徐振良　　林朝江　　黄英其……（249）
庄荣国　　刘玉文　　房　祥……（250）
林小虎　　赖旅章　　廖春梅……（251）
亚　香　　何金生　　林云太……（251）
余　娣　　李亚生　　叶福明……（252）
肖三妹　　谢丽娟　　何素玲……（253）
庄锡宏　　林如潮　　卢继昌……（254）
张　潮　　陈凤娥　　梁廷业……（256）
梁　明　　蔡传盛　　刘　刚……（257）
何亚泉　　陈大牛　　朱少平……（259）
罗潭发　　龚　华　　钟　松……（260）
傅亚宁　　刘东玉　　欧　阳……（262）
黄丽萍　　亚　来　　汉　基……（263）
邢天源　　郑子雄　　朱和瑞……（264）
钟　旺　　刘　石　　林　昌……（265）
黄国强　　张　珍　　文明河……（267）
符志勇　　汤运兴　　汤锦芳……（268）
汤孟新　　赖福禄　　陈大伦……（269）
李志强　　陆秀英　　黎秋容……（270）
薛　华　　许　竟　　亚　棋……（271）

陆群莲　梁亚珠　刘小见……（272）
陈　坚　郑　生　蔡有松……（273）
沈星云　王淮东　黄文章……（273）
梁栋材　林亚当　谢玉枝……（274）
白　杨　蔡小健　阿　莫……（276）
陈世坚　杨　克　饶螺珠……（277）
苏乌马　肖亚河　阿　岳……（278）
阿　初　阿　冰　长　宏……（278）
王　传　何浪滨　何　庆……（280）
郑毓奘　郑　发　蔡信发……（281）
林添福　张　良　符傅弟……（283）
李金玉　蔡彩萍　小　黄……（284）
小　华　小　平　陈大成……（285）
蒙瑞珍　曾锦文　覃福章……（286）
覃福才　覃福光　黄志标……（287）
陈小莲　郑鼎新　谢婉如……（288）
陈　坚　吕东木　苏　醒……（290）
梁　木　颜尚志　赖火石……（291）
苏淼水　叶秀能　黄志胜……（291）
陈　原　陈亚福　余　洪……（293）
洛　夫　黄国忠　陆桂英……（293）
阿　川　李文辉　邵　荣……（294）
亚　克　杨　行　亚　凤……（295）
朱　佬　李煌辉　邓运秀……（295）
郑汉和　何福英　何莲英……（297）
王甲元　周彩娥　何娇云……（298）
范谭章　陈玉燕　符国兴……（298）
林秀英　苏　文　亚　莲……（299）

金　灿　马福登　李维东……（300）
颜锦英　李志光　肖惠珍……（301）
肖盘乔　何　友　宋坤祥……（302）
钟　光　亚　福　李明兴……（302）
罗　勒　刘振洲　末　流……（302）
喜　桂　叶爱克　罗质彬……（303）
邓　昌　巫师传　骆　昭……（304）
金　发　陈义贵　林　清……（304）
阿　川　小　刘　肖　发……（305）
林　忠　汉　元　亚　丁……（305）
郑　信　培　农　许锐光……（306）
威纳斯宁　廖亚维　叶　珍……（306）
曾冬麟　李效群　朱建光……（306）
陈　娇　沈伟民　李　彬……（308）
周英葵　卢炳坤　丘　福……（309）
张　全　李　福　林　祥……（310）
刘素章　刘佑试　黄维汉……（310）
江　生　小　陈　钟　富……（311）
叶怀宗　叶星光　钟梅娣……（311）
彭　必　李　祥　钟　华……（312）
郑云发　郑玉康　郑志光……（313）
林　源　詹仁铜　陈依笃……（314）
廖其章　林木根　潘为银五人……（315）
黄木娇　陈活水　张利民……（315）
戴仕和　林光华　杜龙水……（316）
余养根　余养东　徐　远……（317）
阿　锋　何春光　戴回香……（318）
罗吉生　罗金昌　杨金龙……（319）

陈需客　徐　煌　郭军虎……（319）
罗　胜　罗　生　黎佛佑……（319）
黎容森　陈　浪　陈观金……（320）
陈观更　张　盘　赖　娇……（320）
黄作庸　李德古　陈俊隆……（321）
林玉炉　赖　南　南　胜……（321）
陈　煌　关　运　骆　明……（322）
亚　廷　江长胜　钟　坤……（322）
钟子成　钟瑞珍　白　光……（323）
巫容娣　曾国强　彭　恒……（324）
蔡三妹　蔡珠尾　杨亚毛……（324）
蔡忠立　蔡忠云　亚　云……（325）
杨顺立　廖　英　龙　平……（325）
岑　安　亚　带　明　仔……（326）
林吉令　李　生　亚　清……（326）
灿　头　沈伙云　沈玉英……（327）
黄亚梅　赖　生　杨　德……（327）
张炳湘　李秀梅　刘玉婵……（328）
李月婵　陈　送　罗　泽……（329）
钟春逢　陈金桂　曾小忠……（330）
曾　苟　庄春兰　廖　元……（330）
蔡兴头　蔡　望　吉令妹……（331）
谢蛮牛　盘　就　冼　明……（331）
黄　福　林瑞基　蔡亚美……（332）
小　君　张学雄　彭　山……（332）
张　平　刘三耐　张玉财……（333）
张伟宝　彭东华　曾子民……（334）
曾发娣等　黄观生　郑鹏飞……（335）

陈志秀　彭　生　黄巧英……（335）
钟　君　叶　水　柯记才……（336）
朱观英　陈秀红　黄连娣……（337）
叶　坤　刘苟昌　桂　英……（337）
蒙昭华　刘树友　李官新……（337）
卓　标　丘　朋　海　途……（339）
刘　新　杨　彪　杨　贵……（339）
曾　光　黄觉民　曹　克……（340）
观　娣　姐　婆　叶红山……（341）
亚　凤　肥　仔　亚研仔……（342）
莫　明　协　东　杨伟光……（342）
志　德　卢　金　梁　财……（343）
杨国声　金　茂　罗拾妹……（344）
邓　标　杨　善　孟加里……（344）
郑再兴　振　良　亚桂仔……（345）
亚　祥　黄亚春　亚　秋……（345）
梁德仁　亚发仔　陈玉华……（346）
亚　昌　黎　志　陆　辉……（347）
陈　路　生　地　戈　虹……（348）
陈健全　杨建德　叶安尼……（349）
廖亚坤　王达之　陈　干……（352）
郑　来　郑　谭　炳　端……（353）
炳　均　郑亚山　谢瑞生……（353）
施玉盘　丘少泉　游新来……（354）
吴耀波　卢汉生　林淑凤……（355）
卢　辉　蔡云祥　蔡玉棠……（356）
蔡　顽　蔡细听　余亚牛……（356）
余亚金　加　弟　陈　夫……（357）

小　马　邓莉珍　巫　牛……（357）
夭　古　李　生　伯　荣……（358）
麦春联　陈保生　黄国琴……（358）
苏虾仔　伯　林　吴亚休……（359）
谭　生　贵　如　罗　明……（359）
亚　荣　詹亚发　詹亚钦……（360）
杨　汉　陈高明　刘　均……（360）
林梅芳　佳　森　郭　侦……（361）
詹利全　胡丝光等　亚　全……（361）
珠　全　育　连　珠　桂等……（362）
英　莲等　小　发等　陈水鸭……（362）
陈丽水　叶金钟　林义平……（363）
廖金福　小　黑　陈修椰……（364）
亚　芳　若　儒　江　渊……（365）
梁亚宝　陈　白　亚　苏……（366）
潘东香　林杏香　吴金才……（367）
刘　文　马　旺　杨　发……（368）
饶　托　梁谭胜　廖兴伯等……（369）
杨　基等　郭　生　成　东……（370）
老　黄　亚　光　黎　芳……（371）
沈　铭　蔡　镜　蔡家业……（371）
蔡金鉴　蔡家鉴　蔡少山……（372）
蔡冬瓜　蔡高渊　亚　都……（372）
汉　文　汉　水　子　诚……（373）
小　青　阿　钦　桂　兰……（373）
肖　石　华　辉　阿　凡……（374）
廖　鉴　蔡细武　叶夭古……（374）
谢德华　谢亚南　巫　庭……（374）

清　流　　辉　仔　　吉灵仔……（375）
旺　发　　培　礼　　阿　片……（375）
蔡传生　　月　辉　　李　洪……（376）
杨　木　　杨燕贻　　美　勇……（376）
换　祥　　光　辉　　亚　平……（377）
刘　炳　　法　仔　　乌路沙米……（378）
毋　都　　瑞　华　　拾　益……（378）
巫容娣　　陈　云　　车　祥……（378）
陆　新　　老王忠　　新　华……（379）
亚　明　　亚　田　　运　来……（379）
小　妹　　曾　秋　　法　仔……（379）
新　凤　　叶少英　　亚　菊……（380）
若　平　　小观生　　亚　导……（380）
陈炳基　　麦　坤　　海　棠……（380）
柏　叔　　李　红　　子　球……（381）
余亚牛　　宋　仔　　朝　仔……（381）
苏　仔　　东　山　　黄锦洪……（381）
张　才　　陈其芹　　小　蔡……（382）
罗　宾　　刘民辉　　林玉团……（384）
张　红　　亚　唐　　克　力……（386）
钟　萍　　丘　八　　亚　抗……（387）
陈秀清　　邓　近　　陈　华……（388）
钟亚波　　邱超然　　秋　霞……（389）
陈金苟　　谢观华　　谢观苟……（389）
刘　欢　　叶　启　　叶红山……（390）
叶隆昌　　李初考　　叶　水……（391）
叶元英　　钟　君　　刘　新……（392）
叶书麟　　钟九昌　　孙观意……（392）

叶兆松　李亚球　镬　仔……（393）
叶奇胜　刘　来　叶佛来……（393）
叶白翼　吴新娣　叶　秀……（394）
陈　群　黄侨英　钟伯川……（394）
柯　才　林优福　叶柏芳……（395）
陈　梅　亚　成　叶来生……（395）
黄狗仔　周秋霞　叶狗仔……（395）
叶梅生　连　强　杨　青……（396）
明　儿　黄崇生　方桂生……（396）
黄明福　木　文　吴健华……（397）
亚　叶　李亚琼　叶记聪……（398）
新　运　陆　峰　李振辉……（399）
林亚娥　谢　强　罗天生……（399）
黄郁如　叶英松　老　廖……（400）
邓观英　孙金发　杜　耀……（401）
杨　基　曾　友　叶戈陂……（401）
李火国　亚　萍　张宝臣……（401）
亚　光　刘　威　潘　华……（402）
陈炳光　丘　英　古标权……（402）
朱志强　彭知仁　陈亚文……（404）
亚　歪　亚　烈　冇　牙……（404）
梅　妹　杨德波　刘　信……（405）
蔡景操　赖　苟　福　仔……（406）
林汉青　学　强　太　平……（406）
李基中　陈　乐　陈明辉……（407）
周　昌　丘　坤　小　清……（407）
小　全　黄守经　陈　秀……（407）
丹　桂　罗　秋　亚　根……（408）

李　云　梁　江　陆　大……（408）
戴少平　华　清　亚　覃……（408）
国　容　苏　贤　冠　州……（409）
黄　俊　亚　光　亚　喜……（409）
开　发　亚　良　小　相……（409）
华　明　亚　跳　树　明……（410）
亚　义　肖玉英　蓝水莲……（410）
仙　波　亚　刚　凤　妹……（410）
亚　波　添　喜　汉　生……（410）
亚　光　石　友　庄友发……（411）
武　生　余　平　少　英……（411）
国　雄　桂亚添　美　田……（412）
白　川　亚　胜　赖新发……（412）
南　生　小　赖　国　雄……（412）
亚　苟　蔡家新　立　装……（413）
朱　淋　李月清　李艳凤……（413）
陈启明　发　生　大　牛……（413）
何　安　何亚亮　何亚珍……（414）
何　才　何小光　张毅成……（414）
曾　桂　亚　富　曾淑珍……（414）
老　黄　亚　水　廖　新……（415）
永　新　醒　东　天　松……（415）
汉　生　亚　钦　亚来仔……（415）
孙　苟　孙　林　桂　忠……（416）
少　德　亚　海　茂　生……（416）
亚　全　亚　队　黄亚容……（416）
李　球　小　叶　益　林……（417）
温　一　亚　勤　黎　德……（417）

何文刚　　亚　雪　　亚苟仔…… (418)
苏　桂　　王　辉　　小　发…… (418)
罗　达　　王　福　　亚　杜…… (418)
炎　基　　邓亚三　　陈　文…… (419)
咖啡王　　于　廉　　于　明…… (419)
李　送　　玉　凤　　李观鸣…… (419)
李　苟　　曾观带　　钟玉兰…… (420)
海南苟　　朱　高　　英　兰…… (420)
罗　修　　金　圣　　张　角…… (420)
祝　君　　小　亮　　小　才…… (421)
王邦木　　加　森　　观　祥…… (421)
张益山…… (422)

编后记

…… (423)

第一部分

马来亚人民
抗日抗英烈士名录（部分）

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名录（部分）

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

小　忠（李振宗）　黄　诚（黄　石）　刘　文（钟步青）
小　路（陈培青）　蔡克明　　阿　丘（邱联杰）
张锦章　　朱　佬（朱日光）　杨　木（阿　水）
钟爱克　　阿　甸（林树益）　杨　果
林江石（黄伯遂）　林亚当（金惠余）　白　衣（李　良）

新加坡与柔佛州南部：

肖　扬　林　璧　陈亚贵　林　买　邱俊杰　陈长庆　王德仁
高伟杰　周学盛　杨起腾　杨水益　张锦雄　石　头　刘选游
老　肖　培　青　古国英　黄世锐　陈亚福　苏淼水　黎　深
翁　祥　陈玉珍　吕东木　阿　福（余洪）　陈家光　梁　木
叶　顺　叶秀能　郑　谭　郑　瑶　苏　醒　郑　路　邹　荣
洛　夫　颜尚志　赖火石　黄国忠　亚　凤（女）
陆桂英（女）　吴玉君（女）　黄　叶　亚　明　肖　金
李　九　刘　仔　赖秀兰（女）　华　珍　杨　关　亚　黑
亚　克　邵　荣　陈修榔　邢福民　黄志盛　李　承　黄日光
高永和　黄汝贤　蔡达成　陈兰加　叶立天　刘志雄　王文秋
铁　戈　钟振康　杨　励　何金生　干那巴迪（印族）
培　农（陈清、石伟）

柔佛州北部与马六甲：

黄宿珍　陈　书　金　坚　阿　炸　钟重生　刘木平　阿　佬

森美兰州：

刘冠文　竹　友　克　力　钟　萍　符　钦　王　明　乌痣张
亚　唐　丘　盛　陆　竹　肖云华　秋　白　丹　星　廖纪兴
肖若望　肖木顺　丁　兰（女）　罗亚木　李新福夫妇
肖运仙　黄日生　叶运生　朱　吉　肖　华　肖光财　吕　望
黄　麟　骆　超　肖运来　肖　康　陈仁贵　曾吉奘　梁伟麟
林　清　肖璞顺　肖明钦　肖可立　肖丁凤　颜锦英（女）
林金发　林覃英（女）　老婢麻（女）　黄少芳（女）
李仁祥　李　二　肖盘乔　何　友　宋坤祥　李明兴
喜　桂（女）　罗质彬　肖丽珍（女）　阿　克　陈义贵
肖小山　肖佛英　老胡头　肖　发　汉　元　亚　丁　李志光
肖惠珍　丘　八　红　叶　邓光明　罗　勒（罗秋炳）刘振洲
末　流　叶爱克　巫师传　小　刘　亚　电　杨　果　郑　信
许锐光　苏丹斯乃因　威那斯宁　邬育民
廖阿维（廖欢发）林　忠　叶　珍（女）　邓　昌　钟　光
亚　福　亚　抗　骆　昭　金　发　曾吉灵

雪兰莪州：

刘　尧　何添信　朱阿友（女）　谢瑞生（女）　许庆彪
黄　光　彭　友　陈天庆　阿　燕　保　伦　刘　友　潘尧裕
张观凤（女）　严　岛　冯瑞升　戴苏娇（女）　陈志伟
黄　奋　陈　金　吴亚克　乾　明　李贵祥　辉　炉　钱　锦
叶遂志　阿　明　马福登　李吉奘　龙世泽　陈大元　曾文汉
张　炳　张　元　杨　恭　叶　关　钟　旺　刘三耐　刘道过
小　林　刘　昆　张棋峰　叶瑞麟　柏　华　李　生
亚　满（女）　老　潘　自　由　姜　元　贵　旺　义　养
张尚文　王　明　谢凤元　李观新　谢锦香　肖克周　符国兴

房金全　王佐礼　陈文墨　张友才　老　马　矮仔谷　刘观金
蓝　明　陈大龙　李秀峰　李桂祥　雷　英　陈庚英　叶思民
亚　秀（女）　苏　子（女）　黄　福　叶申光　黄祝华
邓运秀

彭亨州东部与丁加奴州：

肖新民　曾家补　李　达　莫有山　黄星龙　冯　芳　吴忠运
何　生　李　吉　龙　成　邢　丰　伍书典　符可海　陈载钦
符可禄　阿　金　黄　昆　陈　兴　吴　章　王孝宣　黄　胜
邱英华　陈　林　陈　真　黄幼文（女）　陈　标　叶　成
符瑞书　颜　印　孙正实　陈　富　张小莲（女）

彭亨州西部：

张剑清　陈秀清　黄锦洪　谢婉如　潘松夫妇潘　林　张　才
梁潭胜　邓　近　肖清泉　饶　托　巫　亚　老　肖　李效群
张　发　陈文佳　孙增祥　刘　旺　杨　获　亚　让（英人）
符　义　邹云胜　叶新来　郑清凉　诺尔丁　达　哈　约　翰
马　纳　麦　雯（女）　默·克利诺　罗　拉　雅　丁
阿西雅（女）　雅哈拉（女）　曾冬麟　朱建光
杨月莲（女）　张月珍（女）　张吉灵　黄福仔

霹雳州：

赖来福　杨　海　陈天华　蔡清流　蔡　福　曾　维　路　河
汤汉波　小　林　张　宝　张兆士　朱天送　陈　记　潘　华
刘观新　黄日新夫妇　钟官生　林桂友　张福为　张天生
伊希桃　张义友　郭统生　张寿平　陈哲生　彭　新（张新）
张A素　刘永财　江官苟　亚　维　亚　侨　亚　四　李　聪

李　雁　黄汝贤　蔡达成　叶选文　曾绍舜　黄玉心（女）
钟　有　亚　英　郭其深　小　钟　李镜明

吉打州和槟城：

陈炳宏　陈文雁　小　周（泰南）　胡　棠　黄　秀　何　镐
方壮志　小　波　钟才妹（女）　陈克俊　庄学祉　徐振忠
老　顾　陈穷农　李晚来　叶向荣　蔡有松　柯连务　丘丕芬
陆　伍　鲁沙子　许福泰　陈珍友（女）　庄锡祉　林　城
张桂光　巴　舌　徐焕南　许福炎　亚　春　陈福泰　陈焰福
江春和　陈天才　钟向文　杜万成　邝亚增　王登富　世　晖
黄春祥　罗剑文　郑财明　叶同发　戴国乡　陈高明　郑翼秋
谢维汉　林春奇　张　云　叶连昌　林　山　林亚拉　王立明
林阿兴　林有在　张　田　戴　翔　蔡亚志　何金生
黄亚妹（女）

综合名录（不分地区）：

郑禄云　刘　芳　刘勇平　黄　祥　张汉和　蔡　伦　蔡　峰
程　青　邝　峰　彭烈扬　肖　河　依　沙　谷　娜（女）
前　光　李　巨　彭　森　郭　成　碧　根　胡一波（女）
许　清　亚　末　小　铁　亚娥仔（女）　邹　才
黄亚兰（女）　亚　玉　杨仁安　张　文　杨　记　曾庚友
江　德　曾天佑　黄　英（女）　黄亚富　赖金生　赖金胜
吴九仔　赖思来　锦　胜　林　坤　阿　锦　温　祥　建　文
张水龙　叶　兴　陆万华　陆万思　何惠民　朱纯德　张　伟
张　立　郑金利　黄开洪　陈埔地　温小山　林春添　黄和龙
蔡传有　蔡丙乾　张　昌　邱　习　林　立　黄庚凤（女）
张学良　蔡志强　岑开星　周　丁（女）　洪箭辉　杨汝武

陈加风　叶慧洁　叶连金　叶亚七　褐　洪　李　祥　侨　森
苟　妹　刘　平　张伯伦　碧　姐（女）　杨　添　杨　秀
李南生　张群民　许逸似　林德芳　黄志敏　黄子绍　张武智
张　看　张士绅　黄宝棠　邢福民　刘德伟　蓝　民
小　红（女）　黄阿汉　吴和利　吴锦才　张亚武　吴锦廷
张　华　玉　佛　叶　胜　亚　庚　前　途　胡佛水　杨　全
亚　光　房传玉　房华安　林子彪　郑亚娇（女）
陈桂梅（女）　冯　水　国　保　陈昌炽　曾庆斌　马平魁
熊宗秀　鲁　明　叶文干　黄宗谨　邬庆麟　徐振汉　小　中
郑观生　房运祥　罗致祥　江　夏　叶志林　亚　冬　曹　操
吴科雄　严　笃　叶木发　杜　康　亚　唯　亚　应　张　剑
亚　岑　多　么　亚　姆　陈　陆　紫　清　王巧英（女）
凤　娣（女）　亚　秀（女）　苏　子　戴亚姨（女）
宋　安　黄　安　亚　秋　拉　妈　亚　汗　唯　平　刘　平
龙　仔　傅　天　张克源　钟廷建　黄　炎　谢锦坤　朱　仙
张观富　张鼎新　王秀金　林金成　陈金子　陈良成　李　森
李　焕　李海光　杜万成　钟问文　陈焕南　陈锡江　罗剑文
阿　清　刘汉棠　罗霞妹（女）　张官友　廖　何　卓丁洪
肥仔星　李亚雄　陈心仁　刘观金　邓福龙　赖　水　赖运莲
温俊胆　林旭初　李　南　朱　斌　徐振良　林朝江　黄英其
庄荣国　刘玉文　房　祥　林小虎　赖旅章　廖春梅（女）
亚　香（女）　何金生　林云太　余　娣（女）　李亚生
叶福明　肖三妹（女）　谢丽娟（女）　何素玲（女）
庄锡宏　亚　佛　林如潮　卢继昌　张　潮　陈凤娥　梁廷业
梁　明　蔡传盛　刘　刚　何亚泉　陈大牛　朱少平　罗潭发
龚　华　钟　松　傅亚宁　刘东玉　欧　阳　黄丽萍　亚　来
汉　基　邢天源　郑子雄　朱和瑞　钟　旺　刘　石　林　昌
黄国强　张　珍　文明河　符志勇　汤运兴　汤锦芳　汤孟新

赖福禄　陈大伦　李志强　陆秀英（女）　黎秋容　薛　华
许　竟　亚　棋　陆群莲　梁亚妹（女）　刘小见　陈　坚
郑　生　蔡有松　沈星云　王淮东　黄文章　梁栋材　谢玉枝
白　杨　蔡小健　阿　莫　陈世坚　杨　克　饶螺珠　苏乌马
肖亚河　阿　岳　阿　初　阿　冰　长　宏　王　传　何浪滨
何　庆　郑毓斧　郑　发　蔡信发　林添福　张　良　符傅弟
李金玉　蔡彩萍　小　黄　小　华　小　平（女）　陈大成
蒙瑞珍（女）　曾锦文　覃福章　覃福才　覃福光　黄志标
陈小莲（女）　郑鼎新　陈　坚　温　炽　陈　原　阿　川
杨　行　李煌辉　邓运秀　郑汉和　何福英（女）　李文辉
何莲英（女）　王甲元　周彩娥（女）　何娇云（女）
范谭章　陈玉燕（女）　林秀英（女）　苏　文
亚　莲（女）　金　灿　马福登　李维东　陈　娇（女）
沈伟民　国　华　李　斌　周英葵　卢炳坤　丘　福　张　全
李　福　林　祥　刘素章　刘佑试　黄维汉　江　生　小　陈
钟　富　叶怀宗　叶星光　钟梅娣（女）　彭　必　李　祥
钟　华　冯松经　莫奉恋　冯廷坤　何　琼　郑云发　郑玉康
郑志光　林　源　詹仁铜　陈依笃　廖其章　林木根　潘为银
乌　郎　亚　南　胡　金　传　瑞　黄木娇（女）　陈活水
张利民　戴仕和　林光华　杜龙水　余养根　余养东　徐　远
阿　锋　何春光　戴回香　罗吉生　罗金昌　杨金龙　陈需客
徐　煌　郭军虎　罗　胜　罗　生　黎佛佑　黎容森　陈　浪
陈观金　陈观更　林桂友　张　盘　赖　娇　黄作庸　李德古
陈俊隆　林玉炉　赖　南　南　胜　陈　煌　关　运　骆　明
亚　廷　江长胜　钟　坤　钟子成　钟瑞珍（女）
叶碧红（女）　白　光　巫容娣（女）　曾国强　彭　恒
蔡三妹（女）　蔡珠尾　杨亚毛（女）　蔡忠立　蔡忠云
亚　昌　亚　云（女）　杨顺立　廖　英（女）　龙　平

岑安亚带（女） 明仔 林吉令 李生亚清
灿头 沈伙云 沈玉英（女） 黄亚梅（女） 赖生
杨德 张炳湘 李秀梅（女） 刘玉婵（女）
李月婵（女） 陈送罗泽 钟春逢 陈金桂 曾小忠
曾苟 庄春兰 廖元 蔡兴头 蔡望 吉令妹（女）
谢蛮牛 盘就 冼明 黄福 林瑞基 孙来 蔡高凡
蔡亚美 小君 张学雄 彭山 张平 张玉财 张伟宝
彭东华 刘梅荣 刘进民 张小民 张保头 曾子民
曾友娣（女） 曾三英（女） 曾子华 曾奕 黄观生
李官球 陈裕春 张金祥 郑鹏飞 陈志秀 彭生
黄巧英（女） 钟君 叶水 柯记才 朱观英（女）
陈秀红（女） 黄连娣（女） 叶坤 刘苟昌 桂英
蒙昭华 刘树友（女） 李官新 卓标 丘朋 海途
刘新 杨彪 杨贵 曾光 黄觉民 曹克
观娣（女） 姐婆（女） 叶红山 亚凤（女）
肥仔 亚研仔 莫明 协东 杨伟光 志德 卢金
梁财 杨国声 金茂 罗拾妹 邓标 杨善 孟加里
郑再兴 振良 亚桂仔 亚祥 黄亚春 亚秋 梁德仁
亚发仔 陈玉华 黎志 陆辉 陈路生 地戈虹
陈学朱 黄庆南 罗宾 莫大忠 陈学超 亚莲（女）
卢文辉 陈健全 陈建德 叶安尼 廖亚坤 王达之 陈干
郑来 郑谭 炳端 炳均 郑亚山 林木 杨志清
施玉盘 许加俩 丘少泉 游新来 吴耀波 卢汉生 卢辉
林淑凤（女） 蔡云祥 蔡玉棠 蔡顽 蔡细听 余亚牛
余亚金（女） 加弟 陈夫 小马 邓莉珍（女）
巫牛奕古 李生 伯荣 麦春联 李洪 陈保生
黄国琴 苏虾仔 伯林 吴亚休 谭生贵如
细妹（女） 林东 罗明 亚荣 詹亚发 詹亚钦

杨　汉夫妇　　英　格（女）　　江　辉　陈高明　刘　均
林梅芳（女）　　佳　森　郭　侦　詹利全　胡丝光
亚　全（女）　　珠　全　亚细伯　太　平　育　连　珠　桂
亚　荣　英　兰（女）　　林　莲（女）　　小　发　亚　牛
亚　三　春　连　陈水鸭　陈丽水　黄斜西　陈志鹏　郑子平
李秋萍　黄欲成　郑可居　竹　林　老　林　韩桓元　史　明
翁仕贤　韩植元　叶金钟　林义平　廖金福　小　星　陈修榔
亚　芳　若　儒　江　渊（女）　　梁亚宝（女）　　陈　白
亚　苏　潘东香（女）　　林杏香（女）　　吴金才　刘镜房
蓝锦玉　吴亚尧　叶炳伦　吴锦才夫妇　　罗玉梅（女）
刘　文　马　旺　杨　发　饶　托　梁谭胜　廖兴伯　黄　成
德　州　杨　基　平　东　因　松　少　方　郭　生　成　东
老　黄　亚　君（女）　　亚　光　亚　明（女）　　黎　芳
沈　铭　蔡　镜　蔡家业　蔡金鉴　蔡家鉴　蔡少山　蔡冬瓜
蔡高渊　亚　都　汉　文　汉　水　子　诚　小　青　阿　钦
桂　兰（女）　　肖　石　华　辉　阿　凡　廖　鉴　蔡细武
叶天古　谢德华　谢阿南　巫　庭　清　流　辉　仔　吉灵仔
旺　发　培　礼　阿　电　蔡传生　月　辉　李　洪　杨　木
杨燕贻　美　勇　换　祥　光　辉　亚　平　刘　炳　法　仔
毋　都　瑞　华　拾　益　巫容娣（女）　　乌路沙米陈　云
车　祥　陆　新　老王忠　新　华　亚　明　亚　田　运　来
小　妹（女）　　曾　秋　法　仔　新　凤（女）　　叶少英
亚　菊（女）　　若　平　小观生　亚　导　陈炳基　麦　坤
海　棠　柏　叔　李　红　子　球　余亚牛　宋　仔　朝　仔
苏　仔　东　山　陈其芹　小　蔡（女）　　李少忠　罗　宾
刘民辉　林玉团　张　红　陈　华　丘丕芬　钟亚波　邱超然
秋　霞（女）　　陈金苟　谢观华　谢观苟　刘　欢　叶　启
叶红山　叶隆昌　李初考　叶　水　叶元英　钟　君　刘　新

叶书麟　钟九昌　孙观意　叶兆松　李亚球（女）　镬　仔
叶奇胜　刘　来　叶佛来　叶白翼　吴新娣（女）
叶　秀（女）　陈　群　黄侨英　钟伯川　柯　才　林优福
叶柏芳　陈　梅　亚　成　叶来生　黄狗仔　周秋霞（女）
叶狗仔　叶梅生　连　强　杨　青　明　儿　黄崇生　方桂生
黄明福　木　文（女）　吴健华　亚　叶　李亚琼（女）
叶记聪　新　运　陆　峰　李振辉　林亚娥　谢　强　罗　天
生　地　黄郁如　叶英松　老　廖　邓观英（女）　孙金发
杜　耀　杨　基　曾　友　叶戈陂　李火国　亚　萍　张宝臣
亚　光　刘　威　潘　华　陈炳光　丘　英　古标权　朱志强
彭知仁　陈亚文　亚　歪　亚　烈　冇　牙　梅　妹（女）
杨德波　刘　信　蔡景操　赖　苟　福　仔　林汉青　学　强
太　平　李基中　陈　乐　陈明辉　陈　秀　周　昌　丘　坤
小　清　小　全　黄守经　丹　桂　罗　秋　亚　根　李　云
梁　江　陆　大　戴少平　华　清　亚　覃　国　容　苏　贤
冠　州　黄　俊　亚　光　亚　喜　开　发　亚　良　小　相
华　明　亚　跳　亚　义　肖玉英（女）　蓝水莲（女）
仙　波　亚　刚　凤　妹（女）　亚　波　添　喜　汉　生
亚　光　石　友　庄友发　武　生　余　平　少　英　国　雄
桂亚添　美　田　白　川　亚　胜　赖新发　南　生　小　赖
国　雄　亚　苟　蔡家新　立　装　朱　淋　李月清
李艳凤（女）　陈启明　发　生　大　牛　何　安　何亚亮
何亚珍　何　才　何小光　张毅成　曾　桂　亚　富
曾淑珍（女）　老　黄　亚　水　廖　新　永　新　醒　东
天　松　汉　生　亚　钦　亚来仔　孙　苟　孙　林　桂　忠
少　德　亚　海　茂　生　亚　全（女）　亚　队　黄亚容
李　球　小　叶　益　林　温　一　亚　勤　黎　德
何文刚（女）　亚　雪（女）　亚苟仔　苏　桂　王　辉

小　发　罗　达　王　福　亚　杜　炎　基　邓亚三　陈　文
咖啡王　于　廉　于　明　李　送　玉　凤（女）　李观鸣
李　苟　曾观带　海南苟　钟玉兰（女）　朱　高
英　兰（女）　罗　修　金　圣　张　角　祝　君　小　亮
小　才　王邦才　加　森　观　祥　张益山　树　明　傅　弟
遂　志　蓝锦玉　优　福　刘镜房　吴亚尧　叶炳伦
吴伟才夫妇　罗玉梅（女）　邱丕芬　黄　成　德　州
平　东　因　松　少　方　林世业　凤　英（女）　邓　庆
肖清泉　陈秀清　郑佑耀

第二部分

马来亚人民
抗日抗英烈士史迹综辑

小忠烈士传略

马　丁

小忠同志是马来亚共产党六届和七届中央委员，在“九·一”事件中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9月1日，马共在马来亚吉隆坡石山脚（又名黑风洞）召开全马党、军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马共八中扩大会议），由于叛徒内奸莱特出卖，受到千余日军三重包围，18位烈士英勇献身。这是马来亚革命史上一次重大事件。马来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法西斯和叛徒莱特所犯下的血腥罪行，永远怀念在这次事件中壮烈捐躯的18位民族英雄。小忠同志是牺牲的烈士中在马共党内领导职务最高的中央常委，牺牲时年仅24岁。

小忠同志原名李振宗，别名李英、亚川。1918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父亲李华春早年出洋谋生，经过多年勤俭劳动，有些积蓄，先在新加坡经营茶叶，后又扩展在槟城开设荣华茶庄，他在新、槟两地茶叶行业中有点名望。小忠到八、九岁时才从家乡跟随母亲到新加坡与父亲一起生活。仅二、三年，母亲不幸病逝，以后迁到槟城随继母一起居住。小忠是长子，有同父异母弟妹三人，弟弟李振川，妹妹李金凤、李金仙，妻子鲁华。据其亲属及早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追忆：小忠年幼时聪明颖慧，悟性较高，在槟城读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就信仰马列主义，1933年（15岁）参加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后来因他在新加坡有亲属关系，又回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负

责共青团团委工作。1936 年，刚满 18 岁时转为马共党员。当时正值中国西安事变前夕，是人民要求国共合作的重要时刻。他发动学生组织读书会，动员同学关心国家大事，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宣传国共团结，一致御外。据赖文明说："当时我在新加坡华中读书，也参加了读书会。与李克、海涵同组，小忠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小忠在学校积极发动学生支援中国抗战。学校中的反动势力视他为眼中钉，勾结英殖民政府以共党分子罪名把他拘留审讯。在审讯中虽受刑迫供，但他坚贞不屈，坚持是自发的爱国行为。英殖民当局找不到证据，最后迫于无奈把他释放。小忠因在学校暴露了身份，党组织也需要他负责领导地下共青团中央团委工作，因此便辍学，到其堂兄在新加坡爪哇街所开的一间杂货店工作，以当店员作掩护，从事共青团活动。

1938 年，马共中央调他到槟城市委工作，担任过马共槟城市委书记。在他主持市委工作期间，槟城华侨爱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有抵制日货、制裁奸商的白壳豆事件，和华侨爱国青年组织救伤队回国服务等。1939 年 4 月马共召开第六次中央扩大会议，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调到新加坡接替骆何其（即光头）任星洲市委书记职务。笔者 1985 年在福州探访骆何其同志，据他反映：他对小忠印象很深，说小忠对工作认真负责，有魄力，对同志关心，是一位年青有为的领导同志。他还说：在他对莱特有意见，被处分下放到工厂锻炼期间，小忠同志常找他了解情况，促膝谈心，做思想工作，帮助他解决困难。这些往事虽然隔了将近半个世纪，但他对小忠同志那种热情坦诚，治病救人的精神，体谅别人的气度仍然惦念不忘。

1939 年至 1940 年，小忠主持马共星洲市委工作期间，工作也很出色。那时新加坡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他经常深入基层，亲自指导重大的罢工斗争，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打击了英殖民政

府和大资本家对工人无理剥削，保卫了工人的利益。1940年轰动全马的星洲五万工人纪念“五·一”大游行，显示了星洲各行各业工人在马共星洲市委领导下大团结的力量。不幸游行遭英殖民当局血腥镇压，罗良助、梁清点两位工友被杀害，数十人受伤。接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又进行大搜捕，被捕干部有的坐牢，有的坐牢后被驱逐出境。为了使在斗争中暴露了身份的干部免遭继续逮捕，1940年秋，马共中央将小忠与雪兰莪地委书记老黑（林江石）对调，即老黑同志从雪兰莪州调到新加坡任市委书记，小忠同志调到雪兰莪州任地委书记，兼领导彭亨州特委工作。1941年马共第七次中央扩大会议后，他以中央代表身份驻中马吉隆坡，领导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等州的工作。1941年12月10日，小忠被马共七届二中执委会议推选为中央常委。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马日军势如破竹，英军节节败退。马共提出“抗日卫马”的主张，12月18日马共与英当局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当时马共中央委员大都集中在新加坡，而小忠同志仍留在中马吉隆坡。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非常繁忙，既要领导中马各州地委筹建抗日武装队伍，抽调干部到新加坡英军主办的“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又要接见各地被捕关押在吉隆坡监狱，达成协议以后被释放的同志，安排和介绍他们的组织联系。与此同时，他还参与雪兰莪州地委研究干部撤退与建立武装队伍的具体工作。1942年1月1日第一批101学校受训人员15人结业后，原定要去北马，途经吉隆坡受战火阻滞，党代表许庆彪找到小忠同志请示，他果断地决定他们留在雪州活动，并通知雪州地委派人带他们转移到农村。因此在新加坡（是英军最后的据点）未沦陷前，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等州已建立了地方武装，为以后正式成立抗日军独立队提供了条件。

小忠同志在吉隆坡，直至日军逼近，雪州干部已分批撤至农村，中委朱老同志前来通知他回新加坡开常委会议时，他才离开

吉隆坡，但在新加坡失陷前，他又潜回内地。

全马沦陷后，小忠同志辗转中、北马，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关系，推动各州筹建抗日军。他到过森美兰州处理森州地方武装与第二批受训人员一起建队问题；二次到朱毛与霹雳州地委商讨成立第五独立队及司令部机构人选事宜。1942年5月马共中央在柔北三合港召开中南马党、军干部会议，小忠负责记录，会议决议由他整理发至全党全军。三合港会议上，莱特以“二独”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失败为藉口，勒令解散“二独”，同时宣扬所谓：“保存力量，队伍化整为零到农村发动群众，等待时机，配合联军反攻”等别有用心的错误作战方针，受到各独立队不同程度的抵制。据笔者所知，小忠同志1942年7月来芙蓉会见“二独”党代表赖来福，政治部马丁，转达中央决定抽调赖来福等五人回霹雳州成立第五独立队时，谈及“二独”情况，他不但没有指责“二独”没有执行三合港会议决定，相反，与六月份来“二独”检查工作的中委蔡克明、朱佬二同志一祥，表扬“二独”同志艰苦战胜困难的精神。由此可见，小忠与蔡克明等中央同志同样是暗中抵制莱特提出的错误路线的。

1942年8月小忠根据中央决定，积极筹备召开吉隆坡石山脚“九·一”会议。8月31日晚，作为中央书记的莱特没有到会，由小忠主持召开预备会议，讨论大会议程和大会领导机构。料想不到会议地点已被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莱特所出卖，日军动员千多兵力星夜进军包围了会场。9月1日清晨5时许发动进攻，小忠同志沉着安排同志们分路撤退的路线，而后带领与会同志奋勇突围，不幸在冲击时中弹牺牲。

小忠同志个性刚毅果敢，机智沉着，多才多艺，既严肃又活泼，上进心强，平日勤工苦学。他虽然出身小康之家，但生活刻苦耐劳，与党内同志同甘共苦。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深入扎实，善于团结同志和群众，与他工作过的同志都觉得他领导有魄力，有

谋略，工作果断，既有理论，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的品德和风度都堪称楷模。他是马共优秀党员，也是党的卓越领导者之一，在叛徒内奸莱特窃取了马共中央书记职务，党的航向极有可能被导向岐途的时候，他与中央许多同志，如黄诚、小路、蔡克明、白衣、老黑等一起坚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抗日的正确路线，而且在中马身体力行，使党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正确的航向。如果他们这批锻炼有素的革命骨干不是牺牲得那么早，必能纠正忽右忽左的路线，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小忠同志的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短暂而又灿烂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马来亚人民！

访小忠烈士亲属

陈光珍

马来亚革命一直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状态，特别在日军残暴统治的战争年代，革命者为了不给敌人追查和连累家庭，大多数以“阿×”，“小×”等假名代称，同时常常易名。当时地下组织不可能建立人事档案，以致在战争的岁月里不少英勇牺牲的同志无法查明其真实姓名，也不了解其身世，成为无名英雄。现在撰写史料，我们深感有责任弄清烈士们的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

新马侨友会主办《新马华侨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很多悼念烈士的文章，令人敬仰，效果很好。第12期登载的《小忠烈士传略》，引起小忠海外亲属的关注，并对该文的某些情节提出意见。为了进一步弄清小忠的生平，原抗日军的几位政工人员，经有关

部门协助，并得到小忠海外侄儿李先生的邀请，于1991年1月14日专程到小忠烈士的祖籍——福建安溪，进行访问。

小忠有一位堂嫂，名叫陈双娘，性格开朗，富正义感，住在漳州华侨新村一幢园林式的二层楼房。双娘闻知我们前来，即与家人出门迎接，一家人都很热情好客，生客胜似故友。双娘年逾八十高龄，但腰干挺直，行走自如，口齿流利，仪态慈祥。话匣打开后，滔滔不绝，记忆力尚好。她有五个儿女，三个儿子出洋，现和女儿住在一起。她思想进步开明，曾把个人积蓄的一万元赠给老山部队，当地授予“拥军模范”光荣称号。当我们谈起小忠同志在马来亚为革命牺牲的往事，她深感悲痛，又颇自豪；赞小忠活得英勇，死得光荣。她很怀念小忠，深情夹着感叹地说：“听大孩子说，他参加革命后叫小忠，近两年来他的战友在广州写他的传略，说他的原名叫李振忠，出生在槟城。这点我向你们更正：小忠原名李振宗，族谱中的名叫李真宗，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他如在世的话，今年已是七十二岁了。他的母亲叫陈盆，父亲叫李华春，花名叫“柴头”。华春早年出洋，到新加坡经商。自我嫁到李家后，就在乡下和他们母子生活在一起，我经常背着小振宗到处玩。他在六、七岁时进书塾读书，(即现在的崇文小学)，性格悍强，到了八、九岁，随母亲到新加坡和父亲一起生活，过了两、三年，不幸母亲就病逝了。”

双娘老人家对振宗的印象很深，连他童年时代面上长有微粒黑痣都记得起来。

当我们谈得非常融洽时，门前忽然停下一辆面包车，接着下来四、五个人。进屋后，经介绍，才知道他们是从海外回来的：双娘的大儿子——李先生及其夫人，还有市政府侨办副主任蔡同志等人。随后乡下的亲戚们也来了，寒喧笑谈，非常热闹。晚饭在宾馆就餐。第二天上午李先生无限热情接待我们，耐心向我们介绍有关小忠的情况，大意是：

振宗的父亲李华春于三十年代就到新加坡、槟城经商，在槟城新街开的店号叫“荣华茶庄”。华春在茶叶行业中有点名望，振宗小时候在槟城读书就参加反帝斗争，支持工人罢工，为抗议资方的无理压制而进行割电线。后来到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因领导学运而被捕、受刑，但他坚贞不屈，据理驳斥英殖民当局的残暴镇压。释放后回到他的堂兄——李礼超在新加坡开的李建裕商店当店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党兄嫂亦暗中支持，但父亲对他的革命行为极力反对，劝他回家帮助做生意，而他却逆其道而行之。当时新加坡的学运蓬勃发展，他坚持反帝反殖立场，不愿离开革命。中国国民党人吴铁城到新加坡时，曾找他的父亲做工作，企图使这个“执迷不悟”者“回头是岸”。由于他与父亲志向不一，便分道扬镳，父子关系从此恶化，直至儿子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后，父亲才较理解儿子的为人，到了晚年，老人更是思儿心切，时常为失去唯一的亲生儿子而深切伤叹。七十年代，老人已是八、九十岁了，还嘱咐侄孙（即李先生）带他回中国寻找振宗的遗属。

振宗还有位堂兄李清彪在怡保开胜泰茶庄，振宗常在该店出入，兄嫂对他的正义事业均表同情和支持。他也会做店里工人的思想工作，有些老工人至今还回忆说：“振宗认为工人没有文化就会被欺压，每次来到店里都教我们读书认字，走后再回来时又查向我们认字写读熟练否”。据堂嫂陈××说，振宗在怡保市设有秘密联络点，是个卖凉茶的摊贩，信件都通过他递交。“九·一”事件后，该联络点中断了。振宗抗日意志坚定，随时作好牺牲准备。1942年8月中旬（九一事件前的半个月），振宗到过一位堂兄弟的家，对他们谈过一段话：“假如我在战争中遭受不幸，劳请关顾一下我的家眷……。”

李先生这次回国是应漳州市政府邀请参加水仙节的，应酬较忙，但他仍积极提供有关小忠烈士的情况。我们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他是一位爱国爱乡的华商，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有深厚的民

族观念，多年来对漳州第三中学及安溪县、龙涓乡的学校建设，捐献大笔资金，仅在1月15日我们亲眼所见，就将从外国筹来的建校经费港币15万元面交给龙涓乡崇文中学。他对堂叔父——振宗为抗日壮烈牺牲的精神，深表钦佩，曾将烈士事迹史料，亲自转告家乡学校，供后一代学习。为了悼念叔父和所有英烈，他捐献港币一万元作为出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军史的出版费。

十六日，在乡亲们的陪同下，我们到烈士出生的故乡——安溪县龙涓乡仙景社后田村访问。该村离漳州几十公里，是个山清水秀，遍地茶园的山庄，小忠的祖层是依傍在后田半山腰的书房仔村上，那是一座砖砌的古式矮屋，四周有房、中间有大门直达天井，内有祠堂。据陈双娘说："小忠是在祠堂右边的房间出生的，房间内的古式木床衣柜等家具仍保留原位。

我们离开李家祖屋后，在学校一位领导陪同下，到崇文中学和崇文小学参观。崇文小学是小忠读过书的地方，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中学领导很热情接待我们，要求我们在有老师和学生代表的座谈会上介绍小忠烈士的革命事迹。我们怀着崇敬心情，详细介绍小忠壮烈如诗的光辉经历，与会者听过我们的介绍后，对烈士深感由衷的钦佩。学校领导称，今后要进一步在中小学生中展开宣传，号召同学们学习先烈为人民为革命的献身精神。崇文学校为培育出如此民族英雄而自豪。

访问充满友善和激情。午餐后，我们依依不舍地招手告别乡亲回漳州，汽车沿着弯曲的盘山公路行驶，经过一片片的青山和茶园，我们不禁有点依恋与感慨：在这简朴秀丽的山村，竟然孕育出一位为马来亚人民谋解放、为抗击日本法西斯而壮烈牺牲的出色共产主义战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伟大的祖国，宁静的安溪龙涓啊！您值得为钟灵毓秀而骄傲！

永不枯萎的鲜花

——献给小忠烈士

陈　森

我认识小忠同志的时间并不很久，与他接触亦不很深，我这里介绍的只是小忠同志生前光辉战斗历程的片断而已。我赤诚地祈求：往日认识小忠同志的老战友们，都来动笔，你一点，我一滴，汇集起来，就可以如实地勾画出一个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

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全面沦陷，各族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过着黑暗痛苦的生活。7月间，党组织把我从新加坡调到柔南古来黄梨芭，因患疟疾，在交通站医疗，小忠同志与另一位同志（我不认识），亦来交通站，他见我躺在床上，走前来问我有没有打针服药？我回答说："有"！

接着他对我说："你的妈妈已返回吉隆坡，由李文波（女）介绍她到巴生胶鞋制造厂当女工……"。

我笑笑说："谢谢组织上的关心照顾"！

因为他当时有紧急公务在身，喝了一杯开水，握着我的手，意味深长地勉励我几句，就跟着柔南地委交通员阿欧同志走了。

想不到这短暂的晤面，竟成为最后一次。然而，这位马来亚人民反法西斯卓越领导者的形象，不时显现在我的脑海里，永恒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1940年我到吉隆坡工作，小忠同志在当年秋季以马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接替老黑（林江石）同志，任马共雪州地委书记。他初到雪兰莪，就碰到一件伤脑筋的事：有一位黄××同志，绰号

“希特勒”，他有文化、有能力，在雪兰莪矿工中也有威望；但骄傲自满，喜欢出难题刁难一些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的领导人。

小忠同志经过一番了解，便主动去找那位黄××，进行教育说服工作。首先，请他畅所欲言，提出对组织上或其它方面的意见，一日谈不完，第二日继续，小忠同志始终聚精会神地倾听，并摘录下对方谈话的要点，直至第三日，小忠同志才将对方的意见，分门别类地归纳起来，简明扼要给予以回答，最后，小忠同志指出对方的缺点错误，提出改正方法，使对方口服心服。事后，那位绰号“希特勒”的黄××对人说，真想不到组织内，竟有这么精明能干的领导同志。

1940年底，小忠同志来到我与萧杨同志同住的住处（吉隆坡咖啡山下一幢楼房的楼下），看见萧扬的头发很长，就微笑地说：“萧杨你该明白，西伯利亚的熊是白色的，如果长满了黑色的长毛岂不是便宜了猎人……？”萧杨（林义平）那时的生活很清苦，他的生活费用，除了靠他的胞兄帮助一部分外，其余全部是靠他以海熊、萧杨……等笔名，为各华文进步报刊撰稿，得点稿费来贴补。他听了领导同志这样富有寓意的话，只好苦笑了一阵子。那知小忠走后不到两个钟头，马共雪州交通员阿芳（又名小弟弟），就拿一块钱给萧杨作理发费用。

1940年8月间，小忠在上述住址，起草马共雪兰莪地委《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宣言》。定稿后，他笑着对我和萧杨说：“先让你俩人看看”。我看完那篇宣言稿，问小忠同志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小忠同志却反问我有没有决心学习。我回答说：“有”。

几天后，小忠同志通知我与萧杨一同去参加“写作研讨小组”。这一小组，由《华侨丛刊》编辑张景章和萧杨轮流主持，参加的人还有学生界罗勒，工运界陈春，妇女界亚珊。每逢星期日集合一次，每次研讨4个小时，有时亦由小忠同志亲自来讲解。有

一次，我的胞妹陈月英在巴生医院病逝，我接到紧急电话通知，来不及请假，匆忙搭车赶去。事隔几天，我遇见小忠同志，他责备我为何缺席，是否没有决心学习？我向他说明那次缺席的真正原因，他点点头算是允准了我的补充请假。我明白他宛如慈母般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无非是要自己的儿女健康成长。

1941 年 12 月下旬，日本法西斯已占领霹雳州太平埠，我与陈六（吴毓清）、刘石（廖冠天）、亚派（张光派）等 4 位“政治犯”，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第二天，就接到通知，到半山芭警察局对面那座小张同志住的矮脚木板楼上政治课，听小忠同志为我们一批刚出狱的同志分析国内外形势。

应该指出，那时的马来亚局势非常紧张，英军迅速溃败，日军已逼近雪兰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的十五位军事骨干刚到达吉隆坡，正积极进行建队工作。作为马共中央委员的小忠同志，工作的繁忙，是不难想象的。他简要而精辟地向我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并指示了今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问题。讲了约一小时左右，一独党代表许庆彪来向他请示，不久雪州地委老天亦来找他。他象往常一样，从容不迫地一个一个予以解决。讲话完了，他通知我，组织上已决定调我去新加坡工作，明天就动身。紧接着，他又对我说，你妈妈已陪同阿英和伍仙爱（注一）去新加坡了，你到了新加坡，前往椰林小学找他们就可以。他对细小的事情也如此关注，可见他办事认真细致，效率之高。

小忠同志原名李振宗，又名李英，福建安溪县人，出生于一个小康华侨家庭，父亲是槟城的茶叶商，家住槟城。1935 年，他到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时，已是一个积极的共青团员，曾一度被英殖民者拘捕，受到酷刑拷打，口吐鲜血，然而，英殖民主义者，只能打伤他的身躯，却无法将他的革命信仰打掉。小忠同志被释放后，利用在家疗养的时间，精心钻研有关革命著作，由于他勤奋好学，进步很快。

小忠同志中等身材，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处事深思熟虑。说话中肯，含蓄、有力，具有卓越胆识和深远的政治眼光。1940年底，他在雪州乌鲁兰岸一胶园中召开马共雪州干部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每一个抗日反法西斯干部，不仅要学会拿起笔能写，走上讲坛能说，办起事来是个能手，而且还要准备学会拿起枪杆子打仗，因为日本法西斯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觊觎越南的金兰湾，它的侵略步伐，一步步地逼近马来亚了……"。

1942年9月1日，小忠同志在雪兰莪石山脚，主持马共召开的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由于叛徒莱特出卖，会场被日本法西斯军队重重包围，小忠同志在猛烈的突围战中，光荣地倒下去了，牺牲时年仅24岁。

小忠同志是为拯救马来亚而战死的，是为反对奴役、争取马来亚各族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壮烈牺牲的！

献给您永不枯萎的鲜花——小忠烈士。

注：阿英同志是刘石同志的妻子

伍仙爱同志是张景章同志的妻子

忆老黑——林江石

纪念老黑殉难45周年

罗　常

今年7月18日，是老黑同志殉难45周年。

1942年，日本法西斯占领新加坡以后，一方面大量屠杀人民，另一方面疯狂地搜捕抗日反法西斯战士。林江石、林亚当、陈培

青、黄诚、邱联杰、李雪峰（白衣）、陈水鸭等一大批马共优秀党员在新加坡被捕，先后牺牲于狱中。

提起林江石，新加坡人民是比较熟悉的。1941年，他在法庭上怒斥英殖民当局破坏反法西斯运动的罪行，得到新加坡人民的普遍赞许。日本法西斯进攻马来亚以后，刚从新加坡狱中释放出来的林江石，立即担负起组织人民武装抗日的重任，组织了新加坡华侨义勇军，在前线浴血抗战，为保卫新加坡付出了重大牺牲。因此，日军恨之入骨，却深为新加坡人民所爱戴。

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我们牺牲了许许多多同志，这些同志都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其中有些同志还有极为感人的事迹，老黑同志是这些同志中受到普遍敬仰，也是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人。

老黑是马共优秀党员，是马共卓越领导人之一。他英勇顽强，艰苦朴素，好学不倦，深受同志们的爱戴。他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至今仍有不少人心里默默地怀念着他。近几年，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老的同志要求写下他的历史和事迹，不但为了纪念他，也为了激励后人。我与他虽曾两度共事，共同生活，但所知也是点点滴滴，并不全面。现据回忆所及，记在下面，以表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传　略

林江石原名黄伯遂，老黑这个名字，是同志们送给他的绰号，因为他肤色黝黑。起初是开开玩笑，叫久了，也就成了他的正式名字了。凡认识他的同志都亲热地叫他老黑，他自己也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而林江石这个名字，是1941年在新加坡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时，为避免暴露身份临时想出来的假名字，后来上法庭、坐牢都用这个名字。出狱后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日动员总会民众武装部主任，领导华侨义勇军，也沿用这个名字，到最后倒成为众所熟知的名字了。但在党内，仍然习惯地叫他老黑。

老黑原籍广东增城县，1916年出生，母亲骆洪，父亲名字不详。他是独子，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少年随母亲到马来亚，定居于霹雳州（Perak）布先（Pusing）。在布先埠益智小学读完小学，因家贫无力继续升学，就当了锡矿工人，在华人小矿场“箐发公司”的矿潭当看车工（即看管柴油发动机）。1937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领导过华资锡矿场的罢工斗争。在当地工人中颇有威望，并积极参加布先——埔地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以前，他是马共霹雳州地委委员。在马共的第六次中央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秋调新加坡任市委书记。1941年秋在新加坡被英帝录捕，警方公开宣布他是马共中央委员，把他送上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他理直气壮地阐述马共的抗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历数英帝国主义镇压抗日救国运动的罪行，驳斥了英殖民当局对马共的诬蔑，把法庭变成宣传党的政策的讲坛。当记者把消息公诸报端时，震动了新加坡和马来亚。他的英勇行为，引起了社会上广泛关注，捍卫了党，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结果被判刑半年。入狱后不久，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由于马共与新加坡英当局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于1941年12月20日与林亚当、黄耶鲁等一起释放出狱，并以马共代表的身份受到新加坡总督汤姆士的接见。

1941年12月30日，以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为首的各界华人召开了抗日动员大会，成立了新加坡各界华侨抗日动员总会，下设的民众武装部，推举林江石为主任。在林江石主持下，建立了新加坡华侨义勇军。当日军进逼新加坡时，陈嘉庚等避到印尼隐居，新加坡华侨武装抗日的领导任务，实际上已由林江石同志肩负起来，组织华侨义勇军，开赴前线保卫新加坡。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失陷之前两天，华侨义勇军奉命解散，马来亚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4月初，老黑被叛徒出卖，在芽笼区遭日军逮捕，翌日越狱逃出。4月中旬，党布置他与林亚当、

邱联杰一同偷渡柔佛海峡，准备进入柔佛州南部，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党代表，不幸又为叛徒出卖，在海峡中途被捕，被日军宪兵队施以种种酷刑，林江石坚贞不屈，据说曾第二次越狱未遂，于1942年7月18日在狱中英勇牺牲，年仅26岁。

二、在雪兰莪的火热斗争

我与老黑认识，是在1939年，他从霹雳州调来雪兰莪之后。1939年5月，马共雪兰莪地委召开全州代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白衣同志（李雪峰，即李良）主持，出席的除了地委委员外，还有各方面的代表十余人，由黄诚同志代表中央到会传达马共第六次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会上讨论了中央的决议，改选了地委。在选举前，黄诚同志宣布：地委书记由中央委任，原地委书记白衣同志将调走，调老黑同志接任地委书记。

6月，老黑和伍天旺同志由霹雳州调来，连同选出的矿工干部阿伦、胶工干部何光和我共5人，组成新的雪兰莪地委。

新地委的第一次会议在石山脚召开，碰头地点是在石山脚民众小学。我和老黑初次见面是这样的：我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在黑板上画画。画的是含着烟斗的斯大林头像。简练的几笔，画得很象。从背影看，这个人高高瘦瘦。穿着一件廉价的格子布衬衣，动作很敏捷。听见单车推进屋门的响声，他回过头来，黑里透红的面孔衬着一副洁白的牙齿，眼角微微上翘，浓眉，阔嘴，高颧骨，笑得那么恳切传神，特别是眉心有一道隐约如竖眼的伤痕（据说是小时候发高烧，他母亲为他烧炙艾条留下的疤痕），更显得他神情专注，使人对他的微笑感到有一种吸引力。我认定他就是老黑。

进到教室，白衣同志和其他人都已经到齐，由白衣同志作了介绍，我们就转移到一个石洞去开会。会后，为了工作方便，我和老黑一同住在吉隆坡半山芭附近蕉赖农村的一间小木屋里。最

重要的配备就是每人一架脚踏车，一支自来水笔。自己没有煮饭的炊具，总是到半芭山摊子上吃。因为没有固定的生活费，我们吃得很省。

和他在一起，我没有感到初相识时的拘束，虽然同志之间习惯于不拘形迹，但我觉得与他特别容易亲近。我们什么都谈，他把他的家庭、身世、思想、感情都向我倾吐。他父亲原是广东增城县人，因家贫出洋到马来亚，在霹雳州做矿工。他在祖国出生，母亲带他住在乡下，有一年父亲从马来亚回国，刚到乡下，就被土匪绑票，他父亲虽是华侨，却是穷工人，哪来许多钱做赎金？经过再三哀求无效，后来是给土匪杀死，还是被农村宗族械斗所误杀，我现在已经记忆不起来，只记得他父亲死后，才随母去马来亚的。到马来亚以后，住在霹雳布先亲友家里，靠母亲洗锡米为生，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成人。

新地委根据六扩会议的精神，迅速开展工作。当时雪兰莪工人还没有广泛发动起来。党组织（当时雪兰莪的党员大约有五、六十人）团结一批有觉悟的工人骨干，成立了许多工人小组。当时的任务是深入群众，发动工人斗争，从斗争中建立群众性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反对英殖民主义的统治。

我们把主要的目标放在大胶园、大矿场和大工厂。我被派去煤炭山组织工人，阿伦到新街场掌握几个千人以上的大锡矿场。老黑自己深入领导巴生（Klang）一带的胶工。伍天旺主要是主管吉隆坡的青年、学生、文化界等城市工作和主持宣传部。

9、10月间，在新加坡工人罢工浪潮的激励下，雪兰莪工人也发动了罢工斗争。加影一带的胶工，新街场三大锡矿以及煤炭山5000余工人都先后发动了罢工，斗争烈焰有如野火燎原，越烧越旺。

煤炭山（Batu Arang）的罢工是在10月中旬开始的。英当局调来大批警察和密探，企图重演1934年血腥镇压的故技。但是工

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罢工组织得很严密，并争取了印度工人和机械工人一致行动。罢工开始后全矿秩序井然，而且采取了静坐战术。全矿工人行动一致和镇定的气氛使英当局感到意外，找不到借口进行镇压。于是远在伦敦的煤矿公司总经理急急从英国飞来，下令辞退全矿工人。其实这是恫吓。我们发动全矿数千工人到写字楼（办公室）前去交工作牌（一种铜牌），连公司职员也声明愿意辞职，吓得公司总经理不敢露面，结果接受了谈判。

当斗争在僵持的时候，交通员送来了老黑亲自写的一张字条，他赞扬我们的罢工组织得好，向我们祝贺；同时告诉我们一个紧急情况：阿伦和伍天旺都“病”了。就是说已经被英当局逮捕了。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善于斗争，定要争取罢工完全胜利，打击英当局的反动气焰。

当时，英国正处在英、德战争时期，急需煤炭供应，在罢工工人有组织的斗争下，不得不让步了。经过谈判，英殖民当局同意了大部分条件，罢工胜利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了。

就在罢工胜利后不久，我突然接到通知，说老黑来到我们矿场附近的一个交通站，要我立即去见他。我们在火热的斗争中会见，感到格外亲切。我汇报了斗争经过，交换了各方面情况后，他严肃地对我说：“你要赶快离开煤炭山，英当局很注意你，现在在罢工群众面前，他们不敢对你怎样，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下手的。”

他具体布置了我临走前应做的扩大党和巩固群众组织的工作，指定联系地点，匆匆地走了。地委虽然遭到破坏，但各地的罢工斗争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他忙得又黑又瘦，说话的声音也沙哑了，但他那坚毅、乐观、镇定自若的神志，极大地感染了我。多么值得崇敬的同志啊！

不久，我秘密地离开了煤炭山，来到加影地区，他把我接到

香蕉园他的住所去。那是一个矿工的家，环境较安静。在那里，他给我一本他正在学习的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要我学习。我入党以后还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老黑在百忙而紧张的工作中还这样关心我！我翻开书本，看到他学习时标划的重点线和眉批，参阅他的笔记，深佩他学习的勤奋和认真。

随后，接到组织的通知，我到了新加坡。黄诚同志又安排我绕道槟城到怡保，参加霹雳地委的工作。有一次，老黑因有任务来霹雳，我们又见了面。当时适逢农历新年，我们与白衣、胡涂（胡天保——陈路），一起吃年糕，老黑特别高兴，谈笑风生。不数月，我又调去新加坡，1940 年 4 月，我在新加坡被捕坐牢，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再没有见到老黑，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三、出狱以后

还在漳宜监狱的时候，我们从报章上看到林江石在法庭上受审的报道，心情非常兴奋，那不是受审，而是控告！一个政治犯不顾法官的阻挠和警告，慷慨激昂地论述人民反法西斯的权利，揭露英政府破坏反法西斯运动的罪行，这有多大的胆识和斗争决心啊！我们深为这位同志的磅礴正气所激励。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位“林江石”是谁。直至黄耶鲁和兰嘉从四排坡监狱转来漳宜，才知道林江石原来就是老黑。

他们还带来四排坡狱中同志们斗争的情况，告诉我们老黑又多了一个风趣的绰号叫“露马脚”。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向监狱犯人宣传，政治犯组织了书写和传递宣传品的工作，利用劳役场的顶棚作掩护，趁着看守不注意时，爬上去秘密书写传单。那一天轮到老黑，他一心伏着写传单，没想到一只脚伸到了外面，给一个同情革命的狱卒看见了，把他叫了下来，幸好没有发生麻烦。同志们因此多了个笑料，叫他“露马脚”。老黑这个人就是有点粗心，对小事不太注意。记得有一次，正是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同志

们为了他的安全，弄了一顶新毡帽给他戴上，但出外回来连帽子都不见了，问他，他说转了几处，不知道在那里丢失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法西斯南侵，战火迅速燃烧到马来亚，新加坡英国当局接受了马共提出的共同抗日协议，马共争得了公开的地位，全马政治犯释放了。老黑是第一批获释的。

12 月 25 日，新加坡总督汤姆士在总督府接见陈嘉庚等华侨首领，同时接见林江石等马共代表，共同商讨了新加坡战时动员问题。12 月 30 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了各界华人代表大会，林江石带领马共 10 人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提出武装民众的提案，后来即在华侨动员总会下设立了民众武装部，推举林江石为武装部主任。

我们是第二批释放的政治犯。出狱时，已是 1942 年 1 月上旬。党派我到民众武装部协助老黑工作，职务是宣传鼓动股股长。因民众武装部人员不多，各方面的事都要协同去做。民众武装部的办事处最初设在晋江会馆，后来迁到南洋师范学校。人员增多了，机构才逐步健全起来。

关于新加坡华侨义勇军的建成和作战经过，社会上较为熟知，我不多赘述了。现就老黑在这短暂时期的战斗生活作简略介绍如下：

“民众武装部”在战火中建立起来，一切得从零开始，任务是极为艰巨的，从成立机构，筹募经费，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集中义勇军训练，和英军谈判武器、给养、装备，义勇军的编制，到开赴前线作战……，无一不要他亲自筹划奔走。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少休息。即使这样忙碌，也还应邀到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办的青年干部班去讲课。对于一个从工人出身的青年，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和繁重的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做起来却毫无难色，井井有条。我对他的胆识魄力和组织才能是很佩服

的。

老黑对同志总很亲切、友爱。他很自然地使自己成为战斗集体中的一员，毫不特殊。但在敌人面前，他却很矜持严肃，毫不示弱。有一次，英军派来的联络官达里上校来到民众武装部，当时，他还不是义勇军指挥官，却俨然以上司的姿态干预民众武装部的工作，武装部工作人员很气愤，拒绝他的干预，他竟打了一个工作人员的耳光。林江石刚从外面回来，目睹这事，不禁怒火中烧，立即抓住达里的胸口责问他："你有什么权力跑到我们民众武装部来打人？工作人员即使有错，你也应该向我报告，由我来处理，你怎么能越过我的职权来行凶打人？"达里还要强辩，林江石举起拳头说："你当上校可以随便打人，我当主任的更可打你！……"吓得达里慌了手脚，在其他人的排解下，他只得认错。这件事真大快人心！武装部人人精神振奋，更加团结战斗。老黑同志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形象深刻铭印在同志们的心中。

由于英军指挥无能，轻易地断送了制海权和制空权，陆上又损兵弃甲，一路败走，新加坡很快成为孤岛，形势对守军极为不利。况且英军毫无斗志，更使战局急剧恶化。日军自2月7日起向新加坡发起进攻，8日深夜便登陆成功，12日突进到新加坡腹地淡申律一带。而这时英军司令部已作了弃岛的准备，同时通知民众武装部，准备遣散义勇军。

2月11日傍晚，我从武吉知马前线回到民众武装部，马共中央军委和市委军事领导小组的几个同志，特来向我了解前线的情况。12日得知英军总部决定弃岛的消息后，武装部马上决定撤回各连义勇军，疏散一般人员，收集武器，集中骨干，渡海到马来亚内地打游击。我留在老黑身边，做遣散工作。

13日，义勇军各连撤退完毕，留在总部的也已遣散，武装部同志与老黑一起处理善后事务，于深夜撤离南洋师范学校。老黑带着我，由古国英同志陪同，陈水景同志驾车，凭英军特别通行

证，撤向后港一个预定地点。但车子未到双林寺，已听到密集的枪炮声，那里已是战线前沿。英军看了通行证以后，劝阻我们前进，我们只得绕路到一个临时集结点去。

四、新加坡沦陷以后

从“南师”撤出来，我和老黑、水鸭，还有其它几个同志在后港三条半石附近的菜农区，住在一间临时盖起的木棚里。因为多是男青年，不象菜农，怕引起注意，所以住了几天又疏散了。在那里，老黑告诉我，他的短枪让中央收去了（他在民众武装部时有一支大号左轮手枪），据说是为了不暴露目标。现在我们才意识到，那是叛徒、内奸莱特的诡计。后来老黑被捕越狱逃走出来后对我说，如果他当时有枪的话，是可以成功拒捕的。

从三条石疏散后不久，我们又聚集在六条石附近的一个橡胶园里。那里有一间颇为讲究的矮脚楼，我们十多位同志隐蔽在里面，除了老黑外，记得还有钟宾、黄健等。在这里居住时，我们曾两次遇险。

大约是2月下旬，当市区的“检证”（日军的大屠杀措施）扩展到郊区时，我们被日军驱赶到一个大沙地里，周围数千群众都被驱赶到这里集中。日军把我们围住，四面架设了机枪，日军军官通过翻译向人群“训话”，特别指名要搜寻陈嘉庚、林江石和林亚当等人，要群众检举。这时老黑正和我们一起混在群众中，我看见老黑神态自若，还偶而和旁人说一两句闲话，幸好当时没有人认出他（或许有人认识他也装作不认识）。人群列队缓慢地通过检证关口时，老黑很幸运被允许通过，走出了鬼门关。而我却被留下，连同被留下的数百青年面对死亡的威胁。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以后，再作第二次甄别，我侥幸被放走，回到住处。

空闲的时候，老黑有意把将来的形势和斗争策略之类的问题考问我，我的水平还很低，常常回答不上来，老黑把他的想法向

我阐述，我深感他想得那么广阔和深远，而且逻辑性很强。虽然他只比我年长一岁，却比我成熟很多。

或者是有感于我的木讷，他建议我们一起去取些书来学习。我们知道中央有些理论书籍，于是我们一起到阿宁那里取了好几本书，用一个小麻袋装着背回来。我们进出必须经过六条石路口的一个日军哨站，当取书回来将到六条石时，他忽然提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子弹穿过人体，会感到很热，还是很冷？"我不假思索回答："当然是很热。"而他说："不，应该是觉得冷的。"他当时的解说我记不清了，对他的提问不觉得有什么特殊含意，因为他总是爱思考问题的。后来我才觉得，他已经意识到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了。

转过了一个坡地，将近到达六条石路口时，他要把麻袋拿过去背，我意识到，袋时的书如果被翻出来是很危险的，因此我坚决不给他，还叫他不要紧跟着我，要拉开距离。我先走向哨站，日军果然要我放下麻袋检查，我硬着头皮若无其事地放下麻袋，结果几本书被翻出来。几个日军一查看，立即叫嚷起来，把我扣住。这时我看见老黑泰然地直向市场方向走去，不再上来了，心里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日军向我吵嚷，我装作懵懂。正在这时，从后面山坡上日军军官的住处开来一部车头插有小旗的轿车，日军哨兵忙不迭地整队向车上致敬。觑着这个机会，我拔腿便跑，很快转入六条石市场，待日军醒悟过来时，我已穿过一间咖啡店，从后门跑进了草丛，好在日军也没有穷追，我才脱险。摸到一个交通站，想不到老黑也已经到了里面，骤然相会，大家都非常激动！他故意当着其他同志面前开玩笑说："这是从鬼门关里漏出来的……。"

五、被捕牺牲

我们不能再回六条石了，由交通员带去军港路一处小屋安置。

在那里住不上几天，因为这屋子在公路边，两三个青年住在那里很受注目，所以很快又转移了。我们又被带到芽笼29巷内的一个小椰园里，那里是私人的椰园，有数间板屋。椰园的女主人姓杨，全家都避难在那里。我们租下一间小小的矮脚亚答棚，四壁是用亚答围起来的。光是我和小鸭和两个女同志住在那里，后来老黑也来了，我们告诉屋主我们是一家人。女主人与我们也颇融洽。一天，小交通员领着阿列（即莱特）来找老黑谈话。没几天水鸭出去联系工作，没有回来（后来才从阿宁那里知道，是在梧槽律大街上被捕了。据白衣同志《在狱中来信》说到，水鸭同志在狱中被处死刑，牺牲了）。我们正在不安，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临近天亮时，自远而近犬吠不休，我们意识到会有变故，但又不明情况。老黑说，他必须离开这里，我们的意见是先不要出去，找个地方躲起来。他说不行，必须立即冲出去。说着，他立即拨开亚答墙，从屋边钻到茅草丛中去了。过了约十分钟，我们听见呼喝声，接着几声枪响，我暗叫不好！接着又是嘈杂声，敌人一直搜索过来，两个日本兵登上我们的亚答棚，查看了一阵，没发现什么，走了。天刚亮，一群敌人押着老黑从屋前的小路走过，老黑眼鼻浮肿，被捆绑着，脸向着远处……。我们的老黑被捕了。

待周围平静后，我赶紧去找阿宁，向他报告老黑被捕的事，岂知我刚到，瑞爱同志也气吁吁地走来，报告说白衣、黄耶鲁等也同时被捕了。

我不能回去了，椰园的同志们也必须转移，我被带到市区一间华文小学去，学校早已停课，寂无一人，只有黄式锐同志在那里，我就暂时和他住在一起。

过了几天，我有事再去找阿宁，谈了一阵，他神秘地招呼我进他的卧室说："我给你看一个人……。"他揭开木板，冒出一个人，赫然就是老黑！我欣喜若狂，两个人紧紧地抱住了。

老黑向我叙述了他被捕的经过，现在能记忆的大略如下：他

离开我们的住处以后，在茅草芭找路，朝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走去，河那边有一条小路可通后港。刚上路口，就被敌人发现，他奋力冲出去；敌人一边开枪，一边把他包围住，结果给抓住了。敌人要他说出住的地方，他说根本没有地方住，是在野地里躲藏的。敌人殴打他，他仍然坚持说没有地方住。天亮了，敌人把他拉进椰园，叫群众辨认，群众都说不认识。最后从芽笼把他押解去日军宪兵队，那是在东陵一带的一个大洋房里，把他关进一间小冲凉房，扣上手铐。有些宪兵象看怪物似地观赏赫赫有名的林江石。当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察看四周，发现后墙上有个窗口。到晚上，门前守卫松懈的时候，他便攀着水管，从窗口钻出去，跑向山背街市。刚跑不久，就发现敌人已动员起来搜索，路上有军车驶来，他跳进水沟（新加坡的阴沟很深），弯腰急急向远处跑去，最后离开了东陵，走到一个墓地。他在墓地里把手铐磨断，待天刚亮时，走到附近一个群众家里，请求掩护。在群众的帮助下，通知了党组织，最后才回到阿宁的的住处。

我们庆幸老黑脱了险，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在四月底，党组织布置我和小平夫妇一起从后港偷渡柔佛海峡到内地时，小平在路上告诉我，老黑和林亚当从军港附近偷渡海峡时，不幸在海上被敌人截获，已经再次被捕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受到很大震动，我们英勇顽强的老黑，为什么那么多磨难，屡遭不幸?!

此后我们在内地进行艰苦斗争，再也听不到关于老黑的消息了。直至日本法西斯投降，才从出狱同志中听说老黑同志已在狱中牺牲了！但具体的情况还是无从知晓。

前年，从香港一位友人处得到一份读物，上面登载了白衣同志《在狱中的来信》，才知道一些具体情况。白衣同志在狱中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以共产党人的坚强毅力写出的这封信中，提到老黑的也只有这么几句：

"……现将一部分为党事业尽忠的同志姓名、死的日期和原因，未死者我们纪念已死同志办法，报告如下：十二个人在此监房（抄者按：指四排坡监狱D号牢房）死者姓名：林江石即阿黑七月十八号；古国英即老古七月二十五号……关于上列七位同志全是病死。

……其主要原因（A）因受刑过重，各同志都是遍身损伤，其中受伤最重的是阿黑和克章等同志。阿黑在宪兵部时作第二次逃走不成功，给敌人将他毒打到不能走动。敌人所给我们的刑罚，可说是十七世纪的野蛮时代；如用绑手脚压着进行灌水……等等，笔难尽录。总之，敌人给我们的酷刑，无所不用其极。法西斯匪徒们，更不是有什么法律和秩序，完全凭个人喜乐为取舍。我们经过这样的摧残之后，每个同志只有半条命入到监牢。（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半路，老黑同志还不断受到宪兵的乱打、毒刑、惨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血仇。（B）长期挨饿……各同志身体给敌人用各种野蛮刑罚摧残半死，加上长期饥饿，身体较弱和受刑惨重的同志，进到此牢不到一个月就牺牲了……。（C）同志们牺牲这样快，除上述的事外，还有另一原因，就是没有卫生……这些病死的同志，从入狱到死未曾见过太阳和水，成天在黑暗房子里渡日……。同志阿克（抄者按：应系指阿黑，广州话黑、克同音）阿当、阿Q、黄诚四位同志，锁着脚链至死这日……。"

伟大的战士、无畏的英雄们，就这样被折磨至死！

安息吧，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来亚人民的好儿子！

为"忆老黑——林江石"一文写的两个注脚

1. 陈水鸭与陈水景是两个不同的人，陈水鸭是来自马六甲的新加坡工运干部，不幸在越狱中牺牲。陈水景是新加坡市的青年干部，据说现在仍生活在新加坡。

2. 说林江石曾率领义勇军上前线作战，是不明事实者的主观

臆测，事实却非如此。事实上林江石主持新加坡民众武装部对义勇军没有指挥权，因为在编制上，华侨义勇军隶属英军的一支辅助部队，指挥作战为英军军官，开赴战场是由英军派军车由英籍指挥官率领出发的，在前线仍由英军指挥。林江石作为民众武装部主任，对义勇军有管辖权，但没有指挥权，他也没有军衔与军职，没有到前线作过战。金星众在广东省文委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中写的义勇军记叙文，和在《广东侨报》发表的《血战孤岛》中写林江石在前线参与作战的场面是出于讹传。

罗常补记于1989年4月2日

悼念英勇无畏的抗日优秀干部赖来福

亚　敏

来福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七年了，但他那光辉的英雄形象总是生动地、色彩鲜明地闪耀在我们的眼前。他原是马来亚反帝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干部，又是开展英国重要产业部门——铁船（现代化淘锡机）工人组织的突击手，也是一位有指挥才能的军事干部。最后，他终于以“达汗山崩于前而脸色不变”的英雄气概，为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来福同志原名杜龙山，1922年出生于霹雳州实兆远力乔区。幼年在实兆远中正学校读书，后来进南华中学。就读期间，1937年，中国“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马来亚共产党派黄诚等同志，利用公开形式到南华中学进行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宣传，广大学生都受到教育。当来福同志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他就坚决地站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并成为当地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

在马来亚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几年中，来福同志不断受到马共的教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在南华中学毕业之后，他不求个人出路，除了当一家报馆的通讯记者作为社会职务之外，全部时间都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从此，他走上了光荣的革命道路，并于 1939 年成为一位光荣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

1940 年，他毫不犹豫地接受马共组织的调动，到霹雳州南区任区委书记，负责金保至丹戎马林一带的文化、学生和胶工组织的工作，经常独自乘自行车到打巴、三宝岭、美罗、仕林河、丹戎马林等地的学校、胶园，检查和布置马共和抗援组织的工作。来福同志不仅会写能讲，而且晓弹善唱，多才多艺，幽默开朗，联系工作夹上谈心，严肃之中带着轻松，所以不论有无参加组织的老师、工人，对他都很钦佩和亲热，感情都很融洽。他工作积极，吃苦耐劳，每月只领组织发给的不到 6 元的生活费，生活相当艰苦，工作却很勤奋，到处奔波，永远不知疲倦。

1941 年，马共组织决定调派来福同志打进英资的督亚冷锡矿铁船当工人。锡矿是英国在马来亚非常重要的产业部门，英国垄断资本家从铁船工人的血汗中榨取高额利润。来福充分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毅然决然地负起党组织给予的艰巨任务，投入工人行列，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为一个坚强的体力劳动者。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家里生活也过得去，但由于他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因此经受得繁重劳动和艰苦生活的磨练与考验。

来福同志作风好，和工人打成一片，同吃、同睡、同劳动，在工作上又有魄力，有方法，会说华、马、英几种语言。因此，在短短几个月中，就把区内几艘铁船上的各民族工人组织起来，建

立了铁船工会。但是，由于英国当局对重要产业部门控制很严，工会的注册不易获取批准。他的工作扎实深入，除了发动组织工人之外，还培养了一些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把他们吸收进马共组织里，在铁船工人中建立马共基层组织。在这些新的党员中，有一位是后期马共中央的领导人——拉昔·迈丁，当时他是督亚冷区的一家铁船的技术工人，经过来福同志的教育和介绍参加了党组织。

正当来福同志把革命种子传播到英国重要产业部门，并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的时候，不幸发生了意外。有一天，马共霹雳州地委书记黄志锐同志和来福同志等举行会议，会议地点被英国军警团团围住，与会人员全部被捕。在牢狱中，来福同志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崇高和伟大气节，丝毫不向敌人屈服。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马共据理力争和群众压力下，英国殖民当局迫于抗日新形势，从1941年12月20日开始，释放在狱中的政治犯。来福同志被释放出狱，于23日，参加双溪古月会议，会后和黄国平等共30人，由马共中央抽调到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学习。训练开始之前马共中央原宣布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队长是赖来福，党代表黄国平，之后，又通知两个职务对调。同期学员中来福的英语最好，所以除了紧张学习之外，还担任翻译和代表“二独”与校方联系，其他学员听课不清楚，得劳他辅导。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原则性强。临结业时英军发给学员武器又少又旧，来福向校方交涉，动员队员拒绝参加校方欢送宴会，终于争取到增加供应武器弹药。

赖、黄两人带领武装学员北上，因雪兰莪州已沦陷，遂留在森美兰州开展抗日斗争。由于遭受多次挫折，未能联系上森州地委，半途暂藏的武器丢失，进攻瓜拉庇拉警局以夺回武器的战役失利，粮食、医药供应困难，几十位战士饥病交加，1942年5月30日，马共中央召开中南马党、军会议（柔北三合港会议），暗藏

的内奸叛徒莱特以上述挫折为藉口，责令解散“二独”，提出“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联军反攻”等谬论。来福同志受此双重压力，形势严峻，却明确武装抗日大方向，坚定立场，争取“二独”司令部全体成员和森州地委的一致支持，领导全体战士克服困难，坚持艰苦对敌斗争，结果保存下来的“二独”，在两个月后，又得到马共中央的认可。同年七月，来福同志被调到霹雳州，任第五独立队队长。

在抗日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马共中央决定于1942年9月1日在距离吉隆坡西北九英里的石山脚举行第八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之外，还有各州的地方委员会（即州委会）和人民抗日军各个独立队司令部的代表。第五独立队司令部的代表是党代表徐清同志和队长赖来福同志。他们两个在8月31日午后到达会议以后。当时，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人员都已到达。来福和许多代表是相熟的老战友，久别重逢，非常高兴，热烈握手，高谈阔论，屋子里喜气洋溢。当时召开预备会。9月1日凌晨五时许，千余日军完成对会议地点三重包围部署后，战斗就打响了。在中央同志指挥下，来福同志英勇地冲出敌军的包围圈，走到双溪多河边，一位其他州的代表也冲到河边，两人正准备涉水渡河，来福同志发现这位同志小腿中弹受伤流血，伤者却未发觉，来福不顾自身危难，马上取出手帕为他包扎，充分体现出战友之间互相关心、互相援助的崇高友爱精神。接着，在敌人密集扫射的枪声中，两人一齐冲过双溪多河，机警地摆脱追捕，脱离险境，安全归队。

回到第五独立队之后，来福同志以高度的积极性和认真负责精神，在队伍中加强军事训练，改进一些军事、政治组织措施，使“五独”发展成为北马的抗日主力。1942年底，一个大清早，数百个日军分数路向“五独”司令部所在部队——模范中队营地发动疯狂进攻。来福同志发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沉着而灵活地指挥

部队战士，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消灭了一批日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他和党代表带领队伍安全撤退。

1943 年年中，来福同志在出发途中，经过一个农村时中了敌人的埋伏，反抗无效，不幸被捕。在日本宪兵部，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勇敢和激昂地谴责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痛斥日兵对群众的残暴罪行。敌人的法庭变为来福同志控诉敌人的讲坛。日本宪兵、军政部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丝毫不能动摇来福同志坚定如山的革命意志，终于昂然走上就义刑场。当天，日军调集三、四百兵力，在霹雳暗邦地区实行戒严，如临大敌。来福同志泰然自若，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法西斯!”“马来亚共产党万岁 1”等等革命口号。刽子手挥起屠刀，斩下烈士的首级，却无法斩断各族人民的抗日决心，霹雳州人民的抗日怒火，在烈士鲜血灌浇下，越烧越旺。

赖来福同志牺牲时，年仅 21 岁。第五独立队为了纪念来福同志，向全体指战员发出通告，号召全体同志向来福同志英勇牺牲精神学习。

安息吧！来福同志！您的英雄事迹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篇，马来亚人民永远把您深深怀念，您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白衣烈士从日军监狱里寄出来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本应将被捕生活情况作一个详细的报告，检讨我们这一次牺牲的原因与所得经验教训，自我批评，对党的希望等等，但因环境关系，不能有系统草写给你们参考，只有分段草写给你们。

在敌人严密监视下草字或者字迹不明，在所难免，希望你们多费一些精神，不但这封信是我的最后话，同时每次写时，没有五分钟久。写字之难，同志们可想而知。

现将一部分为党事业尽忠的同志姓名、死的日期和原因、未死者我们纪念已死的同志办法报告于下：

十二个人在此监房死去姓名：

林江石即阿黑，七月十八号

古国英即老古，七月二十五号

小王八即黄世锐，七月二十九号

林亚当即惠余，七月三十一号

小路即培青，八月一号下午

阿Q即邱俊杰，八月一号早晨

黄诚即黄石，八月九号

关于上列七位同志全是病死。

其主要原因：A、因受刑过重。各同志都是遍身损伤，其中最重是阿黑和克章等同志。阿黑同志在宪兵部时作第二次逃走不成功，给敌人将他毒打不能行动。敌人所给我们的刑罚，可说是十七世纪的野蛮时代的刑罚。如用绑手脚压着进行灌水，有些同志被灌十多次，又将手脚捆在一起如绑猪一样，吊在树上身离地，还用大条木棍乱打，使受刑者死去复苏数次。或长时间跪在地上（有跪六个钟头之久），还要在跪的人腿中夹一条大木棍，两头有敌人将棍用脚踏着，用力转动木棍，使受刑的人痛苦难忍。或数人将受刑者手脚捉住，你推我拉摇来摇去，使受刑者头晕眼花。或数人将受刑者抬起丢高，跌倒知觉尽失，或用电线将受刑者手脚绑起来施行电刑，麻痹受刑者的神经。这些是一部分毒刑，大概还有很多用火烧不给吃饭等等，笔难尽录。总之敌人给我们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法西斯匪徒们，便不是有什么法律和秩序，完全凭着个人兽性喜乐为取舍。我们经过这样的摧残之后，每个同

志只有半条人命入到监牢。(六月二十五日下午) 在半路，阿黑同志还不断受到宪兵的乱打、毒刑、惨伤，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血仇。B、长期挨饿。我们自从被捕后，禁在宪兵部有两个月，未曾吃过一次饱饭。但来到监牢中亦终日挨饿，各同志身体给敌人用各种野蛮刑罚摧残到半死，加上长期饥饿，身体较弱和受刑惨重的同志进到此牢不够一个月就牺牲了。笔录到此，令人切齿和心痛！同志们，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呀！C、同志牺牲这样快，除上述的事外，还有另一原因，就是没有卫生成为病死的原因。吾等被禁宪兵部时，已有数人面肿脚气，皮肤病等。在宪兵部时有些药及有水洗面冲凉，但到监牢情形就不大相同了。关于监牢的卫生生活情形摘录如下：此监房是在四排坡D号，英政府前时所用监房之一，是由军务管理。所禁的人，罪名都是违反军纪 (?)。在此罪名之中还有各种不同的如共产党、义勇军、爱国团、暗杀团、抗日分子，英军俘虏逃走被捕，或日兵兵团反战奸淫抢动等等而被捕都是监禁此牢。还有此监牢是禁不重要的犯人。看守前一种监牢。最初由宪兵后由探长 (经常换人，因这批要调走，另一批要调来)，看守后一种监牢是由马来人，日兵不管。我们被禁于前一种监牢共有十余人。因为被杀和病死日渐减少。其他犯人分中国人、吉宁人 (按：即印度人)、马来人、英国人和澳州兵等等。有些日兵禁在楼上，前些时候有 14 人，现在有 82 人。因为这日兵不耐烦遵守军阀的军纪，所以被禁的人日多，他们的生活和其他的犯人不同。现将生活简单列下，给同志们明了敌人禁判我们手段的残酷。每日早起没有限定时间，就在房内等候吃饭，没有洗面和漱口等。早餐 (注：字迹模糊不清)，中午 12 时，下午六时 (东京时间)。整天关在监房内，没有机会见到水和太阳，更谈不到冲凉和洗衣服。但时间一次 (大约半点钟) 就冲凉时间由管理的日兵欢喜，无一定。衣服个多月不能洗一次，亦没有衣服换，所以每个被禁的人由房内出来时身体带着

一种奇臭难闻的气味。那些病死的同志，从入狱到死未曾见过太阳和水，成日在黑房子里度日（每个被禁者都如此），同时阿黑、阿当、阿Q、黄诚四位同志锁住脚链至死之日。关于伙食情形，每餐所食大约平时嘱饭所用的碗有一碗饭之多，菜里用海带菜类的汤水，放在饭里又臭又淡。鱼和肉这一种有滋养料的食品不用想。（被捕到现在不但没有吃过猪肉，看都没看过）每一被禁者在没有被捕前不管身体多壮健多好，经被禁在这里二、三个月，那么他一定会病，甚至病到死亡。在宪兵管理时还随时随刻开门进来，将被禁的人殴打一场亦不说原因。后来从八月十五日起伙食方面改良一点，吃饭的碗一律大碟。前时有大小碟之分，判决的人吃大碟，拘留的人吃小碟。虽有些改良，亦不会吃得饱。换句话，就是说日本军阀离不开战争、饥荒，这就是法西斯三位一体的特征。难道还不明白吗？在改良之后病时有日本医生给一些药。每日倒粪一次，（没有改良时一星期一次），有给冲凉运动等等。但不论何时不给你说话，不管和任何人都不能，这是法西期压迫人民的必然手段。此牢被判决监禁的刑期最少六个月，最久五年和死刑，和有承认参加过抗日运动的团体（不是共产党）都被判死者不少。如被判死刑还没有被杀之前（因日人封建，杀人要选择日子，有时被判死刑者，还等半个月之久，才拉去杀掉）将被判死刑者手锁住，整天关在房内不给出来，同时不给木板和毛毡，这是敌人的残忍手段，使你临死还要受罪。听说前些时执行死刑的方法是枪决和杀头，后来改为由医生打毒药针，将判死刑者生命结束，如果此说不讹。那么日人杀人方法亦改良了。

我们为着纪念七位殉难同志，决定每月他们殉难的日子到来之时，那天午餐手持饭放在自己面前默哀数分钟才进食，当作不忘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的一种回忆和纪念。为革命而牺牲于牢者实不少病死，牢中除上述之外，还有古国英同志病死于七月二十五号，槟城秃头同志病死于九月二十八日，还有不相识面熟病死

于牢中不少，被判死刑而牺牲更多。黄梅、陈水鸭、林义平等等。霹雳三位被判极刑，（是否同志不知）被杀时十月十四日，大概情形就如上述。阿Q同志在临死前四天留下有字在房内，抄在下面，你们就知道监中生活大概了。这些遗字是在四排坡D号监房23号房内。

哀哟之声耳边闻，病倒监狱何一人，
管狱装聋反作哑，有时还发讥笑声。
疾病于此难活望，大家准备见阎罗，
有福同胞为前路，不幸朋友步后盾。

同志们，你们看见这次敌人来摧残我们作何感想呢？余言不叙，由同志们来决定自己应该做的事业吧！此字是以便桶盖做桌面而草成，在写字之时监视太严，停笔十多次才将此信写成。

（编者按：白衣，原名李良，又名李雪峰。广东四邑人，建筑工人出身，马共六扩会中委。新加坡沦陷不久即被叛徒莱特出卖，牺牲于狱中。此信约写于1942年11月，文字一如原稿）

悼念马来亚人民的儿子

——蓝明同志

英　群

1943年，人民抗日军的英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蓝明同志光荣牺牲了。他是死在日本法西斯的绞刑架上，在被人称为屠场的吉隆坡日军监狱里。他在死前高呼“马来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英勇就义。

蓝明同志牺牲的时候，只20来岁。他原籍是广东省大埔县人，青年时期，就远渡重洋，来到新加坡，在小坡的一间杂货店里当工人，每天做不完的杂务，还要扛包头（每袋包头有200市斤重），沉重的生活，锻炼了他的意志，也锤练了他的性格。他是那样的诚实、勇敢。他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所以很快就卷进了华侨抗日救国的浪潮。在朋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1941年初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了马来亚。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马来亚人民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蓝明同志是被派到101军校接受军事训练的165名优秀共产党员之一。结业后被派到雪兰莪开展武装斗争。这是马来亚共产党第一批受过军训的干部队伍。1942年1月在双文丹的榴莲山，正式宣布组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

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认识蓝明同志的。虽然相处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第一独立队宣布成立的当天，司令部组织了第一个军事行动，就是爆炸日军的军用列车，以阻滞日军向新加坡的进攻。行动小组由10人组成，由队长陈天庆带领，蓝明同志是其中一员。这次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埋好了炸药，安好触发器，在铁路旁埋伏了一整夜，可是没有火车通过。次日清晨，只好起回炸药返回宿营地。虽然行动没有成功，但却锻炼了同志们的战斗意志。

我和蓝明同志同编在第二分队，我在政工团，他是一位小队长。第二分队成立后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伏击日军的汽车。由分队指导员林狮虎同志带领10位队员，在双溪珠附近设伏，直到将近黎明的时候，才有一辆日军军车通过。一声号令，枪声大作，司机丢车而逃，蓝明同志立即冲上前去，缴了一支日本手枪，心里乐滋滋的。蓝明同志嘴角上更是挂着胜利的微笑。

此后，二分队的军事行动，都有蓝明同志参加。他的英雄事

迹为同志们所传颂。

为了形势的需要，“一独”司令部抽调精悍人员组织锄奸小组，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潜伏在吉隆坡近郊，执行打狗锄奸的任务。蓝明同志率领锄奸小组开展活动，出没有敌人的鼻子底下。

蓝明同志的被捕，是在一次锄奸行动时，因武器失效而落入敌人手中。某一个夜晚，蓝明同志和另一助手，潜入吉隆坡武吉免登路中华游艺场，向正在舞厅里寻欢作乐的敌人投掷了一颗手榴弹，准备送这些魔鬼们上西天。可是手榴弹没有爆炸，惊动了敌人。蓝明同志发现情况不妙，立即撤退。但敌人已从四面包围了他。他毫不畏惧，镇定地从身上掏出另一颗手榴弹，准备冲出敌人的包围。可是，他唯一的助手同他失去了联络，敌人发现他孤身一人，毫无支援，就逐步缩小包围圈。蓝明同志拔掉手榴弹的保险针，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可是，这一颗手榴弹，同样没有爆炸。他被敌人活捉了。在狱中他受尽了毒刑折磨，坚贞不屈，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蓝明同志光荣牺牲了，《抗日先锋报》报导了他的英雄事迹。消息传来，同志们无比悲痛，深深悼念这位亲密的战友，为他的英雄业迹而感到自豪，也激发了战友们消灭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决心。

蓝明同志的死，进一步增强了狱内难友斗争的意志，导致了震撼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冲狱暴动：100 多位难友，在陈大智等人的领导下，冲破了吉隆坡监狱，重新走上抗日前线。

为马来亚抗日斗争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安息吧！蓝明同志！

附：陈大智同志的补充材料——

“我当年被关在吉隆坡日本宪兵部牢房，和蓝明同志隔壁。在半山芭又是同监狱，目睹和耳闻蓝明同志遭受酷刑而坚贞不屈的

情节。

“蓝明同志是抗日军特务锄奸组组长，敌人严刑迫他供出特务组的秘密，他凛然答复：‘我的指挥员是我自己，我的情报员是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日本法西斯刽子手见他顽强对答，便对他施行各种刑法，如：吊打、灌辣椒水、灌大小便……等等。酷刑使蓝明多次昏厥，然而蓝明的口供始终不变，并用以轻蔑的口吻对日军说：‘你们只能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灭我的灵魂和意志。’

“日军兽性大发，锯裂蓝明的肚皮，再用火炉烘焙锯裂的伤口，蓝明又昏过去了。在坚决的抗日勇士面前，日军束手无策。最后只得将他押到半山芭监狱执行绞刑。

“当蓝明被押进绞刑房时，他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打倒日本法西斯！’‘马来亚民族解放万岁！’‘马来亚共产党万岁！’接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从容就义。

“狱中几百名抗日志士听到蓝明同志刑前口号声和歌声，全部轰动起来，感到无限悲痛，部分同志可从窗口辽望绞刑房，他们踮脚引颈注视着蓝明同志的遗体从绞刑房被拖出监狱，所有的人都以沉痛悲愤的心情站立默哀。

“蓝明同志的壮烈就义，更加激发了我们的冲狱斗志。5月7日傍晚，半山芭监狱被106名抗日志士冲开了，我们越狱成功了！

“再者，和蓝明同志一起被捕就义的冯瑞升同志，是上文中提及的蓝明同志的助手。海南万宁县志波乡人，吉隆坡的三轮车工人，被捕后表现和蓝明一样，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只因受刑而使声音沙哑，无法怒斥与呼喊。瑞升烈士同样受到我们的敬爱与悼念。”

敬礼，陈大龙烈士

陈　森

1988年5月7日，是陈大龙同志壮烈牺牲45周年纪念。我们怀着深厚的崇敬心情，肃立高呼："敬礼，陈大龙烈士"！

陈大龙同志，又名汉雄，海南岛文昌县浑牛乡南来村人，兄弟三人，大龙排行第三，大哥陈大庆，侨居马来亚吉隆坡市经商，1986年逝世；二哥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家乡被国民党杀害。

1914年，大龙出生于贫苦农家，童年时代，他失去阳光和欢笑；只在小学念了四、五年书就缀学了，为有钱人家放牛，尝尽人间的辛酸，或许因为这样，使他磨练成一种可贵的坚强毅力。

大龙15岁时，母亲病逝，为了生活，他跟随亲人，远涉重洋，到马来亚吉隆坡市谋生。起初，大龙到乡亲的"咕哩房"去"隆邦"（寄人篱下找碗饭充饥的意思），开始学讲马来话。随后，一位同乡介绍他到暗邦路一位英籍官吏的家当杂役。主妇是个泼辣的女人，人们叫她"臭鬼婆"。一次，大龙洗刷地板，偶尔粗心，没有将一个污迹洗净，臭鬼婆看见，二话不说，盛一盆肥皂水，叫大龙走近她身边，一声不哼，将那面盆水当头泼在大龙身上，大龙被淋得象只落汤鸡。事后，大龙很幽默地对朋友说："人到了南洋，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洗礼！？"

1939年2月，大龙到吉隆坡皇家山一洋人家当炊事员。大龙身材中等，面上长须，乍看去象个粗人；其实他心地纯良，待人诚恳。当时，他担任筹建"吉隆坡洋务工友联谊会"的组长，大

家知道，洋务工作，即是为洋人做杂役和炊事。做这项工作的人，地点分散，工作琐碎，时间冗长，一年到头无休息日和假日，大龙却抓紧白天与晚上短暂的休息时间，外出串联；他还要为支援新四军、八路军募捐，又要为救济中国难童募集基金，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然而，他总是漂亮地完成任务，深受大家赞佩！

1941 年 12 月，日本法西斯侵占马来亚，新仇旧恨，使大龙迸发出更加强烈的抗日烈火！当日军的先头部队侵进霹雳州太平埠，吉隆坡市区的洋人，纷纷忙着撤离时，大龙积极响应马共领导的吉隆坡“抗日动员总会”的号召，准备拿起枪杆子杀敌。那时，他常对人说：“驯服猛兽，用电鞭；赶走法西斯就要用枪弹”！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42 年 1 月 11 日，吉隆坡沦陷后，大龙已准备妥当，夫妻俩跟随党组织离开吉隆坡，到雪州南区的龙溪，上山打游击。

由于大龙和他的妻子张成彩（三妹，又名黄金凤、陈玉萍）对龙溪和加影埠情况比较熟悉，党组织委派他在加影开设一间小食店，作为武装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的交通联络站。

出自奸细的告密，他不幸被日军抓去，先是关在吉隆坡日本宪兵部，挨受酷刑毒打。敌人挖空了心思，耍尽一切花招，在大龙身上得到的始终是一个“0”。之后，日军只好将大龙押到吉隆坡半山芭大监狱中关禁，等待处决。

被关在大监狱的还有陈大智等同志。大龙与大智原是并肩斗争的亲密战友，目睹狱中难友一个一个被日本法西斯斩首、枪毙、绞死……，更激发起他设法带大家杀开一条血路的念头。当时狱中和狱外的抗日组织没有联系，而且这座大监牢守卫森严，还有三扇大牢门和一层铁栅，要胜利冲出去，就必须周密策划，审慎行事。

大龙与大智等人从酝酿、筹划，到率领大家冲狱的情况，在《吉隆坡半山芭冲狱斗争纪实》一文，已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

不重复了。

需要大书特书的是：1943 年 5 月 7 日黄昏，当大龙和大智按预定计划，带领一批男女抗日志士成功地冲出监牢的大门外，大龙鼓励大家迅速分开两路，向预定目的地冲去时，他自己却在牢门边来回扶助伤病的抗日志士逃出魔窟。大龙当然明白：在这千钧一发时刻，耽误一分一秒，对自己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但他关心的是难友们的生命，而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当大龙护送难友走到离监狱不远的大伯公山一带时，大股日军追上来了。大龙被抓了回去，日本匪首极端愤怒，立即在监牢大门口，将大龙斩首示众，大龙就义时，脸不改色，高呼抗日口号而死。他牺牲时，还不到 30 岁。

陈大龙同志永垂不朽！

优秀的文化战士陈兰加同志的一生

无　名

陈兰加同志离开我们将近四十年了。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深深地缅怀着他。缅怀他默默无闻的刻苦工作作风，简朴无私的高尚品格，和勇于斗争的牺牲精神。他一生从事进步文化艺术工作，参加过中国内战时期的上海左翼文化活动；参加马来亚爱国运动和抗日反法西斯战争。1950 年不幸牺牲在英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枪口下。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为了纪念这位优秀的文化战士，我们多方面搜集资料，才整理出他简略的经历。这些材料远远不足以反映他伟大战斗的一生，只能期望与他共同战

斗过的同志来补充了。以下是我们整理的史实：

兰加同志原名陈普之，原籍广东澄海县樟林。1911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华侨工人家庭。他父亲因家贫远出暹罗（即今泰国）谋生。家中仅有母子两人。当他十多岁时，父亲不幸在暹罗病故。家境更为贫困，只靠母亲针黹度日，因无力升学，只好去当学徒。兰加自幼爱好绘画，入学后更爱画图，每有零钱即买纸笔，对着竹篱、竹笠、碗碟花纹等自然景物描绘。当学徒时仍好学不倦，习书、习画，日有进步。他外婆、舅舅等见他有志于美术，不忍见他过早挑起生活重担，决定资助他到上海深造，于 1931 年进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战士，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迫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兰加在鲁迅等革命先辈的影响下，先从参加木刻工作开始，继而在美专当时的党团负责人陈明同志等的启发、教导下，提高了认识，遂与同学张望、周金海（周力达）等同时参加左联，并于 1932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组织“MK 木刻研究社”，团结了许多革命青年，成为鲁迅培养的第一批木刻爱好者，担负起恢复中国木刻板画的历史重任。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他们举办过好几次木刻展览会。兰加在参加第一、二次的参展作品中，有几幅作品被鲁迅所选购。原准备与其它作品合编为木刻画册（见鲁迅全集第六卷“木刻小记”一文），但不久这个新生力量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周金海等人被捕入狱。鲁迅保留的画稿转移到内山书店，由日本友人内山元造先生收藏。当时的环境极为恶劣，兰加不得不辗转回到潮汕家乡，在惠来第一中学任美术教师，继续革命活动。未满一年，又遭国民党追捕，幸得群众帮助脱险，流亡到香港后出国。

1936 年，兰加在先期来到马来亚的上海画家戴隐郎（戴英浪）同志的指引下，来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西部），先在马来亚

中部城市芙蓉中华小学教书。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他积极参加支援祖国抗战的华侨爱国运动，随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38 年因工作需要调到新加坡，他一面在某华校总校与分校任美术与音乐教师，一面参与新加坡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工作。当时新加坡华侨抗日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工人、学生、青年、文化等各界群众有组织地进行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对全马来亚华侨和东南亚各地华侨都有巨大的影响，兰加情绪高昂地投入了这一活动。同时，他还不断写文章向华文报刊投稿，声援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写了不少短评和文艺作品，在文化界起了很好的作用。到 1940 年，因受所在学校校长的排挤而离开端蒙学校，自办画室兼营美术广告，在他精心经营下，画室营业日渐发展，兰加主持这个画室，为新加坡文化、宣传工作提供了可靠基地，为推进抗日反法西斯运动作出过可贵的贡献。1941 年 6 月，英殖当局查封了这个画室，逮捕了兰加等人，兰加被判刑三年，被投入海峡殖民地最大的监狱——樟宜监狱服苦役。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入侵马来亚。为了共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马共与英国殖民地政府订定了共同抗日的协议。英当局根据这协议释放全马各地的政治犯。兰加也与林江石一起，首批获得出狱。兰加出狱后立即投入了动员群众、武装抗日的火热宣传工作中，为保卫新加坡，直接抗击法西斯侵略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马来亚全境被日军占领。马来亚人民以血与火回击日本法西斯，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兰加被调到柔佛南部的中央直属特别队，参加马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报》的编辑工作。同时主持出版《每周电讯》。当时，全马原有报刊都已停刊，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能真实报道战争形势的报刊。兰加一面编辑《解放报》，一面主持《每周电讯》的工作。同志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秘密收听中国、苏联

和英、美等国的电台广播，结合马来亚各地形势编发新闻，通过地下交通线，发行到全马各州的地下组织和抗日军各部队，把真实的消息传给广大群众。《每周电讯》的出版，打破了日本法西斯的欺骗宣传，鼓励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在马来亚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1943年底，兰加同志又被调到柔北地委宣传部主持《抗日新闻》，他除了及时地编发新闻，还不断地写作政论和时事述评，又因为他善于绘画，他就直接在腊纸上作画，使得《抗日新闻》办得图文并茂，极受群众欢迎。他的画被有些美术爱好者珍藏，他在柔北地委工作至日军投降。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立即接受新的任务，到新加坡与陈如旧等同志一起，创办党的公开机关报——《新民主报》，提任报社主持人兼党组织书记。《新民主报》是马共在新加坡首次创办的大型日报，也是战后初期在新加坡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由于英帝国主义重新占领了马来亚，妄图恢复其殖民统治。马来亚人民经历过抗日反法西斯的锻炼，民族解放要求日益强烈，特别在越南、印尼宣布独立，印度、埃及等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迅速发展，以及全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都极大推动着马来亚民族解放斗争向前发展。因此，英帝国主义重建殖民地的企图不能不激起强有力的反抗。处在战后剧烈的反帝斗争浪潮中，党的报纸理所当然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兰加同志主持的《新民主报》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成为新加坡人民反帝斗争的旗帜。英国军事管制当局非常害怕，于1946年2月14日，出动军警，在逮捕新加坡总工会领导人的同时，逮捕了《新民主报》总编辑陈如旧同志。兰加同志从此不得不肩负起更重的担子，坚持把《新民主报》办下去。直至1946年底，马共调整全马宣传工作，《新民主报》自动停刊。兰加同志被调到吉隆坡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总会机关刊物《战友报》编委。他在战友报工作直至1948年抗英战争前夕，才调到彭亨州东部任彭亨地委委员，主持

宣传部工作。

从1948年6月以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开始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在全马来亚范围向英帝军警持续不断地作战。经过数年大小规模多达上百次战斗，给英帝国主义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终于迫使英国不得不在1957年承认马来亚独立。(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这个独立是马来亚各族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得到的。其中包括兰加同志的英勇牺牲。兰加同志是于1950年在东彭亨转移阵地时，中途遭遇敌人，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当时他除了主持东彭地委宣传部工作外，还开始写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但是，他还来不及写完，便被英帝国主义的罪恶子弹夺去了生命。当时他正是39岁的黄金年华！

作为美术家，兰加同志有过值得纪念的成就。他的木刻作品受到鲁迅先生的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山先生将画稿带去日本。直到1977年日本友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才由内山喜吉先生于日本东京主持“中国木刻展览会”，兰加同志的作品“黄包车夫”和一套题为“转变”的木刻连环画参加展出，会后还由内山先生编成《中国木刻画选》一册留为纪念。前几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木刻五十年》也收入了兰加同志的遗作。兰加同志到马来亚后，因环境改变，他集中精力于地下斗争与武装斗争，少有木刻作品，但他仍然在各种场合发挥他艺术家的才能，为革命服务，他关心的是人民利益，而不是个人成就。

兰加同志为人耿直，作风朴素无华，待人诚挚亲切，对工作极端负责，他的牺牲是马来亚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兰加同志的一生，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在死亡线上

——记在日军牢房的经历

陈浪平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马来亚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爱国思想熏陶下，少年的我，在学校里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华侨抗敌后援会”，参加由马共党员叶英松、刘汉光等领导组织的“救亡团”。

西警备队

日军南侵，马来亚沦陷。不久，我参加马共领导的地下斗争。那年的农历初四我回家过年。清晨，在睡梦中被六、七个为日军服务的华人暗探逮捕。尽管我企图从后门冲出去，但因敌众我寡，终难逃出魔爪。当天，我被押解到吉隆坡文良港“西警备队”营房。营房内有一栋四层高的建筑是关押政治犯的，我被关在底层。底层有两间审讯室，刑具俱全。这里日夜可听到行刑时发出的痛苦叫喊声，也可听到日本士兵操练时的脚步声、嚎叫声……，所有声音都充满恐怖！一天，我在牢门小洞看到对面水龙头旁边，日军正对犯人施行灌水的刑罚。他们将犯人按在地上，绑着四肢，压着头部，将套在水龙头的胶管硬塞进犯人的口里，一开开关，水就咕噜咕噜地往里灌，只见肚子慢慢隆起，然后两条大汉在犯人腹部铺上一块板，使劲压挤，使犯人七窍出水，如此反复进行，直到犯人招供或昏死为止。灌过水的人，即使不被当场折磨死，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有些也会慢慢死去。我被审讯时，没有被灌水的

“幸运”。敌人令我站在凳上，用粗绳反绑双手，系在横梁上，一踢凳，人突然往下堕，顿时手臂各个关节咯咯响，敌人用木板猛打屁股，不知打了多少下，无法计算。也不知经过多少时间，敌人也感到累了，大汗淋漓地走出去了。室内只有我一人悬空吊着。又不知经过多少时候，失去了知觉的我，才在地上满身湿淋淋地苏醒过来。经过受刑，双手已完全失去知觉，无法捧饭盘子吃饭，只好学狗那样，把饭盘子搁在地上，扒下身子，用口和舌慢慢吞嚼。因为屁股皮开肉绽，睡觉也只好用俯卧的姿势。

吉隆坡宪兵部

后来又把我押到另一个魔窟（宪兵部）去。我被关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铁牢里，地下铺了一层木板，昏暗的灯光日夜照射着。刚一进去，看不清里面的人。这样一个牢房就关押着50多个等待死神降临的人。牢房挤得满满的，我是后来者，当然很难占到一个好位置，只有墙角马桶旁边有点空隙。我慢慢跨过去蹲下，臭味熏天，令人作呕！这里躺不得、站不得、讲不得、笑不得。因为人多牢小，根本无余地躺下，站起来想伸伸腰又违反牢规。铁门外宪兵不停地来回监视，不准有点声响，不准有点举动，稍有不慎就会迎来宪兵粗硬的长竹往身上猛捅，直至捅到他不愿意捅为止。有时索性开铁门抓出去拷打一番。牢房的墙大半是红的。初时还不知原委，过了一夜就恍然大悟了，其实是人血染成的。木板下窝藏着无数臭虫，它们不分日夜从木板空隙里钻出来吸人血。在这小天地，生与死无时不在激烈搏斗。臭虫络绎不绝地袭击，人们也群起攻之，它们象登山运动员向墙壁攀登，人们见一个按一个，终于人的血把墙壁染红了。究竟有多少人血洒在此牢房？究竟有多少臭虫在此繁衍后代？谁也说不清楚。

吉隆坡半山芭监狱

我大约在宪兵部熬过非人生活一个月左右，又被押到吉隆坡半山芭监狱。那是英国殖民当局早年建立的规模较大的监狱，如今被日军完全接收过来，用来监禁抗日志士（也禁监其他犯人），这所监狱四周有大约六、七米高的厚墙围住，墙上每隔一段距离有辽望台，台上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日夜轮流放哨，墙下每隔一段有狱卒持枪站岗。夜晚，探照灯交叉照射整个监狱。监狱主体楼是X型，分A、B、C、D五栋，每层有牢房40间，每间监禁3至4人。C、D两栋关押政治犯；A栋关押未定刑的政治犯。先前，监狱入门办公楼上是关押未定刑政治犯的，自1943年5月间，一批抗日志士组织一次越狱后，就改在主体楼监狱A座楼了。此外，有死囚牢房、电刑房、“绞刑”房以及为日本“圣战”服务的各种厂房。高墙外，还有五大片用铁丝网围住的大菜园，刑期短的刑事犯才有机会分派到大菜园干活。

我和一批政治犯被关在A栋，分3人一组，关在一间直行6步，横行3步的牢房里。每天只有开牢门时的一刹那让你端出大便桶搁在门口。而且，开一间锁一间，根本不知道其它牢房关的是什么人。狱卒看守要知道牢里动静，交班计算人数，就从牢门特设的一个透镜往里看。因此，来来去去不知多少。所谓“去”者，当然不是释放，而是去向阎罗王报到。大家互不见面，但可传声。人们爬上各自牢门上一个小铁窗前高呼便可传递信息，尽管呼叫得费气力，但大家挺乐意这样做。除互致问候、鼓励、安慰外，多是向新进来者打听外面形势和自家亲人情况（如果是认识的话）。各层都有通讯员，他们是“老客”，情绪也较稳定，也许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由他们报道各层楼每天发生的事（目所能及的事和道听途说的事），从他们口里可以知道，“出后门”有多少人。（指死者从高墙后门抬出去埋葬，这是死的代名词。）我在A座楼关押一

个多月，“通讯员”每天报道“出后门”的4至6人，有一天竟多至9人。这些死难者，大多数是经过严刑拷打，特别是灌过水，肠胃功能严重破坏，得不到医治，加上伙食低劣而死的。牢房不见天日，睡的是水泥地，每个人都染上一身皮肤病——“癞哥”，除脸部外，真是体无完肤；每个人的长头发里都孳生着无数白色的虱姆，日夜骚扰。谈不上卫生，衣服是被捕前那一套，没有冲凉，一身脏臭只有自己能闻。这样的非人生活，就算不生病，也无法生存多久，所以每天死五、七个人就不足为奇了。

一天早上，荷枪实弹的日兵和警察到A栋，打开牢门，按名单上的姓名逐个叫出来排队，我是其中一个。行到铁门穿过前栋，从“X”型总门出到广场。广场上已有十多个政治犯，两个一对地蹲着。我们20人也是两人一对地接在队伍后尾；共36人，被押出监狱大门，登上几部囚车，开到市内一座几层高的大楼，从后门沿楼梯上到一个大厅站队。大家一看摆设便知是法院。窗户闭着，觉得寒气袭人，阴森恐怖！突然一声高喊，随着咯咯咯的皮靴声，几个日军威风凛凛地走进大厅，坐到法官席上。接着日军叽叽呱呱，翻译跟着讲一通（什么内容听不进去），不一会，法官走进去复出后，开始念姓名。此时我远去的思绪才回到现实中来。先念了6个判决死刑的（其中一人是我认识的老廖）；接着念了几个名，我是其中一人，判15年徒刑；其余13年、10年、8年不等。由判决开始到结束，大概十多分钟。既无辩护律师，又无旁听，既不准个人答辩，又不用个人签名，这就是日本法西斯的所谓法庭。

押回监狱，到了广场，6位遇难者与我们分开，死者向左边去死囚房；我们走向正面A型主体楼。老廖和我握别，我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扑籁籁往下掉！

押进D座关进小牢房，疲倦、饥渴完全把我征服了，晕晕沉沉倒在水泥地上。过几天，剃了光头（此时才把虱子除掉），被安

排做打铁工（苦役）。另一种监狱生活开始了。

日军对政治犯是不会施仁政的，除榨取“剩余劳动力”外，便是采取“慢性屠杀手段”，监狱每天给的粮食质劣量微，远远不及一个人维持生活需要。早餐，每人半口盅“粥水”，这种粥水是用隔夜饭泡开水而成，粥清如水，饭粒寥寥可数（约二、三十粒）；午餐，一年到头，几乎天天是四片约 2 寸长 1 寸宽的臭木薯（大条木薯切开四片），如偶然吃上一顿臭沙虱的番薯，即使量少也是“美点”。晚餐，一碟千篇一律的苋菜饭——饭量约三小匙羹（供一只猫吃也不够），苋菜是连茎带花，无油无盐，茎硬叶苦涩。苋菜是刑事犯种的，一棵苋菜割了再生，再生再割，变成一棵树，真正是稀有的“高产菜”。偶然也吃上一次放点红棕油的菜。有无给过猪肉吃？有的，就是天长节那一天给了几片肉。像这样的伙食，又加上被捕后的酷刑，五脏六腑的损伤，生命究竟能维持多久，是不难想象的。就我们定罪的 36 人中来说，除 6 人死刑外，还有 30 人，到出狱时只剩我一人生还。

为了生存下去不能束手待毙。论越狱，外部、内部条件均不存在。怎么办？“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 D 座监房情况看，大致有两方面活动：一是外援。外援主要是买通狱卒中的同情者，由其提供的小纸片和铅笔，写出地址，由其按地址找自己的亲人，要求偷送食物。他们带食品的方法一般是采取绑在腿上，有些则采取互相搭当，由墙外抛进来，由内卫接应。用这种办法，我曾由狱卒手中接过家里送来的猪油炒饭和油炒胡椒盐等，而狱卒也赚了我家不少钱。他们这样做，是冒很大风险的，绝不是万无一失的。据我所知，有两个马来狱卒因这种事就被判了七年徒刑。

另一种办法是觅寻凡是可以进口的东西，如狱中广场和水池旁生长的白花草、野苋菜，废物堆里的小昆虫——灶鸡仔和小老鼠……等，都是我们解决饥肠的猎物，有时还利用每周两次去医

院用红棕油搽“癞哥”之机，乘狱卒视线转移，就将手上的红棕油往嘴里送。总之，我们时刻都在为生存而斗争。

虎口余生

1945年初开始，狱中互传消息空前活跃，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互有传闻。

一天上午，我们在铁厂干活，一阵防空警报声响彻云霄，不一会从我们上空响起小钢炮和密集机枪声，我们走向铁栏边，循声望向天空，看到曾经威风一时的日军六、七架飞机，被联军一架空中堡垒打得狼狈逃遁。这幕精彩的镜头太难得了，我们竟忘了禁令，立时雀跃欢呼！到了8月，好消息频频传来，监狱长在办公楼的一块黑板上有感末日来临，写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诗句也被看到而广为传闻。所有狱卒也换上一副和气亲热的面孔，同政治犯拉家常，极少数凶恶可憎的狱卒也收敛了。一天下午，我们收工后在小广场准备冲凉，第三把手印度人监狱长跟后门守卫谈话，给一个印度籍政治犯听到告诉我们：日本投降了。这是多么美好的消息！此时，已忘了危险，大家赤裸裸互相拥抱（已脱衣服准备冲凉），尽管无力跳跃，但也在跳，跳得象初学行路的婴儿那样。这是最欢乐的流露，你看我，我看你，先是笑，后是哭，那是辛酸苦难的眼泪，是对日军暴行的控诉。

为了事态发展的需要，狱中组织了一个“政治犯出狱委员会”，9个成员，主席是钟玉荣（马共党员，和平后是雪兰莪新青团负责人，1949年光荣牺牲），我是成员之一。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联络各Block政治犯，指导迎接出狱和应变计划，以后则成了“迎宾团”。

日本法西斯投降正式传开后，委员会活动半公开化。过几天，英军戴维斯上校和抗日军副队长（一独）陈大智在狱长陪同下，到监狱和政治犯见面，在D座开了一个政治大会。戴维斯上校用流

利的华语讲话，陈大智用带有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钟玉荣致答谢词。会后和委员会成员见面。我们向狱方第一次提出要求：第一，政治犯从此不再做工；第二，立即改善伙食；第三，各个牢房从此不再上锁。除第一、二条完全接受外，第三条折中答应只限夜间上锁，9个成员可日夜敞开大门。从此，委员会公开了。

从这一天开始至9月3日出狱止，每天都有一、二个社团带着各种慰问品来慰问，有些团体想得周到（久饥怕撑），煮了上等粥送进来。有些人忘乎所以了，委员会虽然做了工作，叫大家不可吃得过饱，但不幸的事仍然发生——有三个政治犯因吃得过饱当场撑死了，送医院急救也无效。血雨腥风中死不去，却死在胜利的日子里，令人痛惜！

委员会每天忙于接待慰问团，胜利的振奋，死里逃生的欢乐，竟使大家忘记疲劳，每个人的慰问品（食物、香烟、日用品）用“堆积如山”这个词来形容也不过分。

9月3日这天政治犯出狱了。一清早大家忙于收拾，胜利的歌声、笑语声洋溢着魔鬼大厦。由英军、抗日军联合组成的办理政治犯出狱工作团到了监狱，随即有秩序地在广场排队集合，一个个核对姓名和称体重（这是狱规）。我已是二九年华，而体重只有60多磅。绝大多数人骨瘦如柴，皮象老猪婆的皮一样，个个只能行不能跑，一跑就摔跤，行路如跳土风舞。清一色的光头队伍步出监狱大门，20多辆大卡车已在狱前公路迎接。公路边，对面狱卒宿舍门前已挤满大群人，人山人海，有些群众不管维持秩序的抗日军、英军的劝阻，冲出人群到政治犯群中去找寻亲人（多数是已死亡者的家属），顿时欢乐的气氛被一片凄惨的痛哭声所笼罩。有几个找到我，向我打听其亲属的下落，我只有如实相告。

再见了！再见了！马达起动，歌声震天，歌声和人群欢呼声汇成一片。此刻我觉得世上再没有什么交响曲比之更悦耳动听了。长龙车队缓缓向市内驶去，沿途成千上万的群众，笑脸夹道欢迎，

有些人看到我们一律光头，发出善意的微笑。人们手持手帕、帽子等物挥动致意。

在中华大会堂召开盛大欢迎会，会堂内热闹沸腾。大会上致欢迎词的有马共雪兰莪州党代表彭少雄；有各界人士和各社团代表。

我区组织已派来一辆车，散会后把我和钟玉荣、亚兰等几个人接回家。其他各区、各地，公家和私人都有车接回家。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悲喜交集；亲友见面，道福祝安；自是另有一番情景。当晚区党组织开了一个欢迎会，并送了许多食物、药品等慰问品和日本纸币。这些纸币，尽管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但是，这是组织的关怀。

悼念叶立天

陈　森

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但是，有些人死了，遗臭万年，有些人却千古留芳。

马来亚年青的革命歌手——叶立天的死，正如马来亚革命诗人铁戈说的："他死得太美丽了"！（见铁戈诗集《在旗下》"悼念反法西斯先烈"一诗），的确，年青的反法西斯战士叶立天，虽然与世长辞已43年，但他已为马来亚人民敬献了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

约在1937年间，新加坡《星州日报》登载过一则头条新闻，大字标题是：十六岁神童叶立天，智胜棋王谢侠逊。

当年，新加坡“新世界游艺场”重资聘请中国棋王谢侠逊到该场“摆擂台”。那时，叶立天还不满十六岁，亦报名参加。擂台赛采取三盘二胜制，小立天与谢侠逊比赛的结果，二盘直落，把棋王打败。小立天立即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叶立天出生在一个华侨小康家庭，家中都讲客家话。他父亲在小坡大马路开设了一间皮鞋店，母亲是一位富有革命思想的妇女，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新加坡。立天在母亲的熏陶下，形成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反对黑暗统治，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革命思想。

立天虽然在英校读书，祖国“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也被卷进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当牛马？”立天开始是以歌声参加战斗的。他在新加坡华侨歌咏队中，到处演唱，用歌声唤醒侨胞奋起抗日救亡。随着时日飞逝，歌咏队也蓬勃发展了。后来在几间华校学生的基础上成立了“铜锣合唱团”，立天不但参加了，还担任了第二指挥。这期间，中国著名音乐家任光和女诗人安娥到了新加坡，他们除指挥铜锣合唱团的歌咏活动外，还成立了音乐进修班，为推进南洋的歌咏运动，造就音乐人材做出了贡献。立天不但参加进修，在进修班学习作曲，还参与铜锣合唱团到“百代”公司灌片。把新加坡华侨抗日的歌声，传播到南洋各地。

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加坡发生了一件大事。五万多名工人和劳动群众，为抗议英殖民当局对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无理限制和镇压，为反对英殖民当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加强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军警进行血腥镇压，工人罗良助、梁清点中弹牺牲。为哀悼死难烈士，新加坡总工会在火城火锯工友会举行了追悼仪式。铜锣合唱团在追悼会上唱哀歌，立天冒着被捕危险，指挥了这次歌唱。

正如立天生前的一位战友——剑英所说：“立天给我们最深刻

的印象是：‘他能把所有的智慧，巧妙地发挥出来，在短促的年岁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在全马歌咏团体中，起着中心作用；把对敌人的仇恨，通过文艺，灌注到全马同胞的心坎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是站在艺术的岗位上又起着先锋的作用！”（参阅1971年10月在新加坡出版的第四期《赤道诗刊》）。

当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已迫近马来亚时，英殖民主义者的监牢中，还继续拘禁着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叶立天引吭高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可是，反人民的殖民者，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结果战争爆发后很快就向日军屈膝投降。

当日本侵略军还未迫近新加坡时，立天被派往新加坡“101军校”为马共党员的军训班担任英文翻译。本来，他是要同第三独立队的学员进入内地打游击的，但因工作需要，他被留了下来。

在日本统治的最黑暗时期，立天常对战友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刻苦自修日语，三个月后，他参加日语考试，被录取进入日军的“军政部”当翻译。在这期间，他为抗日组织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还与黄石（即：黄诚）、小黑……等战友，集体写成：《雪之歌》、《新加坡河》、《歌胜利》、《马来亚颂》、《岛上之歌》、《歌牺牲同志》、《歌人民》、《赤道之歌》、《滚出马来亚》、《征程》、《抗日进行曲》、《油工歌》、《悼同志歌》、《星洲自卫团团歌》……等革命歌曲。抗日胜利后，这些歌曲，大部分被搜集在《马来亚人民的呼声》歌集中。其中尤以《雪之歌》一首，为许多关心马来亚民族解放事业的人所熟知。对于他创作的歌曲，剑英的评价是：“算是历来最宝贵的歌！这是史诗，也是马来亚同胞的强心剂！”

1943年4月11日，立天不幸被捕了。敌人用电刑、灌水、火烙、针刺……等种种野蛮酷刑，都没有从立天身上得到丝毫的情报。同年6月18日，立天光荣牺牲，时年28岁。

马来亚人民英雄——叶立天，永垂不朽！

伟哉，李秀峰烈士！

悼念李秀峰烈士牺牲43周年

叶　石

雪兰莪中区抗日流动特务队（武工队）队长李秀峰烈士牺牲43周年了。缅怀烈士对马来亚革命事业坚毅忠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对同志、对群众的热诚爱护，至今忆起，仍深刻地萦绕于脑海中。

我和李秀峰是在1943年初认识的，当时，他从一独模范中队调来雪州中区任特务流动队（武工队）队长，我是该队队员之一，他瘦高个子，30出头，喜穿蓝黑色唐装，性情刚直，工人本色，待人诚恳，和蔼可亲。

李秀峰原籍广西，家有妻儿。由于受地主残酷剥削，生活困难，被迫背井离乡，惜别妻儿，远渡重洋到马来亚谋生。在同乡的帮助下，先后在雪州的古毛、叻思、隆邦等地做杂工、割橡胶、割山树仁（椰罗当），将低微的收入，省吃俭用，寄返家乡瞻养妻儿。

中国抗战，马来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马共领导的各行业“抗敌后援会”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激发起广大华侨参加抗日救亡的决心。李秀峰也和广大爱国侨胞一样，对日军侵略中国的暴行，敌忾同仇，义愤填膺，在工人中常带头解囊损款，支援祖国抗战。

日军侵略马来亚时，在马共的发动号召下，他很快就参加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在对敌斗争中，他很好地完成任

务，不久就被提为分队长，且被吸收为马共党员。

他调来雪州中区担任特务流动队队长期间，事事以身作则，发扬民主，对每次行动，做到心细，沉着勇敢，见危险就上。深得队员们的爱戴和钦敬。在我和他并肩作战期间，有几件事尤使我深刻难忘。

1943年初，雪州地委书记老杨在甲洞秘密联络点找中区区委书记阿源研究工作时，突遭日军包围，寡不敌众，受伤晕倒给敌人抬上卡车准备运往吉隆坡敌宪兵部，阿源同志也同时被捕。消息传来，李秀峰毫不迟疑，研究了敌人押抬老杨到路口上车的路线和时间，果断地作出追击敌人的决定，并带领同志们跑步绕道追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果断、机智、勇敢等大无畏的精神，结果打跑了敌人，救回了老杨和阿源，为特务流动队战斗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4年初，李秀峰带领我们特务流动队，配合模范中队智德同志率领的一个小队，在甲洞至麦沙罗公路黄重吉农场附近，伏击经常在该地骚扰群众、强抢群众财物的叛徒和敌兵，当敌人的车辆 被我们打坏弃车逃走时，我们飞步追击，敌人边逃命边向我们开枪回击，子弹在我们身边左右呼哨而过，李秀峰担心我们被击中，示意我们跟在后面，而他自己却手持冲锋枪，迎着敌人飞来的子弹，冲在最前面追击敌人。这种为了保护同志安全，见危险就上的高贵革命品德，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944年5、6月间，我们特务流动队开进离吉隆坡仅4英里的“西牙尾”（泗岩末）马来农村中，执行伏击敌人和锄奸任务，岂料遭特高科走狗30多人包围袭击，李秀峰沉着指挥，安排部分队员保护10多位搞民运工作的病号撤退，而自己率领几个同志做后卫，以橡胶树作掩护，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当敌人进逼到三、四十米最有效射程时，李秀峰的冲锋枪和几位同志的枪一齐怒吼了，一轮猛烈的火力就把怕死的敌人打跑，掩护了同志们安全撤

退。

1945年4、5月间，李秀峰和我接受地委领导人老杨和阿科的命令，消灭吉隆坡大汉奸黄铁珊，在暗邦党组织领导人老黄（宋光）等配合下，研究了战斗部署。根据情报人员提供的情况，制定了出发和撤退最理想路线和袭击的时间、地点，以保证袭击成功。在消灭黄铁珊的具体行动中，李秀峰以准确枪法同我们一起结果了这个大汉奸的狗命，并以密集火力压住了这个大汉奸的儿子从屋里射出来的子弹，有效地掩护我搜查了这个大汉奸的尸体，漂亮地完成了在敌巢中进行锄奸的任务。这是和李秀峰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机智勇敢分不开的。

自这次与他共同执行任务以后，李秀峰被调返模范中队接受新的工作任务，约三个月后，从部队中传来一个令人悲痛的噩耗："李秀峰同志不幸牺牲了！"他是与夏生等几位同志从煤炭山出发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中，路经黄梨山时，与进村搜扰的敌军发生遭遇战。敌军居高临下，我们处于低地，非常不利于作战，但在李秀峰的英勇指挥下，同志们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并抢占山头突围，结果因寡不敌众光荣牺牲，为马来亚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秀峰烈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形象，在如北岳苍松，永远挺立在万山丛中，傲对冰雪；虽死犹生，他永远活在马来亚人民心中！

郑翼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追忆郑翼秋英勇就义四十八周年

林亚苏

郑翼秋同志(原名郑慈来),是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他热爱共产党,热爱革命,热爱同志。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和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马来亚的时候,他爱憎分明,对敌人疾恶如仇。

在北马吉打州,有一个平静的小埠——双溪牙兰,人们一向安居乐业。一天,日军对这个小埠大扫荡,一路烧杀掳掠,抓了一批老百姓,拉到附近胶园集体枪杀,老弱妇孺均未能免。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人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了眼泪,掩埋了乡亲的尸体,组织群众,奋起抗敌。翼秋同志挺身而出,投入到抗击法西斯的战斗行列。

自从翼秋的父亲逝世以后,作为长子,肩负起革命和家庭生活的两副重担,其艰辛程序不言而喻。他的二弟郑金利(小胖同志,曾任马共吉打州委成员,1949年在马来亚民族解放战争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翼秋同志积极给以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持。他以修理单车来维持家计,同时,组织当地青年阅读抗日同盟会的地下刊物《活路报》,宣传抗日道理,筹募抗日经费,为游击队输送武器和弹药,发动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就这样,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战斗着。

郑翼秋同志是双溪牙兰抗日同盟会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双溪牙兰泰丰橡胶园做工,在他的宣传发动和帮助下,我参加了抗日

同盟会组织。由于当地抗日活动的不断发展，引起了日军特务和当地汉奸走狗的注意。1942 年初，郑翼秋同志不幸被捕。他是被双溪大年的日本宪兵部逮捕的。事隔不久，我也被汉奸告发，由阿罗斯打日本特高科逮捕，押在警察局的拘留所内。一天晌午，警察押着郑翼秋同志，把他关在我对面的牢房。他是被双溪大年宪年部押来阿罗斯打，准备受最高法院审判的。有了见面的机会，我千方百计接近他。当翼秋同志得到放风和洗澡的机会时，我极力装成奇痒难耐的样子，要求看守让我去洗澡。获准后，我快步走进冲凉房，见翼秋同志混身伤痕累累，心里一阵痛楚，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再细看，只见他脊背处有一个茶杯口般大小的伤口，脓血还在向外流淌。他指着伤口对我说，这是敌人叫狼狗咬的！为了从翼秋口中掏取抗日组织的机密，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但翼秋同志始终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敌人牵来狼狗，用脚在地面跺一下，狼狗立刻扑向翼秋同志，两只利爪趴在他的背上，再不说，敌人就用脚在地面跺两下，狼狗的血盆大口便咬住了翼秋同志的皮肉，翼秋同志一声不吭，一直轻蔑地瞪住敌人。丧失人性的敌人用脚在地面上狠跺三下，狼狗嗥叫一声，便咬下一大块皮肉来。其状之惨，令人发指！气极败坏的敌人见这一招不行，就迫翼秋同志伸出舌头，用拳猛击他的下颚，由于上下颚的互相撞击，牙齿竟咬穿了舌头，一行深凹的齿痕留在舌尖上，鲜血顺着嘴角流淌……。

当天下午，翼秋同志从法院回来后对我说："今天他们提审我，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在法庭上面对许多群众，厉声控诉了日本法西斯侵占马来亚犯下的六大罪状，指控日军残杀马来亚人民的滔天罪行。审判者变成了被告，于是他们在乱糟糟声中狼狈收场，急忙宣判我死刑。看来死亡之神离我不远了。亚苏希望你们勇敢地坚持战斗下去，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不久，他被警察押回阿罗斯打监狱。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凄风苦雨的下午，敌人杀害了郑翼秋同志。在最后时刻，翼秋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蔑视敌人的目光象两把利剑，大义凛然地怒斥敌人："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就要审判你们了！"刽子手扣动了枪机，六颗罪恶的子弹射向翼秋同志。翼秋同志慢慢倒在血泊中。他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

郑翼秋同志永垂不朽

缅怀战友谢维汉

为维汉烈士殉难四十六秋而作

陈亚辉　张　牙

在纪念谢维汉同志为马来亚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四十六秋之际，我们怀念烈士坚毅、勇敢、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精神，痛惜再也听不到他那反帝、反殖、反法西斯的宏亮陈词，见不到他那真挚、纯朴可亲的音容笑貌了。

谢维汉同志，海南人，家境贫寒，工人出身，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乡亲们劝他远渡重洋，于1928年初，来到马来亚槟城，由亲友介绍在印务厂工作。1933年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担任印务厂党支部委员，并与陈亚辉、李明等共同负责秘密组织"槟城产业部门斗争委员会"，发动工人组织各行业地下秘密工会，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

维汉同志由于在中国的革命风暴中受过多年锻炼，又是工人出身，平易近人，善于深入浅出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而且生活

在工人队伍之中，理解工人的思想要求，体会工人的困难疾苦，又能虚心多和工人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倾听工人的呼声，所以能够团结大多数工人，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汉同志善于观察形势，正确地分析斗争中的主客观条件，切实估计在斗争中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有利时能进则进，趁胜扩大战果；不利时应退则退，取得小胜后就鸣锣收兵。因此几年间在各行业的经济斗争中，获得不少胜利果实，改善了工人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党的威信日益提高，影响日益扩大，培养出不少工人骨干。维汉同志因此受到广大印务工人的爱戴和信任。

这个革命意志坚定的硬汉子，为党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忘我工作，夜以继日，健康却比较差，长期患有严重的肠胃病，胃溃疡大发作时，便大量吐血，痛得他辗转翻滚，没法饮食。但他只要稍能走动，就继续奔波苦干。

马共槟城地委为维持维汉的健康，要他暂时静养，并多次聘请中、西名医给他诊治，他在支部会议上说："同志们不怕坐牢，不怕毒打，不怕死刑，我不过是患慢性病而已，算得什么？倒不如让我继续工作，自己适当注意，革命者的意志自会战胜病魔的。"他那铿锵的语言，只有革命熔炉锻炼出来的好钢才发得出来。

经过多年的医治毫无好转，他壮健的身躯逐渐地消瘦了，还经常咯血，长年累月没有胃口，仍然坚持工作不肯休息。地委开会决定：命令谢维汉同志暂停工作治病。不容维汉同志提出反对意见，由同志们护送他到槟城最理想的风景胜地升旗山千二层疗养。

意想不到，一星期未满，维汉同志未经组织同意就私自离院，从一千二百级石阶的升旗山步行下山。地委负责同志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但维汉同志却坚持不回疗养院，他说："升旗山虽然是疗养胜地，但房租太贵，同志们在工作中一日两餐都顾不上，要党花这么多钱，我住一天心疼一天，这不是疗养，而是受

罪！我需要的是工作。”

1941 年，马共槟城地委书记陈文燕同志曾调谢维汉同志到吉打州一段时间，以加强群众抗日救国的组织工作。日军南侵后（1942 年初）又调派陈亚辉同志到吉打州，在吉打州地委领导下工作，维汉、亚辉、詹德和张牙（当时叫求进）同一支部。那时，日军正进行大检证、大屠杀。维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在阿罗斯打（Alor Star）与双溪大年（Sungai Petani）地区来往奔走，建立抗日同盟会和筹备武装抗日，并布置收集武器。由于马共各区党组织都受到严重破坏，加以叛徒出卖，中吉打一带日本宪兵部和警备队也在搜捕维汉同志。

在一次支部会议上分析当前的形势时，马共吉打地委书记老顾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同志们不幸被捕，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党和革命事业？”谢维汉同志抢先发言：“一个革命者，在参加革命的第一天，特别是在入党宣誓那刻，就已发誓要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时刻都要做好为保护革命和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准备。”他对抗日事业的无限忠贞，为革命而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不久，就以实际的行动记进马来亚的革命史册了。

1943 年秋，老顾在阿罗斯打南面的十字港（Simpang Empat）一间地下交通联络站（华人咖啡店）的楼阁召开支部会议，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翌晨散会，同志们立即分头返回各自负责的地区。张牙与维汉在咖啡店用过早餐，张牙骑自行车独自回亚罗斯打途中看见迎面开来一辆车，车上站着 4 个荷枪的日军，飞快往南驶去。张牙到达阿罗斯打后，下午就得到十字港咖啡店交通同志通知：国民党特务谭拔群，带领几个日军把谢维汉同志逮捕，押往双溪大年去了。

后来才知道，谢维汉同志在路上将站在身边的日军撞倒，从疾驶的汽车上跳下公路逃跑。由于双手被绑住，无法控制身体平衡，跌断了双脚，头部也受了重伤，当场昏倒在地上，结果再次

被捕。

敌人梦想从他身上获得抗日组织的机密，将他押往美农医院治疗，经医生抢救，第二天才恢复知觉，苏醒过来。敌人急不及待地对他进行审问，先是装出伪善面孔进行诱供，劝他供出组织秘密，就会把他医好，释放回家。维汉同志忍着剧痛，只是目睁睁地盯着敌人，一声不哼。敌人诱供不成，便露出狰狞原形，批掴维汉双颊，维汉愤怒地斥骂敌人，便又昏迷了过去。敌人一无所获。第三天，我们勇敢、坚定、沉着、机智的共产主义战士谢维汉同志，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期望，和我们永别了！

谢维汉同志的牺牲，是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损失。据医院的一个病人说，维汉同志牺牲时，有个日军士兵指着维汉同志的遗体说："他大大的勇敢，共产党对付大大的难。"

维汉同志虽死犹生，他的革命精神和英勇形象千秋永在！

（1989 年 4 月）

一件惨痛的往事

陈　辉

1944 年秋，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与陈泮及六独司令部交通员傅弟等，到文积附近森林的一间农民家歇脚。我们一行是要去六独司令部开会的（我是 162 中队党代表，陈泮是队长）。在闲聊时，突然发现有一队日本兵向我们的屋子冲来。匆忙间，我即拿了放在屋内的来福枪，退到屋后森林中，陈泮也一齐走向森林。鬼子

们开机关枪扫射，子弹从头顶飞过，面前的沙土被子弹打到像开花似的。我们走进了森林里，枪声还响个不停，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在森林里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原来的村子边时，外边已没有枪声了，却发现傅弟同志躺在地上，原来他已牺牲了，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悲痛！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哀悼几分钟，然后向屋子慢慢走去，又发现那位带我们来的交通员同志也死在横倒的树下，这可能是他中弹后想爬过大树时死的。想不到在短短的时间里，牺牲了两位可敬的同志！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位老农民在屋子里也被鬼子杀害了，还把他的头从鼻子间切开，肚子被刺穿，肠都流了出来。鬼子的惨无人道，真令人恨之入骨！所以在事隔40多年后的今天，有亲人邀我去日本旅游，但我一回想起这些同志被杀的惨象，就毅然拒绝了。（海外来稿）

悼亡友——半天

陈　辉

再也看不到你那强壮的身影，
再也听不到你那宏亮的声音，
然而你那奇特的名字——半天，
却永远烙印在我们心里，
直到我们死去；
因为你是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战士，
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你宝贵的生命！

不能眼看“皇军”对我们民族的残酷屠杀，
更不能忍受“皇军”的奸淫掳掠。
你毅然离开年老的双亲，
溶汇进抗日战争的洪流。
在一次遭遇敌人的战斗中，
你不幸中伏受伤被俘。

任何残酷的严刑拷打，
任何甜言蜜语的引诱，
都动摇不了你钢铁般的意志；
誓死不屈的精神，
完成了你壮烈牺牲的心愿。

注：半天原名邬育民，原籍广东省大埔县湖寮杨梅田人。日军入侵马来亚时，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第24分队任分队长，活动于森美兰州马口地区，1942年秋带领队员两人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工作，中伏受伤被俘，誓死不屈，被敌人斩首挂在公路旁示众，时年仅25岁。

李桂祥烈士虽死犹生

亚　竹

李桂祥烈士牺牲已45周年了，他是在日军投降前夕，遭敌人逮捕，被杀害于吉隆坡暗邦埠谷仓附近荒地的。李桂祥又名亚南，1913

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惠阳县淡水沙田隔沥村一个革命教师家庭，其父李世英在乡间反对地主压迫和剥削，于1919年被迫逃出虎口，到马来亚当矿工。家里留下年仅6岁的李桂祥与其弟李炳旺随母耕田，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当他们与其父取得联系后，于1921年随母去马来亚与父亲团聚。

桂祥的父亲是马共党员，在一次活动中遭英国殖民者逮捕坐牢，1932年被驱逐出境回国。桂祥高中毕业后，与母亲和弟弟当割胶工人为生，因受其父的思想薰陶，全家都积极支持革命事业。

1936年，马来亚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影响，百业凋零。资本家为了渡过难关，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使工人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争取工人的权益，在马共雪兰莪地委领导下，掀起了煤炭山及各大胶园的大罢工高潮。

在雪州各大胶园中，首先举起罢工大旗的是吉隆坡文良港、鹅岸地区东兴隆和十二公司两大胶园的胶工。李桂祥冒着被开除、逮捕和坐牢的危险，毅然参加到罢工的行列，与胶工会积极分子李忠、严明、黄思贵（祝华）等同志，在地委委员陈石、周锦照、徐昆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宣传、组织胶工团结起来与胶园主作斗争，要求废除压迫和剥削工人的规章制度，增加胶水收购工值，改善工人生活。在这场罢工斗争中，迫使该两大胶园主接受三个条件：一、释放被无理逮捕的工人；二、提高胶水过磅收购价；三、产妇享受56天休假，工资照发。这次罢工，得到雪州各大胶园胶工的声援，结果以胜利告终。李桂祥同志在这次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桂祥同志热烈响应马共的号召，参加“工人抗敌后援会”，与其他同志一道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卖花、演街头剧、进行演讲和武术表演……等，筹募寒衣、款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坚持抗日战争。

日军南侵，马来亚沦陷后，李桂祥同志离开家庭，参加抗日队伍，与日军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活动于吉隆坡郊区的文良港、鹅岸、间津、石山脚、淡江、暗邦等地，积极宣传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筹募钱、粮、医药品、军需，收集敌人活动情报，支援抗日军。由于他表现积极，不顾个人安危，工作积极负责，于1944年9月参 加了马来亚共产党。先后担任暗邦地区支委、支书、支部干事和支干中心等职务。

1945年8月间，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尚未签字前夕，李桂祥同志与几位地方负责人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后返回驻地时，给一个敌人情报员发现跟踪，并于夜间带日军包围他的驻地，卒因敌众我寡，不幸被捕，敌人因惧怕抗日军前来营救，第二天便把他杀害了。

李桂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始终跟着党走，服从组织分配，忠于革命事业；他虽死犹生，永远活以马来亚人民心中。

（注：李桂祥的同胞兄弟李光明同志为这篇纪念文章提供了部分材料。）

抗日勇士林春奇

林坤山口述　林一叶整理

英勇的林春奇同志和我是锄奸队的老搭档。

我们都住在马来亚吉打州的武吉茹嫩（Bukit Julun）地区，他

家在千二垄，我家在小较镇。他每次上街都要经过我家门口，大家都是潮汕人，又是同姓。在海外，华侨是孤儿，需要团结互助；同乡同姓三分亲，所以早就认识上了。彼此都是直肠直肚，嘴巴没闸门，心中还没有想好，口里先讲出来了，两人很合拍。但他比我沉着，会想几分计谋。他大我一岁，要是没有牺牲，去年该过古稀的诞辰。

春奇排行第三，父亲早年去世，全靠母亲和大哥勤劳耕种。一碗木薯，一盘菜叶地把二哥和他抚养长大。大哥积劳成疾，没钱治疗，躺在病床上叹了几口气就撒手永别了。春奇到有力气抡起大哥遗下的锄头时，就对太不公平的殖民社会充满愤懑情绪，经常和我一唱一和，相对着发牢骚。

1941 年 12 月 15 日，日本军队侵占了牛仑。不久，就派了一支中队警备队，驻扎在武吉茹嫩。这里是控制吉打中部山区的重要据点，也是马来亚共产党吉打州地委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活动地区。

春奇于 1942 年初参加当地抗日组织。我后来才听说："年初，原抗敌后援会的黄志成、龙焕文等近十人，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拥有几支英军逃命时丢弃的来福枪。因为受到日本警备队的反复搜捕，站不住脚，将武器埋藏起来后就暂时走散了。马共槟城地委傅亚宁和钟灵中学的学生肖亚河、阿岳等，也来参加抗日组织——抗日同盟会和抗日游击队，但都先后被捕牺牲了。"亚河、阿岳，青年人，皮肤白白嫩嫩，带着手表，到处走，人面生疏，暗探、走狗不对他们下手才怪哩。没经验么，很可惜。春奇坚决不逃跑，避一避，兜一兜，又回老家寻找没有被捕的抗日游击队员，三三两两，研究开展抗日宣传和锄奸活动。他先是介绍我当传递消息的交通员，六月份才介绍我参加抗日游击队。当时组织比较松散，武器很少，气氛也很紧张，各不同小组成员之间，互不知身份，只讲救国打日本，不讲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员也不暴露身

份。

我和春奇同一小组，两人肩扛锄头到处走。我们都是靠锄头吃饭的人，不用化装就是个农民。到处走，是有目的的，一是了解日军和暗探的活动情况，二是找机会消灭日军的走狗。我们在半年里先后消灭了3个给敌人通风报信和敲榨陷害老百姓的凶恶走狗，都是在僻静的地方下手。乡间小路，到处是丛林野草，锄头一挥，然后就地挖坑埋掉，神不知，鬼不觉。

不久，刘荣光来了，抗日同盟会组织逐渐扩大，几个游击小组也合并在一起。杨国璋随后又从阿罗斯打摆脱日本宪兵的跟踪，跑到三千垄来找刘荣光。抗日游击队的人员有了增加，老百姓拾到武器都交给游击队，自己不敢保存。

1943年4—5月间，张云、张田都从吉打南部来三千垄。张云的威信很高，多数游击队员都知道他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已是吉打南部割胶工人的带头人，是坚决抗日的硬汉子。队伍进行改编，刘荣光任党代表，杨国璋任队长，张云不任什么，他要兼顾吉打南部的工作。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马共吉打州区委成员。他对春奇和我都有好感，认为春奇胆子大、心眼细、枪法准。

经过周密策划，游击队晚上赶路，白日休息，走小路到近百公里远的爪夷，夜晚突袭警察局，狠狠教训了这些欺压老百姓的日军帮凶，夺得几支步枪。春奇不用说，冲锋是带头的，我也不愿意落后。

年底，游击队已经发展到28人，住在小森林里，小树当柱子，亚答棚顶，竹片打通铺，生活很艰苦。张云去南吉打检查工作，我们到附近各交通站收集了二千多元抗日同情捐款。有个吃不了苦的游击队员，趁深夜大家熟睡时，将同情捐偷掉，不带枪，逃跑了。张云回来后开会，为预防万一，决定全队越过原始森林，往东迁移到华玲地区。经过几番曲折，部队撤到日落湾附近荒山森林中。由于一个马来暗探的举报，1944年大年初二，华玲的日本

警备队，联合双溪大年、居林的日军，合共500多人，半夜开车到日落湾，黎明前向山区包围进攻。几十公里山岭，山连山，到处是大森林，敌人是在海底捞针。

事先，我们得到华玲警察局马来警长的秘密通报，有了准备。部队派我和春奇到前山山腰侦察。春奇拿支驳壳枪，我提一支英式手提机关枪，都是英军匆忙南逃时丢下的“礼物”。天朦朦亮，就看到 有15个日本尖兵已穿过山脚灌木林，走上山坡，弯着腰，握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有一个握着手枪），搜索着往上走。我们躲在大树背后，等待日军走到50米树木比较疏少的地段，春奇喊声：“打”！驳壳枪、手提机关枪一齐响，居高临下，特别好打。我的第一盘子弹，打死打伤两个敌人。春奇的一梭子弹，也叫3个日兵躺地不动。敌兵全部就地卧倒，猛烈还击。我觉得后脑壳有点麻痛，摸也不摸，不顾一切，再换一盘子弹，不懂点射，对准敌人一勾枪机，又打光了，50颗子弹又打中两个敌人。春奇见我后脑部受伤，血流满颈，立即催促我随他一齐撤退。敌人的尖兵伤亡了一半，也摸不清我们的实力，不敢追击。部队得到我们汇报，立即往深山密林撤退。日兵虽多，士气却低落，怕吃苦头，不敢深入，分开用迫击炮乱轰一阵，烧了十几间农民亚答顶板屋，就撤回华玲谎报“辉煌战果”去了。

几天后，春奇带我和海南坤、关伯到华玲近郊捕捉暗探温六狗，由温亚月带路。这个暗探的确很嚣张，诬告陷害群众，千方百计 探听抗日活动和游击队行踪，向日军警备队告密请功。结果，在距离警备队不远的住家，被我们捆绑押上部队，审讯后处决。不久，春奇和我又到华玲近郊，捕捉一个凶狠的暗探黄奇光。这家伙亲手捕捉过几个同情抗日的群众，群众恨死了他。四、五月间，春奇和我，还有几位游击队员，组成到处流动的锄奸小组，先后消灭了几个在华玲北部农村到处侦察抗日活动的日军情报员，一个是黄奇光的弟弟，另一个华人，还有两个马来人。消灭这几个

民族败类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大大提高了“三星”（Tiga bintang）抗日游击队的威望。敌人暗探的嚣张气焰被压低了3尺，走路时矮了3寸，不敢随意只身到农村招摇乱闯了。

春奇对敌人无比愤恨，胆子象水缸那样大，下手坚决果断，所以我们总是喜欢互相配合，互相掩护，感情上互相关心，思想上互相相赖。日本投降时，根据受害群众的控告，吉打人民抗日军逮捕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暗探和叛徒，经过公审而后处决。我和春奇分别带领执行小组，也杀了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的残暴败类。

1945年8月中旬，马共槟城市委要求吉打州委派遣锄奸组到槟城加强肃奸除暴工作。组织上决定派几个党员，即林春奇、温少山、黄亚立、小黄和我，由槟城党组织领导和安排工作。我们和槟城的同志配合得很好，大家都很乐观，都是二十到三十岁左右的壮健青年，有着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无畏精神。大家所用的都是较新较好的航空曲尺和左轮。为了保守机密和预防意外，各小组之间互不相识，也互不通气。

英军于9月3日在槟城登陆以后，重新重用旧时的日军暗探，包括大批为日军服务过的走狗、奸细，只因他们是惯于镇压人民的、经验丰富的老手。因此，很多日军鹰犬重又神气起来，欺压人民、横行霸道。有个凶残的三朝暗探大头成，在阿逸衣淡一带耀武扬威，侮辱妇女，欺压敲榨小贩，群众纷纷要求惩办。经过研究，组织派春奇带着我和一位认识大头成的当地同志，前往执行消灭大头成的任务。经几天跟踪调查，了解到大头成经常到当地游乐场吃喝玩乐，我们就到游乐场附近喝茶等他。晚饭后，大头成带了6个狼朋狗友，摇摇摆摆闯进游乐场。我们立即跟上，由春奇从大头成背后心脏位置开了一枪，大头成应声倒地。槟城的同志向天开了一枪，作为警告，也是示意我们只打穷凶极恶的走狗，跟随大头成的6个暗探、鬼头，顿时鸡飞狗走，四散逃命。我

站在旁边警戒，注视周围动态，防止暗藏敌人的袭击。胜利完成任务后，我们就安全撤退。

1946年初，我在槟城日落洞租赁一间屋子，开办冥纸店，屋子是一个国民党校长所有，店里雇用7个女工，由我当头家（老板）。作为落脚点，这是比较理想的掩护职业和避风站。

4月间，接到任务，春奇和我跟随一个带路的槟城同志，往日落洞方向出发，走到日落洞煤油仓库时，突然遇到5个匪徒，内行的人很快就发现对方身上藏着武器。5个匪徒首先掏出手枪，春奇和我看见他们伸手入腰间，也迅速拔出了枪，就差了几分之一秒，让他们先开了火，春奇腰部中了一枪，他的回击就未能击中对方。我的颈部也中了一枪，而我的回击正好打中对方的前额，对方马上跌倒在地上。春奇和我都因受伤过重昏迷了过去。其它几个人都分散走开了。事后知道，这次意外，显然是由于情报的失误。

春奇同志被送进医院，组织上通过各种关系，尽力加以抢救，可惜，由于打中要害部位，十天后就含着笑容永别了。这个英勇、机智、忠诚、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只经历了29个春秋，就怀着对苦难人民的无限热爱，抱着对残暴野蛮的日本法西斯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满腔仇恨，离开了人间，永远安息了。人民千年万代怀念他，我终身不忘这个亲切热情的好搭档。

组织上也暗中促使医生尽力医治我的颈部枪伤。由于首先赶到现场的警察头目喜爱我的航空曲尺，私自没收，我又坚持说自己是冥纸店老板，是途经该地被误伤的，所以伤愈受尽严刑毒打后，被判罚款500元，担保释放。

春奇的二哥春添，在一次战斗中，也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兄弟，都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民革命烈士。烈士的母亲，可敬的英雄妈妈，1951年曾回惠来县龙江镇探亲，不久又回到茹嫩，遗憾的是我们照顾不到她。但愿她晚年健康愉快，光荣属于革命的母亲。

悼雷英战友

亚　竹

雷英原名方琼生，原籍广东省惠阳县淡水。1923年出生于马来亚雪兰莪州古毛埠，曾先后在自强学校和竞明学校读书。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当地学生抗敌后援会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演街头剧，卖爱国花，号召爱国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募义款、寒衣，支援抗战。

日本法西斯侵略马来亚后，他投笔从戎，参加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第35中队，转战于雪兰莪州中区与北区。他无论锄奸、反特或执行指挥部命令，均能很好完成任务。由于他严守纪律，服从指挥，作战勇敢，忠于抗日事业，于1943年底被吸收为马共党员。从此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无论是作战、军训、政治学习、搞群众工作，都起带头作用，深获战友们赞誉。

1943年底，他率领一个小队在淡江附近伏击敌人搜山队，打翻敌人军车后，在冲锋夺取敌人的武器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时光荏苒，雷英烈士牺牲不觉已42周年了。每忆老战友的音容笑貌，便心潮起伏，特写下忆雷英战友七律一首，以资悼念：

雷英战友性刚强，杀敌锄奸气轩昂。
巧袭山城惊贼胆，潜攻警局断倭肠。
宁将碧血洒半岛，勇献丹心卫南疆。
挺立苍松云岭外，青史长存自留芳。

（于1990年）

烈士永垂不朽

记刘尧同志革命生平

汉　诚　　亚　竹

刘尧，原名刘昌标，1915年出生于海南岛琼东县（今琼海）嘉积镇桥头下村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在本村私塾和嘉积镇高小学校读书，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读完小学，因家贫辍学回家放牛。

早在1924年，桥头村一带已有共产党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革命的风暴直卷农村各个角落。在革命思想影响下，刘尧兄弟俩也被卷入革命洪流。1929年3月起，琼崖革命由低潮走向恢复发展时期，刘尧兄弟俩积极投身于四抗（抗捐、抗租、抗税、抗债）和四队（破坏队、宣传队、运载队、救护队）的活动，并加入少先队，参加送情报、发传单、贴标语等各种宣传活动。1931年刘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桥头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动青年参加红军、参加战斗，捐钱献粮，为红军收集情报等等。因此，刘尧成为敌人眼中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为了逃脱敌人的追搏，1936年他不得不跟随亲人，漂洋越海到新加坡，栖身在他姐姐的茶店里。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开始了历时八载的抗日战争。在祖国存亡的危急关头，全马来亚华侨敌忾同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早已受过革命熏陶的刘尧，立即投身于这个波澜壮阔的华侨爱国运动

中，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亚亚各界抗敌后援会”（下称“抗援会”）。在抗援会，他与广大爱国青年一起，组织宣传队，宣传革命道理，大讲抗日救亡的伟大意义，大讲爱国华侨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道理，大揭日本法西斯实行“三光”政策的滔天罪行。由于他在工作中表现有工作能力，不久便成为新加坡店员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1940 年 2 月，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入侵马来亚。马来亚共产党不顾英当局的阻挠，积极领导全马各族人民组织军队武装抗日，党从各地陆续抽调党员干部送往英军 101 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事训练。刘尧是被任命为第一独立队司令部管理部（后勤）负责人。同年 10 月，刘尧在出发途中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惨遭种种酷刑，刘尧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后来，在一次有许多了人被押到吉隆坡郊外劳役时，他趁敌人监视不严之机，潜逃出劳役场所，几经周折，才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组织。

不久，日本法西斯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行疯狂的围攻和扫荡，斗争极其激烈，环境非常恶劣。第一独立队司令部领导人和党代表许庆彪、队长陈天庆等都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在这危急关头，刘尧受命接任第一独立队队长之职，在极其艰辛的战斗环境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队伍由原来 3 个分队发展到 5 个中队。刘尧同志也在战斗中成长。1944 年被提升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党代表。

1943 年底，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马来亚共产党和联军东南亚总部订立协议：英军向人民抗日军提供武器和物资补给；人民抗日军则配合英军反攻马来亚。为了履行协议，各独立队于 1945 年初奉命扩编部队，接受联军援助，配合英军作战。为此，第一独立队派出部分干部、战士和吸收各区

民兵，扩建5个中队，另建新队司令部，编属第一独立队，刘尧仍为第一独立队的首要领导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告无条件投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8个独立队开赴全马各大城镇，刘尧率队进驻马来亚中心城市——吉隆坡，结束了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3年8个月的浴血苦战中，赢得了马来亚各族人民的赞扬和拥护。英军和平接管马来亚后，为应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英军的公事往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派陈平、刘尧等3人为中央军委代表。

1945年12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全马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总会，刘尧任总会副会长，继续领导复员抗日退伍军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重建殖民地统治作斗争。

受英军东南亚总部司令蒙巴登上将的邀请，军委代表陈平与刘尧率领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八个独立队的代表，组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代表团，于1946年4月23日，去伦敦参加庆祝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大游行。在庆典上，各代表接受英军授衔与颁发胜利勋章。

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命”，实行白色恐怖，动员大批军警突袭马共办事处、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总工会属下各级工会、青年团、妇联全……等所有的进步群众组织，大肆逮捕和屠杀抗日有功的抗日战士。马来亚共产党和抗日退伍军人被迫拿起武器，建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开展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在队伍开始集中，部队尚未建成之际，刘尧和他的警卫人员集中在雪兰莪州南区加影埠老港农村，因叛徒告密，英帝于7月18日派大批军警包围驻地，刘尧率队向后山突围。但因敌众我寡，多次突围未遂，在敌人密集炮火之下，刘尧和他的战友小杨（吴科雄）等，为马来亚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刘尧烈士，永垂不朽！

怀念叶选文同志

颂　明

选文同志离开我们40年了。他那幽默风趣而又略带腼腆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很深，特别是他那革命乐观精神，更使我永难忘怀。在他寄给我最后一封信时，他已躺在怡保公立医院的三等病房里，但信里仍是充满乐观的精神，毫无悲观情绪，只在末尾才写到："你一定以为我现在处境会满不错吧，但你是大错特错了。"在那个年代患了严重肺结核，吃不起营养丰富的食物，也不易得到贵重药物治疗。不久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选文同志为革命奔波，而积劳成疾，是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们是1939年在怡保抗敌后援会认识的。他是学界代表，我是店员界的。他在怡保育才中学念过初中，我在怡保一家饼店当学徒，大家年龄相仿，他长得体瘦身高，大家称他为高个子。后来才知道他是叶剑英的侄子，祖籍广东梅县。为了帮助我进步，除了借不少进步书籍给我看外，还经常来饼店，同我一面搓粉，一面不厌其烦地一句句教我唱《大刀进行曲》。他一面起劲地打拍子，我跟着他的拍子高声歌唱。就这样将我这个毫无音乐基础的小学徒培养成后来怡保市各界合唱团成员。当时英当局对抗日救亡活动采取高压手段，除了筹赈难民募捐可以公开进行外，其余一切抗日活动和抗日团体被宣布为不合法。对进步社团则在暗中盯梢，平时不动声色，到时机成熟，就在一个晚上来个大逮捕，即所谓"要葡萄不要苹果"。另一方面，当地中国国民党右派势力亦和我们针锋相对，蒙蔽部分青年，发展三青团，也组织什么歌咏团，唱

黄色流行歌曲。真是一方面有严肃的战斗，另一方面则是荒淫和无耻。当时抗战歌曲《红樱枪》、《送郎上前线》、《延安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等，已成为青年的指路明灯。选文同志积极推动他领导下的学生界抗援成员，联合青年组成怡保霹雳合唱团，经过一段艰苦排练后，经常到各处演唱。影响最大的是在市中心游艺场的公开演唱会，甚得各界好评，特别对广大青年影响更大，使抗战歌曲压倒了黄色的靡靡之音。很多青年都以拥有一本抗战歌曲集为荣。

在抵制日货、制裁奸商工作中，选文亦不甘人后。当侦察到那间店铺卖日货时，傍晚时候，他和执行小组准备好一批柏油鸭蛋（将柏油藏进空蛋壳里），跑到店门口，当场宣布该店卖的是什么日货，跟着 柏油蛋一个个飞向该店招牌。另外一些锄奸队则以“割耳朵”惩戒汉奸，此法颇为有效。卖日货商人经过公开揭露，生意大减；特别是耳朵少了一点，永远成为人们唾骂的话柄。惩罚一、两人，教育一大批，贩卖日货的行为大大收敛。

选文动员抗援学生分会和其他同志一起，积极发动本校和各校广大同学，进行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募捐活动，大部分款项均由槟城《现代日报》（方君壮、洪丝丝负责）代转回国，并由该报公布捐献者名单。

1941 年 1 月 6 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并用贼喊捉贼技俩，指示海外国民党党部召开侨团大会，企图用侨团名义，通电回国，拥护所谓“整饬军纪，严办新四军”。选文同志和进步社团一起研究对策，除了和陈嘉庚所领导的树胶公会、福建会馆等爱国社团建立联盟外，还积极争取了有救国抗日思想的机器公会等等侨众组织，出席侨团大会。会上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上窜下跳，非常嚣张，冒充社团代表，企图取得多数。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们在会上提出审查代表资格，使这批右翼分子吓得慌了手脚，纷纷从后门溜走，粉碎了他们盗用霹雳州华侨社团大会名

义的阴谋。后来我们进步社团联合开会，通电“要求严办首恶分子顾祝同。”

1941 年底，我因工作关系调到北区农村工作，当时选文亦全家迁至郊外。1942 年沦陷初期，我因事经怡保和他碰上了，当时一些汉奸和民族败类为献媚日军，积极筹措奉纳金。选文同志认为应该坚决打击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由他去找过去进步社团的下层骨干十多人开会，布置分几组出发，到市区、市郊各维持会，以抗日组织名义，严励警告他们，不许损害群众的利益，既打击了民族败类的嚣张气焰，又扩大了抗日团体的影响，打响了怡保市人民抗日活动的第一炮。

后来我因工作调动到北马一带去了，中断了联系，直到 1947 年才收到他病重的来信，我探望过他一次，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选文同志对同志火一般的热情、对工作积极负责、任劳任怨的精神，开朗豁达的革命乐观主义性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怀念叶思民烈士

肖观云

叶思民同志是 1947 年加影华侨中学复办时我的同班同学。他比我大几岁。我和他同学只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但对他的性格和志向颇为了解，特别是他勇于对敌斗争，忠于革命，忠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高尚的言行，更值得我们学习。

思民出生在加影埠吉磷环一个橡胶园内的小村子时。他个子高大，性格开朗，为人正直。父亲是加影和合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的职员，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家庭妇女。他生长在父严母慈的小家庭里，还是一个独生子。儿时就是一个很淘气、好胜和好打抱不平的人物。

抗日战争前，他曾在加影埠英文学校读过五年级，会讲英语。因此，在班内，他的英语是首屈一指的。

1941 年，日本法西斯侵占马来亚。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烽火中，十几岁的思民同学毅然奋起，参加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抗日期间，他参加过数次打击日军的战斗。他曾对我谈起抗日军的一些战斗片断。1944 年 5 月一个傍晚，他们的中队接受任务到新街场竹山坳的公路上埋伏，以便袭击过往的日军军车。当到达竹山坳公路旁的山坡上作好埋伏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惊恐的呼喊："多朗！多朗！"（马来话求救的意思），中队长随即叫思民跟他一起去侦察，果然发现一个"孟加里"（印度人）被几个土匪用绳绑在一棵树干上，几头小牛将被抢走。中队长见状，毫不迟疑，拔出手枪喝住那些强盗，土匪发现抗日军，拔脚狼狈逃窜。为了不影响战斗任务，我们让那些土匪跑掉了。中队长为那孟加里人松了绑，打发他将牛牵走。那人叩头行礼，口中连声念着："爹尼麻加西"！（Terima Kaseh，马来话：感谢！）

就在这时候，日军军车从公路远处驶过来了，埋伏在山腰上的抗日军居高临下，将枪口瞄准前方。当日军军车驶近时，中队长一声令下："打！"指挥手枪一响，跟着，步枪一齐射去，手榴弹同时在军车上下开花，车上几个日军应声倒下，其余四处逃散。个别日军龟缩在车底下顽抗。勇敢的中队长想跳下山坡去消灭剩余的日兵，被眼明的思民喊住："车底下还有敌人！"中队长才停下来。在这次战斗中，思民右脚中了一枪，子弹穿过大腿。战士将他背了回去，安置在一个村民的家里治疗。当时药物非常缺乏，只靠几粒六九三药丸，吃的又只有木薯，在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思民还是保持着乐观精神，顽强地战胜了脚伤，重返部队。1945

年8月间，日本无条件投降，思民身穿草绿色的军装，头戴五角红星帽，背着枪，威武地站在抗日军行列中。

1947年加影华侨中学复办，思民为了提高文化水平，以便更好地提高对革命理论与真理的认识，进了中学继续读书。就这样，童年朋友又成同学了，我和他被编在初中一年级同一个班上学习（华侨中学复办后，开办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和简易师范三个班，同学中有不少是当年的抗日战士）。思民在班上年纪比较大，学习成绩好，英文一科已胜人一筹。此外，不论歌咏、演戏、旅行，参加政治示威游行等，他都带头，我们这些弟弟们都是跟着一起参加。

一次，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参加集会的有橡胶工人（其中有印度工人）、学生等。集会后，游行队伍穿过马路、大街，刚好经过国民党党部，楼上有人往下吐痰挑衅，思民严词怒斥他们，吓得那些家伙龟缩了回去。

思民还经常向我们这些无知的弟弟们宣传革命道理。记得他总是约我们几位沙×埠走读的学生，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在火车站旁为我们讲述革命故事，宣传民主自由，常忙得连饭也吃不上，幸而我们几位走读生，每天带饭上学，每人让出一点给他。我们边吃饭边听着，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都很佩服他。

我和思民由初中一年级读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1948年6月刚好放暑假，英帝国主义在一天晚上居然封闭了华侨中学，逮捕了住校老师，又逮捕了进步学生。一场革命的烈火就这样重新燃烧起来。

思民早就看清了英帝国主义的花招，他拿起枪杆，重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英帝国主义派出雇佣军一个连百余人，向驻在吉粼环山背橡胶园的人民武装发动袭击。由于思民他们预先获得情报，对敌人来一个反包围，结果，百余名敌兵死的死，伤的伤。据当时《南侨日报》报导：英军两次增兵都被打退。那次战斗震

憾了整个马来亚。

思民同学是个勇敢杀敌、忠于革命的好战士，提起他的名字，敌人也惧怕三分。由于叛徒的出卖，1948年初10月的一个黎明，思民他们被英帝国军警包围了，因寡不敌众，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敌人以为思民还活着，用机枪对着他的遗体连续扫射。事后，还把思民的高大身躯摆在警察局对面的草坪上示众，这正好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反动本质。

安息吧，思民同学！

钟爱克烈士光辉的一生

摘自《悼念革命先烈》

钟爱克原名钟英宏，家住霹雳州布先，出身是沙泵矿场柴油机工人。1939年7月参加反殖抗日工作，同年底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0年初任霹雳州地下总工会常委，不久改任马共霹雳南区区委，1941年7月，调任马共雪兰莪南区区委，同年任雪州地委，1943年1月任雪州地委会书记，10月调任霹雳州地委会副书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任霹雳州地委书记。1946年1月，在马共第八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初兼任吉打州委会书记。1947年6月，在马共第九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上，当选连任中央委员，负责中央组织部委员，领导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等州（市）委会和新加坡市委会。1948年5月，马共成立北马局、中马局和南马局，爱克任北马局委员，后任书记，领导霹雳、吉打、吉兰丹地区反殖斗争，兼霹雳州委会书记。1950

年12月1日，受英帝军警突然围攻，英勇牺牲，终年约35岁。

爱克24岁参加革命，经历辛酸生活磨炼，阶级觉悟很快提高，吃苦在前，临危不惧，机智勇敢，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同群众甘苦与共，积极学习革命理论，经常伏案学习到深夜，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当爱克尚是地下工会普通会员时，就勇敢向资方及工头游说，争取成立注册工会，以协助救济祖国伤兵难民筹赈会和谋取工人福利，并冒着遭受英帝当局枪打出头鸟的危险，带头愿当注册人。受到殖民政府刁难，仍然坚持斗争。1939年10月经工会决定，爱克召集工人开会，议决向资方提出要求：男工每工由四角增加二分，女工由二角六、七分增加一分，工人伙食每月猪肉由一次增加为两次；工伤事故另赔偿。当时受欧战刺激，锡价高涨，物价上升，这些要求已是极低的条件。爱克自愿提出当工人的谈判代表，全体工人马上“停工休息”。资方蛮横拒绝，激发全霹雳州沙泵矿场几万工人纷纷响应，形成数万人总罢工。英帝警探企图逮捕爱克，经过说理说法，并在几个手持斧头、刮刀的工人纠察队员的维护下，警探只好撤走。资方无可奈何，终于接受工人的条件。斗争的胜利使工人认识到团结的力量，纷纷参加矿工会。同年12月，爱克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事后数夜，警探到公司搜捕爱克，在工友掩护下爱克安全转移。因受到当局通辑，爱克转入地下战线。次年1月，任霹雳州地下总工会常务委员，开始艰苦的革命专职干部生涯。因受通缉不能走大路，只好跑山径，走小路，每月生活费6元（组织经费来自工人捐赠），到处有工人招呼，赠衣物，请吃饭，免于饿肚，艰险生活中充满温暖。

1940年7月，爱克调任马共霹雳州南区区委会委员，更加勤奋学习革命理论，带动全区学习热潮。

1941年10月，被调任雪州地委委员，不久，日军于12月8日侵略马来亚。次年1月4日，马共雪州地委组织起来的抗日武

装队伍，在雪州双文丹举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成立大会。日军不断对抗日部队发动进攻，特务密布，形势严峻，爱克经常带领两三个同志在雪州穿南串北，领导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并主持抗日同盟会的日常工作。1942年“九一”事件以后，“一独”司令部领导干部部分英勇牺牲，个别被捕后当了叛徒，加以雪州是日军统治腹地，军政控制较强，环境恶劣，斗争艰巨。1943年1月，爱克肩负起马共雪州地委书记重任。3月14日，“一独”司令部在间津开会，由于奸细告密，受日军包围进攻，队长陈天庆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此期间，地委在一偏僻农家中开会，突然受到日军围攻，爱克事先作了应急安排，一闻狗吠声，立即撤出村外，使敌人扑空。两天后，爱克带领一个警卫骑单车往煤炭山部队，途中一辆吉普车跟上，在脚车前面停下，爱克两人迅速跳下脚车奔向一片矮菁芭，并开枪向追击的敌人射击，日探胆怯，不敢尾追。爱克按照中央授权，到煤炭山部队，开会提审并惩处一个叛徒。

1943年12月，爱克被调到霹雳州任地委副书记，协助书记陈平处理各方面的工作，并分工领导几个区和五独几个中队的党组织。他作风深入，领导有方，使地委会更加健全，军民抗日活动蓬勃发展，农村抗盟组织进一步巩固扩大，并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爱克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冷静沉着，对工作认真负责。仔细倾听、分析同志们的报告，深入调查核实，毫不马虎，休息时间很少，但精力旺盛，工作效率很高。

霹雳河两岸的马来农村，在他领导下，群众工作发展很快，普遍建立了马来农民抗日组织，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建立了分队规模的马来农民人民抗日军，同时建立民兵组织。

在爱克工作的地区，有一个华族秘密帮会的武装集团，约有30人、20多支枪，虽然挂着抗日的招牌，却很少抗日活动。初由

十三中队队长钟剑川亲往帮会武装营房谈判，而后爱克同往面议。爱克有秘密帮会活动的经验，懂得帮会的暗语、帮规等，他以人民抗日军代表的身份访问他们，解释抗日军的主张和政策。他们很感敬佩，订立合作抗日的协议。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投降后，内奸莱特右倾错误路线使马来亚革命蒙受挫折。爱克立场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毫不动摇，跋涉于中马、南马各地，为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民主自由解放面勤奋奔波，后任马共霹雳州委书记。1946年1月，被选连任马共中央委员，兼任吉打州州委书记期间，吉打州工、青、农、妇运动蓬勃发展，比较活跃的新民主青年团，发展到31个支团3000多名团员，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相当深入。数月后调回霹雳。

英帝殖民当局对马来亚民主运动的镇压日益残暴露骨，迫使马共采取应变措施。1948年5月，爱克任马共北马局委员兼霹雳州委书记后，废寝忘餐，根据马共3月制订的革命路线，积极筹备应付英帝全面进攻。6月20日，英旁悍然宣布非常时期紧急法令，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爱克组织力量，没收英国垄断资本企业资金，并指派曾汉添、碧根等向资本家募捐筹款，以支助民族解放军建军经费。8月份，霹雳州委已经建立人枪齐备的3个大队，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枪声，随即响遍全州各区。

10月份，首仗进攻冷甲警察局，胜利夺取武器。几天后，12架敌机对南区新路11碑解放军驻地一带，进行连续3小时的轮番轰炸，接着发动地面进攻。爱克的总部在敌军部队到达之前，已经灵活机动地转移了。

1948年11、12月间，爱克按中央战略部署，带领几百人的大队，长途跋涉到吉兰丹牙拉项地区。由于当地原有华人农村，已被英帝迫迁到外围，部队与群众联系被切断，没有粮食供应，无法坚持，部队停留一星期左右，被迫分散转移，只留少量人员。大部队从原路折回霹雳州各区，爱克随一个中队返回霹雳和丰一带

森林，后来中队北上玲珑宜力一带发展民族解放斗争，爱克则带领一队约10人的警卫队，在和丰地骨的山边，准备召开霹雳州州委会议，发展民族解放斗争。

1950年12月1日，由于爱克在霹雳州和丰地骨的驻地被敌人发现，受到大批英帝军警的包围袭击。在突围战斗中，爱克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十分悲痛，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誓以多杀敌人为领导同志和革命群众报仇。不久，那个带队进攻的英军头目，在一次战斗中被解放战士埋置的地雷炸死。

爱克为马来亚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将永远光耀马来亚人民革命史册。

人生自古谁无死　萧力丹心照汗青

刘敏清

萧力原名何添信，祖籍福建厦门市乐山乡。父亲是码头工人，1917年3月在新加坡出生，有姊、弟、妹各一人。他在新加坡华侨中学读高中时，就受马列主义的薰陶，19岁离开温暖的家庭，专职为抗日救亡而奔波劳碌。1939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从此为抗日和马来亚民族解放事业奉献壮丽的青春。

1941年末，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2年在霹雳州与第五独立队廖伟中共事，负责“五独”政治部工作。1945年9月初，调吉打州任第八独立队司令员，改名何小力。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有儒将风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八独”四个中队开

展军容、军风、军训竞赛，振奋指战员的革命精神风貌。

和平斗争时期，他在吉隆坡任《战友报》经理，曾兼管《民声报》的财政工作。他生活节俭朴素，少领报馆工资，忠心耿耿埋头苦干。1947 年 10 月 10 日在《民声报》社和刘敏清结婚。1948 年 6 月 17 日，英帝围捕报馆工作人员，3 天后宣布非常时期紧急法令，逮捕民主进步人士。萧力化装转移出吉隆坡郊外，由李安东交给经费，安排带队上山打游击，以武装斗争来反抗英帝的残暴镇压。他集合近百名由各地撤出的同志，在暗邦山建立抗英反殖部队。初期人多武器少，经常受到英帝军警包围进攻，不断有人被捕被杀害。萧力领导队伍和敌人周旋，避实击虚，声东击西，袭击敌人，夺取武器，终于站稳脚跟，建立雪兰莪州中区民族解放军。

直到 1951 年，才和杨果、陈络率领的《先锋报》社卫队取得联系，汇合成 200 多人的部队，在森林中和敌人进行数次攻防战。不久，萧力被调到吉隆坡郊区乌拉港领导当地的党群工作，和南区（加影等地）赵华部队取得联系，加强反对英帝殖民统治的群众宣传组织工作。

赵华部队英勇善战，英帝军警闻名胆寒。一次在加影地区和强大敌人发生遭遇战，敌人伤亡重大，解放战士也负伤十几人。萧力及妻子全力以赴，在群众掩护下，机警灵活护送伤员避过敌军的包围搜索，安然转移。只有一名民运干部亚琼不幸被捕。英帝无法离间解放军民的鱼水关系，使用类似日军的三光政策，将无辜群众赶光、烧光、抢光，不到半个月，乌拉港变成一片废圩，群众被赶到镇上集中营。英帝的轰炸机时常出没在森林上空进行狂轰滥炸。大批的民族解放优秀战士：叶志林、李少忠、刘平、张健、严笃、小林、曹操、叶木发、杜康、王巧英……等等，都先后壮烈牺牲。群众被驱进集中营以后，联系非常困难，部队的粮食与药品的供应非常紧张。

萧力被召回《先锋报》社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在森林中开垦农场，生产自救。战士们背着武器挥着锄头，开辟了大小农场十几个。英帝得知解放部队种植的农作物将可收获时，大批军警就来破坏庄稼。战士们等敌人走了又迅速补种上。1953至1954年，解放军索性在隐蔽的《先锋队》社邻近开垦种植。萧力带领近百名战士日夜砍树、劈灌木，木材垒成七大堆，开垦面积近200平方米。不料部分战士麻痹大意，采用开芭的老方法，把木材点燃了，想烧柴炭木作肥料，领导人员阻止已来不及，营地上空满天通红，东方刚露曙光才烧完。猴子和小鸟正在报晓，英帝的侦察机即来营盘的上空兜了一圈就走了。萧力立即下令挖防空壕洞，没有锄头的战士则用巴冷刀挖土。还挖不到半尺深，敌机成群结队飞来，炸弹成串连珠扔下。萧力和杨果、陈络领队抢救负伤的战士，分成两队，急行军撤退到远方森林。会合后，采用“钻进敌人肚子”的战术，迂回盘旋两天，在离开敌军炮兵阵地只有百来米远的小丛林中驻扎下来。

英军飞机对《先锋队》社营地连续轰炸扫射了两天，再用大炮轰击解放军撤退方向，但受害的只有猴子和小鸟。杨果和萧力各领一队解放军战士，埋伏在英军搜山必经之路的小山丘上，等待猎物入网。蓦然，听到远方猴子在树上跳跃并吱吱喳喳叫个不停，说明是有敌情了。萧力派两名战士到前方探望，不久回来报告说：“有很多群众边走边叫喊‘我们是群众，不要开枪！’”原来是搜山的英军驱赶群众当头阵，军警跟在后面。等待群众走近时，解放军向天开枪，群众立刻四面奔散，然后瞄准军警密集射击，打得军警死伤遍野狼狈后撤，仓惶逃窜。部队迅速打扫战场，夺取英军遣弃的枪支弹药，然后快速远离战地。这次大胜，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

为了扩大抗英民运组织，萧力暂时离开部队，到未被迫迁的农村，和民运干部在群众中生活、工作。一段时间后，英帝军警

又来包围搜查，萧力带领民运干部共8人，经过几天周旋，闯过敌军几道包围线，到达暗邦附近驻扎，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河滩，背后是杂草树木丛生的高山野岭，山麓还有许多群众过去洗锡米挖成的大坑。敌机经常在顶空盘旋，有时空投食品给执行搜索任务的军警。驻扎地的安全与危险之间仅有一张薄纸之隔，随时可能发生激烈的战斗。

1956年5月15时中午时分，卫兵亚唯在放哨，萧力在哨岗旁边记算账目，其他人在午睡。亚唯暂离哨岗去大便（后来被捕在狱中绞刑台上就义），萧力听到左上方的人打喷嚏，立即跑下小丘去唤醒其他同志："有敌人靠近，要注意！"话刚说完，军警已尾随而至，队伍立即向后山右上方撤退。萧力急派两名同志为尖兵，尖兵未到山顶，已看到英军伏兵，回头小声喊："有敌人！"英军听到声音，即开机枪扫射，支部中心宋安当场中弹牺牲。两位尖兵已下坡退走，其他同志仍向上冲。萧力单人跟随尖兵下撤，尖兵跑得很快，萧力跟不上，走到光秃秃的沙滩上，受到近百名军警包围。他单身与敌人驳火，军警虽有死伤，仍不断进逼。萧力退到开矿大水潭边，子弹打尽，身负重伤，但他宁死不屈，毅然跳下深潭，为反抗英帝殖民统治，英勇献身。他是马来亚人民的优秀儿女，抗日抗英的刚强英雄。

萧力的遗体在3天后，才浮出潭面，满身浮肿，被捞起在暗邦镇上示众。英帝的野蛮残忍行为，更加激起解放战士和善良群众的悲愤敌忾情绪。文训一直五绝，刻划出萧力在战友们心目中长存的光辉形象：

投笔除虎暴，半生虎山行。

烈士千秋壮，寒潭百世清。

反帝勇士杨海

杨秋莲初稿　林一叶整理

杨海，抗日的英勇战士，抗英的革命烈士，翩翔于反帝反殖风云变幻时代的雄鹰。

1920年11月12日，杨海在中国广东省台山县赤溪镇北门丰乐村出世，初名为杨文海。父亲杨耀荣是个善良勤劳的农民，1961年因多吃粗粮消化不良而病逝。母亲刘新招（亚妹），1900年7月22日出生，勤劳能干，个性坚强，结婚后仍受穷苦生活煎熬，1934年随水客漂洋过海，到马来亚霹雳州美罗镇三宝岭金矿背马路边盖茅屋定居，当淘锡米工人，生活俭朴，寄钱照顾故乡一家三口贫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爆发，台山县国民政府腐败官吏勾结土豪劣绅，趁机敲诈勒索百姓，大抓壮丁。新招筹措一笔钱，寄回家乡给只读了两年私塾的杨海做路费，搭船南渡，到美罗和她一起，在锡矿场“搭金山沟”洗淘锡米为生。耀荣和小儿子杨波留在家乡务农，照料祖宗坟墓。后来杨海也曾当过刈胶工人。年青的杨海受母亲的薰陶，勤劳、坚强、勇敢，在当地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对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和英帝殖民者的压迫无比憎恨。淘锡工的工人多是妇女，为避炎热太阳的煎晒，劳动时头上都包着一块红布巾，当时不足17岁的杨海，也仿效母亲在自己的头上包一块红头巾，女工们给他起了绰号叫“烂布巾”，成为对他亲昵的称呼。

1939年，因受欧战的影响，世界经济日益萧条，锡矿和橡胶两大产业大受打击，英国胶锡财团将萧条的损失转嫁给工人，裁员减薪，激起各族工人的强烈不满，爆发反饥饿、反剥削的罢工斗争。对旧社会与殖民统治充满怨恨的杨海，在当地“抗援”负责人刘一帆的启导下，毅然站在斗争的前列，离开矿场沙沟，走遍附近的矿山胶林，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在胜利声中被工人推选为三宝岭工会主席。当时的斗争密切结合中国抗日救亡和筹赈活动，在华侨工人中培育热爱祖国仇恨日寇的火苗。杨海在群众斗争中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并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铁蹄踩上马来半岛。马共霹雳地委在朱毛（Chemor）、仕林河（Selim River）和美罗（Bidor）建立抗日游击队，杨海参加了美罗部队，先后负责小队长、分队长。

1942年5月在马共中央委员小忠主持下，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美罗部队改编为第四中队，杨海最初任后备队队长，负责筹粮、运粮等后勤供应工作，后被委任为特别队队长。杨海参加抗日部队后，表现勇敢、沉着、机警、坚定，是执行特别任务、锄奸、惩戒民族败类的合适人选。

1943年12月30—31日，联军东南亚总部派遣台维斯、布伦米、陈春霖（林谋盛）为代表，和马共、抗日军、抗盟代表张红（莱特）、陈平在美罗四中营地（白兰丹）谈判时，杨海带领特别队参加负责会场的警戒保卫工作。

1944年底，杨海提任第四中队副队长，一直到次年12月1日人民抗日军复员。复员后，杨被选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打巴分会会长，领导南区的退伍同志，配合工农青妇等进步团体和各民族民主党团组织，开展反对英帝殖民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斗争，同时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

1947年，杨海和长期同在美罗淘洗锡米的近邻张伙娇结婚。1948年12月9日，女儿杨秋莲出生时，杨海已在峻岭丛林中进行反对英帝残暴武力镇压和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了。1948年5月，杨海和惠波等6人，奉命带队从霹雳南区转移一批武器弹药到霹雳中部。

1948年9月至10月，霹雳建立了3个民族解放军大队。第一大队在北区和丰、朱毛一带活动，政委林强，队长彭烈扬，副队长吴新民（后由杨林继任）；第二大队在华都牙也一带活动，政委惠波（曾汉添），队长刘芳，副队长曾庚友，下编3个分队，分别由碧根、小铁、寄尘任分队长；第三大队在南区活动，政委曾绍舜，队长子宏，副队长杨海和蔡峰。下辖两个中队，金保以北地区属第二中队活动范围，队长吴新民；金保以南地区属第八中队的活动范围，政委蔡峰，队长杨海，下属分队长是邹才、杨带、蔡苏。二中成立不久，就在金马仑伏击英军巡逻军警取得胜利。最初派蔡苏带队铲除投靠英帝、极力与解放军为敌的锡矿资本家廖登（蔡苏后来叛变）。廖登越发猖狂，随身带长短枪，威胁群众，扬言要枪击杨海。廖登后由其女婿陪同，驾驶汽车外出，被杨海部队击毙。杨海枪法很准，被称为神枪手。

年底，按照马共中央的决定，霹雳部队大部转移往吉兰丹南部山区牙拉顶布赖小镇，准备建立略为稳定的根据地。队伍开到吉兰丹深山叠岭间的一个土著民族的大木薯芭（粗垦旱田），由马共中央委员钟爱克主持，召开了两天干部会议，宣布党军统一领导原则，撤销原有编制，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十二支队，当时已集中的全体指战员500人左右。队伍整编后，继续向目的地进发。但由于牙拉顶较早暴露了目标，受到英帝军警严重摧残破坏，农村的房屋被烧，农田被毁，村民被赶进远方的集中营，英帝的陆空军又不断侦察和骚扰，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大部队没法在那里坚持立足，被迫分散转移。杨海带领队伍，长期留在打巴、

美罗一带活动。

杨海部队有一次行军经水塘边碰上敌军巡逻队，部队人少，由杨海断后撤退，杨海两手双枪齐发，撂倒两个婆罗州山番兵，敌军继续追前，杨海双枪再撂倒两个，敌兵胆怯，相继退却。

1950 年，杨海所领导的第八中队，改编为第三十九独立分队，杨海任政委兼队长，在金保、新路八碑、六百垄农村一带活动，相当活跃，移动倏忽，神出鬼没，作战灵活，机警勇悍，英帝军警惊慌不安，闻风胆寒。后来，英帝调用大批军警进山搜索，砍伐密林，在山中设立驻防基地，由直升机空投给养，并派遣廓尔喀雇佣兵深入密林寻找杨海部队，始终无法找到踪迹。杨海部队处境日益困难，粮食给养严重缺乏，经常要靠野菜、野果充饥，形势非常险恶，可是部队斗志还是异常高昂，跟随杨海东游西击，伺机杀敌，打了就跑，打过不少偷袭、伏击战役，使英军被动挨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宋溪河一役，消灭整十个英军，杨海手部也受轻伤。

年中，杨海带领分队战士十六、七人，在打巴（Tapah）美罗途中一段联邦公路旁，埋伏在右面大片平坦而茂密的茅草芭（背后是一片胶林），准备伏击来往军车。几分钟后，发现排成长列的五、六十个英军从背后插过来。杨海当机立断，命令全分队掉转枪口，等待英军 3 人组成的尖兵组走近十来步远时，排火一批，尖兵组全部应声倒地，战士们扑前去缴获一挺轻机枪、一支士丁枪、一支来福枪，迅速跳下公路往南撤退，跑进胶园。远离 100 米的英军大队，受茂密茅草阻档住视线，等到反应过来时，只能鸣枪为解放军送行了。

1951 年，杨海独立分队攻打美罗镇警察局，晚上路灯很亮，杨海（一说是邹才）挥枪打路灯，一枪一盏，分队趁黑进逼，战斗持续十几分钟，警局被打得遍体鳞伤，严惩跋扈嚣张的武装警察后撤退。神枪手的威名，从此更使英帝军警心惊胆颤。

1952 年，杨海带领分队攻打金保地区观音亭矿场的特警站，这个特警站建在一个小山丘上，四周空旷，不好接近。山丘下有矿场发动机用剩的大柴油桶，战士们搬来空桶，每桶掩遮一人，深夜在沙地上滚近山丘下，突然冲进特警站，消灭特警小队，缴获全部武器。此役被称为“油屎桶”战术。

有一批广西籍附庸兵(飞虎队)，驻守在三宝垄胶园农村附近，经常进入农村搜捕进步群众，民运工作大受干扰。1951 年 8 月 7 日，杨海率领分队，在飞虎队出入的三百垅胶园埋伏袭击，全部消灭了 28 个附庸兵，缴获全部枪械，杨海的警卫员受了重伤。杨海部队的机警灵活、勇敢，使霹雳南部的英军寝食不安，谈虎色变，几次增加缉捕和杀害杨海的悬赏奖金。

英军怯懦无能，野蛮残暴，曾三次逮捕杨海的母亲刘新招，以及其妻张伙娇和一岁左右的杨秋莲。新招饱受酷刑拷打，坚决不谈杨海去处，怒目驳斥施刑的特警：“你是你妈妈生的，你妈可知道你现在在那里吗?”因无罪证，新招后来被释放，抱秋莲回家。秋莲最初被隔离看管，见不到亲人，又不懂马来话，受委曲时啼哭便被鞭打，手臂被刈了一刀，大腿被烧烙一次，关禁一年余，被折磨得痴痴呆呆，不会出声，肚子因患严重蛔虫病而肿胀似鼓，抱回家后，约近一年才医治痊愈。1950 年，新招秘密抱秋莲上山会晤杨海，是最初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杨海对待战士非常和霭体贴，形同手足。有一次，战士刘进在行军途中生病，杨海亲自背他爬山越岭，歇息时，为他采草药治病。打仗冲锋杨海在前，撤退掩护杨海断后，所以指战员之间关系亲密，友爱团结。195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部队经济和粮食非常困难，杨海深夜潜回三宝岭金矿背原住旧茅屋，挖出母亲埋藏在地下的一小瓶金沙（约值叻币 1000 元），带回部队解决燃眉之急。

1953 年 9 月间，榴莲成熟的时候，英帝对霹雳州南区解放军

活动地区，加强封锁围堵，飞机盘旋侦察轰炸，大炮对可疑地区胡轰乱击，橡胶山被炸平，步兵随后合围推进。杨海部队受困于深山密林中，环境非常恶劣。杨海当时任政委，按上级指示，由秋风（邹银辉、周云飞，以后叛变投敌，协助英帝用诡计诱骗，逮捕大批下霹雳地区抗英干部和工作人员）带领部分战士，开辟金保后山与华都加冷间通往金马仑的山路；他带领一个小队战士留在金保地区，在华都加冷森林深处和敌人周旋。

事发当日，杨海派遣支书蔡子云带领小队战士，由民运人员阿娇、余亚均等带路出发背运粮食。为了多运粮食支援其他小队，他连警卫员汤九都派走了。他自己身体有病，伏在木架竹片铺成的床边写材料。已被撤消小队长职务的跛脚江洪，已有叛变投敌的预谋，表面却表示“要革命到底”，装病不随小队出发。留在另一间简陋茅棚中的，还有一个体质较弱年纪较大的男战士，另有两个女战士：一个受伤残废，一个患病不能出发运粮。

中午，江洪估算运粮队伍已经走运，趁杨海不备，先用棍子从背后将杨海打昏，抢过杨海的拗柄卡宾枪开枪将杨海打死。在林中放哨的抱病女战士阿梅（蔡子云的妻子）听到枪响，以为是失枪走火，赶回茅棚看个究竟，不提防又被江洪迎面开枪打死。住在另一间茅棚的两个残弱战士，心知有变，但无力还击，只好奔出茅棚，往小队出发方向挣扎走去报讯。叛徒凶手搜出杨海身上的文件，将两具尸体拉在一起，用其他战士的背包，堆在尸体旁作引火材料，放火焚烧而后逃跑。

听到枪声跑步赶回的汤九和运粮战士们，经过细心侦察，确认没有敌人埋伏包围后，将杨海和阿梅的尸体背到华都加冷山顶埋葬。

杨海牺牲后，不少群众为他流泪惋惜，痛骂叛徒江洪，不少战士为他悼念宣誓，要以坚决打击敌人，驱逐英帝殖民统治者出马来亚来继续烈士的遗志。

（资料提供人：刘新招、曾汉添〈惠波〉、刘建、黄玉梅、张流斌、彭国强、蓝小基、曾亚莲、吴昌桂、李水胜。）

吉打工人的坚强领袖张云

林一叶　刘记生

张云，又名张土、亚汉，祖籍广东省揭西县。他机警、勇敢、爽朗、坚定，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马共吉打州居林区委会委员。1940年是居林区三巴央一带秘密橡胶工会的领导人。他善于领导橡胶工人进行改善生活反对剥削的斗争，在工友中有很高威信。他参加组织居林地区反法西斯同盟会，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与筹赈活动。

1942年1月，与在中国参加东江土地革命、号称神枪手的张田，在工人中组织抗日游击小组，几个月内就受到北海日本警备队和武装警察4次追捕。月底，威利斯省爪夷一排特警到三巴央胶园围捕游击小组，游击队员开枪还击，火力太弱，组员何亚泉中弹牺牲，其他人带着猎枪走散，特警撤退后重新聚合。

2月17日，北海警备分队分乘3辆大卡车，加上30多名特警从大港尾、爪夷和三巴央三面合进，迅速包围阿叶甫底橡胶园，张云走避不及，和60多个刈胶工人一齐被捕。日军无人认识张云，使他得于混身工人之中，在三车警备队解押下，徒步走向北海。押解途经灌木杂草茂盛的山崖旁时，早已机智逃脱围捕的张田，隐身公路侧高处树后，向日军开了一枪，日军顿时慌乱起来，向山林处还击，这时张云趁机跳下山崖逃跑。天色将黑，日军不明地

势和敌情，不敢追捕，只是乱开几十枪就押解其他工人继续上路。工人们遭受北海日本宪兵部毒打逼供，毫无所获，10 天后才被释放。

几个月后，张云和陈忠等人，在威利斯省阿老山，收集 10 几支猎枪、来福枪，重新组织抗日游击队。但由于保密不好，不到一个月就受到日本警备队进攻，几个队员牺牲，武器大部分丢失。前后数次受到追捕，张云避往阿罗斯打日军飞机场附近，以菜农身份建立交通站。后被刘荣光等批评他是吃了豹子胆，才转移往吉打中部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会同张田于美农大街上，用锯去木托的来福枪，白天击毙一个宪兵部暗探，缴获一支手枪。不久，他单身在武吉士南茂，被两个马来武装特警当作嫌疑犯抓住，从小路押解往双溪大年，途经独木桥，迎面而来的游击队员亚振（林坤山），站到桥头一边，将横担在肩上的锄头把随后的武警打下河去，张云也将走在前头的武警拦腰抱起摔下河去，方告脱险。

1942 年底，张云和张田、温祥在华玲东部山区成立抗日游击小组，消灭了两个暗探，伏击一辆日军汽车，击毙日军及马来特警各一人。因受到华玲警备队的追捕，退回吉中牛仑一带活动。1943 年初，张云会同刘荣光、杨国璋、张田等，将 28 个游击队 员整顿改编，命名吉打抗日游击队。张云常到吉中吉南各地，领导抗日同盟会工作。约 3 月间，张云、张田带领十多名游击队员，分组跋涉两天，深夜进攻爪夷警察局，大部分武警已经出发未归，留守警察从后门跑掉，游击队只缴获了 3 支来福枪，此役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

游击队由张云布置，消灭美农警备队近在咫尺的暗探组长李亚狗父子，居林的叛徒暗探黄巡，流窜于南区的暗探蔡笑、钟兴等等，并击毙一个居林警备队的哨兵。

由于游击队基地暴露等原因，7 月间，队伍通过锡克大山移往华玲东部山区，中途迷路，在大山中兜了 7 天，才走到目的地，受

到警备队追击，再迁往华玲北部山区。这支队伍以后发展成为吉打东部人民抗日军。张云离开部队，领导吉中吉南抗日同盟会和民运工作，并逐步整顿各地各自为政的马共基层组织。

1945 年 2 月，他和陈古、陈鲁组建马共吉打特别支部，领导吉打、玻璃市和威省地区的马共组织及抗日斗争，将东吉打和北吉打两处抗日军，统一编为吉打人民抗日军。最后由中央军委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

1945 年 6 月，由于武器配备已较充裕，在张云领导下，由李坚、郑天贵主持，在双溪大年和知甘华都林木秋橡胶园内，成立人民抗日军特殊任务工作队，20 几个队员，经常集中于老卜间鸿发橡胶园内。同时在牛仑牛场成立人民抗日军分队，队员有彭汉强、阿卫等 30 多人。两队和吉打人民抗日军吉东部队保持密切联系，准备配合即将来临的东南亚联军的大反攻。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张云和吉中两个抗日分队都没有参加公开复员。张云被选任吉打州职工联合会主席，领导吉打和玻璃市的工人运动，各业工人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发挥重要的骨干作用。

1948 年 6 月 20 日，张云机智摆脱英帝军警的搜捕，在三巴央地区与张克源组织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军第五分队，属第八支队辖下，由张云任政委。分队不断袭击小股英帝军警，取得不同程度的战绩，使英帝军警疲于奔命。由于马共吉打州委会老肖（蔡铁峰，1950 年叛变投敌）的错误决定，分队被制约于条件险恶的三巴央地区，30 公里半径内，四面都有英帝军警驻扎。但因得到广大橡胶工人和华族居民的支持，分队声东击西，来往倏忽，一年多期间，吉南和威利斯省英帝军警，始终感觉风声猿啼，惊恐不安。

1950 年 1 月中旬，第八支队司令部在三巴央阿逸甫地山顶胶园公司屋，召开区指级干部会议，传达马共中央六月决议。会议

进行几天，没有变换会址，最后一天（1月20日）早晨8时，一营英军根据内奸所供情报，从警戒松懈的后山突然发起袭击。与会指战员在激战中突围，分队政委张云及两位指挥员温织和张国华都壮烈牺牲，指挥员小英受重伤。此役英籍军官及英军12人伤亡。张云迅猛冲出英军包围时受重伤，在一片草芭中赍志逝世，后由战士寻回埋葬。温织与张国华遗体被运往三巴央、居林游街示众，激发起革命群众更高的抗英反殖的决心。坚定抗日反殖的工人领袖张云，他的豪迈气概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威省和吉打劳动人民的心中。

叶新来一家

陈亚妹

叶新来长得很高大，绰号“大象公”。他脚板特别大，穿45、46码鞋，要厂家定制。为了不给组织上增加麻烦，不是山野地区或非常时期，鞋子不是穿在脚上，而是挂在脖子上，于是赢得另一个雅号：“二号山番”。

抗日后期，他是抗日军后备队员。1948年6月20日，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因他土生土长，熟悉彭亨州直凉、明光、文德里、文加叻一带地方，组织上分配他负责交通工作。新来勇敢机智，不论下雨或是深夜，甚至环境紧张动荡时，总是愉快接受安排，及时完成任务。在家里，常和一些马来朋友到山里打山鸡野猪，枪法比较准。每逢有战斗任务，组织都派他去配合，既是交通员，又是战斗员。

1949 年中，组织上调他负责民运工作，同时脱不开交通与战斗岗位，每当工作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绝对服从组织安排。

1950 年中，因马共区委陈良成和女民运人员龙亚水，在他家附近被英帝巡逻队发现，开枪驳火，新来的父母弟妹，以及结婚一年多的妻子廖秀月，一家六口被捕，家中物件被扫荡毁坏干净，剩下 11 岁未放学的弟弟、家中禽畜及十几英亩橡胶园无人看管。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他打击不小，这位平日爱说爱笑的乐天派，也沉默了好几天。但工作却毫不放松，照常召集民运组研究布置工作。

此后，英帝军警加强对这一带的巡逻搜索，民运人员经常和敌人遭遇，70 多岁的抗日革命老人、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的陈金子，以及林金成都是在与敌人遭遇中牺牲的。半年多，新来的母亲（叶培嫂）和不到 1 岁的小妹才被释放回家，同时抱回新来不到 1 岁的义儿，是直凉妇联主席陈小莲和工会主席张富的孤儿，陈张两人在战斗中牺牲，叶培嫂将出生不久的孤儿抱来当孙子，革命战友亲似一家人。

1951 年 10 月间，英帝驻马最高专员葛尼，从彭亨回雪兰莪途中被解放军伏击歼灭，英帝震惊之余，慌忙派来阴险凶残的邓普勒，大搞所谓“新村”计划，强迫农村群众搬进集中营，实行军警管制。集中营用铁刺网作围墙，昼夜有特警站岗，群众进出大门，要受特警搜身检查。这一害民恶招，给解放战争带来很多困难，马来亚民族解放斗争进入艰苦坎坷阶段。不过，军民联系还是隔而不绝，革命群众还是想尽办法，冒着很大的危险帮助解放军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他们到集中营外的镇上购买东西和粮食，将其藏在路旁草丛中，等到没有军警巡逻的时候，再转移到约定的地方，由民运人员转送交解放军部队。或者在集中营里面，约定民运人员，在特警巡逻少到的角落，将粮食抛出铁刺网外。

叶新来的母亲叶培嫂(和继父结婚后改称郑邦嫂),热情勇敢,她安排群众将粮食积压存在她家中,待晚上武警巡逻过后,才布置人将大批粮食抛出铁刺网外。由于内奸出卖,军警搜出存放在她家中的大批粮食,她自己承担起一切责任,结果又带着幼小的女儿和孙子,被判坐牢十年,次年,她的第二个儿子郑佑耀,年仅19岁的英勇新战士,受到敌人伏击而壮烈牺牲。

新来当时负责当地马共支部工作,他召开会议决定,大家分头联系群众,多找门路。一天上午,他和小鬼开广一起出发,在胶园里几十米外和十几个特警遭遇,新来只凭一支来福枪,掩护开广撤走,特警火力很强,但因新来枪法很准,击毙击伤特警各一人,特警群龙无首,显得慌乱。新来被敌人打中肚子,大肠流了出来,他把大肠塞进肚子,一手按着伤口,趁乱脱离敌人,摸到邻区救治。

半年后,新来亲笔写信给直凉东区民运组,说他伤势已经痊愈不久就可归队共同战斗。同志们不胜高兴。不料再过3个月,组织上传达信息:“新来同志因并发伤寒病,不幸牺牲了。”

新来祖籍闽南,牺牲时28岁。直凉东区不仅民运人民与战士,一般群众也为损失了一位坚强而可亲的反帝战士感到无限悲痛。

碧血洒湖畔

卢慧容

吉打中部武吉司南茂36英里到仁岭河途中的芭洋湖,邻近都是华人农村,原是抗日游击区,群众基础好。紧急法令颁布后,负

责武吉司南茂公路两旁农村的抗英民运组，就设在刚从潮州南来的“新客”林山的茅屋中。

组长叶连昌（原姓卢），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白宫云庆居，3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养育到18岁，即随回乡祭祖扫墓的三叔父卢发源到马来亚吉打州就业。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宣传与筹赈活动。先是参加反法西斯大同盟，日本侵马后改为抗日同盟会，并参加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专职参加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的工作。他在多伟的脚车店以及家务和教养孩子，全靠贤慧的妻子陈美琴主持。参加马共后，负责农会与新青团的领导工作，全力以赴投身反帝反殖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另5个组员，只有刚从潮州南渡不足一年的“新客”林山不是党员，他21岁，热情奔放，积极参加买粮、募捐、运输、送信、查敌情、递情报等民运工作。林阿拉，40多岁，在潮州出生，于36英里务农，种木薯烟叶，积极参加农会活动。王立明，26岁，威省爪夷人，抗日同盟会骨干，民族解放战争初期，被调到武吉司南茂，当代课教师，同阿兴负责民运工作，后与连昌组合并，勇敢果断，责任心强。林阿兴，30岁，双谷人，武装抗英前是农会主席，解放战争爆发后，接受调动，离开家庭，负责民运工作。还有一个坚强、勇敢、机智的潮籍农民罗道荣。全组成员一心一意反抗英帝的殖民统治，抛离家庭，提着脑袋，和残暴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斗争。

1949年端午节前，乡亲们送给民运组粽子、猪肉、鸡肉、糕点当慰问品，体现军民浓郁鱼水情意。民运组只有一支手枪一颗手榴弹，谁因公出门就由谁使用。

刚好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所属分队南下，连昌三叔父的女儿叶婉萱行军疲劳，又患病、很瘦弱，连昌心疼堂妹，逐级征得指挥部、司令部同意，把她暂时留下，不随队队伍去牛场休整，日后队伍南下时才随军南下。

民运组随即召开每周一次的碰头会，开到深夜，立明和阿兴

原想回去30廊，连昌说夜深了，将他俩留下。立明和新客睡在屋里，连昌带道荣、阿兴和假睡中的婉萱，涉水到芭洋湖中小岛上的茅寮睡觉，大家白天帮亲友工作，很疲倦，背贴草席就呼呼入梦。四周都是人头高的水草，岛上长满杂树灌木，远处看不到茅寮，很隐蔽。天刚亮，连昌和阿兴、阿拉淌水出去，婉萱还睡眼朦胧坐着发呆，道荣催促几声也手拨水草踩水出去，婉萱随着走到新客家门口。

突然，门外的黄狗发疯似地狂吠，道荣看见廓尔喀兵直冲前来，叫声“小妹快走！敌人。”两人快步冲进木薯芭，再冲进三棱水草丛中，道荣走散了，婉萱又走20多步，坐在浅水湖底，头露出水面草丛中。

新客家枪声大作，夹着两响短枪声，立明打死打伤廓尔喀兵各一人，冲到薯芭，才被击中受重伤，牺牲前他将手枪抛远，不给敌人当胜利品，尸体被英军用刺刀剖开胸腹。连昌、阿拉、林山冲到薯芭，受到埋伏在那里的英军狙击而牺牲。阿兴被围捕，当场被拳打脚踢按头灌水，阿兴坚决不招供，折腾一番后，才被押往双溪大年，在受毒刑后牺牲。警探继续留在新客茅屋及湖中茅棚不走，要搜寻一个女的。

婉萱在湖中泡到眉月朦胧露出天际，才拨开水草，警惕地跨上堤岸，钻进木薯芭，走到板屋学校，敲开边门，老师夫妇热情招待她吃饭，告诉她警察赖着未走，让她一脚高一脚低地继续往东走。天亮了，一辆吉普车远远开来，4个边锄地边骂英帝军警的农民，将笠帽给她戴上，递给她一把锄头扛在肩上，教她悠闲地走往山背。在山背农民阿明的家中，又是丰盛的茶饭招待，让她洗温水澡，烘干衣服，琼叔让出新婚大床给婉萱过夜。琼叔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勇敢沉着而有谋略。次日，和阿明、乌桂取得联系，送婉萱到道荣住所会晤。道荣发动群众侦察制造血案的内奸，终于查清是平常好吃懒做的大烟鬼郑常父子所出卖。民运组平时

颇多照顾烟鬼一家，并介绍其子阿狗工作，所以很了解民运组的情况。

解放军分队在牛场休整一个多月，准备接婉萱南下。听到道荣对这次事件的详细汇报后，第二天晚上，指挥部阿海带天来、张华、张立3名战士，蹈着月色到烟鬼的亚答屋，原想讯问核实以后再作决定。

郑常的老婆看到解放军，惊呆一刻，才向阁棚喊一声："他爹！武装同志找你。"郑常听到后心知有异，他不是顺着梯子下来，而是一跃跳下地，向后门冲去，却被天来挡了回来。他的妻子于是哭骂起来："死老灰鬼！我说这种事不能做，现在你自己去偿命吧，却害了我的儿子！"说罢号陶大哭。不打自招，这对忘恩负义的父子，终于受到应得的惩罚。芭洋湖畔善良的乡亲们，每逢端午节，总是默然怀念这几位烈士，缅怀他们为驱逐英帝殖民者出马来亚而献身的壮烈业绩。

林有在虽死犹生

（综合摘自林有在《给党的报告书》和《自传》。报告书由同狱难友周勤才另抄于书中，林风被驱逐出境时，撕下抄写书页，带回广州交给思存保存。）

林有在1927年出生于巴力霹雳河畔，父亲是受薪阶层。林出生月余母亲便去世，虽有继母，但主要靠姨母照顾。13岁小学毕业，次年就读槟城钟灵中学。年底爆发太平洋战争，家中生活困难，只好开荒种植糊口。1944年7月与旧同学一起参加抗日后备队，1945年任巴力后备队队长，带领流动队在市内消灭两个父子

汉奸，烧了汉奸的大园子，焚烧一艘日军刚造成的舢舨，在市内大街张贴宣传漫画。7 月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后补党员）。

日本投降时，他带队接收警察局，严惩敌特爪牙。9 月 2 日，日军开来装甲车及 3 辆载满警察的货车，将后备队缴械，将有在及自治会会长拘捕为人质，14 日抗日军开进华都牙也才被释放出来。继由区委调他到离巴力 2 公里的丹戎任专职的自治会主席。11 月转为正式党员。后来调到双溪湖新芭工作，一个月后又调到古背，负责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夜校。次年 2 月 15 日，调督亚冷任指委。6 月调端洛任指委中心。9 月调布先任指委。前后用过爆风、哲生、剑秋等名字。

1946 年 12 月，他领导发动马来烟甸铁船与其他 2 条铁船罢工，要求加薪，因公司机器公会勾结英警威胁破坏，罢工失败，铁船工会被迫停办。革命转入低潮，党的经济非常困难，布先矿工数次斗争都失败。

1947 年底经党同意，在伯父支持下回钟灵中学上中二班，搞学运，担任壁报编辑，任级长，宿舍室长。1948 年 3 月才辗转联系到槟城市委组织关系。9 月，停止学业，参加区委工作。1949 年中被补选为区委副书记的职位。1950 年 4 月，区委会划分后兼任城市委员会书记，兼管威北工作，组织保卫团，发动干扰破坏英帝镇压部署和锄奸反特活动，斗争日益尖锐复杂。

6 月 10 日早，由于叛徒出卖，带着 3 个暗探躲在路边咖啡店守候，有在和黄亚妹经过时 即被逮捕。下午被整十个暗探拳打脚踢，烟火烧、针刺、木尺打，通宵刑讯毫无结果。第二天又整天毒打，有在闭口不言。第三天有在承认手枪和文件是他的，但不泄露组织秘密与同志们的情况，昂首回答："我知道，不愿说！"第五天受电刑，第六、第七日不给饮食，第八日用怡保叛徒谭才来劝降引诱，然而有在坚持保守机密，连本人历史都不透露（最后

由叛徒张雪讲出），这次刑讯使有在坐在椅上12天11夜，昏迷两次，绝食10天，胸部和头部被针刺百多次。第24天（7月3日）用飞机押去吉隆坡，在政治部禁闭28天，只审问过两次。30日押回槟城，8月2日过堂，10日被高庭判处死刑。

有在被捕后，长期对警察和难友们进行反帝反殖宣传，受到少数警察和多数难友的同情和激励。他在就义前秘密送给组织的报告书，号召“同志们提高牺牲决心和勇气，无情地消灭走狗奸细和叛徒，并保证自己一旦落入敌人手里，不给敌人一点情报。……我将含笑步向绞刑台，贯彻发扬我们共产党人勇敢牺牲的精神。”

附文一　黄亚妹烈士简史

黄亚妹（亚琼、亚芬），1926年出生于怡保，小学毕业，日寇南侵前离校做卷烟女工，日治时期仍操此业。1947年任怡保先律女工联合会财政员，1948年到槟城与胞兄开业缝制衣服，并从事抗英活动。

1950年6月10日，与林有在（哲生、施华）在槟城安顺律同霹雳律交叉处被叛徒亚生（邱志荣）带994号、692号走狗逮捕，被带到彭亨律15号楼上时，房内衣物早被陈锦广、摩里拉、郑观德等走狗抄得混乱狼藉，搜出28枚子弹，6支炮炸管，八又六分之一英两炸药。走狗接着搜查全屋，在楼下有在住房抄得一支62手枪及5粒7.65子弹，尚有《组织保卫团主要规条》、《警告马华公会职员书》等28种文件。

林黄二烈士经过酷刑、利诱，始终英勇维护革命利益，坚贞不屈，先后于8月10日及12日，被槟城巡回法庭判处死刑。林

烈士在法庭上揭露在警察局遭受毒刑的经过，痛斥英帝坚持殖民统治和残暴镇压罪行，以及诬陷政治犯的卑劣手法。

两位烈士于12月8日，昂然步上绞刑台，壮烈就义。

附文作者佚名，作于1953年

附文二

林有在和黄亚妹两位烈士就义之前，表现非常英勇坚定，任凭英帝御用律师反复诱供："只要你承认所控罪行，我可以使你不受死刑。"他俩都是坚贞不屈，宁死不低头。

当时槟城四坎店监狱中的政治犯人，200余人已被先后移往木扣山集中营，尚留男的不够10人，女的约近20人，都对林黄烈士十分钦敬；其他700余名刑事犯人，也普遍表露出对两位坚强民族解放战士的佩服心情。临刑之前数日，黄亚妹的母亲和妹妹来探狱和她诀别，痛哭失声，亚妹咬紧牙根不流泪，回到女狱和我们同关一院时，才不禁热泪横流。她对我们说："在敌人面前不流泪，流泪就显示软弱。"就义前晚，女狱同志为她唱歌、跳舞、喊口号，表达对她的无限崇敬，和对英帝的残暴无比义愤。黎明前，看见她昂首阔步走出女狱，被押往绞刑房。听说，林有在烈士临刑前的表现，同样充满人民英雄正气凛然的豪壮气概。

事后，英帝狱吏控告我和严妹带头高歌喊口号，扰乱秩序，分别被押解往新山女监和华都牙也女监。英帝是弄巧成拙，反让我们有机会将林黄的英雄事迹向两狱难友传播。

（1992年陈春梅补述）

忠贞坚强的朱亚友

黄亚兰、王翠华、黄文华、陈秀乖口述
林一叶　整理

“朱亚友杀了女看守!”整个吉隆坡半山芭的女监狱和男监狱都轰动了。

朱亚友原籍广东省宝安县，1925年在吉隆坡附近白沙罗出生。读完小学以后，14岁就积极参加支援中国抗战、筹赈伤兵难民的卖花募捐活动。日军侵略马来亚后，参加抗日民运工作，续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反对英帝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担任马共雪兰莪州加影地区委员会委员。同志们称她文静、沉着、勇敢，关心同志，助人为乐，工作认真负责。

1951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亚友在加影地区受英帝军警包围。她手中紧握菠萝形手榴弹，叛徒不敢靠近，假惺惺地劝她：“亚友，你将手榴弹放下，我可以救你。”亚友怒目而视，拔掉手榴弹保险栓，准备与叛徒同归于尽。叛徒猛冲上前，夺去手榴弹丢掉，掀倒亚友一齐仆地，手榴弹爆炸了，两人都没受伤。

亚友被捕后，偷偷对同时被捕的年轻姑娘叶细妹说：“你什么都说不懂，一切推到我身上。”亚友在吉隆坡受到严刑拷打，始终不肯招认组织和同志；被押到被捕原地指认同志和群众，她推说不认识；要她招出收藏文件地方，她一口咬定：“没有文件。”

英帝法院认为亚友态度恶劣，抗拒合作，7月间判处亚友死刑。在法院律师装模作样向英国枢密院上诉期间，政治部再次提

审亚友，说明只要如实招供加影地区抗英组织情况和有关人员，就可提请枢密院考虑减刑。亚友态度坚定，不为所动。敌人于是施用拶指酷刑，一样无效。最后，布置亚友弟弟运用亲情诱劝，亚友还是不肯招供。枢密院于是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亚友的父母和大哥朱兴都被英帝驱逐回中国。

女狱主囚楼分为上下两层，楼上是大囚室，可容纳50人左右，囚禁较轻的政治犯和刑事犯。楼下中间是宽广通道，两旁对列各3间小囚室，其中3间分别监禁判处死刑的朱亚友、黄亚兰（仅因身上被搜出一张第61期《战斗报》和3张同情捐收据）和陈秀乖。亚兰虚报16岁，未足成年18岁；秀乖因医生证明已经怀孕，两人不久被减刑为20年监禁。另3间小囚室分别监禁王翠华、黄文华、彭容、丘梅、叶细妹等政治重犯。

狱长宣布枢密院批文后，亚友悄悄告诉翠华："我肯定是要死了，但是我不愿死在绞刑台上；我不会白白送命的，我要敌人赔我一命！"亚友的决心，得到翠华、亚兰、文华、彭容、秀乖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次日放风时，亚友和大家研究选择赔命的对象，一致确定看守女狱的二划女看守长"龟婆"，是一个锡兰籍的老肥婆，一家都是英帝的走狗，很凶恶粗暴，动不动就大声呵责辱骂女政治犯。最初亚友提出要用每天劳动时勾线编织通花垫子的剪刀，考虑到女看守每天都收回剪刀，而且事后会连累保管剪刀的姐妹。最后决定使用厨房的菜刀。当时女狱炊事员，是两个被误当偷树胶丝的张嫂。个子较高的张嫂，丈夫是解放战士，本人在胶园当交通员，兼收同情捐。于是，暗中和张嫂通气，嘱她将菜刀磨利，今后女犯人放风倒大便时，就蹲在囚楼铁栅门口和厨房间通道旁削番薯皮，等待来人抢刀。为防意外变化，亚兰找一根木棍，藏在女厕内备用。

晚上，亚友带领女政治犯高唱革命歌曲《红旗歌》、《奋起吧大众们》……等等，一支接一支，男狱C楼政治犯也随声和唱，发

泄内心的仇恨，鼓舞斗志。女狱值夜看守密丝陈走前阻止："夜深了，别唱啦。"亚友反驳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唱歌？现在不唱，等什么时候唱？"密丝陈看她一眼，说句："小声点吧。"就走开了。可能亚友心底深处怀着千丝万缕的幽思，眷恋着什么人，更深夜静时，低声深情地唱起："心上的人儿……。"岁数最小的翠华，近在隔壁，年轻耳尖才听得到。

9月24日一早，照常响铃开门，各囚室的女犯人，手提橡胶大便桶，走到女狱大门口，将粪尿倒进排列的大便桶，稍迟将由男犯人运走。亚友也放出散步，"龟婆"刚好来接早班。

亚友行近"龟婆"，猛然用力狠踢"龟婆"小腹下部两脚，使她负伤倒地，然后冲出囚楼铁栅，跑向蹲地削番薯皮的张嫂，伸手抢过菜刀，跑回主楼通道，往"龟婆"颈部猛砍几刀，再按下刀口拉刈，刀口不够利，切入不深，看看"龟婆"已经不会动弹，似将断气，方才停手。这时狱卒闻声赶来，亚友执刀迎面追过去，狱卒们慌忙转身跑出女狱，将铁栅锁上。亚友回到囚楼通道，引刀自刎，伤口不深，刈得鲜血直流，府绸白衣血迹斑斑。

翠华等人遥望砍倒"龟婆"，就假意害怕而低声啜泣，心中暗喜，及至看到亚友刈喉自杀的悲壮凄烈场面，情绪激动，悲从中来，不禁变成真诚实意的嚎啕大哭。等到英籍副狱长闻讯带领狱卒持枪赶来，打开铁栅进内，亚友已经倒地，软绵无力，白皙的手臂染满鲜红的热血。

亚友和"龟婆"都被送进狱外的医院急救。亚友的喉部缝了6针，声带损坏了，声音低微沙哑。当护士拿药给亚友内服，递给一个玻璃杯清水送药，亚友接过手就将玻璃杯打破，拾起玻璃片就想刈喉，却被在旁监视的狱卒阻止了。一星期后，亚友被押回女狱原住单人囚室，双脚带上脚镣铁链，锁在室中央地面的铁环上。

"龟婆"喉部缝了近10针，治疗近一个月伤口才痊愈。然而

这个恶狠的副看守长，却因恐惧过度，精神失常，不思饮食，不久也就死了。

亚友在事件过后第二个星期五（10月5日）黎明之前四时半左右，当战友们还在睡梦中时，口里被塞满棉花，由几个狱卒押着，悄悄地带走，被推上绞刑台。她怀着对英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对马来亚人民的无限热爱，为争取世界和平与进步而从容就义，英勇牺牲。

朱亚友是马来亚的卓娅，反帝反殖的刘胡兰。

悼念阿佬同志

春　明

郑冠别名阿佬，曾用名胡超，在抗英民族解放战争时取名郑冠，平时战友们还是亲切地叫他阿佬同志。他是海南人，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反帝革命活动，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抗日时期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第一中队领导人之一。日本投降后，当选为柔佛州总工会副主席。五十开外的人，平头白发个子中等，身体壮健，态度和霭。在抗英反殖民族解放战争初期，任马共柔北第二军分区委员。小刘事件后，改为柔甲边区，他任边区委员和司令员。

1959年，柔北第二军分区在马六甲召开特委会议。会上制定一套与马共中央背道而驰的“平分胶园”政治纲领和军事退却路线，胡说什么“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应该把武器收藏起来，偃旗息鼓走出森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小刘（又

名彭毅夫，柔甲边区特委会副主任）的这一荒谬理论，居然获得多数与会委员的赞成通过，并印成文件，在马共党内外公开散发宣传，造成党、政、军思想一片混乱。

阿佬是个大老粗，文化理论水平都比不上他们，但他对党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事业忠心耿耿，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他认为，党员对党的纲领、政策、方针，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向上级及中央反映或提出批评。但对涉及全国范围的重大决策，在中央尚未发表意见以前，任何党员不能随意公开抒发不同己见。小刘一伙的做法，分明是违反党章、党纪的错误行为。马共中央很快作出处理小刘事件的决定：解散柔北第二军分区，成立柔甲边区委员会；对参与小刘事件的原柔北第二军分区特委主任何发及有关委员，给以不同程度的党纪处分；而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立场的阿佬，即受到高度赞扬和表彰。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阿佬钻研学到一手维修枪支弹药的本领，修理工具由阿佬 随身携带，每次行军，作为司令员，他的背包特别沉重，里面比战士多了铁锤、钳、钻、锉和火药之类的工具，多年如一日，总是任劳任怨，背着“小兵工厂”爬山越岭，涉水攀崖。每到一个宿营地，他就争取时间为当地的同志维修枪械，翻新子弹，让战士们更有效地消灭敌人。

有一回，英帝军警围攻部队，阿佬被冲散，在荒岭丛林中迷了路，一天又一天，干粮吃完了，还找不到村落人迹，再过三五天，仍然不见战友踪影。阿佬已经成十天没有食物落肚，加以奔波劳累，饿得通身无力，奄奄一息，自以为这次定死无疑了，于是写了简单遗书，表达对抗英反殖斗争必胜的信念，勉励战友们再接再励，奋勇杀敌。他解下手枪放在一颗小树下，用树叶遮盖好，闭目背靠树干静坐。就在这危窘的时刻，分头搜寻多日的几个战士，方才发现了阿佬，看到他一息尚存瘦弱的身躯，大家既高兴又难过，立即轮流背他回营房。营房里的同志看了他的遗书

大受感动，纷纷流下热泪。

1954 年 12 月 25 日，阿佬参加区委扩大会议，会后想早日赶回部队布置工作。许多同志都要留他多住几天，他却说："今天是圣诞节，按照常规，敌人一般都去舞厅跳舞、喝酒，不会进山搜索、埋伏，路上比较安全。"不料，狡猾的敌人，偏偏在这一天，一反常规，派出大批军警，进山埋伏于小路旁侧。阿佬带领几位警卫战士和区委李文秋、林海，不提防走进伏击圈，英帝军警乱枪齐发，阿佬等人来不及还击，就全部中弹牺牲。

对民族解放事业怀着一片丹心的阿佬，永远为柔甲边区的革命人民所悼念。

锄奸神枪手张田

林一叶　彭汉强　黄　安

张田又名张习，个子比较高，广东省揭西人，个性和身躯一样爽朗耿直。农民出身，疾恶如仇，1930 年前后参加东江土地革命斗争，练出一手快准的驳壳枪法。1932 年初，东江武装斗争陷于低潮时，张田南渡马来亚，到吉打州三巴央找到张云，当刈胶工人，长期跟随张云搞秘密的工人运动。1940 年组织地下树胶工会，反帝反剥削，配合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和筹赈活动。

日军侵略铁蹄刚刚跨过吉打州不久．马共居林区委会委员张云，就和新党员张田，在刈胶工人中组织抗日游击小组，武器很少，曾四次避过日本警备队和武装特警的搜捕，只有组员何亚泉在驳火中牺牲。

1942 年 2 月 17 日，警备队和特警分三路包围三巴央阿叶甫底树胶园，张云和 60 多个工人走避不及一齐被捕（日军想捉张云却不认识张云），张田机警地脱身，绕到警备队回归时必须经过的悬崖旁公路另一侧，埋伏在树后，等待三车日军押解步行的工人走近时，张田施放一枪，日军慌乱还击，张云趁机跳下不很高的悬崖，在灌木茂草遮掩下逃跑。工人们被押到北海宪兵部，刑讯禁闭几天才被释放。

张田随张云在吉南威省边区进行数次游击战斗，数次迁徙，还是站不住脚，才转移到吉打牛仑一带。抗日武装队伍发展到 28 人，张田时常带领三两个别动队员，出发各地锄奸。暗探线人，助纣为虐，其危害甚于日军。张田勇敢沉着冷静，枪不虚发，所以带领别动队，在吉中吉南一带，警探闻名胆颤，前后除奸十几名，包括蔡笑、钟兴、黄巡、林阿厚等暗探。1943 年，他与张云趁特警大批外出，带队进攻爪夷警察局，由于留守的警察携枪逃走，仅缴获 3 支来福枪。

7 月间，游击队驻地被马来群众发现，由张田和温亚月带路，全队爬越锡克大山，转移到华玲北部 20 多公里的原始山林，建立吉打人民抗日军吉东部队的较稳定基地，在战斗中逐渐发展为两个中队的强大抗日武装队伍。

张田随张云离开部队，到吉中吉南各地，加强抗日后备队与抗日同盟会的组织工作。

1945 年 6 月，在牛仑区牛场，张云、张田直接领导成立人民抗日军分队，有彭汉强、何卫等 30 多人。另在双溪大年知甘巴都林木秋橡胶园内，组成人民抗日军特殊任务工作队，队员 20 多人，由李坚、郑天贵率领。两队成员多是来自后备队与抗 日同盟会，分别进行锄奸、募捐、搜索和传递情报。黄仁任交通员，和吉打东部人民抗日军保持密切联系。这时，日军士气明显低落，没有中队的规模，不敢冒险进入荒野山区。

日本投降后，张田任居林橡胶工会主席，领导各民族刈胶工人，开展反对殖民地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并进行反对英资胶园主降低胶水酬劳值的罢工斗争。张田和工人共住同劳动，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后，全马笼罩白色恐怖，反殖人民被迫开展武装斗争，吉打成立抗英军（1949年2月1日，全马统一改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马共吉打州委会任命张田为独七分队队长，副队长志业、温月，政委张伟，副政委陆万华。张田亲自带队袭击英帝军警和公路上的英军，几次都获得不同程度的战果，英帝为此集中大批军警，到处跟踪追击张田的部队。

同年9月，张田带领分队在华玲地区甘光拉冷占据有利地形，伏击前来搜扰的廊尔喀连队，战斗非常激烈，敌军伤亡几十人，夜色将晚，廊尔喀兵不敢进逼，张田考虑无法夺武，下令撤退，自己断后掩护。不意张田腰间缠扎白格浴巾，被敌军发现而向他瞄准，连发数枪击中腰部，英勇捐驱，时年约40岁。

这时，锦胜随惠民共9名战士，前来支援，使廓尔喀连队以为碰上抗英军主力，连忙往后撤走。锦胜伤重牺牲，与张田遗体同在战友们肃穆致敬 下，收埋于山坡上，偕周边苍翠古树齐垂百世。

抗日反殖烈士刘志雄

张群（张细妹）口述　刘淑芳记录

刘志雄同志原籍广东揭阳，个性坚强，公而忘私，勇敢机智。

1918年，他出生于柔佛州新山地区古来二十四碑一个工人家庭时。生活把他锻炼成硬朗汉子，爱国家，富有民族自尊心。

日本侵入马来亚，眼见鬼子滥杀人民，抢掠人民财产，奸淫妇女，志雄痛恨不已。1942年在张平带动下投身抗日斗争，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领导下，负责民运工作。凭着机灵敢闯，深入敌窝，收集情报详细准确，使抗日军几次战斗行动，都获得胜利，同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四独十二中队前后四次进攻古来及其警察局，解救一些被捕拘禁的抗日人员，缴获一些武器弹药，志雄及其组员的情报侦察工作，发挥良好的“千里眼、顺风耳”指引作用。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志雄跟随四独第一中队指战员进驻新山，建立人民委员会。志雄负责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同时参加筹组总工会、新青团、妇联、报社等等民主社团，既忙且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夜以继日。妻子张群已参加抗日工作，家里有了共同语言，志雄百忙之中，还会抱抱孩子，逗逗玩笑。

志雄的胜利喜悦，很快就消失了。英帝殖民统治者，一返回马来亚就露出狰狞脸孔，加强剥削，剥夺人民自由权利，镇压反殖革命群众。1948年6月20日，开始血腥屠杀，逼使人民重新拿起武器以牙还牙，反抗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白色恐怖。志雄于是和丘昆、孙来、蔡高凡、亚球、亚克等同志转入地下工作，续后，参加民族解放军。1948年底，一个夜晚，他带着两个警卫回到家里，和妻子告别说：“目前形势不断恶化，战争无可避免，组织上要调我转到外地，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无条件服从民族解放事业的需要，随时准备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解放而牺牲。孩子全靠你一人抚养了，你要坚强再坚强起来……。”张群的眼睛全给泪水蒙糊了，只能嘱咐他多加小心，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呜咽着把他们三人送走。想不到这一次竟是最后的诀别。

1949年初，组织上派人给张群送来了一封用红纸写的便信，

信中问候家人，还说工作很忙，环境又恶劣，流动性很大，今后恐怕再没有时间写信了。张群看信中的毛笔字，并不象老刘的亲笔字，不过，当时没有仔细研究这封信的含意。

1951年，张群带着3个孩子被英帝殖民者逮捕，接着被驱逐回中国，和朋友谈起那封信，朋友才给张群分析，这样的信说明老刘已经牺牲了。文革期间，南林农场有位职工叫刘振益，告诉张群，他是在刘志雄领导下工作的，证实志雄确实已经牺牲。1988年，一位来自占县那大的朋友，才告诉张群比较具体的情况：当年刘志雄带着孙来、蔡高凡两名警卫员，外出执行任务，走过一段火车路时，遭遇敌人，双方驳火好几分钟，打死打伤几个敌人，但因敌众我寡，子弹打光，三位同志都壮烈牺牲了。

刘志雄及孙来、蔡高凡和千百个抗英反殖的马来亚优秀儿女们，提着脑袋敢把凶暴的英帝殖民者拉下马，用鲜血浇开了新马独立自由之花，他们的革命精神将会百世长存！

投笔从戎的优秀师表陈天华

陈祖爱　陈德康

陈天华1914年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实兆远甘文阁，是陈兆钟的长子，祖籍中国福建福州市北峰下寮村。幼年在甘文阁就读于国民小学，1932年12月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毕业后到吉打州古邦、阿罗斯打等地的诚育小学、新生小学、华侨中小学、循然小学担任校长或教员。他善于团结进步教师，对学生循循善诱，进行爱祖国、爱民族、振奋自强的教育。在此期间曾当选为吉打州

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并兼任吉打州中华总商会秘书，还受聘为《光华日报》、《现代日报》驻吉打特约记者。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中国进行全民抗日战争，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在吉打州成立了分会，天华被选为筹赈会秘书长。从此，他更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洪流中，成为吉打州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活跃的爱国侨领之一。

1941年12月8日，野心勃勃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铁蹄踏进马来亚，吉打迅速沦陷，陈天华从吉打回到实兆远实天县，在马共霹雳地委领导下，他与陈祖爱、陈德康、林贤成等秘密策划，组建霹雳州人民抗日军实天支队。1942年5月1日支队成立大会上，天华以杨野草为名受命为军需部主任。1943年初天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4年中被提任马共实天区区委会委员，分工领导该区抗日同盟会、抗日后备队。1945年初，实天区委书记小钟被捕后，霹雳地委即任天华为实天区委主要负责人。

天华的统战工作出色，善于团结争取各民族上层人物和侨领拥护马共，支持抗日工作，发动大商家捐款和提供粮食药品支援人民抗日军。他还教育引导邻近的维持会会长及其从属主要成员，靠拢抗日组织，不给日军效命。1945年8月初，天华说服邦底、木歪的警察，全部向抗日军缴械投诚。说服当地印度国民军，不听日军命令，按兵不动。

1945年8月15日，日军力竭投降。他改名“林天远”被委任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驻实兆远办事处主任。8月底，调到怡保市担任霹雳州抗日同盟会主席，接着被选任霹雳州人民委员会主席，直至9月中旬，英帝成立军事管制政府，人民委员会被无理强制撤销。天华即被调往雪兰莪州长期负责地下工作，领导进步社团，持续开展争取民主自由的反殖斗争。

1948年6月20日，马来亚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对各民

族反对殖民统治的进步党团、社团和人士，进行大扫荡、大逮捕、大肃清，全马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阴影中。马共被迫重新拿起武器反抗英帝的血腥镇压，天华化名陈学朱，参加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军，再次丢下笔杆握紧枪杆，转战于中马各地山林。1954年，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壮烈捐躯。陈天华壮志未酬，怀着对英帝殖民统治者的无比仇恨，含着对人民解放事业满腔激情，英勇牺牲了。

天华党性坚强，赤胆忠心，对工作认真负责，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作风踏实，艰苦朴素，为人忠厚、慈祥，虚怀若谷，从抗日救国到抗英反殖，群众关系和同志关系都很融洽，和睦友好，是个外表温顺尔雅，而内心坚强良善的革命知识分子。

安贫如饴的王文秋

林振风　周文英

王文秋于1942年在柔佛州北部参加抗日工作，改姓李。1944年在武吉甘密一带发动妇女组织妇女抗日会，还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控制当地的自卫团，将日军和警探的动态报告抗日同盟会。他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被委任为马共麻坡县委员会委员。日本投降后，他在东甲工会任职，兼管没收敌产工作，把被日寇巧抢豪夺的华侨厂商资产退还给原主。手中掌握大量布疋、百货、汽车等物资，他却账目清楚，一尘不染，身上穿的还是那套破破烂烂的旧衣服。

1946年下半年，革命处于低潮，不少原抗日工作者脱离组织

自找出路。文秋和妇女抗日会主席周文英在热恋中，两人谢绝兄妹们好意帮助，不到新加坡读书或经商，坚持在贫困的岗位上刻苦工作。两人结婚后，恩恩爱爱，生活相当美满，但经济很穷困，家徒四壁，箪瓢屡空。组织上财政困绌得捉襟见肘，文秋从不向组织伸手要补助，工作却是勤勤恳恳，全力以赴，公而忘私，一月当中难得有几天回家里。就在穷困潦倒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在1947年呱呱落地了。正为母子生育和调养费用绞尽脑汁的时候，文秋的哥哥送来100元暂解燃眉之急。恰在此时，一位同志患病，无钱就医，病情转重。文秋见状非常焦急难过，征得文英同意，拨出25无支助这位同志诊病（当时一斤米8分钱）。

文秋态度和霭，平易近人，深入群众，作风严肃紧张，生活则轻松诙谐，喜欢逗人破颜忘愁，很多同志喜欢亲近他，听他谈形势，讲故事，说笑话。不管环境怎么样恶劣，生活如何艰苦，他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勇往直前，奋不顾身。

1948年5月，英帝镇压民主运动日益露骨，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二个孩子却不合时宜地降生了。文秋深恐孩子会拖累他和文英的工作，主张送人抚养，由于文英极力反对，才把孩子留下。

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文秋任马共东甲区区委书记，后被提为地委候补委员。工作更忙了，长年到属下各地奔波，孩子们见不到父亲。1950年，第三个孩子不懂艰难时世竟又懵然出生了，文秋连夜归家，给孩子起个名字就走了。孩子诞生40天，英帝军警就将文英逮捕，连孩子一齐送进集中营，次年驱逐回中国。文英从此胼手胼脚，独自养育三个孩子，永别了文秋，孩子们的记忆中永远没有爸爸的影子。

1954年间，文秋阑尾轻度发炎，组织上安排他到印房休养。林振风在印房工作，没有医生，缺乏药品，组织上要仅看过针灸医书的振风给文秋针灸治病。上下午针灸时，文秋总是连声说："不

痛，不痛，很痹，很痹，比较好了，比较好了。”这就是文秋的性格。

12月底，边委召开工作会议，文秋也参加。会议结束后，适逢圣诞节，在家都认为，按照惯例，军警是放假，跳舞饮酒，寻欢作乐去了，不会进山搜索，籍此机会回归各人的工作地区，路上会较为安全。不料英帝军警，恰恰利用人们这种麻痹意识，早已悄悄进山埋伏。文秋等人走进埋伏圈，霎时间猛烈密集的枪声大作，一组抗英反殖战士，全部饮弹牺牲。

王文秋牺牲时29岁，他那作风正派，与人为善，对人民解放事业忠心耿耿，廉洁奉公，兢兢业业，舍己为人的优良革命品德，永远是后来人的学习榜样。

导师铁戈

蓝志华

铁戈同志本名陈果来，原籍广东大埔，中等身材，瘦削体格，白晰皮肤，说话轻言细语，走路挺有精神。没有长篇大论，但能潜移默化地将革命思想输进青年人的心坎里。

1942年2月15日，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占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之后两年，我和铁戈相识在新加坡芳林巴刹附近一个日军马蹄铁工厂里，交谈中，我们由同乡乡情发展到亲密的革命友谊。

他关心群众生活，问寒问暖。很关心童工蒋淑珍母女，淑珍被日本强盗夺去父亲，由她母亲带着出来做工，身边还带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弟弟，常被日本兵打骂。我只读过3年半书，他见我

文化低，就教我每天写日记，多读多写，提高文化知识和政治认识。在铁戈的教导下，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逐渐清醒，也增强了对日本法西斯的憎恨。我和淑珍等有抗日思想的工友，串连起来破坏马蹄铁的生产，多出次品、废品；动员全车间 12 台机器的工人怠工减产；或偷偷地把机器弄坏，使生产下降。

1945 年一天，我的一位亲戚到我家说，他店里的少东被日本特务抓走了。正在我家的铁戈立刻走去通知有关抗日同志走避，不料落入陷井，被捕了。我更恨日本鬼子，于是继续串连工友怠工破坏。日本管厂驻兵集合工人训话，胡说什么“中日同文同种”、“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等鬼话。工人们不予理睬，继续怠工破坏出次品，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驻新加坡，铁戈出狱后就在三马路的马来亚共产党驻新加坡办事处工作，我参加外围组织，经常拜访他。

铁戈擅长文学，爱写诗，写反抗、写战斗、写批判不合理制度及其社会政治根源。他写了很多诗，却因缺乏资金出版而犯愁。当时新加坡的印书馆老板们都不敢接印他的书，因为诗集里尽是控诉日本法西斯和揭露英帝国殖民统治者的罪行，字里行间充满着憎恨反动派的怒吼，每首诗都是唤醒民众的号角。最后，只好找香港的小印书馆来出版，价格也低廉些。

可是出版诗集《在旗下》，发现每首诗都有错、漏、别字，令他十分烦恼。他亲自审查改正后，送给我一本。可惜，后来我被捕入狱，接着被英帝驱逐出境，诗集不能保存下来，至今 深感遗憾。。

英帝大肆压榨新马人民，压制民主运动，暴虐日益加剧。1948 年 6 月 20 日，殖民当局悍然颁布紧急法令，全面镇压各民族民主力量，实行恐怖统治。

铁戈找到我，说明形势和任务，人民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揭竿而起，组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反抗英帝殖民统治，直至实现

马来亚独立。

铁戈离开新加坡之前，到蒋淑珍处告别，由我送他到郊区碧山亭一农家，将转赴马来亚内地，投入火热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

1995年，我通过广州新马侨友会，幸运地联系上阔别47年的淑珍同志，才知道她3年前回新加坡探亲，获悉铁戈同志在马来亚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悲痛的消息使我彻夜难眠。是铁戈教导我正确认识人生和世界，引导我参加抗日和反殖斗争，他留下给我们的是深切的悼念和山崖青松般的敬仰。鲁迅先生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便是真正的死了。"铁戈同志是在烈火中永生的。

勇敢的战士铁戈

叶诚意

铁戈是我很好的战友和老师，老师云者，是我和他短暂交往中，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从这一点讲，称老师，铁戈是当之无愧的。

我是1948年底从新加坡回国的，之后我与铁戈同志就失去联系。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一个为民族解放奋不顾身的战士是随时可能被敌人杀害的，但我没有得到铁戈确实的消息，所以"欲祭疑君在"；若说是还活着吗？鱼书欲寄何由达？故在我心中，长期有这些疑虑存在着……。到近日才由原新加坡回国的蓝君告诉我，说是铁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而且正告我说："铁戈生前与你交往是较密切的，你应该为他写一点东西！"

不管从那一个角度讲，我都应该为铁戈同志写点东西，以此寄托我的哀思，就将此作为后死者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铁戈同志在我的印象中，是个瘦小驱体的青年，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但他那刚强的革命意志，火热的诗篇，却又象天神般那样高大威武！

我与铁戈认识大概是1947年初在新加坡。当时日本投降后，英国统治者又回来了，为了抚慰当地人民坚持抗日的情绪，给开个小窗子，让你们见一点阳光。因此，许多民主团体都纷纷出来活动，我就经常到“星洲民众联谊会”去。其时就有人向我介绍铁戈认识，说铁戈是马共党员，诗写得很好，但也只是见过一两次面而已。后来我与马共另几名同志共同主持“星洲青年学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两个班，一个是哲学班；另一个是文学班。文学班经常约请一些名作家去讲课。老作家马宁是最常去的一个。这期间，铁戈同志经常去听课。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渐渐多起来。

铁戈同志当时的诗已经很有成就了，但还是那么虚心，好学，还积极向人求教。记得当时还把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诗稿，集在一起，呈交马宁同志审阅，要求指教。当时我无缘看到这些诗稿，只听马宁同志在班上提到几篇的题目和内容，后来以《在旗下》刊名出诗集时，我才有幸拜读，这时才知道铁戈的这些诗稿都是很成熟的作品，但他当时仍然很虚心地到处请教。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有共同语言，我们俩很谈得来。因此除在文学班或“星洲民众联谊会”见面而外，有时也相约去公园或野外谈天。铁戈很重感情，有一次，我见他用的钢笔已坏到每写一个字时都要甩一甩才能写出字来，我考虑到他当时很清贫，所以我就买了一支派克笔送给他，他接过笔，兴奋地半天才说出话来，他说，这笔等于给他一支武器，又说，我们在写作上应有更好的结合，我们可以合出文集。现在想来，可惜

没过多久，革命环境更加险恶，他转入地下斗争，我也回国了，所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真可惜！

铁戈同志对我写作上的帮助是较大的，在他的启发下，我也学写诗，他一有新作发表，就要求我及时阅读，给报社写些读后感之类的文字，我也在读他的新作时得到许多教益。我有新作品，也请他帮助修改。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题材是《自行车》的作品，大意是舒发我对我的一台旧自行车的感情，称它是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朋友。我把这一篇给铁戈看，他认为感情真挚，写得不错，再看看，觉得意犹未尽，就拿笔来往下添："我们永远在一起跑着，永远，永远……"真是画龙点睛，整篇文章就活起来了！

铁戈的心是那样赤诚，他不但对朋友是真挚的，他更要用他那赤诚的心去团结群众，带领群众；他甚至要用他那赤诚的心去感化那些曾经误入歧途的人，让他们觉醒过来。

记得有个时期，我们为了扩大联系群众而搞过登报征友活动，我们征来一个朋友，他自言过去参加过中国国民党、三青团，现在他觉悟了，要走上民主的道路。我和铁戈都跟他交谈过，但过不了一个月，新加坡的《南侨日报》转载香港报的一篇文章，说XXX是特务。这XXX正好是我们征友来那人的名字。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就去找铁戈，问："可否再跟他来往？"不料铁戈同志说："怕什么，即使他真是特务，我们也要把他感化过来！"他是那么沉着镇定，好象凭他那颗赤诚的心，任何顽石也会点头似的。

到1948年"紧急法令"公布，马共及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被打入地下之后，铁戈同志身处逆境，仍然不顾生命危险，偷偷地潜入我的住所，嘱咐我要很好地隐蔽起来，保存力量。这时，我很受感动，感到环境越险恶，越显出他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不久，我就奉调回国，我与铁戈同志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想不到那次一别，就成了永别！我和铁戈同志的交往，头尾算起来不到两年，真是太短了，太短了！

我很爱读铁戈同志的诗篇，因为她是铁戈生命的结晶，是射向敌人威力无比的子弹！因为写在紧张战斗的年代，没有甜蜜的爱情，没有闲适的生活叙述；有的是穷苦人民生命的呼喊！和向一切反动势力抗争的呐喊！读她，真可以歌，可以泣！

我能较系统地读铁戈同志的诗篇，是从铁戈的传世之作《在旗下》诗集出版以后，我一拿到这本书，就把她当为最主要的宝物带在身边，但后来不幸于1948年底匆忙回国时丢失了。

我丢失《在旗下》已四十年了，但她那火热的诗句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记忆最深的是：《在旗下》（代序）、《回来吧》、《我又逢到他》。

《在旗下》是一篇代序诗，说明他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他要把一切都献给党。斗争的道路是艰巨的，但他有勇气坚持下去……，他要把一切献给党。《在旗下》这本诗集就是一份很丰厚的礼品；而对敌顽强斗争，最后以身殉难，证明铁戈同志不辜负党的期望。

《回来吧》是一首为悼念在日军铁蹄下“检证”一役（即日军刚进新加坡时，以“检证”为名，把所有市民驱赶到郊外，几个集中点，然后把一些青壮年人用大卡拉走，送到郊外，秘密枪杀了，这一役死难者达数万人之众。）死难烈士的朗诵诗，是代表死难烈士的亲属对死者英灵的呼喊！那次追悼大会我没有去参加，但据去参加的人回来说，朗诵这篇诗时，全体大恸！泣不成声！这篇诗成了声讨日军暴行的檄文，是发动群众起来继承烈士遗志的号召书！

《我又逢到他》，说的是一些帝国主义走狗——密探，日军时代是日军的走狗，日军倒了，换了主子，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了新主子的走狗。在新主子的豢养下，他们更神气了，他们挎着“左枪”到处横行，继续迫害和摧残革命人民……。作者见了这种人，勾起新仇旧恨，作者告诫人们，对这样的人要有足够的警惕！

“诗是作者的心声”，读铁戈同志的诗，更印证了这句话的正确性。铁戈是个勇敢的战士，才能写出这样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这诗篇是匕首，是投枪，是致敌人于死地的法宝。

铁戈同志牺牲已四十多年了，他为之抗争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经把帝国主义——民族压迫者赶走，这些地方已获得民族独立。铁戈同志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但是，这世界仍不太平，还有阻碍人民进步的恶势力存在着，有鬼魅就会有为虎作伥的走狗存在，就会有《我又逢到了他》中的“他”存在。因此，我更加怀念——毕生战斗不息的铁戈同志！

疾恶如仇的戴翔

林一叶、钟子路、李志友

符戴翔，一头黑发有点卷，后脑壳有点扁，一眼就看出原籍是海南人。家居吉打州亚罗斯打，出身咖啡店员，个性爽直坚强勇敢，对不合理现象，怒形于色，不加掩饰。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抵制日货和惩诫奸商的活动；发动工友捐款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捐款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琼崖纵队和东江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并积极参予组织咖啡店员互助会。戴翔的文化水平不高，但爱国反帝热情洋溢，工作奋不顾身。日军侵略马来亚前夕就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日军占领吉打后，戴翔离家参加抗日工作。1942 年初，他在吉打中部武吉司南茂一带协同组织抗日同盟会。4 月份，主持组织抗日别动队，自任队长，组员有小铁、马遭、阿英、阿拉等人。年

底，戴翔与别动队员，在牛仑向乘坐自行车的叛徒日探黎凉琼（海南人）连开3枪，没有打中要害，事后黎凉琼带领日军警备队，向抗日组织疯狂反扑，戴翔即被党组织调往吉北和玻璃市地区，负责抗日同盟会的领导工作。他在赖金锋的协助下，向同情抗日的群众收取同情捐，分派抗日《活路报》，秘密串连宣传。初期工作比较困难，群众既有抗日热情，又怕走漏风声，受到日军杀害。

戴翔的个性，更愿意和东洋强盗的枪口相向，白刃相博。1943年，吉打北部人民抗日部队站稳脚跟逐步发展的时候，戴翔就参加到武装部队中，发挥骨干作用。

1944年初，陈忠、戴翔率领卫忠、奋光等20多名战士，从大港尾基地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夜袭亚顺警察局。警察局南北各距离10公里，就是日得拉日军警备大队和漳仑警备中队，随时可能受到夹击“包饺子”。游击队利用马来警察麻痹心理，静悄悄摸近警察局内，制服瞌睡中的值班警察，然后将睡眠中的十几个警察赶到办公室集中，用马来话宣传教育3分钟，讲清日本侵略军是马来亚三大民族的共同敌人，马来警察只要不残害群众，不抵抗抗日军，就不会受到抗日军的伤害。缴获12支长短枪以后，游击队为迷惑敌人就往南撤走，走了一小段路，才在胶园里往东北方向转移，天晓前赶回北部山区，稍事休息，才返回基地。

12月下旬，戴翔和陈忠、卫忠、奋光等十几人组成的精悍小队，由陈鲁带领，半夜潜入警备队戒备森严的阿娄镇，根据事先由抗盟及交通站侦察的情报，避开警备巡逻队，迅速走近日军后勤仓库后门，轻手撬开后门进入屋内，摸上二楼，静悄悄地用刀刺死两个睡眠中管理员。仓库主管听到呼叫声惊醒过来，急忙伸手去摸取枕下的手枪，但来不及开枪也被刺死。游击队在老虎头上抓虱子，缴获一支日本曲尺、两支步枪和一挺轻机枪，搬走一些军服和药品，循旧路走回新路村，村外有交通站，次日才回抵

基地。

1945年2月，吉北人民抗日游击队党代表陈古，与陈鲁及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领导人木华、陈超议决派出精悍小队，爆炸连结泰马边境的巴东勿刹火车铁桥。由陈鲁带领戴翔、卫忠、奋光、白杨、老业、直民及泰方的陈超、小周、小鲁、XX等十人，化装成日军，日夜兼程，往西跋涉山路溪涧，赶往巴东勿刹，伏在山上丛林间观察日本哨兵动态。晚上，两个战士抱着基地邻近假子山开矿的炸药，摸下铁桥，准备放置在桥墩上，被日军发现，炸桥不成，小队以火力掩护撤退。第二晚才赶回到新路村，抱枪在农民废弃的茅屋中住宿。漳仑和阿娄的日军警备队两个中队，分三路包围进逼新路村。值班的游击队员发现日军人多，不敢鸣枪，跑回茅屋低声叫醒大家，迅速撤到村外山边集合。经过讨论，认为就此撤走，群众会受害，影响抗日的情绪。于是决定返回新路村反击骄横的日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他们跑回新路村半边路旁商店对面的橡胶树林里，东方刚露出一抹熹光，日军以小队为单位，分开小圈坐在公路上吃饭，其步枪分批架在小圈旁边。游击队稍然走近80米左右，分开三组以散兵阵式列开，以扩大对敌的杀伤面。一声令下，步枪、机枪猛烈开火，手榴弹连续掷出，日军大片倒地，被日军捕捉困于街头空地的华侨青年农民和店员，一哄而散，往木薯芭逃跑。日军仆地散乱还击几分钟，指挥员才判断出游击队人数不多，于是派出小组士兵由旁侧包抄过来，游击队随即撤退得无影无踪。这次反击战，日军死伤40多人。游击队牺牲两人：小周在激战时英勇牺牲；白扬在小队从茅屋撤出时，因年纪较大，太过疲乏，翻一翻身，又睡着了，被日军捉往亚罗斯打宪兵部，刚强不屈，越刑越骂，被捆在木桩上，淋上汽油，活活烧死。

戴翔还参加泰国抗日义勇队进攻泰南古务警察局、康月火车站等战役，每次都是胜利而归。这和泰警马警的消极情绪有关，日

军士气已明显低落。吉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吉打人民抗日军吉北部队时，戴翔任队长，党代表陈古。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成立后，戴翔任第三中队队长。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中队部驻在加央，下属小队分驻亚娄、加基武吉、新路等村镇，戴翔时常到各地巡视，继续保持对日军、英军可能发动突发事变的警惕性。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于 12 月 1 日复员，他即时被选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吉打州会副会长。

两年半的和平斗争期间，他参加领导全吉打州约 500 名退伍同志，为反对英帝无理蛮横迫害退伍同志朱高和赵辉煌，先后举行两次游行示威斗争。领导以咖啡店员为主的亚罗斯打各业店员开展争取民主自由的反殖斗争；领导防御中国国民党右派勾结私会党反动派系，暗害民主人士的地下斗争。和平时期，他的生活根本不和平。

1948 年 6 月 20 日零时，亚罗斯打警探在正式公布非常时期紧急法令之前，已经配合全马统一行动，包围封闭各民族民主党团和社团，逮捕民主反殖人士。戴翔当晚就出走，沿西海岸北上，在端影山麓，带着左轮手枪逃脱警探的围捕，走上纯笃地区，参加抗英游击队（以后改名民族 解放军）。

戴翔在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参加纯笃伏击等战役。1957 年初，带领小队在吉打北部樟仑河桥上，受到英军从对岸伏击牺牲。时年 40 岁，壮年赍志，令人惋惜 。

曾绍舜烈士传略

综合李世山、林士念、曾汉添供稿

曾绍舜，男，乳名志虞，又号志愚，1913年生于福建省仙游县游洋镇鲁头村。其父曾振强毕业于福建高级工业专门学校，民国元年到永春，初在崇中女学堂任教，后为基督教牧师。绍舜继后移居永春，先在五里街街尾大同礼拜堂闽南道学校，后又迁居湖洋，最后定居于永春县东平冷水亭礼拜堂。

绍舜少年聪敏，就读外村上宫私塾，到永春后，插班崇实小学，后升入崇实初级中学。他勤奋好学，喜爱文娱体育活动，活泼而厚重。同乡友人李文墨以冷水小学毕业优异，由教会保送莆田省立四师学习，在校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回乡任冷水小学校长。绍舜受其薰陶引导，思想日益进步。1928年初中毕业，同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莆田哲理高中，不但认真学习，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品学兼优，觉悟不断提高，参加了共青团组织。1931年，高中毕业，考进上海私立大厦大学教育系，爱国进步思想日益成熟。后因家庭生计不敷，只读了一年就缀学。1932年秋，回永春担任崇实小学部主任。

这时，永春的革命形势已深入发展，吸取东区农运和鳌峰抗捐斗争的教训，转入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阶段。中共永春特区委员会书记吴国清的好友曾志孝，是绍舜的胞兄，在永春医院当医生。国清家住金峰殿边，是党秘密开会和联络据点，与崇实小学相距不远。绍舜则在国清领导下重组被军阀、匪霸陈国辉解散的教师会和学生会。1933年由国清介绍，绍舜参加中国

共产党。

绍舜为人稳重，待人随和，处事沉着，工作扎实深入。他常利用业余时间找人力车夫、搬运装卸工人及电厂工人谈心，发动他们组织工会；他节省微薄薪金，帮助贫苦工人。30年代初，永春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在农村组织农会、妇女会，建立赤卫队，配合工农红军二支队，发动群众抗租分粮，打倒土豪地霸，扩大游击根据地；在附城五里街一带，发动工人、商人、学校师生打击反动势力。绍舜在特区党委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1933年5月，新智等学校数百名师生罢课，到县府请愿，遭到镇压；五里街人民集体请愿，要求惩办贪污的卸任县长黄庄藩，革命斗争如火如荼。1934年春，国民党军36师102旅李良荣入永春，围剿工农游击队，镇压与收买兼施。游击队员多数遭杀害，有些叛变“自新”，李良荣是基督教徒，曾到大同礼拜堂做礼拜及到崇实中小学参观，由绍舜接待，有一面之识，某日下帖邀请绍舜到永春军民俱乐部联欢。绍舜知道身份已暴露，立即通知在崇实中学任教的王子南等人及同事邱大雅，先避往德化，后潜回永春与家人告别旋往厦门，会同王子南远渡马来亚。

绍舜到马来亚后由陈其辉介绍出任霹雳州巴力木歪中华学校校长，后任丹戎马林学校校长，不久，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参予成立巴冬巴冷教师联合会，并筹建树人图书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绍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予组织当地“华侨学生界抗敌后援会”和“华侨青年抗敌后援会”，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惩诫奸商。支持陈嘉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的号召，发动华侨义卖、义演捐献，“援四援八”、援助琼纵东纵。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马来亚，野蛮残暴杀害无辜人民十几万人，以华侨为主的马来亚人民奋起反抗。1942年3月，绍舜投笔从戎，参加美罗抗日游击队，整编后，他任马来亚人民抗

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四中队政治部。四中转战于霹雳州南部地区。多次伏击日本军警和暗探败类。1943 年 12 月 30—31 日，东南亚联军代表和马共、人民抗日军及抗日同盟会的代表，就在四中营地举行会议，签订合作抗日协议，四中负责严密的保卫工作。

绍舜与其胞弟志敏议定，开办一美术社和一间华侨商店，作为抗日联络站和物资供应处。第四中队在霹雳南区数次进攻警察局，铲除敌奸，在美罗、打巴一带，给日本军警很大打击。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几天后，打巴安顺的日军警备队，就派出代表要求第四中队联合抵抗英军登陆马来亚，受到四中领导核心的严词拒绝。四中队长、党代表和绍舜等人分别指挥分队、小队，在美罗等霹南重点埠镇大力支持成立人民委员会，维持治安，支持组建工农青妇等进步社团。绍舜曾率队进驻实天县十字路警察局。人民抗日军复员后，绍舜担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丹戎马林分会的专职会长，一年后，任霹雳退伍同志会副会长，团结退伍同志，开展和平民主斗争，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46 年，由原抗日军交通站点骆医生的夫人（先生娘）林细雪撮合，绍舜和原分队政工员黄丽萍结合成革命伉俪。细雪也是抗日民运人员，和丽萍情谊似姐妹。

1948 年 6 月 20 日，英殖民统治者发布非常时期紧急法令，寻对以马共为主的民主党团、社团及民主人士大肆镇压和搜捕，白色恐怖笼罩马来亚。马来亚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反抗英帝残暴的殖民统治与迫害，争取民族解放。绍舜参加民族解放军，任第三大队政委，转战于霹南各地，打击英帝军警。此时，丽萍产下女婴曾舜英，托细雪抚育（改名骆慧心），以便参加民族解放军，后搞妇运工作。绍舜从未见过女儿一面。

1949 年初，三大队转移到吉兰丹，沿途不断和截堵的英军交战，消灭不少英籍与廓尔喀士兵。在一个深山木薯芭，由中央委员钟爱克主持召开两天干部会议，宣布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

十二支队，属下中队指挥员（政委与中队长）有烈扬、曾绍舜、子宏、前光、邹金祥、蔡伦、吴新民、杨海、杨林、惠波等人。原计划在吉兰丹牙拉顶布劳建立根据地，但由于受到英帝军警反复大规模扫荡，当地华人全部被迫迁往由军警严密监视的集中营，店铺住宅全被抢光、烧光，民族解放军十二支队各个中队，不得不陆续转移回霹雳州南部、北部和金马仑、玲珑山区活动。曾绍舜（政委）和蔡伦（中队长）带领所属中队转到霹雳州北部宜力、玲珑一带，和英军进行艰苦卓越的战斗。1951 年 7 月，绍舜带领卫队在玲珑大山林中，受到英军埋伏袭击，绍舜及卫队全部壮烈牺牲。

1963 年 12 月 23 日，中国内务部优抚局，追认原中共永春县委员会委员、马共第十二支队所属中队政委曾绍舜同志和他的爱人黄丽萍同志为烈士。

智勇双全的英雄诺尔丁

摘录自《解放丛刊》

马来民族的优秀儿子诺尔丁（Nordin），诞生在彭亨州淡马鲁丹绒巴都村一间破陋的小屋里，父亲是淳朴勤劳的贫农，不能给家人带来温饱。小诺尔丁在苦水里泡大成长。在日寇铁蹄蹂躏下，诺尔丁一家和全马劳动大众一样历尽民族凌辱，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马来亚人民在抗日胜利后，胜利的果实却被英帝掠夺了。

1948 年 6 月 20 日，抗英民族解放战争激发了他的阶级觉悟

和民族意识，英帝的压迫和剥削使他对殖民统治者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1948 年底，他参加民族解放军。他英勇战斗，刻苦工作，努力学习，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49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同年被提为小队长，1950 年提为分队副队长。

诺尔丁打过很多战役，表现英勇突出。1948 年，驻扎乌鲁捷格（Ulucheka）营房的部队，在一个朦朦亮的清晨，战士们缺乏实战的经验，把武器放在一边，去洗米、生火煮饭，突然发现敌人从背后袭来，一时陷于混乱。诺尔丁独自机智敏捷地冲前占领有利地势，英勇战斗，以猛烈准确火力，把步步进逼的敌军打得不敢抬头，为战友们赢得投入战斗的时间，把敌人击溃撤走，打死敌人两个打伤数人，我方只有两人受重伤。

1949 年下半年，部队正在一个小胶园里休息，一队英兵突然从背后不远的大芭边出现，并立即向我方开火，诺尔丁马上以轻机枪猛烈还击，压住英军的凶焰，使部队突击组有时间迂回到英军侧面发起冲击，迅速解决战斗，消灭一小队敌人，其他英军逃进大芭鸡飞狗走。

1949 年底，诺尔丁率领轻机组在而连突路 40 支碑，与敌人几辆装甲车展开激烈战斗，把装甲车打得七零八落。事后，领导上授予该组战士三等特别奖状。

稍后，在彭亨州轰（Gong）附近森林里的一支部队临时宿营地，突然受到两路敌人的进攻，一路敌人在正面打响不久，另一路敌人从背后山腰向我方阵地左侧摸来。在此十分危急的时刻，诺尔丁当机立断，举起机枪猛烈扫射侧面敌人，把他们压在地上或树后，使部队得于抓紧时机，重新组织反击火力，给两路来犯敌军致命的打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图谋。

同年，诺尔丁单独一人带一支双管猎枪到甘榜执行任务，返回驻地途中，夜色将临，忽然与一队警察遭遇，敌警立即散开形成包围圈，浑身是胆的诺尔丁果断地左右射击，警察乱了阵脚，诺

尔丁纵身跳进附近的河里，利用岸上高低的地形，安全避过追击，而怯懦的警察，却被打伤了几个。

1951 年初一个早上，诺尔丁与两位同志到甘榜运米，归途中，诺尔丁押后慢走。突然一股敌人出现在不远的岔路上，诺尔丁迅速举起手提机枪猛扫敌人，打得敌人惊慌乱窜，诺尔丁敏捷甩掉敌人，安全将米背回营房。

智勇双全的诺尔丁，多次带领战斗组化装成敌兵，完成许多重要的任务，愚蠢的敌人发现不了，即使偶而发觉，战斗组快捷先发制人，安全撤走。

1951 年中，诺尔丁带领一个小队去甘榜执行特殊任务，甘榜群众竟然已被英帝军赶进集中营。带去的粮食吃光了，经过慎重考虑，诺尔丁独自化装成敌兵，带着一颗手榴弹，越过疮痍满目的甘榜，直奔附近的小镇榴莲达瓦（Durion Towar），大方地走进粮店购买米盐食品，粮店的人问他为何买这么多的东西，他说是家里办喜事。一股敌兵出现在邻近店铺，他还泰然地与他们打招呼。凭他的智慧机警，终于胜利背着大批粮食返回森林，和小队战友继续执行其他的任务。

1952 年，一个伪装支持革命的敌奸，假意请诺尔丁抽烟，诺尔丁不疑有诈，吸了几口，便中毒昏迷。敌奸用硬物击昏诺尔丁，诺尔丁恢复知觉时，已被关押在北根市的警察局拘留所里。

敌人先是使用利诱诡计，诺尔丁坚定不为所动。敌人要他带路去解放军营盘，诺尔丁说："可以，你们先给我一支枪。"警察说枪不能给，诺尔丁蔑视地说："不给就不带！"

被戏弄的敌人于是施加各种残酷的重刑，用包布的铁棍敲打头部，用钳子拔指甲，烧红铁板烙灸身体……，诺尔丁的坚强意志和毅勇气魄，使敌人的毒刑拷打徒劳白费。他那坚贞的立场和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使怯懦无能的英帝国主义走狗无计可施。诺尔丁对狱卒们进行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宣传。他宁死不屈的

革命精神，得到广大马来群众和一些军警同情与钦佩。英帝殖民者不经公开审判，就匆忙判处诺尔丁死刑。

诺尔丁闻讯后对狱卒说："从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便已准备为革命而随时牺牲自己的一切，为革命贡献自己的生命是无上光荣的。"当他健步走上绞刑台，将要被套上绞索时，他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高喊："革命一定胜利！第十支队万岁！马来亚共产党万岁！"

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达哈

摘自《解放丛刊》

老师达哈（Taha）出身于马来上中农家庭，在霹雳州丹戎马林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了教师，工作勤奋，教学成绩优异，不久就当了校长和"童子军"教练，受到社会的尊重。

由于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愤懑，他自觉地向学生进行民族意识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软弱无能的英帝企图武装马来青年当炮灰，强征达哈参加义勇军。被动员的马来青年中，不少是像达哈那样的爱国者，对英帝国主义满怀仇恨。达哈老师掌握这一有利的因素，在义勇军中开展反英活动，不久就被英帝侦悉，在新加坡将达哈投入黑牢。1942 年 2 月 15 日，贪生怕死的 10 万英军向 2 万余日军投降，在动荡混乱的日子里，达哈走出英帝的牢门。全马沦陷后，人民陷入血与泪的人间地狱。

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全马革命人民的致命打击下，侵马日军惶惶待毙；日本军国主义代表裕仁天皇终于宣告无条件投降。但

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英帝国主义对马来亚重新进行殖民统治。

英帝殖民当局再次把达哈抓起来，判处死刑。达哈毫不畏惧，不为威迫所动。继后，在上诉审讯中，宣判无罪释放，恢复校长职务，补发日寇占领期间的全部薪金数千元，企图加以利诱，达哈毫不动心，立即投身家乡的革命活动。

“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枪声一打响，达哈立即毅然投身斗争，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他忠心耿耿，谦虚谨慎，无条件服从以前的学生和文盲干部的领导。除了做好繁重的民运工作以外，还不厌其烦地帮助同志们学文化、学政治。1949 年初，他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不久，领导一组民运同志，并任支部书记，推荐不少马来革命青年参加马来亚民族 解放军。

达哈工作地区北面不远的一个马来甘榜，被几个有武装的反动分子控制。有一天，他们埋伏打伤一名解放军战士。有组织的群众非常气愤，纷纷要求派部队去严厉报复。达哈在群众会议上，分析形势，讲清从长远利益出发，不应采取报复行动而使无辜村民遭受损失，避免了一场将会带来严重政治后果的事件。

达哈后来被调回部队，负责一个小队的政治工作，全小队的文化、政治水平全面提高很快。

不久，他受命带领两个小队，走了两三天的路程，前往一个甘榜准备开辟新的地盘。刚到时，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的欢迎。但是，一小撮英帝的走狗爪牙，欺骗兼强迫甘榜群众几十人，于中午 11 时，拿着长巴冷刀和几支猎枪，来势汹汹地越过一块宽阔的禾田芭，向解放军驻地走来。指挥员下令架起机关枪准备战斗。在这一触即发紧张时刻，达哈果断地下令撤退，激动地向战友们就明不打的原因：“这批蠢动的长芭冷刀队中，只有两三个是敌人的爪牙，其他都是受骗或被协迫的普通村民，我们如反击，这些村民可能因此而丧命，敌人将乘机大肆挑拨离间，破坏党、军在广

大群众中的影响。”

10 月间，第十支队进行长达三个月的长途行军，缺粮和敌人的重重堵截、围攻，对每一个战士都是严峻的考验。达哈始终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行战斗和工作，积极进行口头宣传，以模范的行为教育和鼓励了大批战士。

1950 年，斗争形势要求部队相对分散，扩大迂回地盘。第十支队的活动扩大到彭亨州东部、东南部和南部，部分部队改编作民运工作队，在编制上保持部分部队的机动战斗力。达哈主动提出他的小组只需三个人，负责在彭亨东南部鲁波巴谷（Lubok Paku）地区开展群众运动。

随后，东部和南部频频传来胜利喜讯，各部队单位的军事行动，分别沉重打击英帝军警，惊慌失措的敌军感到草木皆兵。一支解放军队伍袭击克鲁（Kerut）的敌军前哨所，缴获各式武器 10 支。战斗结束后，部队迅速撤离该地区。敌军调兵合围，两排英军在搜索胶园时，将一连来自甘孟（Gambang）开向巴牙明光（Paya Meng Luang）的马来兵当作解放军，开枪就打，双方猛烈驳火，各死伤十多人。

事隔不久，达哈工作组到达鲁波巴谷地区，达哈有几位朋友和昔日的学生住在该地，方便了工作的开展，局面即将打开的时候，一个潜伏的敌奸，暗中向敌警告密。

一天傍晚，达哈和沙玛（Samah）正在禾田芭边的茅寮里向群众宣传抗英反殖的道理，一股敌人押着几个群众逼近茅寮。达哈发现敌情，镇定地组织撤退，还未越过禾田芭，敌人就猛烈扫射了。他们就地卧倒，利用田埂作掩护回击敌人，驳火中，达哈腹部中了一弹，伤势严重，沙玛匍匐到达哈身边，要抢救达哈出火线，达哈坚决拒绝说：“不必了，我的伤很重，将牺牲在这里，把这支枪带回去，告诉党，我将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沙玛热泪盈眶，怀着极端沉重的心情告别垂危的达哈老师，借

着夜色的掩护跨越田埂，再向敌人方面猛射一阵子弹。胆小如鼠的马来警察，只用乱枪回击，不敢前进一步。

次日，惨无人性的敌人和民族败类，百般凌辱不省人事、即将断气的达哈，然后将达哈的尸体装进类似猪笼的竹篓，运到关丹市示众。当群众知道被侮辱的是名震各地的达哈老师的遗体时，纷纷奋不顾身地涌向警察局，提出严重抗议。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警察局只好接受群众的要求，按照伊斯兰教规进行安葬。达哈牺牲时36岁。第十支队全体指战员举行了特别的追悼仪式，对达哈老师毕生为反帝反殖作出重大贡献表达崇高的敬意。

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约翰

摘自《解放丛刊》

约翰（Johan）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米南卡保（Minang Bou）地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中学毕业后，决心放弃在高等学府继续深造的机会，立志投身反帝反殖斗争，求学期间，他就很钦佩一批有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马来亚共产党人，他们和印尼的革命者并肩战斗，为驱逐荷兰帝国主义出印尼而英勇流血牺牲。

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前夜，约翰毅然告别祖国到马来亚，决心同马来亚共产党人一道，为粉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最初，约翰由马共安排到马来工作委员会，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初期调入《人民呼声》报社工作，当彭亨河流域纷纷成立武装

部队时，他要求直接参加武装部队。1949 年 5 月 21 日，第十支队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约翰已是 200 多名雄纠纠指战员中的一员，接受了马共领导的检阅。在宣读马共中央的训令，第十支队司令部成员宣誓就职后，约翰豪情风发，亲自高声演唱自己作词谱曲的“马来亚游击队之歌”。他手握短枪，按照进行曲的速度，边唱边辅以军事动作的雄迈舞蹈，获得全场热烈鼓掌赞赏。

约翰是个知识分子，要求当个普通一兵，以便从基层开始锻炼，熟悉战士们的思想感情。他很快就适应了游击战斗的艰苦生活，找亚答、搭棚屋、煮饭、运粮，样样都干，战士们和他感情融洽，钦佩和爱护他。他先被提为小队政治战士，党小组中心，接着又被提为医务组中心和文艺活动组中心，1949 年 9 月，提任分队长。

约翰经常奋不顾身地战斗在第一线，多次参加突击组，取得战斗胜利。他勇挑重担，迎着困难上，想方设法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1950 年，为粉碎敌人大规模军事“围剿”，主动撤到东彭地区，与彭亨南部的司令部联系暂时中断了。一天，约翰接受任务，带领半个小队战士出发寻找在西彭而连突地区活动的部队，他满怀信心，斗志昂扬地出发了。行军途中，战士们的活动，被敌人发现了痕迹，受到伏击，一位战士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小组毫不气馁，继续前进。在充满艰险的战斗旅途中，由于一个民族败类的出卖，在一次和敌人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的约翰壮烈牺牲了。战士们继承他的未竟任务，继续前进，终于和彭亨州南部的司令部恢复联系。

不久，为纪念这位优秀的国际主义战士所作出的光荣贡献，约翰创作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军歌”和“马来亚游击队之歌”，被正式定为第十支队的歌曲。这两首词曲，充分体现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士们的英雄气概，以及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斗到底的钢铁般意志与决心。

弃温室而经风雨的女英雄——麦雯

摘录自《解放丛刊》

麦雯（Maimur）出生在一个颇为富裕的马来家庭，长大成人后，和一个共产党员结婚。在爱人的帮助下，麦雯迅速提高共产主义政治认识，投身朝气蓬勃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

1948 年 6 月 20 日，抗英的民族解放战斗爆发，麦雯毫不犹豫地走向战火纷飞的前线，很快适应游击战争尖锐斗争的环境。爱人阿朗卡森（Alang Kasim）是马共彭亨州委员会马来工作部的委员，调到北彭工作。麦雯作为党支部委员，继续留在南彭亨，满腔热情，愉快工作，成绩很好。

1949 年，麦雯被调到部队工作。当年英帝军警向第十支队主要活动地区的南彭亨，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围剿”，战斗频繁。一天傍晚，部队在武吉固英格尔道（Bukit Kuin Kerdau）胶山地带打败一股英军。战斗胜利后，夜幕已降临，部队悄悄潜越火车路，准备进入对面辽阔的森林。一股敌人突然在黑暗中向部队袭击，经过激烈驳火，部队终于安全越过铁路进入大森林。麦雯单独一人却掉队了，没有跟上队伍。

次日，麦雯朝来路往回走，设法联系民运同志，她靠着阳光辨别方向，穿过矮菁芭和森林。忍饥挨饿走了两天，民运组地点找到了，但组员却因情况的变化而在几天前转移了。麦雯决心游过宽阔的彭亨河，到东岸去找那边的部队。彭亨河是半岛最大的河流，雨季期间河水高涨，水流湍急。麦雯铁心要找党组织，不顾艰难危险，不顾饥饿疲乏，深夜纵身跳下大河，在河中拼搏挣

扎了一个小时，方才胜利登上东岸，既高兴又自豪。再经几天跋涉，终于找到了部队。

1950 年初，部队转移到了彭亨州东部，年中麦雯被调到巴哈曼沙都（Bahaman Satu）区的民运组工作，那里位于彭亨河西面，离巴鲁不远。她和民运组同志一起在淡巴鲁市郊周围的甘榜，积极开展活动，进行反帝反殖宣传，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克服重重困难，取得很大成绩，出色完成部队粮食供应的艰巨任务。

1951 年，一天，由于奸细出卖，麦雯和民运组员出发甘榜途中，遭到一大股英帝军警伏击，民运组支部书记当场中弹牺牲。麦雯马上冲向侧面，冲出伏击圈，却被一股敌人截住，吆喝着要她投降。她看到冲出去的希望不大，就迅速掏出手榴弹，拔掉保险栓，向阻截的敌人抛过去，就在同一瞬间，另一股敌人向她开枪扫射，手榴弹爆炸、敌军或死伤或埋头仆地的一霎那，另外几位民运组员趁势安全冲出伏击圈。

英雄的麦雯为民族解放而倒下去，感召了大批的优秀儿女们相继站立起来，在民族解放战火中冶炼成麦雯式的英雄。淡巴鲁地区的妇女，排除当局的阻挠，在麦雯烈士的墓前，树立起一座刻有一颗红星的墓碑，每年扫墓之日，献上朴素的红花默哀致敬。

忠心耿耿的警卫英雄——默·克利诺

摘录自《解放丛刊》

默·克利诺（Mat Kininau）出身在一个马来贫农家庭里，幼小心灵被穷困和疾病所创伤，童年生活充满饥饿与忧愁。英帝和

地主恶霸长期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促使他刻骨痛恨殖民统治。

马来亚遭 受日治期间，年仅十余岁的默·克利诺被日军拉进马来义勇军，并被强押到缅甸替日本侵略军卖命。当时已有初步觉悟的默·克利诺认识到屠杀缅甸无辜人民是不应该的。1945 年 4 月，他与一批有着共同观点的马来青年，和缅甸傀儡政府的国民军一起，举行起义，逃亡到泰国。日本投降后，才回到故乡。这时，革命的火星已在马来甘榜点燃起民族 解放的火焰，他就在此时卷入进步的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先是加入马来国民党，接着参加觉醒青年团（Ankatan Pemuda Insaf 简称 A. P. I.），后来又成为马来农民协会（Barisan Tani）会员。

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默·克利诺毫不犹豫地主动申请上队，在炽热的武装斗争陶冶下，不久就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部队中，他在各方面一贯起先锋模范作用。在战斗中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在多次战役中，表现都很突出。

1950 年，在袭击敌人的一次战役中，解放军用暴雨般的排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勇猛的默·克利诺首先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冒着硝烟的枪口直指一个敌人的胸口，一手把敌人的枪夺了过来。其他战士冲刺而上，一眨眼功夫就解除了这批敌人的武装。

不久，默·克利诺调到警卫组，负责警卫第十支队的一位领导同志，他全心全意、时时处处关心领导同志的健康和安全。

1951 年中，默·克利诺带领警卫组，护卫领导同志出发工作，任务完成后，在回归途中，误入敌人安装多颗手榴弹的杀伤网地带，触发了几颗手榴弹爆炸，领导同志被炸受重伤，其他警卫员也被弹片击伤，只有默·克利诺安然无损。他在邻近搜索不到敌人，才将领导同志和其他警卫员逐个安顿到隐蔽的场所，在周围装上柠檬签和几颗手榴弹，竭尽全力解决粮食和药品的供应，无微不至地照顾伤员，并日夜侦察周围的动静。治疗养伤 20 天期间，他废寝忘餐，小心护理，在他热忱照顾和治疗下，该领导同志和

警卫员都先后痊愈，但他本人却消瘦了。

1951 年 11 月，默·克利诺带领警卫组联合查柏（Jabak）区民运同志，先后向敌人的三个前哨站发动猛烈进攻，持续三个昼夜，终于打垮马来特警，讨还血债，缴获各式枪械 29 支。

12 月，敌人调动 160 个马来特警进攻该地区的解放军部队，先用炮火在甘榜和森林地带胡乱轰击一个多星期，一队特警才敢向解放军营房摸来。战斗打响几分钟，敌人推进到只有 20 码的距离，由于两位警卫员出发收藏很重要的物资，所以警卫力量减弱，敌人参战兵力也略占优势。默·克利诺眼见领导同志亲自用士丁枪近距离扫射敌人，同时沉着指挥战斗。为了掩护受到敌人火力威胁的领导同志，他迅猛扑向该领导同志正面的敌人，以手提机关枪枪口直指敌人，“答”，的一声，子弹打不出去，他迅速再上膛，就在这一瞬间，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胸膛。他躺在血泊中，还高喊着：“打下去！誓死保卫领导同志的安全！马来亚共产党万岁！”

一贯敬重默·克利诺的战友们，高喊着：“为默·克利诺报仇！”在震天响 的喊杀声中，勇猛冲向敌人，怯懦的马来特警慌乱而逃，溃不成军。此役打死特警 5 人，打伤 7 人，俘虏被惊吓的特警 3 个。约于一星期后，一连特警就草率逃循了。警卫英雄；默·克利诺英勇顽强的高贵品质和无限忠于民族 解放事业的革命精神，永远长存于解放战士心中。

宁死不屈的女英雄阿西雅

摘录自《解放丛刊》

阿西雅(Asiah)出生于柔佛州弄兵区一个马来贫农的家庭，日本侵占期间，他的家乡被日寇放火焚烧，村民有些被迫流离他乡，阿西雅一家同样受到凌辱与迫害，生活非常艰辛。日本投降后，她和家人搬到彭亨州落户，成年后和革命者默·克利诺 结婚，受到爱人的教育和影响，逐渐提高政治觉悟和民族自强意识。默·克利诺参加民族解放军以后，阿西雅参加一个民运组，满腔热情地积极工作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仅进行抗英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宣传，收取同情捐，为部队供应粮食和药品，还经常收集情报，参加锄奸灭恶的武装斗争。1952 年，一天早上，她参加特别组在瓜拉直凉村，消灭一个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突然，受到一股长芭冷刀队恶棍团伙的包围，阿西雅和特别组战士，以猛烈火力把步步紧迫的芭冷刀队，打得狼嗥狗嚎，四散奔逃。

阿西雅热爱党，对事业无限忠心，对英帝殖民统治无比愤恨，平时一再表示决心要为人民的翻身和祖国的解放而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1952 年，在彭亨州尼纳斯北根（Nensi Pekan）地区，由于一个暗藏在群众中的奸细向敌人告密，一股英帝军警突然袭击阿西雅所在的民运组，由于毫无防备，组长当场牺牲，阿西雅一只脚被敌人的子弹打断，跌倒在地，无法走动。敌人抓住她，满以为年轻的妇女，好欺侮，当场就想威逼利诱阿西雅，要从她的口中套出组织秘密，不料却惹到她一顿怒骂。

“我痛恨你们!你们是敌人的走狗,只会舐帝国主义者的鞋底;你们这些民族败类,是祖国的叛徒,是社会上最不知耻的狗种!”

阿西雅蔑视敌人套供的诡计:“你们别想得到革命组织的秘密,你们只能得到我的尸体。”特警企图将阿西雅抬回警察局,再慢慢折磨她,逼她就范,阿西雅怒吼着挣扎拒绝,骂道:“住手!剑子手,我不去,不自由,毋宁死,要么,你们只能抬我的尸体去。”一个丧心病狂的马来特警头目,对着阿西雅举起手枪。阿西雅忍住剧痛捏着拳头高喊:“马来亚人民革命万岁!”

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充满革命的英雄气概,震慑敌人,为马来亚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令敌人丧胆的英雄马纳

摘录自《解放丛刊》

早在1948年,英帝全面武力镇压马来亚人民的民主运动,人民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反抗的时候,马纳(Manap)就在彭亨负责民族解放军的民运工作。那时战斗很频繁,有时一天内连打两场战斗。马纳既勇敢,又机灵,群众普遍赞扬他英勇善战;战友们也很钦佩和爱戴他是一心为公,勇敢杀敌的马来反殖战士。

1949年一天,马纳独自一人在一条相当宽阔的大河上划着一只舢舨,执行交通联络工作,随身只带一颗手榴弹和一支短枪,不意岸边出现一股马来特警,约有一个连队。特警们用枪指着马纳,大声吆喝,要他摆舟靠岸。马纳态度镇定,若无其事,悠悠闲将舢舨划靠岸边,蓦地将手榴弹往岸边特警人堆中掷去,轰的一声,

炸伤了好几人，其他特警慌忙仆地。马纳紧跟响声，一个箭步纵身跳上岸，用手枪左右射击，同时快捷向岸旁森林冲去。特警们从慌乱中清醒过来，往森林方向开枪扫射，但马纳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马纳有个深明大义的好妈妈，有一次马纳回家看她，妈妈既慈祥又严肃地嘱咐马纳说："你作为一个民族解放军战士是光荣的，希望你坚持斗争到底，勇敢战斗，万一在战场上倒下去，也是光荣的。"这些教诲，马纳回部队转述了，对其他战士也起了鼓励、鞭策的作用。

1950 年至 1951 年间，马纳带领一个部队驻扎在彭亨东部地区，他们行动迅速灵活，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先后打死打伤很多英帝军警，并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被他们俘虏或向他们缴械的警探、特警或普通士兵，经过宣传教育后，都得到宽大处理。很多特警士兵不仅公开承认马纳及其部队英勇善战，而且赞扬马纳的俘虏政策，被俘过的特警、士兵私下向其同僚忠告、通气说："如果碰上马纳的部队，只要举手投降，缴出武器，就没事啦。"

1952 年，在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中，马纳身先士卒，奋勇冲上前沿，不幸连中数弹，壮烈牺牲。马纳虽死犹生，他的英雄事迹，长期激励着解放军战士们，大家都以马纳为榜样，临危不惧，奋勇杀敌。

弃暗投明的解放战士雅丁

摘录自《解放丛刊》

1948年11月7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31周年纪念日的晚上，由马族和华族战士联合组成的民族解放军分队，乘着夜色，向驻守在彭亨州而连突地区英资大胶园狄盖（Tekai）园的英帝特警发动突然袭击。一小队特警守卫该园的油棕厂，另一小队守卫烟房。解放军隐蔽地神速冲进烟房特警驻地，一枪不发就俘虏了全部特警，收缴枪械弹药。紧接着悄悄向守卫油棕厂的特警摸去。他们命令烟房的一个俘虏特警，向油棕厂的特警转达解放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投降，否则将遭到粉碎性的打击。特警企图讨价还价不成，最后还是哭丧着脸乖乖地放下武器投降了，解放军此役缴获了21支枪。

一部分俘虏要求参加解放军部队，经过简要地检查他们的历史，接受其中几个在和平时期曾经同情和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其中一个马来青年叫阿布哈山（Abu Hasan），参加解放军后，改名雅丁（Yadin）。雅丁本来是响往反帝的民主运动的，但是，他的父亲和哥哥却是维护封建势力，支持英帝殖民统治的顽固分子，千方百计束缚和限制他接触民主运动。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强迫他参加特警当炮灰。

雅丁和其他俘虏上队后，得到领导干部的关怀和耐心教育，政治思想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明白为谁而战和民族解放的实质内涵，把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化为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

雅丁参加过多种形式的战斗，在战场上一贯表现英勇刚强。

1949 年 8 月 15 日，部队在真诺（Chenor）十一碑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整个排的敌兵，缴获了 22 支枪。雅丁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机智，为战斗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受到部队领导的特别表扬。

为肃清潜伏在群众中的敌奸和镇压反动分子，雅丁和一些坚定勇敢的战士，经常被派遣到甘榜执行任务。有一天，一支小队接受指令，到雅丁父亲屋子附近去肃清当地的反革命势力。雅丁带领几个战士走进父亲的屋子，准备再次严重警告父兄两人，不意两人都外出未归，战士们仔细搜索后，决定没收一些物品，作为无声的警诫。雅丁此前已经数次写信忠告过其父兄，晓以大义，劝其停止反革命活动，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其父兄都置之不理。

1949 年 10 月间，第十支队进行为期长达三个月的第一次长途行军，部队经常与英军和特警进行激烈战斗，而且面临严重缺粮的困难。雅丁见困难就上，挺身而出，始终站在与困难作斗争的最前列，既勇猛作战，又深入生疏的甘榜里购买或劝捐粮食。

同年 11 月，第十支队决定把特别分队（雅丁所在的分队）和第六支队第二十六中队临时合并。约二百多人的坚强战斗队，先后在而连突（Jerantut）地区多次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给以敌人沉重打击。随后，联合部队折返南面，向加流（Kerdau）地区进发。英帝匆忙调动约 700 人的廓尔喀“敢死营”，凭藉空中侦察和后勤支援的优势，妄想截击联合部队。12 月 12 日，部队进抵而连生（Jeransang）地区，敌军从山背发动袭击。由于地形不利，解放军一面反击敌人，一面向南面一公里处的小山丘徐徐转移。在转移的路上，横贯着的一条烂泥河，严重妨碍部队的机动性，指挥部决定派出一个小队多的战士在河沿打阻击，拦堵敌军的追击，掩护大队安全撤退过河。雅丁等十几位战士担负这一艰巨的任务，钉在阵地上，一寸也不后退，他们以猛烈的火力狠击数十倍的敌兵，使 敌人无法前进，胜利地完成阻击任务。在过了河的解放军火力

的掩护下，加强小队以后才撤退过河。雅丁和另处三位战士，在此次阻击战中，英勇地壮烈牺牲。

部队撤退上山后，部署13个由轻机组组成的交叉火力网，静伏以待，等候追踪而来、只为金钱助纣为虐的廓尔喀雇佣兵，等他们走近到火力最有效射击的范围时，机枪组突然发出排山倒海的怒吼，一批批敌兵相继中弹倒地，尽管英籍军官挥舞着手枪，暴跳如雷，所谓“敢死营”的胆小鬼，几次冲锋被打垮后，凶焰终于变成争吵和哀嚎，解放军趁机胜利转移。

事后据群众告知，敌人动用了两火车卡，运载了70多具尸体和重伤员到而连突车站。雅丁等几位英勇的烈士，是这次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主要功臣。

人民的战士雅丁永留青史。

视死如归的小英雄罗拉

摘录自《解放军丛刊》

罗拉（Dolah）生长在淡马鲁丹绒巴都（Tanjong Batu）甘榜。“6·20”枪声掠过他的家乡，他就参加乡里的马来少先队。乡里受到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的影响，乡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意识比较浓郁，小罗拉从小就向往长辈们反殖反帝斗争。他对民族解放军特别好感，每逢武装部队进村就缠着要求上部队，战士们亲切地劝慰他：“你现在年纪还小，等到长大了才上部队，现在先参加甘榜里的蚂蚁队”吧（注：tentera Semut就是少先队）。罗拉听话不再纠缠，但提出两项要求：一是长大后部队一定要吸收他上队；二

是如果牺牲了，必须追认他是马来亚民族 解放军战士。他人小志气大，思想已经趋于成熟。

1949 年，罗拉已经 14 岁，接受一项战斗任务，带着一颗用蕉叶包起来的手榴弹，潜回家乡，准备消灭一股作威作福的特警。当他抵达时，发现几个特警混杂在群众人丛中，他的叔父也在场。罗拉考虑到不应伤害群众，准备回头向隐蔽在路旁矮菁芭里的解放军战士汇报情况。他的行动引起特警的注意，便尾随在后，遥遥地盯着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埋伏的解放军战士看见特警自投罗网，立即猛烈射击，几个特警应声倒下，双方激烈战斗持续半个小时，由于罗拉带领“蚂蚁队”和民运人员从特警背后冷枪骚扰，特警大部分被歼灭，少部分狼狈逃窜。特警从此再也不敢经常到甘榜威吓群众了。罗拉终于参加了民族解放军，穿上他非常疼爱的、由他妈妈亲手缝制的解放军制服、五角星军帽和绑腿，神气十足地紧握一支双管腊枪。

一天，罗拉到甘榜边沿的一个角落放哨，站在蚂蚁墩上聚精会神地监视着甘榜通往村外的小路。半小时后，突然一股英籍士兵从罗拉的左侧钻出来，发现罗拉，悄悄走前，企图活抓罗拉。罗拉猛地发现英军，毫无惧色，迅速举枪向英军射击，同时高喊：“红毛鬼！把你们消灭掉！”走在前头的两个英军先后倒地。

罗拉在英军密集火力的扫射下，倒在生养他的土地上，浸在慈母给他的血泊中。

小英雄罗拉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出年轻的生命，第十支队的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全都感觉非常惋惜和悲痛，立即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当场追认罗拉为民族解放军的光荣战士。

马来亚人民的优秀女儿——雅哈拉

摘录自《解放丛刊》

英帝殖民者实行农村集中营（美其名叫“新村”）政策以后，村民们在铁刺网围禁下受特警监视，行动严受限制。民族解放军的粮食供给产生较大的困难。第十支队在峻岭荒林中开恳农场种植粮食。雅哈拉（Zaharah）和其他马来战友在部队农场里紧张而愉快地劳动。场座落在泰马边境，四面环山，土肥水足，农作物长得格外挺秀丰硕，为部队供应大量蔬菜，丰富了部队的物质生活，增强战士体质。雅哈拉长期在后勤岗位上，实际上是在间接对英帝国主义作战。

由于一个民族败类的出卖，一股整百人的特警，静悄悄地越过高山峻岭，窜到农场附近的高地，傍晚5时左右，发起进攻。在农场工作中心队长的带领下，全体农场战士，有序不乱地互相掩护撤退。雅哈拉原来已撤离农场了，但她想起心爱的来福枪还遗留在芭场，立即独自勇敢地沿着她熟悉的地形，避开敌人的射击方向，迅速跑回芭场拿起来福 枪。正在此时，一小股特警已经撞到她的前面，叫嚷着要她举手投降。雅哈拉却是坚定地举起来福枪，对准敌人快速射击，当场击毙两个敌人（其中一个是轻机手），击伤几个。陷于混乱的特警，对着雅哈拉乱枪扫射。英雄的女儿含着对敌人的强烈仇恨，躺倒在用汗水和鲜血灌溉的土地上。

这批特警，慑于雅哈拉的英雄气魄，在撤退之前，不由自主地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埋葬了雅哈拉的遗体。雅哈拉的豪壮事迹，鼓励甘榜一批青年男女怀着满腔的激情，纷纷要求参加民族

解放军。甘榜的群众，更多人主动为部队购买粮食和物资，不少妇女生了女孩就取名雅哈拉。第十支队立即召开隆重的追悼会，支队马共党组织领导人，根据雅哈拉行前意愿，在会上宣布追认雅哈拉为马共正式党员。在部队里，雅哈拉成为“女英雄”的代号。

向蔡清流烈士学习

阿红　　阿敏

蔡清流，又名蔡大地，祖籍广东东莞县清溪乡。1920年在马来亚霹雳州布先埠出生。排行第四。父亲早逝，养家的重担落在大哥的肩上，二哥、大姐、清流、小妹和母亲都靠他赡养。一家都很疼爱清流，母亲怕他养不大，给他取个女孩的名字桂莲。长大后他很不喜欢这名字，参加人民抗日军就改名蔡大地，抗日胜利后又改名蔡清流。

清流小的时候在布先光汉小学校读书，毕业后到怡保育才中学就读，念完中学回到光汉小学任教。少年时代他很聪明，大哥是铜管乐的教师，曾在怡保、槟城等地教授铜管乐。受大哥的影响，清流的铜管乐也吹奏得很好，当上布先铜管乐队的教练和指挥。大哥对他寄托很高的期望。

清流和黄伯遂（林江石）很要好，并和烈扬、庚友、小铁等人经常一起搞文娱活动，聚首座谈，受到革命理论的教育，潜移默化，共同组织清华俱乐部。俱乐部团结布先光汉、育知两间学校的数百名青年校友，组织铜管乐队、歌剧队、体育队。乐队经常为筹赈会、学校、社团、矿工会演出，也为当地群众的红白事

进行吹奏，很受群众的欢迎和赞扬。

1938 年，林江石组织布先抗日宣传队，清流和烈扬、庚友、小铁都参加，此后到布先、哺地、端洛、甲板、华都牙也、督亚冷等地，向居民、工人演出，有演讲、话剧、歌咏、铜管乐等节目，宣传抗日救国，影响很大，大受欢迎。他们还建立一支当时在北马很有名气的篮球队，一切收入全部作为筹赈和“援四、援八”捐款，团结广大爱国青年，扩大进步党团的影响。

1941 年 12 月下旬，马来亚共产党霹雳州地委在朱毛山区建立抗日游击队，第一批队员来自布先、端洛、甲板等地，以矿工为主。这时，清流不顾大哥和家人的劝阻，毅然参加了抗日武装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他表现英勇坚强，不久就参加马共，并先后担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一中队副队长、第三中队政治部、第十三中队队长等职。1944 年 5 月前后，曾经被派往吉兰丹州牙拉顶参加剿匪战斗。传说“第五独立队队歌”是他所创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清流负责领导霹雳州的青年运动，组织成立青年团。清流多才多艺，有音乐修养，谦虚谨慎，谈吐文雅，和蔼近人，深受青年们爱戴，被选任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霹雳州团秘书（州团中心）。1946 年中，他当选为全马新青团总团副秘书，也是总团党团成员。1947 年底，被调到新加坡工作。当时由于英帝当局加强政治高压，打击和平民主活动，革命斗争处于低潮，部分青年干部情绪消极，组织上经济遭遇困难。清流仍然斗志昂扬，发扬特长，当四间学校联合建立的铜管乐队的教练和指挥，将所得薪金的绝大部分供给总团做经费，自己则过着俭朴的生活。当年，他和霹雳州妇联党团成员白芝在怡保结婚。

抗英战争爆发前夕，清流喜获一个女儿，然而父女从未见过面。后来他接受组织的调动，到柔佛州任区委。民族解放军第九支队成立后，调任第九支队政治部主任。以后北上部队进行整编，

成立三十二中队，归中马局领导，清流改名阿坚，任中队政治部主任。不久，部队再调整，他调任西彭亨文冬负责区委副书记，兼地方分队政治委员。那时，马共党中央驻在西彭亨，是英帝军警重点进攻和进行粮食封锁的地区，环境很严峻紧张，生活供应很困难。清流仍然很乐观、活跃，殚精竭虑，带领同志们与危难作斗争。在这段期间，他还创作了不少革命歌曲，包括《擦枪歌》、《出发》、《行军》等以后相当流行的歌曲。

1952 年，清流被调到中央机关担任警卫队队长，后来跟随队伍转移北上泰马边区。1955 年底，清流又改名阿忠，被提为州级干部，调任第十二支队一区区委书记。1957 年被派去学习通讯技术。以后受派南下霹雳中部执行重要任务。不久，他带领 5 名战士，配备轻机枪，在霹雳河上游，宜力、玲珑地区渡河以后，遭受英帝军警包围，激战后全队人员壮烈战死，英勇牺牲。

第十二支队解放军战士，闻知清流不幸捐躯，怀着悲痛心情，开展学习清流的革命思想与先进作风的活动：学习他党性坚强不讲名利，献身争取民族解放的意志坚定如钢。作为州级干部，能上能下，调职管理小医院和区里民运工作，一样积极热情，胜任愉快。在柔南蓝瑞事件中，坚定革命立场，维护中央纲领。学习他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领导中央卫队时兼管总务，组织上大概每月只能供应战士 20 天的伙食费，他以充沛的乐观态度，带领战士们在山里向大自然“领取”欠缺的 10 天给养。他总是满怀信心，精打细算，把集体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遇到行军困难或是战斗时，他的冷静镇定态度，给战士们增添了很大的信心。他那雄壮昂扬的歌声，引起原来不会唱歌的战士也伊呀高吭，活跃了部队的生活气氛，激励了战斗情绪。学习他谦虚谨慎，和群众打成一片，临危不惧，遇险也从容的作风。他处处和战士及群众亲密无间，与年轻人共同唱歌捉迷藏，关心群众，助人为乐。南下霹雳州，英军正在大进攻、大搜捕，他审时度势，先将通讯器材隐蔽

起来，以减轻行军与作战的负担。发现已受敌军包围时，竟能在千钧一发之时，烧掉密码和重要文件。清流确实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视死如归的人民英雄。

“九·一”烈士钟振康

林一叶

一个英俊聪敏的青年，为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坚毅奋战，英勇献身，他就是槟城钟灵中学引以自豪的校友钟振康。他又名小康，父亲钟乐经是来自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 的华侨。山区的艰苦环境，培养出他的刚强性格。振康从小就受到他父亲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薰陶，在槟城钟灵中学读书时，进一步受反帝反殖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指引，积极参加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抗日救国活动。他勤备好学，革命理论和政治觉悟提高很快，1938 年初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39 年，振康担任马共槟城市委成员，工作中他显得沉着冷静而有魄力，在领导学生运动并使其结合工人抗援活动取得较好的成绩。

1940 年，他被调任马共马六甲地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当地的工人运动得到较快的发展。日本侵略马来亚前夕，再被调到新加坡市委工作。1941 年 12 月 30 日，新加坡各界华侨抗敌动员大会议决成立民众武装部，以马共代表林江石为主任，组建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星华义勇军）。振康参予组织马共新加坡市委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抗日卫马，保卫新加坡。他发动 60 名党员报名参加义勇军，发挥带头作用。振康于 1942 年 1 月下旬，带领首批 15

个党员，参加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自20日至29日，接受短期军事训练．于1月30日英军炸柔佛长堤的前夜，进入柔佛州南部．参加组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以后成立特别队，振康任党代表。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10万英军在2万余日军的进攻下，怯弱无能，无条件投降。3天后，日军开始对岛上华侨进行大检证、大屠杀。并同时在马来亚各地进行大围捕、大清乡，到处滥杀男女老幼华侨。新成立的特别队，处境十分困难。

1942年8月下旬，振康接到马共中央的通知，化装成小贩，到吉隆坡北部10公里的石山脚（Batu Caves），参加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简称“九·一”会议）。会议的保密、保卫工作，原有妥善安排，但由于内奸莱特的出卖，9月1日天晓之前，受到约3个大队日军分层分路重重包围袭击，造成9位党军高级干部，及9位警卫与服务战士的英勇牺牲。牺牲烈士包括马共中央委员小忠（李振宗），朱佬（朱日光，兼第四独立队党代表），第一独立队党代表许庆彪，第三独立队党代表陈书，第四独立队队长阿福（余洪），第五独立队党代表张奇生（浪萍），特别队党代表小康（钟振康），吉打地委委员陈炳宏，槟城地委书记文雁。还有警卫队队长阿燕，战士黄光、保伦、小林、刘友、彭有，服务员刘三耐、刘琨、观凤（女）。

清早5时，外哨报告外围发现大批日军，中央委员小平立即布置大家按预定撤退路线分开突围。振康等几人往会场后面的小山冲去，一队日军已绕到山后，依稀看到人影就开枪射击振康腿部中了一弹，瘫倒在地，他拒绝罗常为他包扎，并催促他们快跑，自己滚到山路旁边草丛中。片刻间，日军搜索发现振康，振康于是高呼：“马来亚共产党万岁！”在乱枪下壮烈牺牲。小忠、朱佬、许庆彪、钟振康等9位党军烈士的首级，被日军刈下，陈列在吉隆坡闹市中心十字路当中，排列在木板架上示众。人民没有因此

惊吓畏缩，抗日斗争从此更加广泛激烈地开展。“九·一”烈士们，将在马来亚人民解放的史册上，永远光辉璀灿，千古长存。

坚贞的女战士黄玉心

摘录自《阵线报》略加补充

十五岁的小姑娘，温存文静，外表看去似是不懂事的黄玉心，正在槟城福建师范女校读书。年青的心坎里，早已充满革命火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激发了玉心的爱国热忱，她痛恨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毅然加入学生抗敌后援会，参加学运工作，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玉心的母亲和姨母，都用严厉的封建家教来管束她，旧礼教的束缚，学校规定“学生不得过问政治”的校规，都被玉心献身革命的坚强意志所粉碎。

1938年——1940年，槟城和全马来亚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以学生为骨干的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漫画队活动于街头、乡镇和海边。玉心发挥写作与组织工作的特长，克服校内学运落后的面貌，培养了大批骨干，投入社会上抗日救亡运动。玉心在热火锻炼中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日本法西斯侵略马来亚的战争爆发后，在槟城进行大逮捕、大屠杀，槟城小岛抗日活动缺乏周旋余地，玉心和部分马共干部撤退到吉打州。玉心、丫头、曾雪虹和梁良、章楚英等人，于1942年3月在居林硕莪廊以开办松鹤牌香烟厂作掩护，在华侨妇女中宣传抗日，散发地下抗日小报《活路报》，发展抗日同盟会会员，

收募抗日同情捐。将近一年，受双溪大年妇委会被破坏余波的影响，获悉日本宪兵部暗探将前来搜捕，负责人分头出走暂避。玉心先后到霹雳州布先和端洛地区参加抗日工作，这时她才19岁。

日本侵略军，不断进行疯狂残暴的肃清，抗日的组织工作，面临复杂危险的环境，玉心全力以赴，将抗盟工作搞得生气勃勃，稳定发展。布先、端洛的民运干部，初期是热情高而经验少，玉心善于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政治认识，增强抗日斗志。

1944年4月，清晨时刻，玉心身带机密文件，行经一间咖啡店门口，突然发现受到日本暗探的注视。她心中一震，意识到个人生命事小，抗日组织的机密事大，她灵机一动，立即转身走进咖啡店，掏出文件投入熊熊的火炉，瞬眼间文件被烧成灰烬。敌探跟进店内把玉心双手绑起来，玉心却露出胜利的微笑。

日寇把玉心关进华都牙也牢狱，施加各种酷刑。殴打不行，就灌水，灌涨肚子才拳打压挤，还不招认，再用棍敲、鞭打、吊打、夹手指，打得玉心满身青红浮肿，玉心还是那句话："不懂任何抗日机密，烧的是油腻废柢。"

敌人把玉心折磨得不像样子，头部被打破几处，腰部重伤而溃烂，遍体鳞伤，仍然毫无所获。玉心在狱中通过一位医生的妻子，和狱外的战友取得联系。组织上说服爱国人士联名担保，才把玉心营救了出来。

回到抗日部队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伤势还未痊愈，玉心就要求分配工作。当时联军已在诺曼底登陆，东欧先后解放，日本舰队绝大部分被歼灭，美国飞机不断轰炸日本本土，马来亚日军已成瓮中惊鳖。抗日战争形势很好，抗日武装和民运组织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干部。战友们再三劝阻也无法抵档玉心的强烈要求，只好同意她边奔波，边工作边休养。

玉心被安排到宜力、江沙、太平一带农村工作，她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热爱群众，使抗日群众工作快速扎实地发展。

黄玉心不顾伤病的身躯，废寝忘餐，积极工作。进入1945年，她的工作更加繁重艰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的不断发展壮大，使民运与群众工作越发活跃。玉心在无限兴奋、无限紧张工作中，旧伤加新疾，使她一病不起，溘然逝世。二十三度春秋，闪耀出千载不灭的光芒。

烈火中成长的革命作曲家——杨励

摘录自《阵线报》

马来亚的抗日抗英同志，很多人爱唱“告别马来亚”、“保卫马来亚”、“别离颂”等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这些都是杨励的作品。他的作品还有“槟华男女合唱团之歌”、“宣传之歌”、“大家一条心”、“鲁迅逝世纪念歌”、“铁丝网”、“援助八路军之歌”，和闽南歌曲“保卫厦门”、闽南歌谣“滚滚滚，中国打日本”、第八路军真正猛”等等。曲子的节奏旋律并不复杂难唱，庄严优美，富有战斗气息，激动人心，既通俗易懂，又富艺术感染力，易于深入人心。

杨励，男，原名陈锡清，原籍闽南，约于1919年出生在槟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幼年丧母，由极其疼爱他的大姐抚养长大。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学生抗日后援会，次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他天资聪颖，谦虚用功，学业成绩优良，1938年在钟灵中学高中毕业，同时考获就读剑桥的文凭。毕业后由党分配到一间学校当教师，作为掩护职业。

杨励酷爱音乐，也对文学有兴趣，生活严肃，好学不倦，工

作之余，手不释卷地钻研乐理，经常用“杨励”笔名为进步报刊撰写有关支援中国抗日的文章和诗歌。他负责槟城“学抗”的宣传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对抗敌后援会的发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作出重大贡献。1938年底，隶属筹赈会的槟华男女合唱团成立，由杨励任团长，40多名团员，包括许庆彪、谢瑞生、曾雪虹、伍玉珍等基干成员。后又发展第二、第三团。第三团由12—15岁少年组成。三团合计150人左右，在杨励指挥下，频繁地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对槟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

1939年，马共槟城地委决定利用学校假期，组织一支40多人的学抗宣传队，杨励任队长，到吉打州几十个市镇乡村演出，一个月期间，每晚都在两个乡镇演出宣传。演出时多用方言，妇幼群众都听得懂，大受欢迎，获得吉打“抗援”的高度赞扬。演出期间，生活非常紧张艰苦，团员们的阶级意识和群众观点，普遍得到很大的启迪和提高。

1940年2月2日，武汉合唱团抵达槟城，“抗援”发动以学生为核心的数千群众到码头欢迎。英帝国主义为了压制日益蓬勃的抗日运动，竟逮捕一个散发传单的少年。数千群众立即从码头游行到警察局，包围警局抗议无埋抓人。工界、店员、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支援队伍不断增援，并送来一车车饼干食品。晚上7时，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挥舞警棍，乱撞乱打抗议群众，警察局外，马路上洒满学生、工人的鲜血。续后，英帝进行大逮捕，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槟岛。抗议队伍的领导人之一杨励，和他所辛勤培养的学生干部许庆彪、谢瑞生等人，英勇搏斗的表现，使英帝警探切齿难忘，到处搜索。为了保护干部，后来他们被分别调离槟城。杨励调去新加坡，由他的大哥协助安排，避过警察的检查和盯档，乘上轮船离开槟城。

1940年，杨励在负责马共新加坡市委期间，眼见庆祝“五一”大游行的5万工人遭受英帝蛮横镇压的流血事件，罗良助、梁

洁点无辜被杀害，无限悲愤，与下“五一纪念歌”，传遍马来亚，增强反帝反殖的火焰。

1941 年，杨励被捕，在狱中他用激动人心的男中音，高歌“囚徒歌”等革命歌曲，鼓励难友们的斗志。同年 12 月，日本侵略马来亚，杨励怀着对日本法西斯的无比怒恨，谱写了“保卫马来亚”。当英帝蛮横无理地决定驱逐一批包括杨励在内的反殖革命志士出境时，他又创作了“告别马来亚”这首感情丰富、旋律优美、烩炙人口的豪迈歌曲。由于香港早日沦陷，运载杨励、杨果等人出境的轮船，只好折返新加坡。

12 月 18 日，英军迅速败退，形势危急，英帝总督才和马共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下旬，杨励和林江石、林亚当等人被释放出狱，受到工人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杨励出狱后，参加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积极协助林江石组建星华义勇军。新加坡临近沦陷，杨励由马共派往柔佛南部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负责政治部。次年病逝山林中，年仅 23 岁。他的一生，充满抗日反帝的光辉霞彩，永远活在反帝反殖战士心中。

悼念阿甸同志

马丁

阿甸是马共中央委员，在反英武装斗争期间，1953 年在彭亨州南部一次战斗中牺牲。终年 32 岁。

阿甸原名林树益，又名林达、林平、林英强等。原籍海南省文昌县昌洒镇宝彩村。1953 年他父亲林天伦返国带阿甸到新加坡

居住，供他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念书。当时正值中国西安事变前夕，全国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一致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阿甸在国内已受冯白驹革命部队的影响，因而在华侨中学读书时也积极投入学生抗日运动，后来参加了马共，成为学校中的抗日骨干分子。因反对英殖民当局限制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出校。但他没有害怕退却，相反，更加增加抗日救国、为革命奋斗的决心，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马共新加坡市委安排他参加琼侨指委工作，发动和组织琼籍侨胞抗日救国救乡，捐款捐物支援海南岛琼崖纵队抗日斗争。他还主编《琼崖通迅》（内部刊物），报导琼崖纵队敌后斗争事迹，提高了琼籍侨胞的爱国热情。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法西斯进攻马来亚，阿甸坚持在新加坡向群众宣传马共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星华义勇军保卫新加坡，直至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才撤退到内地柔佛州。马共柔南地委分配他到万浮区任区委委员，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抗日部队，反对日寇的血腥统治。

阿甸 1942 年底从万浮区调上“四独”部队，先在泗隆园一带活动，有人说他提任过新分队的分队长。1943 年 3 月，“四独”司令部迁往天吉港，他被提任司令部管理部。当时日军疯狂向部队进攻，处境困难，他很少在司令部，经常到各中队了解情况，指导对敌斗争。

1944 年初，马共中央对“四独”司令部人员进行调整充实，委任家雷为党代表，队长陈田，副队长卢成，政治部阿甸，管理部小刚。陈培农、吴亚浪调出搞民运工作。

由政治部领导出版的《打日本》小报，有中文版，马来文版，每周出版一期，报导各地区中队抗日消息，消灭敌人的动人事迹，揭露敌人罪行，报导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新闻，从而打破了敌人的新闻封锁，成为广大群众和抗日军战士喜爱的小报。我在

1944 年 10 月召开的全马党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认识阿甸，他代表“四独”参加，我代表“六独”参加，会议地点设在吉隆坡间津十三条石森林里。森州、柔南、下彭党军代表先到上彭“六独”司令部营地集中，然后由“六独”派出交通员带路到会议地点。因走错路迟到，会议已在上午开始。我们下午抵达营地时，与会代表已用过晚餐。次日清晨，又接到山下交通员送来情报，说日军开始进山搜索，以致会议受到干扰，仅开了一天，便草草结束。同批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又从原路返回上彭“六独”司令部营地，才分别返回各地。

阿甸很朴素、沉静，说话很温和。平时少说话，说起来又有幽默感。他对事物分析能力很强，处理问题坚定果断，是一位好领导。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法西斯投降，各地人民抗日军（公开队）先后进驻城市，维持治安，惩 处汉奸走狗，协助建立各级人民委员会。同时马共也在各州、市设立办事处。阿甸与小平于此时结婚。1946 年 1 月，马共在吉隆坡召开八中扩大会议，阿甸被选为中央委员，负责马共柔佛州州委书记。1947 年春，马共中央书记叛徒内奸莱特潜逃，同年夏天，马共于霹雳州朱毛路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清算莱特叛变罪行，选举陈平为总书记，设政治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职工部。阿甸担任政治局委员。我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 1948 年 5 月在柔佛郊外橡胶园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内容除整党外，还部署如何应付英帝镇压，做好必要时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当时马共设立南、中、北马三个局，分别领导各地反殖斗争，阿甸任南马局书记。1948 年 6 月 21 日清晨，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向马共进攻，导致抗英武装斗争爆发，阿甸便留在柔佛州领导当地抗英武装斗争。

1949 年初，柔南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转移北上彭亨州，阿甸夫妇随军到彭亨，在西部（上彭）地区坚持武装斗争，遭受英军

疯狂进攻，在农村处境艰险，两夫妇退往山区居住。以后情况，一时不很明朗。

阿甸的胞弟林树钊，久查不知阿甸夫妇的下落，通过我多方探询，终于得到泰南有关方面的答复，澄清了对阿甸的各种猜测与谣传（阿甸的女儿林玉欣也找到关系）。复函全文如下：

“林树益同志，1940 年（或 1939 年）在新加坡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中学生中进行地下革命工作。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后，他从新加坡进柔佛州，在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工作，他在部队里用名阿甸（有时用阿典）。新马侨友会编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 246 页有提到他（阿甸）。

1946 年初，林树益同志当选为马共中央委员。1946、47、48 年，他在柔佛州和雪兰莪州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妻子原姓名不明（笔名注：原姓名梁宜明，在党内和部队内名小平），是马共的州一级干部，和他一起工作。他们的女儿的情况不明。

1948 年 6 月，马来亚人民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林树益同志夫妇进柔佛州南部转到彭州南部。他们在彭亨州从事武装斗争。

1953 年，林树益同志和他的妻子小平同志先后牺牲，林树益同志在彭亨州南部我军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小平同志在彭亨州北部立卑地区我军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他们牺牲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经过，现在没法查明。

林树益同志、小平同志的英灵永在！

愿林树益同志、小平同志的女儿、弟弟对自己亲人的英雄一生深感光荣！

1994 年 8 月 14 日”

革命孤胆英雄郑清凉

汪友发

郑清凉同志又名清良，也叫小郑，祖籍福建永春。家住彭亨劳勿小学读书，后到文冬启文中学和加影华侨中学念初中，最后转到吉隆坡尊孔中学。

1939年在加影华侨中学就读时，该校是全马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学校之一，被称为“小延安”。清凉是学校学生抗敌后援会的主要骨干成员。加影“前卫剧团”，绝大多数成员是华侨中学的师生，清凉是该团成员，时常参加演出，演出的效果都很常常博得群众的赞赏。当时“前卫剧团”在马来亚颇有名气。清凉在此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1940年，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学生，为反对校方干预和限制“学抗”的活动，学校骨干分子串连全校学生进行罢课抗议。

当时的校董事会由反动派所操纵，秘密和提学司勾结起来打击罢课行动，宣布学生限期回校复课，否则开除学籍论处。许多进步学生不愿屈服回校，尊孔中学的救亡运动暂时成为真空状态。次年，为了加强尊孔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包括清凉在内的进步学生转学到尊孔去，很快就组成了学生救亡活动核心组，名称改为“学生救亡协会”，清凉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下半年，加影华侨中学校长胡一声被提学司逼迫自动离境，一些反动教师企图夺取学校领导权，学生对他们开展激烈斗争，举行罢课。清凉率领救亡协会的成员，赴加影华中演说，鼓舞全体同学团结一致，斗争到底，激励同学们的斗志。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侵略马来亚，适逢学校假期，清凉回到劳勿家中。马共西彭亨州地委集中文冬、劳勿、立卑、文德甲等地区党员骨干分子，在文德甲金振山附近进行军训，筹建上彭（西彭）人民抗日军，下辖三个分队，清凉任第三分队政治指导员。

由于上彭人民抗日军党代表黄春及第三分队副队长官水，被逃兵陈斌出卖，在文冬街上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文冬警察局，第三分队决定进行营救，由清凉及分队长陈光来带队，在下半夜进攻文冬警察局。交战一小时，未能攻克，天已将晓，只好撤退（黄春、官水后来逃脱归队）。

清凉想要铲除一个汉奸，独自留在文冬街上徘徊。日本便衣宪兵发现清凉裤袋有手枪，想拦腰抱住清凉，清凉拔出手枪还击，不料手枪发生故障，这时清凉虽被宪兵所击中，但仍猛力摆脱宪兵，向下坡里村奔跑，却被迎面而来的一个印度锡克人拦腰抱住。日宪将他逮捕后，即时押到辛炳街新源昌茶室前斩首。清凉牺牲时态度从容自若，高呼："打倒日本法西斯！马来亚共产党万岁！这位气节凛然的青年孤胆英雄，牺牲时年仅 21 岁。

悼念刘冠文烈士

马　丁

刘冠文同志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以下称二独）司令部副队长。1942 年 2 月 7 日，新加坡还未沦陷，"二独"成立仅 37 天，冠文误信其营地被敌发觉，带领队伍转移，夜行军迷失方向，天亮前发觉队伍已靠近瓜拉庇拉镇，便将武器藏在橡胶园中

的草丛里，由于思想麻庫，没有派人看守，以后被敌奸发现，将该批武器送交庇拉警察局。为了夺回该批武器，冠文亲自组织力量，攻打庇拉警察局，结果失败，游击员死 3 人、伤 2 人，他自己也在战场上不幸牺牲，终年 27 岁。

冠文又名刘兴托、刘信卿，广东省揭西县泉水圹乡人。1937 年离乡背井前往马来亚吉隆坡石山脚，住在他兄弟家，以种菜为生。1938 年，他发动当地华侨捐款创办一间培正小学，他是第一任校长。1939 年，他参加马共，后来这间学校成为党的活动地点和交通站，校内教师多是马共党员或同情者。1943 年 106 位抗日志士在吉隆坡半山芭冲出监狱时，已被敌人打断了腿，只能坐在地上鼓励大家快跑，后来被敌人杀害的陈志伟烈士，就是培正的老师。该校的学生后来也有不少参加了抗日、抗英的革命工作。

1939 年，冠文与贝育群女士结婚，婚后生有 3 个子女，家庭负担很重，全靠妻子劳动来维持家庭生活。他辞去培正校长职务，专职搞地下革命工作。

冠文 1941 年被调到霹雳州，负责过马共霹雳州北区区委工作。不久，日本法西斯入侵马来亚。当年 12 月，马共中央书记莱特（叛徒、后来潜逃），来到霹雳州抽调第二批人员（第一批已在新加坡选派），到新加坡英军主办的 101 特别训练学校学习军事技术，在双溪古月街背一间白铁屋召开紧急会议，这时我才认识刘冠文同志。当时 有十多位准备抽调 的同志参加会议，他算是年纪较大的一位，身体粗壮，像似工农出身干部。会议除传达中央与英殖民政府签订的合作抗日协议外，主要是抽调干部，在霹雳共抽调了 39 人。后来抵达新加坡牙笼交通站学习时，调整为 30 人。12 月 29 日进入军校学习前，中央把我们这批人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任命赖来福为司令部党代表，队长黄国平，副队长刘冠文，政治部马丁，管理部廖德。1942 年 1 月 11 日，我们分乘 2 辆军用卡车北上至淡边时，吉隆坡已经沦陷，未能返回

霹雳州，滞留在森州淡边哥岛山，因暂藏武器在瓜拉庇拉郊外草丛中，被敌奸发现运往瓜拉庇拉警察局。2月7日，为了夺回武器，冠文带队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战斗中冠文身先士卒，冲到警察局门前不到40米，他提机关枪，站着向敌人扫射，敌人开枪反击，他不幸被打中心脏，当即倒地，没说一声就牺牲了。他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精神，我永远难于忘怀。

冠文带领队伍丢失武器，攻打庇拉警察局失败，导致三死二伤，虽有失误，但从本质来看：他不顾家庭，抛弃职业参加革命；工作刻苦耐劳，一贯表现积极；对敌斗争英勇，攻打庇拉警察局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与敌人作战。对比之下，功大于过，他是一位好同志，为抗日而牺牲的人民英雄。

参加攻打庇拉警察局而牺牲的另两个烈士：一位是姓张的海南同志，马共党员，他脸上长有一粒乌痣，大家叫他乌痣张；另一位是当地参队的队员，记不起其姓名。在此，一并向这两位烈士敬致沉痛的悼念！

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张剑清

阿珍

张剑清，原名张清，又称老蔡、阿保，马共党员，是一位坚强、刚毅而有谋略的革命领导者。在中国广东宝安县樟木头出生。少年时只身出洋到彭亨当矿工，也当过刈胶工人。

1940年以前，他在彭亨劳勿武吉公满澳洲资本家经营的金矿当矿工时，已是抗敌后援会的成员，曾和温约瑟、温利娣等人领

导过工人改善生活的斗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1942年日本南侵至中马，剑清任马共西彭特区区委会委员，驻在劳勿一带。在他领导下，很快就建立了抗日同盟会，宣传抗日，收集情报，搜寻英军败退时丢下的枪支，发动民间献猎枪、捐助米谷、金钱、物资给人民抗日军，配合抗日军狠狠打击日伪奸细及其爪牙，分化和争取日伪地方自卫团，转变成为为抗日服务的“白皮红心”组织。对华侨维持会会长，也做大量的教育争取工作（劳勿的陈耀基、陈瑞，暗中捐献金钱、金饰、物资给人民抗日军）。

剑清积极支持人民抗日军的统战工作。1942年中期，布置区委、抗盟结合部队人员，说服一批自称“华侨抗日军”的武装队伍，于年底接受上彭人民抗日军的收编，命名为第十八中队。其头子李洪森和少数出身打家动舍的匪徒劣性难移，继续侵犯群众利益，违反军纪，不服从指挥，1944年初，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派兵把他们解散，其中抗日青年则分散改编。

1942年12月，上彭地委和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派出第一批军政干部到吉兰丹南部牙拉顶，由剑清领队，成员有：陈冠雄、曾月华（女）等6人。他们翻山越岭，经12天的艰苦行军才抵达目的地。次年1月下旬，结合冯成部队改编为上彭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剑清为指导员，符雄、冯成、梁旺、沈X分别任正副队长，月华负责政工团。部队成立后，立即加强军事训练，冠雄讲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摸营、伏击、遭 遇、散兵行列、匍伏前进和冲锋肉搏等等，晚间则上政治课。

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从成立初期，就进行几次重大战斗。日军对上彭部队“清剿”十多次，其中遭反击最激烈的是部队刚成立之时，2月13日，日军近300人进犯布劳镇，部队得到当地群众积极支持，在马娘庙、石山下、大谷畲等地埋伏袭击日军，剑

清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经五昼夜的交战，歼敌40余人，从缴获的武器中有一把指挥刀上刻有“上井将军”四字，而抗日军只有位后备队员刘贵煌受伤。6—7月间，日军一个中队攻占布劳，抗日军小股武装分散放冷枪，整夜骚扰，日军无奈，天未亮就撤回毛生埠。

在泰马边境及吉兰丹、彭亨、霹雳三个州之间，有几股土匪，人数较多的是蒋石波、杨广两股，约60人，打着“华侨抗日”的旗号，却从来不抗击日军，长期绑票、抢掠群众，有十多家胶园主家中被抢掠一空。其中古亚横一家，就被杀害8人，陈带的妻儿被关在屋内活活烧死。抗日部队最初曾经与他们取得协议，进行收编改造，但其劣性不改，擅自闯越抗日军布劳营宿区，接着又袭击强占抗日军扎营的后方，杀害侦察班长孙增祥。袭击指导员杨获，绑架杀害谈判代表刘旺，由于和平解决无效，抗日军被迫于1944年6月，从霹雳“五独”增军围剿，用武力加以击溃，消灭其中一部分，匪首蒋石波被俘后畏罪自杀，部分残匪逃往泰马边境。

1944年6月，霹雳州的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派部队前往增强剿匪力量，剑清随后调回上彭亨州任地委委员。剑清中等身材，结实，仪表端正，是个稍带稚气的青年。后来再经部队生活的接触，进一步观察到剑清对革命事业非常坚定，忠诚，对敌人斗争勇敢、镇定，身处困境、逆境也不气馁，冷静沉思对策；善于掌握贯彻统战政策；个人生活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招待战友却很慷慨；他性格善良，与人诚恳相处，作风正派，以理服人，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格外关心与爱护同志。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因内奸莱特出卖，制定右倾路线，命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公开队缴械复员，秘密队分散埋藏部分武器。复员后开展争取民主自由运动，在英帝高压之下，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剑清继续担任上彭亨州委会（原地委会）委员，驻

在劳勿，初期兼任区委书记。英帝当局限制民主社团活动，怂恿被处决奸细的家属上法庭控告抗日军及抗盟成员，煽动胶园、矿场、企业的东主拒绝接收抗日人员就业，无理宣布流通了3年的70亿日本军用票无偿作废，人民生活陷于严重困境。剑清组织公开斗委（由工青农妇等组织负责人组成）和秘密斗委（由区、指委负责人组成），领导群众进行反击。1946年2月，在劳勿警察局前的广场，召开千余人“反饥饿”群众大会，不管军警林立，大队廓尔喀军队荷枪实弹，铁甲车上架着机关枪，群众毫不畏缩，怒气更高。大会之后，群众高举锄头柄为杆的标语，愤怒高喊：“我们要民主，要自由，反抗迫害！”“我们要工做，要饭吃！”怒吼声震憾全镇，秩序却井然不紊，英帝无隙可乘。

同年“三八”妇女节，妇联在广场召开纪念大会，英帝当局又派军警干涉，妇联主席倪继芳（阿光）带领数名代表，到警察局找警长交涉，遭到拒绝，激怒了广大妇女，在马共指委刘玉燕（阿霞）及刘玉梅（阿燕）带领下，大批妇女冲进警察局，与军警发生扭打相当长久，英帝被迫答应一些条件，妇女们才退出警察局，继续上街游行喊口号。经过两次大规模群众斗争，三天后，英帝就无可奈何地给全镇居民每人3元的救济金。

1946年5—6月间，少数暴徒受英帝爪牙挑拨煽动，率领百余马来人，头裹红巾，在离劳勿九英里的积罗埠，手持巴冷刀，口中念念有词，冲进华人村落，杀死逃避不及的数十华人。英帝对此袖手不管，邻区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剑清指示当地马共县（区）委迅速召集退伍同志、后备人员和抗盟骨干，成立自卫团，轮流放哨，挖出一小部分枪支备用应急；各社团及侨领召开群众性的罹难者追悼大会，斥责英政府怂恿暴徒行凶，要求严惩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运用两手斗争，民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1947年，剑清出任上彭亨州州委书记，重点领导文德甲与文冬县的反殖斗争。1949年初，剑清又领导西彭的反殖战争。就在

正式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不久，剑清出发途中，遭到英军伏击，为马来亚的独立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勇牺牲时年约32岁。他近十几年间，一心一意为马来亚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斗争，鞠躬尽瘁，竭智奋力，无暇考虑生活需要，终生没有结婚。

勤奋终生的阿学

马丁　曾亚莲　欧阳少峰　冯尧燊

李镜明，又名李国林，日本南侵后曾改名阿学。原籍广州市郊区人和镇罗汉塘乡，1918年诞生于父母南渡马来亚的居留地霹雳州万里望埠。他入校读书的时间不多，但勤奋自学。少年时期在离怡保不远的万里望钟表店，跟随父亲修理镜表。1939年初就参加怡保抗敌后援会，用名李锡祺，表现很积极，秘密散发抗日传单，号召抵制日货，参加筹赈会卖花队，募捐救济祖国难民，也参加制裁坚持售卖日货的奸商，在怡保休罗街将一包柏油摔于奸商的招牌上。人很精灵。口才麻利，善于演讲。后在怡保“工抗”委员会担任宣传委员，同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他还参加店员互助会和青年剧社，活动于万里望、拿乞、布先、端洛一带矿区，为抗日救亡和“援八援四”日夜奔波，并为筹建霹雳州华人矿业工友工会（会址在布先）作出贡献，兼任宣传部长。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后，霹雳州一小撮国民党反共分子，策划召开霹雳侨团大会，企图盗用侨团名义通电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新四军。“抗援”派遣镜明，串连欧阳少峰及其他进步社团派员参加侨团大会，镜明发挥口若悬河的雄辩才能，义正词严地驳

斥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缪论，粉碎其反共阴谋，反共团伙被迫无奈宣布散会。

1941 年 4 月 20 日，英帝警探把镜明和少峰等 8 个抗日活动积极分子逮捕入狱，移禁吉隆坡。不久，少峰等 3 人被驱逐出境，镜明等 5 人受监禁至日军南侵后两星期才释放。获释后由马共中央统一安排，参加在雪州集中的党员，到新加坡 101 特别学校受训，属第三批，受训一星期结业，由中央指定学员们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镜明受命为司令部管理部，改名李明(队长吴科雄)，在柔佛州北部一带游击，打击日军。不久病倒，调离部队，调到柔南地区，负责区委书记，后任柔南地委委员，领导地方抗日斗争。

日本投降后，由马共中央委派他在柔佛新山，以党代表身份公开活动，短期改名李天祥。后调霹雳州任马共怡保市市委书记。当时怡保市百业凋零，英帝军管当局管理无方，社会秩序混乱。镜明沉着机智，先是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以抗日同盟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协助人民抗日军维持治安，惩办汉奸走狗和不法分子，着手恢复受破坏的马共怡保市各级组织，重建怡保市店员互助会、青年剧社、卷烟女工会等等进步群众组织，并成立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怡保支团和妇联会，为开展和平民主运动作组织准备。1945 年底，怡保市掀起一场空前规模、有 5 万人参加的和平请愿运动，抗议英帝宣布废除日本军用票，造成各族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境；抗议英帝推行殖民统治，剥夺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要求发给补偿，救济失业，实行民主。在马共怡保市委领导下，强大的声势，迫使英帝不得不在表面上作出小量让步。运动刚过，英帝当局立即逮捕公开领导运动的总工会负责人和一批骨干成员，暴露殖民统治者的凶残面目，激发人民反殖抗暴的更高怒潮，在全州范围内掀起更大规模的罢工、请愿、罢食、游行抗议。

1946年，镜明被选任马共霹雳州委会委员，领导霹雳南区的和平民主运动和反殖斗争，废寝忘餐，日夜操劳，作出重大贡献。1948年6月20日，英帝悍然颁布“非常时期紧急法令”，全面血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逮捕杀害民主党团人员，封禁民主团体，人民被迫以武力斗争反抗武力镇压，开展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战争，镜明坚持在南区领导革命群众进行艰苦的反殖斗争。

1949年5月22日，马共霹雳州委决定在南区新路附近一个农村，召开紧急会议。镜明带了几位警卫员，从住地赶往开会。当时下着倾盆大雨，途中横贯河流河水暴涨，水流湍急，镜明一行乘舢舨渡河，中流翻船沉没。全体人员跌落河中，其他战士虽被激流冲散，但都挣扎游水上岸，唯独镜明不会游水，身上又背着沉重的包袱，一落水就不见踪影，警卫员沿河搜寻，毫无踪迹。几天以后，镜明的遗体，才在下游很远的岸边浮了上来。牺牲时31岁。

镜明长期工作勤勤恳恳，生活俭朴，关心群众同志甚于关心自己，无限忠诚于马来亚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为人民、为革命奋勇战斗的一生。

巾帼英烈肖丽珍

彭志凌　执笔

赖蒂来　肖福英　陈秋蓉　参予提供资料

肖丽珍，又名陈秀峰，祖籍广东省惠阳县，1926年出生于马来亚森美兰州知知港。父亲肖汉杰在知知港经营一间白铁店，自

制零售锌铁皮生活用具，由于子女较多，生活困难，同时也为照顾居住在金龙村早年守寡的嫂嫂黄氏，便将幼年聪颖、俊秀的丽珍，过继给黄嫂做养女。丽珍乖巧勤劳，孝敬长辈。关怀幼侄，乐助友邻，人缘很好，深得亲友们的赞扬喜爱。

为了维持家计，继兄长期外出打工，丽珍十多岁就自动辍学，和嫂嫂一起骑自行车到偏远的橡胶园刈胶。她倔强好学，不辞劳累，晚上到夜校上学，深夜还掌灯复习功课，文化知识提高很快。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来亚华侨掀起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知知港成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相继组织工人、学生、店员等各界成立“华侨抗敌后援会”。丽珍积极参加募捐、卖花等活动和抗日组织。1939 年，武汉合唱团在知知港河沙坝足球场搭棚演出，众多的男女老幼观众，争先恐后地捐献金饰、钞票，未带现金的就报名认捐，当场捐出两万多元（当时全马月平均工资约 20 多元），一个贫穷老太婆竟将一生积蓄数十元全部献出，团长夏之秋和领队陈仁炳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在台上朝观众跪下，代表祖国抗战的战士和受难同胞向亲人们致谢。丽珍在这激人心弦的情景中，深受感动和教育，从而增强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侵入马来亚，丽珍压捺不住对日本野蛮暴行的仇恨，冲破世俗偏见，说服家庭亲人，与未婚夫解除婚约，毅然上山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她跟随武装部队到突岭驻扎，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因她年纪最小（16 岁），战士们亲昵地叫她“小鬼”，组织上刚分配她跟随年纪较大的女同志做民运工作，经常深入农村一胶园进行抗日宣传，动员青年参加抗日同盟会，筹款、筹粮、购买药品，收集情报。

1942 年 3 月 18 日，日本警备队分乘 3 卡车包围知知港余朗朗村，以“检查良民证”为幌子，驱赶村民集中。肖丽珍与队员

肖福英警觉这是骗局，即劝说附近的群众，迅速冲向蕉园和小丛林躲避。被驱赶集中的群众，被分批屠杀1474人，百余女青年被轮奸后刺死。日军兽行使丽珍的抗日意志越发坚定。以后，丽珍又在瓜拉庇拉等地区更加艰苦深入地开展民运工作，紧密配合抗日部队狠狠打击日寇。

日本投降后，丽珍被选任瓜拉庇拉县妇女联合会主席，和原“二独”队长邓福龙结婚，夫妇一齐为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

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颁布紧急法令，全马进入非常时期，封闭进步党团社团，逮捕反殖民主人士，马共被迫组建民族解放军，以武力反抗血腥镇压。肖丽珍夫妇把小女婴儿交给母亲黄嫂在芙蓉隐居抚养。丽珍辅助福龙（森州民族解放军领导人之一），带领一支以马来青年为骨干的抗英反殖武装队伍，流动于知知港简塘尾地区，在广阔的农村、矿场、胶园、山林之间，发动组织群众，克服重重困难，除恶锄奸灭叛，不断伏击和进攻英帝殖民军队，丽珍时常参加战役，作战勇敢坚强。取得不少战绩，英军则不时集结大批军警，持续追踪袭击福龙部队。

1951年，抗英游击战争更趋激烈，形势艰苦严峻。由于叛徒出卖，英军侦悉福龙部队营宿地点，便派出飞机对营地山林进行狂轰滥炸，肖丽珍和邓福龙以及一些战士，在地毯式轰炸下壮烈牺牲。丽珍时年25岁。部队战友和革命群众，对丧失如此年青机智、能干、勇敢的女战士，无不感到惋惜和悲痛。

巾帼英烈肖丽珍将永远活在马来亚人民心中！

挥毫奋战的李少中

爱　华　综合
林芳声　朱毅英　张　维　提供资料供稿

李少中原名谢名华，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浮垅乡一个农民家庭，排行第二，长兄名松，弟名朝、名杰。姑母嫁给同县金砂乡安仁里李俊昌，俊昌英年早逝，仅育两女，所以将名华过继给俊晶，改名李浩扬，时年15、16岁。浩扬聪明伶俐，斯文有礼，在乡中读书成绩骄人，深得当地大户的李家痛爱。

李浩扬的五叔父侨居新加坡，任职太古南古轮船公司经理，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兼任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及总务部秘书等社团职务，是当地爱国侨领之一。浩扬与四叔父长女、三叔父两子一齐到新加坡投靠五叔父，深受爱国思想的薰陶。五叔父立即送他就读于新加坡英文书院（Y.M.C.A）。他勤奋好学，往往攻读到深夜，中英文基础都比较扎实。

浩扬抗日爱国和反帝反殖思想迅速增长，常常与青年同学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话剧、卖花筹赈，并瞒住家人秘密地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1939年，他因协助四叔父的长女，为反对她父亲在汕头为她包办的婚姻而逃婚，激怒了五叔父，为避责骂，逃到吉隆坡李家姐姐家中，姐姐也怕被牵连，让他白天就读于KKM英校，晚上寄宿在姓方的同乡家中。他仍然勤奋苦读，孜孜不倦。

1941年12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霹雳州北部，马共雪兰莪地委在吉隆坡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抗敌动员总会”，号召爱

国青年武装抗日，以马共党员为骨干，分片组织抗日游击队，动员群众并收集武器弹药。浩扬参加了抗日武装，他和朱毅英撤退到淡江山上，住临时搭建的棚寮，生活很艰苦。1942 年 6 月前后，浩扬患上营养性水肿病，周身浮肿不能行走，由组织上派人送他回泗岩味治疗。病愈后调到甲洞六条石莱园任交通站站长。交通站迎来送往，送情报，送物资，服侍病人，安排抗日人员生活，还要做好群众工作，既忙且累，他都做得很好。“九一”事件后，环境险恶，六条石交通站发挥了砥柱作用。

1943 年，他和张维等战友负责昔加勿地区抗日工作，他主要是负责《抗日先锋报》英文版的编译，又编译《自由之声报》，任务繁重，日以继夜，缺衣缩食，带病操劳。身任马共吉隆坡市北区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他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当地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多次参加森林中的反击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8 月下旬，浩扬调回吉隆坡参加筹办出版《民声报》，初任报社经理，续后改任社长，此时，他改名李少中。作为马共中央的机关报，《民声报》尖锐批评英帝当局企图对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的阴谋诡计，刺痛了军管政府（BMA），10 月间一个深夜，军警悍然搜查民声报社。将少中和总编辑林芳声拘捕，由军管法庭蛮横判处 3 年徒刑。少中在审讯时就愤怒提出抗议，高喊“打倒英帝国主义”！英雄气慨，正气凛然。马来亚各华文报刊纷纷斥责是强权“文字狱”，各地劳工组织则进行游行示威，要求立即释放少中和芳声。1946 年 4 月 1 日，东南亚司令部宣布撤销军事管制，实行民政管治，两人才获释放，恢复民声报社的职务，继续坚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殖民统治的宣传斗争。

1948 年 6 月 17 日，在紧急法令颁布之前 3 天，英帝军警再次查封民声报社。少中于是调离吉隆坡，不久就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在雪兰莪中部地区，对残暴的英帝军警开展激烈且艰苦的武装斗争。1951 年，因工作过渡劳累而病逝于暗邦大森

林中。

李少中短暂的32年岁月，勤奋学习，为马来亚人民解放事业而鞠躬尽瘁，贡献一切，是文化战线的可敬烈士。

穷且益坚的亚佛

刘敏清

为人忠厚老实，革命斗争意志坚强，待人和霭可亲，群众关系融洽无间，同志们爱称他“老家伙”，被当老长辈尊敬的亚佛，1952年间，已有70多岁，是马来亚共产党雪兰莪州委员会最后牺牲的委员。身体极度虚弱，肺部很不健康，四肢经常发抖，背也驼了，走路很吃力，一口客家腔的普通话（那时叫国语），他是广东省大埔县的老乡。

他从雪州北区调到中区疗养，那时，民族解放军指战员的生活相当动荡困难，经亚佛同意，肖力派出民运人员亚占（女）和贵生一道在邻近的小山森林中生活，区委符祥与他们直接联系。

1956年5月，肖力在暗邦牺牲，民运中心宋安同时牺牲，副中心亚唯（后中伏被捕在狱中就义）、队员苏仔、亚秀、凤娣（亚唯夫人、3人后中伏牺牲）、妹仔（宋安妻子后投敌），以及刘敏清，冲出英军重围，到半山芭农村暂避。敏清产后患病，身体虚弱，将初生的肖力遗腹子送给一个姓肖妇女养育。亚佛叫警卫员林容带敏清到小森林中一起工作和生活。一年间只有亚占、贵生有时外出运粮和联系群众；林容数次外出侦察情况，与党组织及武装部队已经完全失去联系；敏清负责抄录文件和煮饭；亚佛营养不良

双脚无力，身体衰弱却信念坚强，病中还向大家分析国际形势，毫不气馁。

一年后，有一天亚占和贵生从群众处背粮回芭边，大家分开背回山林住宿地。林容刚探询情况回山，在会议上作自我检讨，说是一时胡涂，想不通，将走向警察局自首，群众看到了，把他抓回来。他的检讨令大家吃惊，但是亚佛原谅了他，却不加防范。

3天后，清早4时，亚占与贵生运粮未回，敏清在煮豆，亚佛在右边大树下洗脸，林容不见了。听到踩踏树叶的沙沙声，亚佛拿着贵生留下的手枪，弯腰顺着声响去探望，发现偷袭的英军已经逼近，他临危不惧，向英军开了一枪，以警告敏清，接着就被敌人用机枪密集扫射，当场牺牲。敏清走避不及被捕，押回营宿地，发现林容和军警在一起，慈祥而坚强的亚佛，僵卧在地上，遍身血迹，敬惜与痛悼的热泪，不禁籁籁而下。敏清被监禁5年才被驱逐出境。

抗日反殖的女战士叶碧红

胡　力　陈进裕

叶剑英、叶挺等革命老前辈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年轻的碧红，她在吉隆坡念中学时，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在领导学生运动的钟爱克影响下，工作积极主动，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取名叶少英。1941年1月1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吉隆坡，少英跟随原马共雪兰莪地委宣传部长刘石带领的新组建队伍，在南部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继转移到森美兰州知知港突岭山。1943年

初，调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第二中队（队长陈群，即邓福龙）政工员，在马口、冷宜一带活动，当地群众与多数战士是客家人，少英祖籍广东惠阳，军民之间沟通融洽。此时，碧红又改名玉玲。1944年初，经过彭亨调往霹雳州，分配到督亚冷的黑水港，负责民运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碧红即和连任马共中央委员兼任霹雳州委书记的钟爱克结婚。次年春，爱克调任马共吉打州委书记，碧红调任亚罗斯打区指委，改名志君，领导青年反殖运动，放手发挥干部能动性，新青团迅速发展壮大。数月后，随爱克调回霹雳州。

1948年6月20日，英帝全面镇压民主运动，碧红负责马共霹雳上南区委会委员，常驻金保地区。1949年底，调任刚从下南区划分出来的中南区区委会书记。1954年5、6月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三十七独立分队，准备在美罗吉冷仔，伏击伪称“打猎”实是搜索袭击民族解放军的英帝后备部队，过河时被发现，分队只好放弃伏击计划，转移到冷甲。敌人以为解放军还在美罗打巴之间东边深山内，用直升飞机载运英军进山，由里到外搜索，另一部份英军从外到里搜索，企图合击围攻解放军分队。

此时，碧红等几个外出工作刚回山边，听到山中枪声，知道驻地受敌军进攻，立即派警卫员陈进裕和另一同志，回驻地联络及了解情况，警卫工作暂由亚发负责，进裕将手提机关机同亚发调换后出发。不久，亚发离开碧红到不远处大便，英军闻味而搜索过来，亚发来不及开枪手臂就中弹受伤，退走返原地却不见碧红等两人，以为已先撤退，便往前追寻。碧红和亚凤小便回来，不见亚发只见地上血迹，知道亚发受伤，便循血点前赶。亚发见后边有人影，以为敌军追来，于是加速奔跑。碧红身体瘦弱，眼见追赶不到亚发，便转途走出叶麻坑胶园。从工人口中知道亚发刚

离开不久，便沿所走方向赶去。走出不运，就碰上搜索而来的英军。碧红虽有 3.8 毫米左轮短枪，考虑敌人众多，她先掷出一颗手榴弹，不意手榴弹没有爆炸，在英军密集扫射下，30 岁的坚强女战士叶碧红，即时倒卧在血泊中，紧握双拳。她平时坚信："出师未捷虽先死，革命自有后来人"。

趁着英军集中火力对付英勇的叶碧红，亚凤借着橡胶树丛的遮蔽，快速脱离敌军，安全寻回部队。

第三部分

马来亚人民
抗日抗英烈士简历综辑

烈士简历综辑

郑禄云　男，又名江儒、陆云，原名育伦，祖籍东莞市凤岗镇岭排围村。1951年任马来亚共产党霹雳州委员会委员，兼第五支队南霹雳副司令员。布先埠人。1957年间牺牲于霹雳南区。时年约35岁。警卫员南胜、陈煌在战斗中同时牺牲。陆云一家为抗日、抗英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牺牲：长兄郑云发二哥郑玉康参加抗日英勇牺牲；抗英战争中，陆云和胞弟郑春云、姐夫刘勇平先后壮烈牺牲；两个弟弟（包括郑志辉）、一个妹妹和母亲被英帝驱逐出境，回归中国。

刘　芳　男，马共党员，马来亚霹雳州布先人。抗日时期负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十三中队保管部。抗英战争期间，曾任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中队长。1955－1956年间在布先、端洛一带牺牲。刘芳的妻子也是马共党员，抗英时期在布先一带搞民运工作。

刘勇平　男，又名忠祥，抗日时期参加民运工作，胜利后在金宝当工会秘书，抗英时期是马共霹雳州华都牙也区区委委员。1952年5月1日，在曹文隆港集合队伍准备出击，不意受到英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牺牲。

黄　祥　男，布先人，祖籍东莞凤岗镇，又名黄亚祥。原是

人民抗日军战士，抗英时期任民族解放军小队长。1953 年初在吉兰丹州普鲁高河支流地区，受到英帝军警袭击而牺牲。

张汉和　男，原籍东莞凤岗镇碧湖村，住布先老槟。人民抗日军五独十三中队猛将，勇敢、坚强，作战时冲锋在前，战友们爱称他为铁甲车。1948 年民族解放军第二大队基干成员。7 月 23 日，连同另 4 位抗英反殖战士，在布先曹文龙大森林边沿小山上，遭遇英帝军警，在驳火中英勇战死。

蔡　伦　男，又名钢伯，布先人。抗日时期是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十三中队流动队队长，有名的神枪手，锄奸杀敌很有威名。1950 年任民族解放军十二支队下属中队长。1953 年在霹雳州宜力、玲珑山林运粮食途中，连同所带领的几位战士，受到英帝军警伏击而牺牲。

蔡　峰　男，霹雳州南区人，祖籍广东揭西河婆，马共党员，1948 年民族解放军建队初期，曾任第三大队队长，后任民族解放军中队政委、中队长。1953 年任马共南区区委书记，1955 年在下南区牺牲。时年约 35 岁。

程　青　男，民族解放军第十二支队小队长。1953 年底，在吉兰丹南部山区，程青小队从农村运粮回部队，半路上和英军发生遭遇战。敌军有一个排，双方驳火半小时，敌人火力很猛烈，解放军牺牲了三位战士。程青为掩护其他同志撤退，殿后阻击敌人，大腿被打断，不能跑动，便就地倒下，拔出经过改制的即爆手榴弹，拉掉保险栓，紧握手中，等七、八个敌兵扑到身边时，突然放手，手榴弹炸死两个英军，炸伤几人，程青也和敌人同归于尽。

《挺进报》为此发表政治部主任志秀的文章，悼念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威慑敌军的抗英反殖英雄。

邝　锋　男，原姓黄，霹雳州华区布先曹文隆人，原籍东莞市凤岗镇凤德岭村，马共党员，民族解放军小队长。1953年在吉兰丹、霹雳间大山林中牺牲。

彭烈扬　男，原任人民抗日军中队指挥员，日军投降后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金保分会会长。1948年底任民族解放军第一大队队长，吉兰丹整编后，任第七中队政委。1951－1952年吉兰丹特委成立时兼任特委副书记。1956年，在丁加奴河流域开展马来农村工作时，因严重缺乏营养，患水肿病病故（先后病故5人）。

肖　何　男，又名小何，彭亨州人。懂英语、马来语，是优秀的民族工作干部。50年代初，任马共吉兰丹州特委会委员。1956年在丁加奴河上游因缺乏营养病故。他的哥哥何来伯撤退到边区勿洞一带，续后病故。

依　沙　男，马来族青年，在吉兰丹开展马来农村反殖反帝工作，是比较得力能干的民族工作干部。1956年在丁加奴河上游因营养不良病故。

谷　娜　女，马来族青年，1954年参加反帝反殖民族解放工作。1956年同一位华族女干部，一齐因缺乏营养而病逝。

前　光　男，抗日战争时参加人民抗日军，在吉兰丹围剿土

匪时受过伤。1948 年参加民族解放军，队伍在吉兰丹整编后，任第七中队队长，他筹划缜密，善于指挥作战。1950 年 3 月，第十二支队属下第七中队，由前光、烈扬指挥，在吉兰丹欧罗心摩河伏击敌军，战斗一个多小时，全歼一个排廓尔喀兵，缴枪 40 多支，并缴获大批弹药。

1953 年底，前光带领两个小队战士，到吉兰丹南部吉赖镇下面的老铁路边埋伏，准备伏击敌军。静待 20 天，才有 8 个特警投入埋伏圈，全部被消灭，夺取 8 支新式来福枪。

前光指挥的最后一仗，是在丁加奴和吉兰丹交界处 Bukit Yong 进攻一所警察局。6 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上午十时许，拦住一辆从哥打巴鲁开往丁加奴的公共汽车，上车说服司机和乘客，将车开到警察局前停下，接受例行检查。身穿绿色军服头戴五角红星军帽，全副武装的战士们跳下车时，警察都吓呆了，对面山上埋伏久待的十几位解放军战士，迅速直冲过来，散开占领有利地形，部分人则迅速冲进警察局，缴获 20 支双管猎枪和一批子弹，集中 30 名警察，用马来话宣传抗英反帝反殖道理和民族解放军的宗旨。十多分钟后才撤离，这是吉兰丹州的最后一仗。吉兰丹特委成立时，前光任特委委员。1956 年于吉兰丹吉赖地区，带领四位同志在马来农村工作，遭英帝军警伏击，5 人全部壮烈牺牲。

李　巨　男，日本投降后任霹雳州矿业工会联合会万里望分会主席。紧急法令后，和彭森等几位同志在万里望西部山上成立武装流动队。1948 年 8、9 月间，在万里望山边老矿场遭遇英帝军警伏击，李巨和另一队员牺牲，彭森脚踝受伤被捕。

彭　森　男，霹雳矿工会干事，参加锄奸别动队，19348 年和李巨在万里望受伏击被捕，坚贞不屈，拒不泄密，在太平监狱

绞刑台被吊，从容就义。

郭　成　男，祖籍广西，马共党员。抗日时期曾任第五独立队第十三中队分队长，在禾较打土匪时脚踝受伤，治愈后行动不便。紧急法令后在华都牙也区负责民运工作，1948年底在华区某地遭伏击牺牲。

碧　根　男，又名傻梁，抗日时期曾任第五独立队第十三中队副分队长。1948年底在解放军第二大队任分队长，吉兰丹整编后仍任分队长。1951年前后在吉兰丹大森林里，一次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

胡一波　女，霹雳督亚冷埠资本家胡俭的女儿，抗日时期在五独十三中队任卫生员，喜欢女扮男装，个性活泼坚强。日本投降后调马共霹雳州办事处宣传队，以后调南区搞民运。1951－1952年前后在打巴埠农村，遭英军伏击牺牲。英军残暴地剥去一波衣服，刈掉乳房，载在军车上游行示众。

许　清　男，马共党员，和平时期任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霹雳州团秘书（相当于团书记），会英语和马来语。抗英时期，随队到吉兰丹。1950－1951年和邹金祥带领队伍，在普鲁高河畔马来农村开展反对英帝殖民统治的宣传组织工作，因受英帝军警进攻，队伍决定撤回木薯芭，许清不愿跟交通员沿老路走回木薯芭，带领10个队员，每人背10天干粮，按地图顺着指南针指的方向辟山路而走。结果在山林里迷了路，无法走出森林，包括许清、金祥的妻子、两位阿沙小鬼与5名华族队员（其中一位伤员），都先后饿死在山林中。一位马来战士亚末，20天后虽然摸出大森林，还

是在战斗中牺牲。仅有一位女队员（亚娇，前光的爱人），在霹雳河尾一条支流的大石砰上饿昏倒地，被山番（卜落卡阿沙）发现，带军警把她抬了出去。

亚　末　男，马来族战士，20多岁，跟随许清在山林中迷路，一人侥幸摸到马来农村，却被马来农民出卖，带军警来包围，亚末英勇战斗，壮烈牺牲。

小　铁　男，布先人，抗日战士，擅长音乐。抗英时上部队，在第二大队及队伍整编后，先后任分队长。1951年前后，在部队转移途中战斗牺牲。

亚娥仔　女，小铁的爱人，抗英初期上队当卫生员，随队到吉兰丹。1951－1952年队伍转移后，在木薯芭看护伤员，英帝军警进攻时牺牲。

邹　才　男，布先人，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吉兰丹整编后任分队长，后在霹雳南区牺牲。

黄亚兰　女，布先曹文龙人，因她哥哥做民运改名蔡山，她遂改名蔡亚兰、小蔡。1951年在布先街场背一间夹板屋密室中，被英帝军警包围，英勇战斗，同爱人亚玉在驳火中一齐牺牲。

亚　玉　男，学生出身，祖籍福建。任马共霹雳州华都牙也区区委委员。1951年前后在布先街场背和几个同志被敌军包围，与妻子黄亚兰在战斗中牺牲。

杨仁安 男，督亚冷平顺人。参队后随队到吉兰丹，1951 年部队转移途中牺牲。

张　文 男，布先人，性格和霭，平易近人。抗日时期在布先、端洛一带做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任马共华都牙也区区委，1946 年至 1947 年调任马共霹雳上南区区委书记。抗英战争爆发时任马共霹雳州州委委员，兼任华都牙也区区委书记。1955－1957 年间牺牲于华区。

杨　记 男，马共党员，原名郭记，祖籍广东增城，1928 年出生于霹雳务边。抗日时期参加后备队，儿童团，抗英爆发后参加武装部队，勇敢、坚定、伶俐。后任张文的警卫员，1957 年 7 月，和张文同时遇敌牺牲。

曾庚友 男，布先人，原籍东莞市凤岗镇田心围村，马共党员。抗日时期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二中队副队长，日本投降后在退伍同志会工作。“6・20”事变后上部队，霹雳州华都牙也区民族解放军第二大队成立时任大队副队长。转移到吉兰丹后，部队改编，任中队副队长。1950 年和刘芳一起带领队伍返回华区活动，1956 年在端洛山林，遭受敌机地毯式轰炸，不幸中弹牺牲。

庚友兄弟姐妹 6 人，都在抗日抗英两次革命中壮烈牺牲。

江　德 男，督亚冷平顺人，抗日时期参加马共，长期担任交通员。紧急法令后参加部队，任轻机枪手，随队伍转移到吉兰丹，以后在行军中遭遇英军，于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

曾天佑　男，原籍广东紫金县小塘村，督亚冷平顺人，1914年在家乡出生，父亲曾观养为小商，母亲邹娇务农。天佑童年在家乡教会学校读书，13岁时因家乡动乱，随父母南渡马来亚，住平顺，靠伯父曾赐，在同汉学校就读。17岁父亲逝世，天佑到锡矿做工，受沈元秀、黄南兴、钟英宏等人引导，参加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活动。日本南侵，到禾芭开荒，抗日工作积极坚定，由亚石亚南介绍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督亚冷下禾芭一带做民运工作。1943年初被部队派到特流队（队长潘生）参加锄奸工作。队员黄史达叛变，带日寇围捕，天佑被捕后坚贞不屈，在华都牙也监狱被杀害，牺牲时年29岁。

天佑三弟天生1942年参加人民抗日军，改名惠波。二弟曾进生，日治时期在吉隆坡新街场被宪兵部逮捕杀害。

黄　英　女，又名豆腐英，马共党员，督亚冷平顺人。1940年参加抗敌后援会，日本占领马来亚后离家参加抗日斗争，在双溪古月一带做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曾回家治病，抗英战争爆发后又回原地区做民运。1950－1951年前后在双溪古月遭英军伏击牺牲。

黄英有个弟弟，抗英战争爆发后参加民族解放军，随部队到吉兰丹，后在部队转移途中战斗牺牲。

黄亚富　男，马共党员，督亚冷平顺人，抗英战争爆发后参加民族解放军，随队伍到吉兰丹，以后又随刘芳、庚友的部队回霹雳华都牙也区活动。1951年调给惠波当警卫员，再到吉兰丹。1953年调给北马局负责人小马做警卫员，随小马南下，约于1954－1955年，在霹雳州南区摸袭集中营特警时，于战斗中牺牲。

赖金生 男，马共党员，督亚冷平顺人，于1942年参加人民抗日军五独第十三中队，以后调去吉兰丹剿匪，日本投降后留在彭亨和一位女同志结婚，并回平顺家里。“6·20”事变后回彭亨参加抗英部队，以后在战斗中牺牲。

赖金胜 男，赖金生胞弟，抗英战斗爆发后参加部队。1950年队伍从吉兰丹转移回霹雳途中，在遭遇战中牺牲。

吴九仔、赖思来 都是督亚冷平顺人，在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中牺牲。

（以上38则由曾汉添供稿）

锦　胜 男，抗英战争初期，原为陈鲁警卫员，1949年9月与惠民等九人暂调支援战斗队，在吉打州华玲地区甘光拉冷伏击廓尔喀连队，敌军虽受重大伤亡，锦胜与张田中弹牺牲。敌军胆怯撤退，战友方才收埋两人尸体。锦胜原是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的战士。

林　坤 男，祖籍海南，又名陈少坤。勇敢机智，外表很斯文。1943年参加吉打人民抗日军时年约20岁，曾多次参加锄奸工作和对日军作战，后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第二中队小队长。1948年底与温祥、陈禄、阿锦到甘光拉冷找陈大牛联系工作，遭英军突袭，大牛突围牺牲，4人来不及反抗而被捕（据说是饮了马来人提供的药茶而昏迷），陈禄叛变出卖群众。其他3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英军残民暴行和英帝反动殖民统治。1949年5月，临处绞刑前夜，整晚一齐歌唱革命歌曲，高呼反帝口号，充分显示马共党员临危不惧的豪壮本色。牺牲时26岁。

阿　锦　男，原名张震，原籍潮州，忠厚勇敢，沉默寡言。1943年参加吉打中部人民抗日军，为特别小组成员，多次参加抗击日军的战斗。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军。数次进击英帝军警。1948年11月随林坤、温祥、陈禄到甘光拉冷，受英军突击围捕，4人因喝了药茶昏迷无力反抗（身上都带有武器）。陈禄叛变，其他3人都在阿罗斯打监狱绞刑台上慷慨就义，牺牲时35岁。据马来狱警说："他们在被套上绞索时还大声喊口号，一定是共产党。"

温　祥　绰号独眼龙、长脚，原籍揭西，吉南农民。1942年6月参加张云的人民抗日游击小组，已有30多岁。曾单人冲进有5人的马来仔警察所缴获两支来福枪。随张云攻打锡肚毛不来警察所。缴获10支长枪，1支短枪。消灭蔡苏、钟兴、黄巡等暗探多人，并击毙居林警备队一个哨兵，参加消灭流窜于三巴央土匪8人，曾任吉打东部人民抗日军特别小队队长。日本投降后，主持仁岭板厂，作为革命活动据点。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军，担任基层领导工作，1948年9月张田牺牲后，任第七分队队长。1948年11月，在甘光拉冷和林坤、张震、陈禄一齐被英帝大批军警围捕，次年5月在阿罗斯打狱中，与林、张同时就义。牺牲时36岁。

建　文　男，原籍揭阳，人民抗日军八独一中战士。1951年40岁，在仁丹至勿洞之间当山路交通员，被英军伏击牺牲。

张水龙　男，父辈福建人，抗日军八独战士。日本投降后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双溪大年分会会长。抗英期间勇敢坚强，奋不顾身，1951年5—6月间，进攻仁丹矿场特警站，身负重伤自己补枪而壮烈牺牲。

叶　兴　男，祖籍紫金，人民抗日军八独一中战士。抗英时期轻机枪手，勇敢沉着，遇事镇定。1948 年 8 月，奉调前往东吉打万那，携带轻机枪途经甘光拉冷时，被英军埋伏袭击，牺牲时 40 岁。

陆万华　男，祖籍广东三水，1924 年随双亲在吉打州纯笃当矿工，双亲逝世后参加抗日保卫团，继而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后任第八独立队第三中队小队长。日本投降后任马共吉打武吉茹嫩区区委，工作谨慎，冷静而忠厚勇敢。1952 年夏季，因开辟高乌附近马来农村群众工作，与何惠民（两人熟谙马来话）同时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年近 30 岁。

陆万思　男，万华胞弟，原为纯笃麻叻地区矿工。抗英时期为纯笃保卫团团员，以后调上部队，1950 年在宜力地区和大批英军发生激战，万思与蔡志强、温小山等人在以寡敌众的战斗中，都一齐英勇牺牲，时年 26 岁。

何惠民　男，原名何绍祺，约 1924 年生，祖籍福建。1942 年在加央港口为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名林惠民。曾与朱纯德配合在海峡潜水凿沉日军机动渔船，配合船上渔工温河成、黄文添趁机击毙两名日军。在吉北地区参加锄奸，后任八独三中小队长。日本投降后任马共吉中 36 英里区委，曾在牛场当小学教师，与卢慧容结婚。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部队，是优秀的民族工作干部。初期转战吉东一带，机动灵活，骁勇善战，1948 年 9 月，甘光拉冷一场恶战，惠民伤了拇指。1952 年与陆万华在高乌附近马来农村，受英帝军警伏击，一齐牺牲，年方 30 岁。

朱纯德 男，祖籍揭西，1924年居林出生。1942年在加央港口参加海上抗日游击小组，协助林惠民在班茶港外凿沉日军机动渔船，使船上渔工温河成、黄文添（两人都是抗日同盟会会员）得于趁机击毙两名押船日军。在吉北、玻璃市进行锄奸，后来参加人民抗日军八独辖下的别动队，前后击毙日探黄连福等多人。日本投降后，奉调到槟城铲除几个疯狂迫害抗日人员的英帝暗探。1952年在耶拉地区，纯德和两位战士与大队军警遭遇，击毙七名敌军后，子弹打尽，纯德三人壮烈牺牲。纯德作战勇敢，机警坚强，枪法很准，绰号神枪手。

张　伟 男，祖籍揭西，又名张镜清，在三巴央小学毕业，就参加抗日同盟会，传送抗日《活路报》。1942年4月6日，日本居林警备队将27个小偷或在晚上骑自行车无灯的小罪平民，刺杀（14人）或活埋在三巴央日落旺山坡。刚满15岁的张伟，会同同学蔡志强、邱进兴、彭汉强、余顺泉，深夜挖开葬坑，救出尚未丧命的一个偷单车的印人及一个酿白酒的华人。他们在亚逸埔底板棚扎营，偷出特警两支来福枪及子弹后，都参加人民抗日军，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成为抗日武装骨干。日本投降后张伟任马共双溪大年区委会委员。抗英初期，历任民族解放军分队长，独立七分队政委等职。指挥作战机灵勇敢，数次带队主动出击英帝军警，消灭高乌、勿洞间的匪徒团伙。1948年底，奉命自甘光拉冷与惠民、万华、大成、李斌等一齐调往吉中地区，在仁岭河畔马来农村食物中毒，3人头晕，张伟立即带队撤往芭边，马来村民带领大队特警进村时，张伟等人已经走进原始山林。1949年夏，张伟等8人伏击高乌至勿洞的8个特警巡逻队，将之全部消灭，夺得一挺轻机枪，5支步枪，放火焚烧了军车。1950年郑禾牺牲后，槟吉州联委书记阿水委任张伟为独七分队政委，属十二支队领导。1951年，从勿洞调往仁丹区，仍任分队领导。1952年在甘光拉冷与80

多英军作战，受到包围，激战两天，击毙击伤英军36人，张伟等12名战士英勇战死。牺牲时31岁。

张　立　男，战友们尊称他立伯，“乐天派”，祖籍揭西。勇敢机灵坚定，当过吉打人民抗日军指挥员的警卫，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为秘密队骨干，进行锄奸活动，后任马共吉打州双溪大年区委会委员。1949年，领导民族解放军小队在吉中、吉东一带作战，继任第八支队二分队政治指导员。个性乐观开朗，善于团结同志与群众。分队后在甘光拉冷农村受一个连队英军的围攻，英军还出动了3架飞机滥炸丛林。张立等人且战且退，英军跟踪追击，张立虽冲出重围，但负伤晕倒，被英军乱枪射死。张田、张伟等6人同时捐躯，群众敬称为“七壮士”。此役击毙英军6人，廓尔喀及马来兵10余人。张立牺牲时29岁。

郑金利　男，又名李丙新、郑禾、小胖，祖籍丰顺，1940年曾任吉打州阿罗斯打反法西斯儿童团团长，1943年与阿容及阿金夫妇负责威利斯省大山脚青年抗日同盟会工作，被日军警探逮捕，拘禁于北海，由其父亲保释，在双溪牙兰修理单车，继在千二廓找到刘荣光归队，参加吉打中区抗日同盟会工作。日本投降后任马共吉中区委会委员、吉打州委会委员。抗英战争初期，领导独七分队，打通勿洞至宜力新交通线，数次袭击英帝军警。1950年5月，在勿洞沼泽地区伏击英军巡逻连队，击毙上尉连长，敌军还击火力猛烈，小胖被击中阴囊，抬回营地无法救治，流血过多而牺牲。事后，被槟吉联委评为“红色战士”。

黄开洪　男，1926年出生，祖籍惠阳。父母早丧，由祖母抚养成人，在纯笃地区当矿工。1943年参加吉打人民抗日军，1945年初任第三中队小队长。日本投降后调往槟城、威省工作，续任

吉中至纯笃间交通联络中心。参加抗英军后表现勇敢忠诚，能吃苦耐劳。1949 年初，出发途中受英军伏击牺牲，被砍下首级在居民区中示众。

陈埔地　男，祖籍福建，抗日时期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士，曾先后任陈平、钟爱克的警卫员。机警灵活勇敢。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后，随十二支队到泰马边区，在吉打地区多次参予袭击英帝军警。1953 年 11 月 7 日，出发途中与泰军巡逻队遭遇，为掩护梁亚珠等两位女同志撤退，独自奋战，英勇牺牲，时年 30 岁。泰警事后赞扬埔地顽强勇敢。

温小山　男，又名温新喜，原籍揭西县五经富，父母从商，1943 年初参加吉打人民抗日军，为吉东特别小队战士，曾多次参加锄奸活动，枪法很准，勇敢冲击，奋不顾身，机智勇敢，胆大心细，能随机应变。1950 年，在霹雳州宜力附近，与英军遭遇，众寡悬殊，虽极力奋战，在突围中终于同蔡亚志、陆万思一齐英勇战死。时年 24 岁左右。

林春添　男，祖籍广东惠来，三弟春奇于 1942 年在吉打州牛仑牛场参加抗日游击队，春添参加抗日同盟会，负责民运工作。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初期，仍在牛仑地区负责民运工作，1949 年受英军伏击牺牲，遗体被残暴的英军陈列在牛仑街场示众，时年约 32 岁。

黄和龙　男，祖籍福建南安。1942 年参加抗日同盟会，与胞弟志成以及林风、方壮志等在吉中双溪牙兰一带，印刷分发抗日小报《活路报》，被日本暗探搜捕，在双溪大年日宪兵部受到严刑

酷打，还大骂暗探卢鑫昌，被日寇砍头。就义时年29岁。

蔡传有、蔡炳乾 两兄弟，父辈揭西人，年龄分别为22及20岁。在吉打南部地区参加抗日锄奸别动队。1944年2月奉组织调派往居林铲除作恶多端的日探何兴，因行动保密不好，途中被日军包围，炳乾拔枪抗击，两兄弟在敌军乱枪下壮烈牺牲。

张 昌 男，原籍丰顺，马共党员。原是居林新港刈胶工人，1940年跟随张云、张田秘密组织橡胶工人工会，1941年参加马共以后，多数时间在新港、大港尾、三巴央等地活动，动员工人参加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国活动。日本南侵后，张昌负责居林、大山脚、大港尾一带情报联络员。1942年6月，他与邱习乘自行车从居林带20份《活路报》往三巴央给张云，到义冢山附近，被日探何兴带领日军5人拦住盘查，搜出《活路报》。日军强迫张、邱两人，在三巴央新民小学附近胶园内，用锄头自己挖掘大坑，日军 将两人推下坑中，加以活埋。牺牲时28岁。

邱 习 男，原籍广东普宁，牺牲时约26岁。他原是大港尾种菜农民，以后兼刈树胶。富正义感，负责大港尾、拉务勿刹等地工人运动。1940年参加马共，与张昌同一支部。1942年6月，与张昌分乘两辆自行车，携带20份抗日小报《活路报》，在三巴央义冢山附近公路被日军搜捕。日军强迫张、邱二人自己挖坑，被活埋牺牲。

林 立 男，原籍惠阳县，马共吉打州仁岭区委会委员，1949年任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独七分队分队长。1950年随张伟在高乌、仁丹地区干民运工作。1956年，在高乌与英帝军警作战，击

毙敌人 4 人（包括英军尉官两人），林立中弹牺牲，时年 31 岁。

黄庚凤 女，又名赖纪婆，原籍惠阳。1942 年在槟城浮罗山背居住，积极支持受日军通缉的儿子赖成就的抗日活动。在日军大检证、大屠杀期间，她照常骑自行车传递抗日情报，途中被日探逮捕，受到严刑拷打，七日不给食物，她还是只字不招，在受尽敌人残酷折磨后，临近日本投降，在监狱中患上霍乱逝世。庚凤个性坚强勇敢，牺牲时年 48 岁。同时遇难的有陈天才、邝亚增、王登富等人。

张学良 男，原籍揭西，马共党员，是人民抗日军驻三巴央别动队队员。日本投降后，随张田在三巴央橡胶工会工作。解放战争中，作战勇敢，奋不顾身。1949 年在居林大港尾车上，奋勇强夺一个暗探短枪，不料车上尚有 3 个便衣暗探，结果被当场枪击牺牲，时年 25 岁。遗体被运往居林三巴央游街示众。

蔡志强 男，祖籍揭西，原名蔡传辉。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第二中队战士，复员后在吉打州牛仑中华小学教书，1946 年参加马共，1948 年在牛场参加民族解放军（以后属第八支队），作战勇敢。1950 年，部队 100 多人在华玲甘光拉冷，被约 400 多人的英帝军警包围。解放军占据制高点，遮蔽较好，英军装甲车发挥不了火力。激战两天一夜，英军及廓尔喀士兵数次冲锋都被击退。解放军入夜乘黑爬下山丘，摸缴部分冲锋时死于阵前敌军的卡宾枪、士丁枪和弹药。第二夜，解放军战士 23 人突围成功，牺牲 77 人，少数走散。牺牲战士尸体中有 12 具，被英军运出华玲示众。据医院员工及司机透露，敌军死亡 57 人，受伤 100 多人，重伤员在医院又死 12 人，送命敌军包括少尉、准尉各 1 人。同队战友说，志强在驳火中，特地描准击毙为英军引路的叛徒江华。志

强打尽了子弹，在突围中牺牲，时年 23 岁。

志强全家几兄弟，都前后参加抗日或抗英战争，胞兄蔡传有和堂兄蔡炳乾都是英勇战死，堂兄蔡烽火和蔡传远，长期参加对敌斗争，历尽艰难坎坷而去世，仅存参加部队医护工作的堂姐小芳还在世。

（上列 27 则由彭汉强、黄安供稿）

岑开星 又名岑瑞德，男，原籍广东台山，抗日时期参加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负责编辑《民意报》英文版。和平时期负责马共地下组织工作。抗英初期为关丹甘孟地区支委，搞民运工作。1950 年在王重吉农场遭到英军袭击而牺牲，时年 30 岁左右。尸体被绑车上游街示从。

周 丁 女，抗日时期负责编辑“七独”机关报《民意报》马来文版。日本投降后搞马共地下组织工作。抗英战争爆发后，仍负责马来文报编辑工作。1952 年 4 月出版社转移时遇袭牺牲。时年 27 岁左右。

洪箭辉 男，祖籍潮安。1944 年参加人民抗日军“七独”，同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搞地下工作，后任笨珍工会座办。1948 年任马共林明地区区委。1952 年 12 月 3 日，出发途中被英军打伤，因缺医少药，加上饥饿，终于在 15 日去世，时年 36 岁。

杨汝武 男，别号长木，抗日时期参加“七独”，和平时期搞地下工作，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任马共笨珍区委，领导群众抵制英帝迫害攻击，坚持与敌周旋。1954 年在敌人大围攻中，奋战牺

牲。时年 38 岁。

陈加风 男，祖籍海南。抗日时期为“七独”七中分队长，不参加复员，搞马共地下工作。抗英时期为第七支队三十六中队副队长，后任甘孟区支委，搞民运工作。1952 年春，英军冒雨进山搜索，往菜园旁营房猛烈射击。加风被击伤，边还击边撤退，因伤重乏力无法跑动，躲进草丛中，敌军搜近时，他开枪击毙走在前面的英兵，加风也在乱枪中中弹牺牲。时年 34 岁左右。

叶慧洁 女，抗日时期为“七独”战士，和平时期在甘孟搞妇联工作。抗英初期在甘孟负责民运工作，1953 年调笨珍，任马共区委。数年之间，战友大量牺牲，队伍零落，环境艰险，她以野菜充饥，坚贞不动摇，继续坚持抗英反殖工作，直至 1957 年初在笨珍牺牲。

叶连金 男，又名叶康荣，与叶亚七（叶国华）是同胞兄弟，祖籍广东四会县。抗日时期为“七独”战士，和平时期搞马共组织地下工作。抗英时期为马共甘孟区抗英组织支委。两兄弟个性坚强刚毅，在敌人军警高压、队伍散失、饥饿威胁的恶劣环境下，仍然孤军苦斗，坚持反殖斗争，不向敌人低头。1954 年兄弟俩先后遭受英军突然袭击而壮烈牺牲。捐躯时年龄分别为 36 和 30 岁。数月后，关丹、甘孟一带即被敌军宣布为白区。

（上列 8 则叶晶供稿）

禤　洪 男，马共霹雳州督亚冷区委会负责人。原住端洛，抗日期间到督亚冷。1950 年调上抗英部队，后调回地方工作。1957 年初，大批英帝军警包围山区，他下山工作，不幸中伏牺牲。

李　祥　又名池光，男，华都牙也铁船工会负责人，抗日老战士，十八区马共区委负责人。1948年调到督亚冷工作，1951年调回党部工作。1952年末被叛徒何某出卖，党部被英帝军警包围，与钟有、亚英、郭其深一起遇害。

侨　森　男，抗日老战士，霹雳满山光人。1950年回到民族解放军，勇敢杀敌，机警坚定，一举消灭端洛埠民愤极大的警长“羊咩须”和赶搬家的移民官。以后，一次进入马来村工作，误喝内奸下了毒的咖啡茶，不幸中毒牺牲。

苟　妹　男，小队长，巴口人，一次进入满山光万祥锡矿公司工作，跨过通电的铁丝网时触电牺牲。

（上列4则钟南供稿）

刘　平　男，原名沈元秀，家住霹雳布先。30年代中期参加霹雳矿业工友工会（按：开始时是地下秘密工人组织，约在1939年获得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组织，会址就设在布先埠），职业是矿场柴油机技工，后任矿工会脱产收捐员，被选为工会委员，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抗日时期任马共霹雳州地委会委员，领导中区抗日斗争。平时与警卫员同住在石山脚一个偏僻的山洞里，洞内有20—30平方米空间，有一天外出回来，将未退出子弹的德制“洛喀”手枪交警卫员擦洗。由于没有交代清楚枪未退弹，警卫员也没有检查，造成走火，子弹射中刘平。临终前，刘平向组织说明走火事件应由他本人负主要责任，要求组织不要处分该警卫员。罹难时只有20余岁，英年早逝，实令人悲痛。遗体掩埋在石洞里。

张伯伦　男，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中区特别流动

队队长，为人性格开朗，勇敢果断，枪法甚准。平时住宿在离刘平住地约200多米的石洞中。一天，下过大雨，岩石湿滑，伯伦刚发高烧，手足乏力，精神疲倦，黑暗中抓不稳岩石，失手掉落山脚，头部撞击石块受重伤，急送救治无效而逝世。遗体埋葬在附近的石山脚下。

碧　姐　女，马共霹雳中区区委，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深受群众及同志们的信赖，亲昵地称她碧姐，反而忘了她原来的名字。碧姐负责中区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活动，以经济和各种物资支援抗日。碧姐工作积极，任劳任怨，生活艰苦，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终于病逝。

1947年，马共怡保市党组织将上列刘平、张伯伦、碧姐三位烈士遗骸，移葬于三宝洞附近石山岗下。

（上列3则冯尧燊供稿）

杨　添　男，祖籍广东惠阳龙岗楼下村。抗日年代参加马共地下工作，活动于和丰、沙叻等地区。性情开朗，常笑脸迎人，群众关系好，马来话流畅。1943年间被日特跟踪逮捕，牺牲时年约28岁。新婚不久的年少妻子张氏闷郁致病而死。

杨　秀　男，杨添之弟，抗日初期参加抗日同盟会，负责民运交通工作，在霹雳州和丰等地区活动。爱唱客家山歌，幽默感人发笑，善讲马来话。1943年间被叛徒出卖，与杨添一齐被捕，牺牲时22岁。

李南生　男，又名玲仔，和丰人，住家是抗日游击地区，深受反帝反殖民主教育，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后，参加抗英民族解

放武装，活动于加基路等地区。1950年，与前来围山的英帝军警遭遇，在战斗中牺牲。

张群民 男，祖籍揭西河婆，和丰兴中中学初一级学生，个子高大，体格壮健。1950年参加民族解放军，勇敢打击英帝军警，在霹雳山林中与英军遭遇，英勇激战，壮烈捐躯。

（上列4则曾大光供稿）

许逸似 男，马共党员，先后在吉打州连登小学及华侨中学任教师。后来抛弃舒适生活，长期为马来亚反帝及抗日事业而辛勤奔波，积劳成疾，胃病严重。1938年以后，到处为抗敌后援会作形势报告，鼓舞抗日救国热情。1940年春，因编印抗日反殖刊物《新青年》被英帝逮捕判刑。1941年出狱后，回到双溪牙兰。1942年4月，日军在双溪牙兰进行大围捕，大屠杀，逸似同时受害。

林德芳 男，父母中山人。1947年为马共牛仑支部宣教委员，兼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牛仑支团副秘书（副书记），1948年6月21日，因患伤寒病住在医院，未被英帝军警逮捕，随即撤退到武吉斯南茂36英里负责民运，1948年随民族解放军八支下属部队转移到五条石牛场，负责五英里一带民运工作兼支部书记。不久，英军在牛场围攻抗英部队，德芳立即叫放哨的同志回队报告，自己独自阻击英军，寡不敌众，手榴弹又失灵，未能撤走，被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德芳作风正派，任劳任怨，年轻有为，牺牲时年仅21岁，遗体被摆在牛仑街上示众。

（上列2则由叶云生供稿）

黄志敏 男，朱毛人，学名黄明孝，锡沙工子弟，高小文化，

马共党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士。1948年9月由朱毛培正学校转入地下，回队参加抗英军。1949年3月，在关丹山林与英军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1岁。

黄子绍 男，和丰人，祖籍广东揭西河婆，贫农子弟，高小文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士，1947年参加马共。抗英战争初期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民运工作干部。1948年至1954年，在朱毛红毛港做地下民运工作，细致深入，卓有成效，工作出色，生活艰苦朴素，经常露宿野地，忍饥挨饿，群众不忍心，时常冒险送食物到山里给他，群众威信很高。当时任区委委员。1955年，因叛徒出卖，不幸牺牲。群众为他落泪，时年26岁。

张武智 男，张武顺之弟，又名张护华，小名三利。下红毛港人．贫农子弟，马共党员。1948年9月由朱毛培正学校高小毕业就参加民族解放军，1952年在红毛港执行任务，不幸遇敌奋战中牺牲。

张 看 男，又名张辉、张刊，张伟六的大儿子，祖籍揭西河婆西坑。下红毛港人，马共党员。1942年参加人民抗日军，是霹雳州《人道报》的钢板缮写员。1948年转入地下，担任《人道报》副编辑。1954年因奸细蔡国香告密，在金定地区受敌军围攻，与爱人一齐，英勇牺牲。全家因此被捕并驱逐出境。

张土坤 男，张伟满的大儿子，张看的堂弟，上红毛港人，朱毛培正学校高小毕业生。1950年离开学校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当交通员。1952年在红毛港森林途中遭敌军伏击牺牲。时年18岁。

（上列5则由张文勉、张秀明供稿）

黄宝棠 男，祖籍广东云浮高岭村，1926年出生于霹雳朱毛肚，就读于培正学校，肇勋的长子，玉棠、海崇，秀萍长兄。初参加抗日同盟会，后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5年（乙酉年正月初七），带任务返回朱毛，因左脚肿痛，在家过夜，被叛徒夏祥出卖，凌晨两点钟，日本肃清队将宝棠抓走，奸商殷南指证宝棠收他抗日月捐，日宪兵严刑拷掠，宝棠拒不泄密，宁死不屈，被吊死于太平监狱。时年19岁。

（黄海棠供稿）

邢福民 男，柔佛古来人。父母亲都是抗日民运积极分子，福民15岁就参加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第九中队。第九中队对日军战斗频繁激烈，福民勇敢战斗，不幸英勇牺牲。

（邢蓬影供稿）

刘德伟 男，祖籍丰顺，马共党员。日本南侵时参加人民抗日军，日本投降后在吉打州加拉岸一带负责支部工作。1948年他带领槟吉联委书记阿水和阿胜，开辟威利斯省至居林三巴央和拉务勿刹的地下交通线，输送了许多从槟城等地到来参加民族解放军的战士。1949年8月，在加拉岸和昔拉弄交界处的橡胶园里，受到英帝军警伏击，为反帝反殖奉献出28度春秋的宝贵生命。

蓝 民 男，祖籍东莞，马共党员，1948年参加槟吉州联委会印刷机关工作，负责刻钢板和油印《翻身报》。1949年11月，在居林三巴央阿叶甫底山上，被英军包围杀害。当时仅25岁。

小　红　女，祖籍福建南安，35岁，马共党员。1948年参加槟吉州联委会的印刷机关工作。和蓝民一起刻钢板油印《翻身报》，还负责编排版面。1949年11月，与蓝民同时被英军高丽军团包围，突围不果而牺牲。

黄阿汉　男，祖籍普宁，24岁。1949年参加抗英部队，即民族解放军八支第五分队，作战勇猛，多次夺得英帝军警的枪支弹药。在大港尾11英里的埋伏战斗中，阻击英军的装甲车，激烈驳火后，敌军全部被歼灭，战友们夺取了敌人的武器，而阿汉却壮烈战死。

吴和利　男，祖籍普宁，63岁。他的两个儿子阿水、阿才参加抗英部队，他即负责收取同情捐，常给抗英部队送情报、送粮食、药品。1950年英帝逼迫他招劝两个儿子出来投降，受到和利坚决拒绝。英帝就将他逮捕，迁移几次监牢，最后遭到杀害，连尸体都被秘密埋掉。

吴锦才　男，祖籍普宁，20岁。1948年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后被分配到马共槟吉州联委会的印刷机关工作，担任后勤和警卫。1949年11月与小红等一齐受英军警围攻，虽是众寡悬殊，锦才还是坚定开火反击，最后英勇牺牲。

张阿武　男，祖籍河婆，28岁。1944年参加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1948年参加民族解放军。在居林三巴央山上，行军途中与英军遭遇，战斗打得很激烈，相持一个多小时，阿武当场壮烈牺牲。

吴锦廷 男，祖籍普宁，35岁。1953年开始，就经常送情报给民族解放军部队，曾被英帝捉去严刑拷打逼供，锦廷坚决否认与部队的关系，因无证据，只好将他释放。后来继续为部队当交通，最后一次受命将情报送去泰马边境，在巴东色海与太平界处桥上，所乘摩托车与一架大货车迎面相撞，被撞下河里而牺牲。

张　华 男，又名阿胜，祖籍四会，马共党员，45岁。他原参加人民抗日军，日本投降后在加拉岸巴口都伯林橡胶园，带领工人罢工一个多月，英籍园主出动警探镇压工潮，张华被捕入狱两年。1948年他参加张云所领导抗英游击队，还负责开辟地下交通线，长期担任三巴央到大港尾、昔拉弄、拉务勿刹的交通工作，输送参军青年、讯息和《翻身报》。1950年一次行军途中，在昔拉弄农村住宿，洗澡时，被敌人包围突袭而牺牲。

（上列9则由吴锦江供稿）

玉　佛 男，又名牛练珠，马共党员，先辈客家人，家住美罗埠三宝岭苏罗肚，参加过抗日战争。1948年6月20日事变后，在霹雳南区参加抗英反殖民族解放战争，作战勇敢，在南区中队任小队长。1951年下半年，由中队长杨海带领一个分队，在南区双溪河支流叻士河畔，发现敌军进山的脚印，指挥员估计敌军会从原路出山，便侦察选择好地形埋伏等待。次日中午，敌军沿河边原路出山，其中有英籍和婆罗洲士兵，约20多人，进入埋伏地点时，解放军猛烈射击，敌兵纷纷倒下河去。不料后面还有大批英军跟着出来，散开找掩护物后还击，解放军无法夺取武器，十分钟后，杨海下令撤退。玉佛身负重伤，还坚持战斗，战友们将他背回营地，抢救无效，含笑瞑目，时年约30岁。

叶　胜　男，别号胖子，布先人。参加过抗日战争，抗英反殖战争爆发后，在霹雳南区参加民族解放军。任轻机枪副手，作战勇敢，奋不顾身，在叻士河伏击战中英勇献身，时年约20多岁。

亚　庚　男，外号黑仔，参加过抗日战争。抗英事变后，在霹雳南区参加民族解放军。于叻士河伏击战中中弹牺牲。时年约20岁。

前　途　男，马共党员，家住仕林河，家境小康，拥有小片橡胶园，参加过抗日战争。1948年事变后参加民族解放军，在霹雳南区第五支队三十六独立分队队任分队长。1952年初，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某中队政委带领一个分队40多人，在霹雳州下南区丹戎马林埠东部山林活动。5月，胶园工人传来可靠的情报，一队马来兵团要从红毛园庄口进山搜索，军中杂有华人。蔡峰和前途等经过侦察研究，在红毛园进入马来甘榜路上选点埋伏，近中午时分，一个分队马来兵号称老虎队，进入埋伏圈，指挥枪一响，解放军猛烈开火射击，不到十分钟，打死敌军20多人，其余全部逃走。是役夺取武器20多支，内有轻机枪两挺，部分士丁枪和喇叭筒来福枪，子弹数千发。分队长前途及一名在小路转弯处警戒的战士，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胡佛水　男，祖籍客家人，家住霹雳州美罗火车站附近，事变后参加民族解放军。机灵勇敢，责任心强。1952年中，部队转移行军途中，过双溪河时，指挥部派他到下游路口警戒，遇到敌人驳火，在战斗中牺牲，时年19岁。

杨　全　男，又名吉灵仔，家住霹雳州美罗三宝岭，父亲是

三宝岭矿场挑茶水的工人，母亲是印度族，已去世。1948年事变后参加民族解放军，1952年前后，在仕林河埠，晚上去集中营运粮，中了敌军埋伏，在作战中牺牲，时年约20岁。

亚　光　男，参加过抗日战争，事变后参加民族解放军。1950年，当地组织在霹雳下南区丹戎马林罗叻山林里，开垦一个小农场，亚光是农场负责人，和两位印度族队员共同耕作管理。1951年民运组织吸收4个新队员，放在农场一起生活。农场条件差，生活艰苦，经常要砍柠檬，找野菜当粮食，几个月后，4个新队员叛变，把亚光及两位印度族战士打死，出山投降敌人。

（上列7则由刘建提供资料，曾汉添整理）

房传玉　男，原籍东莞县，房春来的胞弟，家住霹雳州布先埠曹文龙村。化名阿末。日本侵入马来亚时就参加抗日工作，1943年初任霹雳州埔地埠马共区委会委员。1944年底，调去宜力埠任马共区委会委员（改名林海）。1945年7月7日，在宜力马陆村突然与私会党徒遭遇，对方开火袭击，传玉英勇还击，虽击伤匪帮头目，但寡不敌众，当场被杀害，抗日同盟会成员李官球和陈裕春同时牺牲。

（蔡山、谢有云、张平供稿）

房华安　男，房春来的幼弟，马共党员。1945年初，在霹雳州布先埠曹文龙村参加抗日民运工作。1948年6月，英殖民者颁布紧急法令，镇压马来亚民主运动，到处大逮捕、大屠杀，他服从组织分配，离开双亲到木歪埠工作。英帝派出飞机疯狂轰炸木歪山，他被炸受伤，伤好后又继续参加反殖斗争。1950年4月，不幸遭到敌军包围袭击而牺牲。和他一齐牺牲的还有3位战友，姓名不详。残暴的英军把4位烈士的尸体陈列在木歪警察局前示众。

林桂友　男，民族解放军交通员。1948年10月1日，马共布先区委亚玉用单车载着交通员林桂友，带着女同志亚云，走出布先埠曹文龙村山边，遇到敌奸带领的英军，桂友当场被乱枪击中牺牲（年约15岁）。亚玉急跑脱险，亚云被捕，证据不足，被驱逐出境，在广东参加中国解放战争。

（李云供稿）

郑亚娇　女，马共党员，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在柔佛马六甲边区出版机关负责抄写工作。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非常热情，态度诚恳和霭，善于团结同志。1956年10月2日下午，营房里出现了逃兵，边委领导刚好外出开会不在家，营房里大部分警卫战士也在事发前一天，出发搬运粮食未回，留在营房的十多位同志，只有一把短枪、三支来福枪，其余的都是赤手空拳的非战斗员。为了预防万一，大家议定立即转移。入夜，路经一个有组织的马来农村时，马来区委和印房负责同志商量后，带了一个马来族警卫员进村了解情况并筹集粮食，队伍则在附近的林子里歇息。两人进村受到虚假的“热情”接待，冷不防村里马来干事带人将区委及警卫员绑起，怕死的马来警卫经不起利诱威吓，立即叛变投降，随同村里的人漏夜赶到东甲警察局告密，并带军警赶回队伍所在林子附近埋伏。

次日清晨微明，林中战士见区委未归，意识到情势不妙，背起背包准备转移，刚走几步，敌人的机枪已扫射过来，走在前面的亚娇和陈桂梅，立即中弹倒地牺牲。

陈桂梅　女，马共党员。负责柔甲边委营房的炊事兼油印出版工作，责任心很强，待人接物就象大姐对弟妹一样，她在东甲林子里，和郑亚娇同时被英帝军警所杀害。这位心地善良的大姐，

为反对英帝殖民统治而英勇献身。

（林振风供稿）

冯　水　男，在霹雳州和丰灵丹路七条碑土生土长，是冯秀独子，朋友爱称他为“红豆水”，刈胶工人。个性刚强，心直体壮。眼见日军横行霸道，野蛮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燃起了心中的反抗火焰。1942 年 2 月，他在和丰灵丹路七条碑树胶园山边丛林中，自己砍竹斩木刈茅草，搭起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小屋，组织一批青年，建立抗日游击小组，搜集了几支英军败走时遗弃的来福枪，进行捉拿日本暗探和汉奸走狗，经审讯后处决。他们也在公路旁伏击日军军车，前后消灭敌人十几人。后来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锄奸灭叛和伏击敌人更加频繁。次年，在一次遭遇战中，冯水不幸被捕，在押解途中，冯水用尽全身气力，飞起一脚，猛踢身旁一个日军的阴囊，日军当即倒地丧命。冯水受尽毒打，牺牲前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马来亚共产党万岁！”时年 22 岁。冯水的英雄事迹。激励着更多的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他的两个胞妹水妹和水娇，继承冯水的遗志，都参加了抗日斗争，搞民运和抗盟妇女工作。

（罗水华供稿）

国　保　男，祖籍海南，参加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十八中队。1949 年中，奉马共中央命令，转移北上。队伍从柔佛三板头出发，经哥打丁宜、居銮到达昔加挽时，了解到有一股英军，正在追击由司令员炳光率领护送中央同志北上的队伍。十八中队在亚树指挥下，分成三个分队，在河边设伏。下午三时，分队长黄秋华发现对岸有一队敌军毫无戒备地往河边走来，河宽水深，无法渡河，临时伐木砍藤捆扎了三个木排，部分英军上排摆渡，部分准备作掩护，木排未及靠岸，就受到解放军三个分队交叉射击，

英军纷纷落水，死伤20余人，国保表现勇敢坚强，身先战士。战役全胜后，为迷惑敌人，十八中队故意回去三板头。从山番村经兴隆到丰盛港途中，突然又和另一股英军相遇，解放军眼灵手快，先发制人，一排火力扫过去，英军死伤近20人。国保在战斗中英勇献身，其他指战员安全撤离战地。

（林振风供稿）

陈昌炽 男，卢沟桥事变后，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9年被英帝逮捕，关在吉隆坡监狱，为人忠诚老实，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1941年出狱后调往新加坡工作，1942年被叛徒出卖而牺牲。

（英群供稿）

曾庆焱 男，又名曾吉焱，祖籍广东惠阳，1929年在柔佛州士乃埠出生，住祖师坛背。4岁时父亲出走不顾家，不久母亲又病故，她和姐姐玉兰全靠外祖母张容抚养长大。家庭贫困，只读完小学。艰苦的生活，磨炼出坚强的性格。张容的豁达开朗性格，也影响庆焱自小勇敢乐观。1945年初，由姐姐带引，他就参加抗日组织当交通员。抗日胜利后，抗日同盟会分给贫困的张容大米糖盐等生活物资，而英帝却将日本纸币作废，坑害人民，使少年庆焱进一步认识到殖民统治的反动本质，于是积极参加反帝民主运动。

1948年6月20日紧急法令颁布后，英帝军警到处逮捕进步人士，封闭进步社团，庆焱和好友何金生一齐参加民族解放军，不久就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于1949年2月1日才正式宣布成立，统一编制）。

1949年中，庆焱和金生随部队在海南港农村，伏击警探巡逻时，俘虏4个警探，缴获4支枪、4辆单车。庆焱不断参加战斗，表现勇敢坚定，曾两次负伤，然而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是做了两次

“记号”。他曾患重病，辗转护送回外祖母家，由亲人送往新山诊治，稍为痊愈就长途跋涉赶回部队。1951 年 4 月，小部队从海南港郊区大山边，冲破军警封锁，转移时与军警遭遇驳火，何金生中弹牺牲。8 月在士乃区上泗隆休整，庆斐已是第七小队负责人和勇猛的双枪手，家中亲人断断续续送来革命书籍和慰问金、慰问品。在英帝军警持续骚扰下，1953 年 4 月，小部队再转移到居銮埠郊区，他的亲密战友、又是志同道合的妻子谢宝珍偕他战斗在一起。

1956 年开始，英帝大批军警疯狂进攻居銮区森林地带，飞机轰炸，榴弹炮遥击，军警反复进山搜索，战斗频繁激烈。8 月 7 日，庆斐队伍在居銮区 17 碑横跨丰顺港公路时，碰上巡逻的英军，庆斐为掩护队伍撤退，独自阻击英军，当场中弹牺牲。

（曾玉兰供稿）

马平魁　男，原名古志权，客家人，1920 年出生于安顺。1938 年毕业于实天县南华中学，擅长体育运动。日寇侵占马来亚后参加抗日工作，继而参加马共，是位英勇善战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四中、八中的指挥员。1945 年 9 月接替林天远出任第五独立队驻实天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甘文阁中华公会。10 月初，英军要强行占领中华公会会所，并强迫要降下抗日军军旗。马平魁大义凛然，严词斥责，责令英军撤离，却遭蛮横的英军开枪射击而壮烈牺牲。“五独”为他树立烈士纪念碑，旁写“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此则温乃清补充资料）

熊宗秀　男，又名阿雄，原籍福建古田，工人出身，忠实富正义感，英勇机智。日军侵马时为实天区爱德华抗日后备队队长，并加入马共。曾和两位战士在实天地区执行锄奸任务后，在归途

中受到日本军警包围，他沉着机灵，带领战友迂回摆脱军警，安全突围撤退。日本宣布投降后数天，实天区抗日后备队包围十字路警察局，要敌人缴交武器。驻守的日军却顽强抵抗。宗秀和一位部队小队长击中屋顶两个日军机枪手，乘势冲进警局。后备队员们被日军火力压住，攻不进去，又知悉红土坎3卡车日本援军即将到达，只好发出撤退信号。宗秀两人退进一间浴室，以大浴盆为掩体，回击室外10几个军警，丢出一颗手榴弹，炸倒几个军警，其他军警仆地。宗秀两人用手提机枪和驳壳枪交替扫射，迅速冲击警察局，安全赶上后备队伍。1945年10月，他在实天遭到受国民党影响下被英帝利用的反动私会党份子杀害。牺牲时年约25岁。

鲁　明　男，原名卢昌益，原籍福建永定，学生出身，擅长文艺，是位好歌手。日军侵马后，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有名的钢板手，并参加马共。他对敌斗争勇敢坚强，立场坚定。日本投降后，他积极参加马来亚反帝反殖斗争，1948年被英帝逮捕，以莫须有罪名蛮横判处鲁明和张金祥死刑。当他们在太平监狱就义时，昂首阔步，高唱国际歌走上绞刑台，引发全狱被囚战友齐声高唱国际歌，以雄壮的歌声向这两位人民英雄致敬。

叶文干　男，原籍福建古田县，工人出身。日本侵马后，在实天地区参加抗日同盟会、后备队和马共。工作热情，勇敢坚定，参加除奸灭叛斗争表现很出色。日本投降后，任人民抗日军驻实天办事处保卫班班长。1949年在英帝通缉下，仍自己一人在实天三条路，枪毙无恶不作的英帝走狗陈联奎。次年，在一次遭遇敌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黄宗谨　男，祖籍福建省古田县，实天南华中学简师班高材

生，勤工俭学，诚信醇朴。他在中国“七·七”抗战以后，一边教书一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军侵马后，他即脱产参加马共领导下的的抗日同盟，积极开展抗日斗争。1944年春，宗谨在实天县十字路被日本宪兵逮捕，忍受着敌人的残酷刑罚，宁死不屈，最后惨遭杀害。

邬庆麟 男，又名杨青，客家人，马共党员，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1942年在实天区木歪镇参加抗日工作，先后在木歪、邦咯岛、红土坎、甘文阁等地活动。1945年8月初，参加人民抗日军进攻十字路警察局时，他乘坐林政根之兄的摩托车送情报，被埋伏的日军逮捕，后被杀害牺牲。

徐振汉 男，原籍福建省兴化县，实天南华中学学生。学生时代思想进步，参加学生抗敌后援会。他是独生子，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日军占领霹雳州后，他毅然离家参加人民抗日军，工作负责，作战勇敢。1945年参加抗日军伏击日军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1岁。

小　钟 男，原名钟锦康，祖籍闽南，牺牲时25岁，槟城的中学生，父亲在三条路开橡胶店。日本南侵前已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加入马共。1942年秋由马共霹雳州地委派到实天区(县)领导抗日工作，先后担任霹雳州人民抗日军实天支队党代表，马共实天区委员会书记。1945年初被日本宪兵逮捕，于日本投降前夕，在实兆远飞机场从容就义。

（上列8则由陈祖爱、陈德康供稿）

郑观生 男，霹雳州布先人，生于1931年，少年时代深受

抗日反殖思想薰陶；日本投降后，英帝殖民者在马来亚倒行逆施，观生深感愤慨。紧急法令后，他奋起离家上队参加民族解放军，在巴力埠一带打击英军和助纣为虐的反动警探。1949 年间，部队转移途中，与英帝军警遭遇发生战斗，观生在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

房运祥　男，布先人，和郑观生是同窗好友，又是民族解放军中亲密战友，1949 年在部队转移时的遭遇战中，同观生一齐为民族解放事业壮烈捐躯。

（郑友娣口述，曾大光代笔）

罗致祥　男，又名木生、马民，抗日时期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第七独立分队政工员。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战斗频繁，生活艰苦，1952 年在加影地区遭遇敌军，激战中牺牲。时年 30 岁。

江　夏　男，祖籍海南，马共党员。马共吉隆坡区委会委员，1952 年在郊外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龄 30 多岁。

叶志林　男，客家人。日本投降后为雪兰莪州总工会负责人之一，1948 年抗英战争爆发后，任马共乌拉港支部中心，1953 年 4 月在乌拉港上港运粮途中，由于叛徒张才出卖，受英帝军警埋伏袭击而牺牲，时年 30 多岁。（按：张才事后混进部队当内奸，被组织发现查获，加以枪决。）

亚　冬　男，祖籍潮州。抗日期在部队中工作积极，战斗勇敢。1948 年 6 月 24 日中午，在暗邦农村受英军包围，突围时中弹牺牲。当时任马共吉隆坡区委会委员。牺牲时年约 30 岁。

曹　操　男，此名可能是绰号，30 多岁，客家人，很机警。1953 年在乌拉港运粮，和叶志林一齐中伏牺牲。

吴科雄　男，又名小扬，客家人，马共党员。1942 年 1 月在新加坡 101 特别训练学校受训，20 日在芽笼举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成立仪式，由马共中央代表宣布小扬为司令部队长。他和党代表陈书带领 56 位指战员到柔佛州北部顺天港地区，在马共柔北地委的配合下，结合当地抗日武装，先后建立四个中队，分别在柔北各地开展抗日斗争。1943 年又新建四个中队。数次打败日军的进攻，击溃和部分收编几股强盗武装，分别袭击巴莪、永平港、铁山等警察局。“三独”在各地马共组织及抗日同盟会的配合下，1945 年 5 月 13 日在柔北地区对 17 所警察局，开展“红五月”战役，俘虏警察 200 余人（教育后释放），打死日军十几人，缴获各式枪械 300 余支，显示科雄一定的指挥才能。

日本投降后，科雄调任马共雪兰莪州委员会委员，领导开展当地民主群众运动。1948 年 6 月 20 日，英帝实施非常时期紧急法令，全面武力镇压反殖民主运动。科雄随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会长刘尧，在雪兰莪南区组建反殖的民族解放军。1948 年 7 月 18 日在雪州南区加影埠老港农村，被叛徒理发佬出卖，受英帝大批军警包围突袭，在向后山突围时，科雄和刘尧以及大部分警卫战士，在奋战中为马来亚民族解放事业壮烈牺牲。

严　笃　男，祖籍海南，加影中学学生，抗日时期名严世凯，“七独”少先队队长，后任分队政工员。抗英时期在雪兰莪州负责民族解放军分队政委，马共党员，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对待战士亲如兄弟姐妹。1950 年出发途中遭遇英军伏击，战斗中牺牲，时年约 20 多岁。

叶木发 男，20多岁。1954年在暗邦大山，和黄观发一起运粮，将要到达哨所时，受埋伏的英帝军警袭击，观发逃脱无恙，木发则中弹牺牲。他是何小力的警卫员，勇敢、机警，朝气蓬勃。

杜　康 男，20多岁，客家人，何小力（萧力、何添信）的警卫员，非常沉着勇敢，责任心很强。1954年，小力率领战士们在开会，杜康独自放哨。突然大队敌人军警逼近，杜康坚定地独自阻击敌人，掩护战友们撤退，结果他却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而英勇牺牲。

亚　唯 男，20多岁，客家人，民运工作队副队长。1956年在暗邦附近，英军搜山时敌人突然扑近，来不及掏出手榴弹就被逮捕，与他同行的妻子凤娣却当场中弹牺牲。他工作积极、勇敢、坚定。亚唯被捕后受尽毒打，坚贞不屈，在狱中绞刑架上就义。

亚　应 男，原籍大概是福州，20多岁，杨果的警卫员。1954年为保卫部队小农场，被英军击伤头部，无药医治，发展成神经病，日夜满山到处走，有时短暂清醒。他知道很多组织秘密，清醒时自知如被敌人捉去，昏迷中可能会将组织机密泄露，主动要求组织将他枪毙，领导不答应，结果自己上吊逝世。战友们悲痛地追认他为烈士。

张　剑 男，又名钟玉荣，客家人，马共党员，约20多岁。曾任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雪兰莪州团副秘书（中国称为副书记），态度和霭，平易近人，群众关系很好，时约1950年初，在吉隆坡蕉赖四条石三角庙小丘橡胶园附近，受到英军包围，奋力反击，战斗中牺牲。

亚华、多么、亚姆 三位都是马来反殖战士，20多岁，态度和霭，思想进步，都是有文化的优秀青年，有强烈的反帝反殖的民族自强意识。50年代初期，在加影胶园边大山中编印马来文《先锋报》。因受叛徒马来人“马恩”（马共雪州委员）出卖，与陈陆、紫清、叶琼在机房受英帝军警包围，驳火中一齐壮烈牺牲。

陈　陆 男，原籍海南，30多岁，马共雪州州委委员，曾任雪州总工会秘书。50年代初，在加影胶园边，被叛徒马恩出卖，受英军包围牺牲。

紫　清 30多岁，客家人，雪兰莪工会负责人，马来文很好。与陈陆、叶琼同时牺牲。

王巧英 女，原籍潮州，约20岁，加影中学学生，工作表现一贯良好。约于1951年送饭给赵华部队，途中被埋伏的英军乱枪击中而牺牲。

凤娣（亚唯妻子）、亚秀，女，苏子，男 三人都是二十多岁的民运同志，工作都很踏实积极，不畏强暴，敢于拿起武器反抗英帝殖民统治者的残暴镇压。50年代初，在半山芭附近野外，被埋伏的英军乱枪扫射而牺牲。凤娣当时已怀孕，是客家人。

戴亚姨 女，陈陆的妻子，约20多岁，高中生。1950年，和几个同志运送武器弹药途中，在暗邦烂巴里被英帝军警包围，战斗中牺牲。

宋　安 男，约30岁，客家人，1956年6月，与何小力同

在暗邦附近（不同具体地点），遭到英军伏击牺牲。他是该地民运负责人，马共支部中心，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对反殖解放事业忠心耿耿。

黄　安　男，20多岁，祖籍大概是广西。和亚秋、拉妈、亚汉、唯平5人，作战都很勇敢，工作积极主动，都被评为民族解放军模范战士。1954年前后，在暗邦大山里，与英帝军警突然相遇，众寡悬殊，激烈战斗中，5人壮烈牺牲。

亚　秋　男，30多岁，客家人，解放军战士。

拉　妈　男，20多岁，祖籍广府，解放军战士。

亚　汗　男，20多岁，祖籍潮州，解放军战士。

唯　平　男，20多岁，杨果卫队队长，刘尧牺牲后，与叶琼结婚。

刘　平　男，20岁，原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吉隆坡支团秘书，马共党员，在加影地区部队中病逝。

龙　仔　曾经参加中国中艺歌剧团工作，20多岁，在雪州南区参加民族解放军，不久病逝。

傅　天　男，客家人，20多岁，在解放军中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上列30则由刘敏清供稿）

张克源 男，28岁，祖籍惠阳，初中文化，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分队长，矿工家庭出身。1946年5月调任吉打州牛仑区任马共区委书记。1948年6月底同张云一起建立反殖武装分队。张云牺牲后，他被调到居林大港尾领导抗英武装斗争。

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后，张克源任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辖下独立第八分队政委，在吉打南部加拉岸、拉务勿刹、芭口一带活动，后来调到第三武工队。1953年11月间，红十月过后，英帝正在开展“剑”的进攻行动，飞机炸，大炮轰，军警在各地采取梳蔑式的围剿，很多山头被炸得光秃秃，形势相当严峻。克源所在地印房的钢板手尤国辉（原名尤利由，霹雳古楼人，上队前是居林咖啡厂工人），因恋私情，动摇思变，在一个晚上枪杀克源和另一位女战士，背上克源的文件袋，走出山林向警察局自首。

（卢慧容供稿）

钟廷建 男，祖籍广东梅县，马共党员。抗日时期在霹雳州金保埠等地进行抗日活动，为马共霹雳华都牙也区委会委员，日本投降后，负责工运和农运工作。1948年6月21日，在金保埠打响抗英反殖的枪声，他即转入地下抗英斗争，随后调到布端区督亚冷埠，任马共区委书记。1957年初，全马大部份地区已宣布为白区，廷建等6名战士，坚决拒绝投降。马来亚独立前，早上6时30分，在督亚冷一个山头，钟廷建带另一战士，于途中被英帝军警包围，飞机和大炮配合轰炸，军警大声喊话，要钟等投降，廷建两人临危不乱，坚决应战，绝不动摇。最后，为马来亚民族解放事业，壮烈战殁，显出革命战士的浩然正气。廷建时年34岁，其他烈士姓名未详。

（曹观仁供稿）

黄　炎　男，祖籍海南。他原是民族解放军柔甲边区九分队的战斗员。1950年中队集中训练，由于战士们在林中空地晒衣服被英军侦察机发现，随后敌人的轰炸机来到营房上空盘旋寻找目标。黄炎卧倒在大树下，看见两个女同志在慌慌张张地收揽衣服，就挥手叫她们就地卧倒，就在这一霎那间，炸弹爆炸了，弹片炸伤黄炎右臂，幸好伤势不重。受伤之后，被安排到印房疗养治伤。伤愈后，组织把他留在印房当粮食物资保管员。

1952年某月，因为出现叛徒，敌人频频搜索，印房决定转移。转移时走过几个山头，抓到一只十多斤重的大乌龟，一行八人就在矮箐芭休息，两个同志在小山涧旁杀乌龟，黄炎趁此机会独自顺原路回去旧印房取回所剩的纸张。十几分钟后，旧印房方向突然传来一阵枪声，情况严峻，七人立即涉水过涧，急走直达预定新印房的地点。

事后派人查询，才知道是叛徒亚苏，带领一队军警，在旧印房邻近埋伏，黄炎因此遇到伏击，光荣牺牲时年20余岁。

谢锦坤　男，又名摇重。抗日时期在柔佛州山板头一带负责民运工作，组织群众积极支援抗日军。和平时期继续坚持反殖民主运动。他态度和霭，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工作艰苦深入。抗英时期，更是坚定负重，临危不惧。

1955年至1956年，山板头地区抗英反殖组织反复受到严重破坏，周边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亲友及群众都说“孤掌难鸣”，劝他“收山”。锦坤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不会辜负革命和群众，虽然只剩我一人，死，也要为反抗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死！”在英帝军警的追缉下，锦坤走进深山，从此不再见到他的踪影。司马迁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山板头群众一致认为，谢锦坤是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烈士。

朱　仙　男，又名小朱，客家人。抗英战争时期在柔甲边区任交通员，风来雨去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多次受到领导部门表扬。

1951 年，在执行任务途中，和张观富遭遇一队英帝警探巡逻队，人数和火力众寡悬殊，他们不理敌人高喊招降，举起猎枪沉着还击，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定，两人都在驳火中壮烈牺牲。牺牲时小朱年仅十七、八岁。

张观富　男，客家人，柔甲边区的抗英交通员，对工作一贯踏实苦干，认真负责。1951 年与朱仙出发途中遭遇警探巡逻队，坚决以弱小的火力反击敌人的如雨子弹，两人都英勇献身。

张鼎新　男，客家人，牺牲时 30 岁左右。和平时期在新加坡搞工运，紧急法令后调任柔佛州昔加末属巴株安南马共区委会委员。1950 年，英帝警探包围他的住所，鼎新从容不迫，虚与委蛇，点火烧毁群众交捐花名册和党的重要文件，然后自屋内向警探开枪射击，交火中大腿受了重伤，他打剩最后一颗子弹自杀身亡，英勇牺牲。

（上列 5 则由林振风供稿，锦坤之篇由黄秋华口述）

王秀金　女，原籍海南文昌县，1928 年出生。1938 年 2 月间，由父母带她到丁加奴州甘马挽埠，在华侨小学读书，积极参加卖花、义演等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活动，受到爱国抗日思想的薰陶。1941 年 12 月中旬，日军占领丁加奴，秀金的三哥秀槐根据马共丁加奴组织的指示，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小秀金受到深刻的抗日反暴政的教育。日本投降后，秀金积极参加马共领导下的宣传队，四出活动。这期间，她联想到自己父亲 3 兄弟都被日军所杀害，同时受到甘马挽妇女会主任老叶的启发，政

治觉悟提高很快，进一步认识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重要意义。当英帝宣布非常时期紧急法令后，秀金义无反顾，立即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对英帝殖民者进行浴血斗争。1951年上半年，在东彭亨关丹雅姆山，部队和进犯的英军激烈战斗，秀金英勇奋战，阵前牺牲。

秀金牺牲时23岁。她善良、聪明、勇敢，爱人民，爱家乡，爱民主，爱自由，为马来亚的独立解放而捐躯，斑斑血债要记在英帝国主义的身上。

（王秀槐供稿）

林金成 男，祖籍福建，马共党员，牺牲时38岁。母亲是寡妇，靠几英亩红毛丹园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将独子金成抚养成人。抗日时期金成在彭亨州直凉区加拉央一带负责民运及后备队工作，当区委交通员。和平时期，他参加工人运动和反殖民主运动。英帝宣布紧急法令后，他离开家庭在文德里、加拉央一带负责民运工作，参加抗英斗争。不久，妻子也离家出走，留下一个4岁的孩子给老母亲抚养。

1949年7—8月间，金成在文德里胶园内遭遇到英军，被枪击牺牲。英军把他的尸体用绳索绑着手脚，吊在军车旁边，开到镇上示众。

陈金子 男，祖籍福建德化，马共党员，一家人刈胶为生。1942年在直凉参加抗日同盟会，并负责民运工作，主要是做市镇中上层的统战工作，常和当地知名人士联系，争取华侨协会负责人同情抗日，捐助经济和粮食药品给人民抗日军，并提供邻近日军与警探的动态情报。1948年，英帝宣布紧急法令，他带着文佳、文杰两个儿子离家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文佳负责交通工作，文杰参加民族解放军。文佳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他化悲痛为力量，工

作越发积极。金子嫂和女儿不久被捕到集中营，1952 年被驱逐回中国，留下一个十二岁的小儿子在镇上流浪。

1949 年，组织安排他在当地搞民运，由于为人和善，对工作和学习都十分认真，群众关系很好，大家都很敬重他，尊称他“阿老”。

1951 年中，金子约定镇上群众干事开会，他和小鬼开广走往胶园，开广警惕性不高，金子视力不好，在胶园遭遇英军警探，走近了才发觉，金子被敌人击中头部，立即牺牲，时年 71 岁。开广迅速奔跑，籍胶树的掩蔽脱险。

陈良成 又名阿央，原籍福建永春，彭亨州瓜拉庇劳人。抗日时期参加抗日民运工作，和平时期在某贫民学校教书，抗英战争初期在明光一带工作，1949 年初由组织调到马共直凉区委员会负责领导工作。1952 年 7 月 16 日，他带警卫员、两个武装战士和民运干部共 5 人，准备到直凉区取回藏在那里的款项和金条。走路经过文德里胶园，被英帝军警埋伏袭击，良成当场牺牲，时年 28 岁。徒手的民运干部被捕，判刑 10 年苦监，其他 3 人受伤逃脱。

（上列 3 则由陈亚妹供稿）

李 森 男，祖籍广东英德。1951 年参加民族解放军，队伍在霹雳州打巴和金马仑一带山林活动。1953 年，李森带 3 名战士和一个阿沙族头目，行军至金马仑路七条碑附近，由阿沙头目放哨，4 名战士在睡眠中被那阿沙头目用手提机枪打死，随即前往警察局投降英帝。李森牺牲时 35 岁。

李 煥 男，祖籍英德，李森胞弟。1951 年参加抗英民运工作，长期活动在打巴埠附近一带。1953 年在橡胶园活动，被英军击伤大腿，他靠着熟悉地形而逃脱，藏在胶园灌木丛中养伤，由

其胞姐送饭送药。后被鬼头仔（暗探线人）发现，遭受英军包围，在突围中被乱枪打死，牺牲时 23 岁。

李海光 男，祖籍英德，李森堂弟。1951 年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别动队，在打巴邻近地区活动。1953 年由组织派往打巴街场消灭一名暗探，被警探认出，加以包围，双方发生枪战，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19 岁。遗体被放置警察局前示众，海光的父亲不敢去认领，但看到爱子惨状，不胜悲伤，不久病逝。

（上列 3 则由李森胞弟李水供稿）

杜万成 男，祖籍丰顺，原住槟城浮罗山背，在中华中学读书，1940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调往新加坡工作，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参加马共区委会议，因叛徒出卖，参加会议党员全部被捕，押往日本宪兵部，严刑拷打，无一招供，结果被集体屠杀。万成牺牲时 20 岁。

钟问文 男，祖籍福建永定，钟灵中学学生，马共党员。原住槟城日落洞，因组织抗日大同盟，被叛徒出卖，受日本警探追捕，由组织调往柔佛。后被新山宪兵部逮捕，问文被捕后备受各种酷刑，坚贞不屈，在新山被处绞刑，就义时 24 岁。

徐焕南 男，祖籍福建，学生时名陈焕南，钟灵中学学生，母亲当女佣，生活清苦。马共党员。抗日前是指级干部，因搞学运被开除出校，转读英校。1942 年中，在槟城浮罗山背负责抗日同盟会工作，任马共槟城侯补市委。9 月，被叛徒丘色枝（又名庄锡枝）出卖，警察在他身上搜出抗日小报《活路报》及传单。在四间店宪兵部，日宪使用软硬兼施手段，焕南毫不动摇，保住浮

罗山背马共和抗盟组织的安全。22岁的焕南终于从容就义，首级被悬置市场示众。

陈锡江 男，祖籍福建，钟灵中学学生，马共党员。槟城的叛徒、暗探大部分都认识他，活动不便，1942年，组织将他调去柔佛州。槟城的暗探通过检查邮件，发现锡江在柔佛，于是追踪到柔佛，查索两个月，锡江终于被捕。面对残暴酷刑，他坚贞刚毅，丝毫不吐槟柔组织机密，日宪暴怒之下，将他刺死于新山监狱，时年22岁。

罗剑文 男，罗丁源内孙，祖籍广东丰顺，马共党员。槟城罗浮山背圣心学校学生，为当地抗盟负责人之一。因叛徒出卖，被抓去四间店宪兵部严刑逼供，剑文态度顽强不屈，被宪兵狼狗咬死。牺牲时21岁。

（上列5则由赖成就供稿，焕南由伟才补充资料）

阿　清 男，祖籍福建，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第五分队战士。性格开朗，战友们戏称他为“傻仔”，他也笑诺。1952年2月某日，在吉打州阿纳居林森林里，早上10时，分队指战员都在营中，哨兵发现一排英军40多人，配备精良轻武器，向分队宿营地搜索前来。解放军立即布置在有利的埋伏阵地，非战斗员则朝预定的联络点撤退。等到英军进入伏击圈时，战士们猛烈射击，敌军凭借优势火力，几次冲锋，都被击退，解放军坚持激烈战斗半个小时，方才交叉掩护撤退。英军死伤10多人，失尽锐气，不敢追击。解放军仅有阿清中弹牺牲，死得壮烈。

（黄亚盛口述，林振风记录）

刘汉棠 男，祖籍广东东莞凤岗人，马共党员。霹雳州民族解放军第二大队战士，在与英帝军警战斗中牺牲。

罗霞妹 女，在霹雳布先埠梧桐坳居住，民族解放军的民运干部。由于敌奸告密，在华都牙也民万新村（葡萄园）铁刺网边，被英帝军警枪击牺牲。

张官友 男，原籍广东东莞凤岗镇碧湖村人，马共党员。抗日及抗英时期都是万农区马来村的民运干部，50年代初被英帝军警袭击牺牲。

（上列3则由张亚贤供稿）

廖 何 男，霹雳州端洛埠某区马共区委会负责人之一。抗日时期是人民抗日军中队指挥员，指挥过攻打仕林河警察局等战役。1951年，抗英解放战争时，叛徒陈华仔准备叛变投敌，廖何被杀害牺牲。

卓丁洪 男，人称“灯笼佬”，霹雳端洛埠人。个性刚强，勇敢善战，参加过数次胜利的战役。紧急法令初期曾经被捕，他假装同意带领军警进山搜索，走到灌木丛生的山崖边，挣脱手上绳索，打翻两个没有防备的军警，滚下山崖，在军警敌枪射击下，脱险归队。

1951年，在一次伏击一小队警探的战役中，打倒两个警察，其他警探逃散。丁洪未加补枪就冲前去夺取武器，被一个受伤未死的警察击中而牺牲。

肥仔星 男，抗日期间，在霹雳州督亚冷埠的满山光和曾吉

甸一带，与黄少云（龙伯）等一齐参加抗日斗争。1950年，肥仔星随民族解放军队伍，在金保埠、东兴港（阿逸依淡）活动游击，续后进入一个阿沙族村落时，受到英帝军警伏击，肥仔星壮烈牺牲。

李亚雄 男，霹雳万里望人，马共霹雳某地区负责人之一。1951年，在一次战斗中，转移过河，因水深流急，亚雄不习水性，竟被掩没冲走牺牲。

陈心仁 男，居住雪兰莪古毛埠，汽水厂工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第三十五中队小队长，后任分队副队长，转战于古毛，叻思、隆邦、古劈一带。日军投降后，任公开队第三中队队长，后短期任一独司令部副队长。复员后，曾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雪兰莪州会副会长。1948年英帝全面镇压民主运动，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成立，心仁是司令部负责人之一。1950年带队袭击甲洞警察局，心仁被一个孟加里警察抱住压在地上，一个战士对准警察开枪，不料在扳动枪机一要那，心仁刚好翻转在警察身上，被子弹误中牺牲，时年25岁。

（本则前雪州战士座谈补充）

刘观金 男，祖籍东莞，1951年患病，在胶园里治疗休养，被一名印族胶工出卖，受警察包围，交火中壮烈牺牲。

邓福龙 男，又名陈群，祖籍海南，马共党员。1942年1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森美兰州首府芙蓉时，福龙任马共瓜拉庇拉区委会书记，领导该区抗日同盟会、地方抗日游击队及民运组织，积极支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的建队和抗日活动。

1942年10月，负责三十二分队党代表。1943年初，马口的二十四分队调到冷宜，两分队合并成立第二十四中队，福龙负责政治部，在马口、巴隆、冷甲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45年年春，“二独”重新建制，邓福龙任司令部队长（司令员），下辖4个中队，准备配合联军的反攻。“二独”于1945年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和马来义勇军兵营，都取得完全的胜利。入夏，袭击芙蓉日探的宴会，阻击日军的进攻，都获得重大战果。日本投降后，福龙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森美兰州会会长，领导原“二独”500余退伍战士，继续进行反帝反殖、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斗争。

1948年6月20日，英帝悍然全面镇压马来亚民主运动，福龙参与领导森州民族解放军，对英帝殖民者以牙还牙开展武装斗争。1951年，英帝飞机狂炸解放军驻扎的山区，福龙指挥战士隐蔽，自己却被炸弹飞片击中，为民族解放事业壮烈捐躯。牺牲时约30多岁。

（上列7则由钟南供稿）

赖　水　男，祖籍广东惠阳，牺牲时40多岁。抗日时期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和抗日武装斗争，活动于柔佛州居銮埠郊外巴拿能等地。1948年参加民族解放战争，1951年牺牲。

赖运莲　女，祖籍广东惠阳，赖水的次女，胶工出身。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工作，1951年受英帝警探袭击而牺牲。

温俊胆　男，祖籍广东，原居住在居銮巴拿能，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战士。抗英时期参加民族解放军，在战斗中牺牲。

林旭初　男，祖籍福建，柔佛州巴拿能的刈胶工人。抗英时期是民族解放军的交通员，1951 年受英军袭击牺牲，时年 30 多岁。

李　南　男，祖籍广东。柔佛巴拿能地区民族解放军的民运工作者。1951 年受英军警袭击而牺牲，时年约 20 岁。

朱　斧　男，祖籍广东。柔佛巴拿能地区民族解放军的交通员，约于 1951 年前后，被英帝军警袭击牺牲，时年 30 岁左右。

（上列 6 则由李寿清供稿）

徐振良　男，别名黑炭，笔名洪流，槟城钟灵中学学生，原在吉打州武吉茹嫩华侨小学任教员。1942 年间由抗日组织派到槟城联系工作，被日寇暗探认出跟踪逮捕，在宪兵部严刑折磨致死。

林朝江　男，原住吉打武吉茹嫩千二廓，在当地参加抗日同盟会。1942 年间，被牛仑华校教员叛徒老龚出卖，被日本暗探逮捕，关禁在北海日军雾部队宪兵部，他坚持不暴露抗日组织情况，被严刑灌水，由日宪兵站在其腹上踩踩，朝江伤重奄奄一息，第二日就断气牺牲。

黄英其　男，原住茹嫩小较，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第一中队战士，复员后到槟城工作，参加反殖斗争。1949 年被调上民族解放军槟吉联队，转战于威省吉打边区。1950 年，部队（分队）在加拉岸树胶山受英帝军警包围袭击，英其在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 25 岁。

庄荣国 男，武吉茹嫩人，抗日时期是“八独”第一中队小队长。1949年参加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吉中部队，在牛仑、武吉士南茂一带打击英帝军警。1950年间，在牛仑牛场和英帝军警发生激烈战斗，在奋勇冲击中牺牲，年纪约25岁。牺牲后遗体被拍照片在牛仑街场张贴。

（上列4则许明耀供稿）

刘玉文 男，又名玉仔，1925年生。家居霹雳州红土坎直落摩洛。日本侵略马来亚时，他刚念完初中，就参加抗日同盟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续后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48年，玉文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参加民族解放军，带领一支武工队，转战于实兆远、红土坎等地，数次消灭暗探及败类，勇敢机智，胆识过人。他还发动进步工人，秘密恢复胶渔店员工会组织，获得进步群众的赞扬与支持。

1949年底，玉文接受上级安排的任务，带领7名武装战士，攻打实兆远英帝警察局。他们到达警察局门前，玉文一人握着一颗手榴弹，首先冲进警察局，对着几名警察大喊一声：“缴枪不杀！”几名警察被他的威武气势吓得举手丢枪。其他7名战士未能及时赶上来，玉文又没有发现警察局内房还有一个警官，这名警官从房内窗口用手枪瞄准玉文射击，玉文当即中弹倒地，英勇牺牲。几名警察立即拿起武器，向门外射击。7名战士无法冲进警察局，只好边回击，边撤退。事后，英帝殖民者将玉文尸体运到红土坎，招集居民认尸，企图扩大镇压线索。当地群众都将此次战役广泛宣扬，到处赞颂玉文是抗英的“孤胆英雄”。

（陈房郁供稿）

房 祥 男，马共党员。1948年7月23日早晨5时，民族解放军小队11人，在布先曹文龙被英帝军警包围袭击，突围战斗

中，房祥与张汉和一齐牺牲。

林小虎 男，年轻小鬼，为抗英同盟会成员，活泼机灵。1948年10月1日，英帝军警包围霹雳州布先埠曹文龙农村，进行大搜查。小虎搭乘马共华区区委委员亚玉的脚踏车走过，军警开枪向他射击，小虎中弹牺牲。亚玉则走脱，3年后在战斗中牺牲。另一随行女同志亚云被捕，经受严刑拷打，因无证据，终被驱逐出境。

（李云供稿）

赖旅章 男，原籍四会，马共党员，民族解放军小队长，牺牲时25岁。约于1950年，旅章带领运粮队出发运粮，途经丰顺港路7英里国华树胶园时，由于奸细告密，受到英军埋伏包围，驳火中旅章中弹牺牲。

廖春梅 女，原籍福建，马共党员，牺牲时30岁。她是民族解放军分队指导员，个性坚强．勇敢果断。她和赖旅章带队运粮，在丰顺港路受英帝军警包围袭击，她沉着应战，掩护战士撤退，当场壮烈战死。她是猛毅不让须眉的女英烈。

亚　香 女，原籍海南，民族解放军战士，马共党员。她参加运粮队，在丰顺港受英军伏击牺牲。

（上列3则曾金口述，曾玉兰记录）

何金生 男，38岁，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48年他在柔佛州参队后，转战居銮、士乃各地。1949年2月，随队在海南港农村袭击英帝特警巡逻队，抓获4人，缴枪4支。两年后，在海南港胶园碰上英军巡逻队，众寡悬殊，他沉着还击，最后身中

数弹，英勇牺牲。

（曾玉兰供稿）

林云太 男，祖籍惠阳，马共党员。1939年参加抗敌后援会，在柔佛州士乃埠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占领士乃、下泗隆，进入廖云店仔附近。日本暗探重点监视云太的行动，不久带领日军到云太家里，云太考虑到一家四口人的安全，不敢抵抗拒捕，即被逮捕带走，监禁在士乃郊区剧院背临时监狱内。受尽毒刑，坚贞不屈，监禁数月，即被杀害，首级在士乃示众。

（曾玉娟口述，曾玉兰记录）

余 娣 女，25岁，客家人，住彭亨州文冬路四条石，民族解放军的民运工作者。1955年1月21日（乙未年春节前3天），彭亨州文德甲的民族解放军集中在三英里红毛树胶园邻近森林的营房里，指战员共有100多人，其中有些是来自淡马鲁的马来队战士，领导的意见是要集中在一起庆祝春节，兄弟部队联欢，鼓舞士气，并进行形势教育，布置新的战斗任务。不料出了内奸，就在早上10时左右，营房已被英帝军警包围了，幸而敌军不明地势，包围圈疏漏有重要缺口。当时何娣负责放哨，及时射击敌军尖兵组，以警醒开会部队。部队迅速分路安全冲出包围圈，只牺牲两位民运干部和一名战士。

何娣被英军击伤后，被抬进营房，这时她才能现地上陈摆着余娣、李亚生和叶福明的遗体。何娣被判十年徒刑，1963年被驱逐回国。

李亚生 男，1955年牺牲时17岁，客家人，原住文冬路四条石客家村，民族解放军战士，在文德甲红毛树胶园森林营房，被

英帝军警包围，突击时牺牲。

叶福明 男，原籍福建，1955 年牺牲时 25 岁。原住文冬路三条石福建村，在文德甲红毛树胶园森林营房，受英帝军警袭击牺牲。进攻军警人数，只见很多，具体人数不详。

肖三妹 女，1954 年牺牲时 26 岁，彭亨文冬路四条半石广西村人，民族解放军民运干部。6 月中旬，三妹与南娇、叶福明三人出发工作，在文德甲四英里半的树胶园，和英帝军警意外相遇，匆促间边驳火边后撤，南娇、叶福明安全脱身，肖三妹则中弹牺牲。

（上列 4 则何梯供稿）

谢丽娟 女，原籍广东东莞县，女佣出身，参加怡保女佣互助会，后任工会委员，在霹雳州总工会集体宿舍住宿，靠为人洗衣维持生活。为总工会做很多杂务，为同志们办很多好事。1946 年中，由亚萍等介绍参加马来亚共产党。“6·20”事变后转入地下，做过民运工作、交通员，跟随流动队活动。武装流动队由马共怡保中区区委领导，活跃于怡保市郊、朱毛路、狮尾一带，除奸灭叛，配合民运开展群众工作。

1949 年中，一日早晨，天刚亮，由奸细带领七、八十个廓尔喀兵（尼泊尔籍雇佣兵），包围朱毛路狮尾石山附近丝茅矮菁芭（灌木丛），谢丽娟和 5 位男女流动队战士的宿营地，先用机枪扫射，又用军犬搜索。经过几十分钟的激烈战斗，6 位战士在突围过程中全部壮烈牺牲。丽娟牺牲时 23 岁。

何素玲 女，家住怡保市旧街场。抗日时期在怡保市卷烟厂

工作，参加抗日同盟会，为抗日军征收同情捐，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由亚萍等介绍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参加烟叶女工互助会，被选为霹雳州总工会委员。抗英战争爆发后，转入地下做民运工作，后随流动队活动。1949年中，受廓尔喀军队包围袭击，和谢丽娟一齐在突围时牺牲，时年约22岁。同时牺牲的男女战士还有4人，姓名遗佚。

（上列2则林玉群口述，曾汉添记录）

庄锡宏 男，字明宽，1938年在槟城钟灵中学读书。参加学生抗敌后援会，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学校不合理教育制度，他和两位堂兄弟都被学校开除。父兄经商，经济稍为宽裕，锡宏和堂兄弟都被送回中国汕头继续中学的学业。1939年6月下旬，汕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锡宏经香港返回马来亚吉打州牛仑家中，在邻近小镇的小学教书，抗日救亡活动更加积极，家中收藏许多中外进步作家作品，欢迎亲友及学生借阅。经常对一些青年及亲友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妻子张佩兰支持他的爱国活动。此后，锡宏引起了暗探败类的注意。

1941年12月15日，侵略马来亚的日本第五师团占领牛仑，次年3月下旬，庄锡宏便“失踪”了，不知去向。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人们才从自槟城监狱释放出来的幸存者中了解到：庄锡宏被日本宪兵部（日军把锡宏押解去槟城的原因，是日宪认定槟城钟灵中学是培育抗日青年的苗圃），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关进槟城监狱，还继续不断被提去刑讯，而锡宏却坚强刚毅，拒不招供，宪兵兽性大发，将汽油灌进锡宏的嘴里，然后引火将锡宏活活烧死。

庄锡宏是马来亚千百个坚贞不屈的抗日知识分子中，横遭日军残杀的一个典型例子。

（庄健英供稿）

林如潮 男，又名林潮、鲁草、林冰、林斌，祖籍福建闽侯，1918年生。1938年在新加坡参加“星洲业余话剧社”，曾在话剧《日出》中扮演报童。在剧社活动时，加入“星洲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小组长，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42年2月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开始部署进攻新加坡，英军已经炸断了柔佛长堤。当时林潮由马共委任为星华义勇军第二连队党代表（第一及第二连队党代表是罗须磨和江水）。第二连开拔到林厝港一带迎击日军，全连战士斗志高昂，与日军血战4天，击退日军几十次进攻，使日军蒙受重大伤亡。战斗中得到第四连的支援，最后弹尽粮绝，被迫后撤。义勇军12日奉命解散，15日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后，林潮被委任为马共星洲市委会委员。

4、5月间，林潮和一批战友携带武器，准备潜入马来亚内地的前夕，在后港已经停工的和丰饼干厂集中开会，可能是叛徒出卖，被一队日军包围进攻。林潮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从窗口向外射击，最后，从窗口跳出准备突围，被日军击中大腿，负伤倒地被捕。

日军将林潮关进四排坡监狱，怕他越狱逃跑，刈断他的脚肋，严刑拷打逼供，林潮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却坚贞不屈，拒不作供，最后被押赶刑场，壮烈就义。

林如潮生固壮烈，死尤光荣，牺牲时24岁。

（林潮的胞兄林枫〈林友苏〉供稿）

卢继昌 男，又名锦鑫、江湖，祖籍广东省丰顺县。1942年10月，在吉打州纯笃参加抗日游击队，后由吉打人民抗日军收编。个性沉着勇敢，组织性强，多参加别动队的锄奸工作。1946年3月，调往双溪大年，7月调返新路，任泰南吉北间机要交通。1948

年6月，在民族解放军中数次参加伏击、迎击英帝军警的战役，多在漳仑至泰南昔罗一带活动，也到吉东至勿洞一带打击英军。会泰语，熟悉该地山林地势，历任小队长、分队长。1952年，分队调吉中牛场，在与英军遭遇战中牺牲，时年约27岁。与他一齐转战泰吉边境的战友，多数先后壮烈战死。

（卢能供稿）

张　潮　男，祖籍潮州，出身种菜农民。1942年在吉打三巴央地区参加张云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个性沉着勇敢，1943年3月，由张云布置，在亚逸甫地60陇处决为虎作伥、陷害抗日工人的反动包工头。继后处决曾先后当过英帝和日本警备队暗探、数次逮捕抗日群众的洪三。在吉打中部地区，长期参加锄奸灭叛斗争。

1946年9月，在日治时期多次逮捕、陷害抗日群众，英帝回马后，又投靠殖民政府，疯狂殴打凌辱原抗日工作人员，多次勒索华侨商人的三朝暗探钟成，由班茶驾驶奥斯丁敞篷汽车返归阿罗斯打，当地组织侦察部署，知道钟成在富士旅店楼上，和几个暗探，设三桌麻将赌博。这里是暗探吃喝玩乐的窝点。张潮一人从容地顺着楼梯而上，在梯口面对数米远的钟成，对准他的额部开了一枪，钟成立即倒毙的楼板上。张潮将左轮遥指其他暗探，厉声高喊："不许动！"其他暗探全部木然呆坐，张潮缓慢回身下楼，骑着自行车离开阿罗斯打，迳直返回牛仑。暗探知道有人暗中掩护张潮，不敢追下楼，几分钟后才奔回警察局报案。

1948年秋，张潮跟随张云在三巴央组织抗英武装部队，1949年张云牺牲后，张潮被调往牛场，随着蔡志强等100名战士，向东转移到泰马边境地区。队伍到达甘光拉冷时，与数百名英军及廓尔喀士兵遭遇。解放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激战二天一夜，张潮在夜色掩护下，想夺取被击伤英军的机枪，却被击伤了

左脚，他手握两颗手榴弹，就势滚向前，炸死敌机枪手及旁边的英军，自己身上中了12弹，英勇牺牲。牺牲时46岁。此役解放军战士阵亡77人，只有23人安全撤离；英军及廓尔喀士兵被击毙67人，在医院重伤死亡12人。（彭汉强供稿）

陈凤娥 女，加影华侨中学学生，1934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长期搞妇女运动，1937年底，由马共阿罗斯打区委伍仙爱、张声武调派往吉打北部钨矿区，与丈夫梁廷业一起，在假子山小学教书，开展抗日救国和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由张求进领导并布置工作，在矿工当中树立较好威信，培养了不少后来参加抗日军的基干战士。

1942年2月底，日军在全马范围对手无寸铁的华人，进行集体大屠杀，漳仑的日军警备队，派出小队到假子山，哄骗梁陈两夫妇到草地广场，在被强迫集合的工人面前，将梁陈两夫妇枪杀，以恐吓工人和居民。结果，反而激发假子山、大港尾工人的仇日、抗日积极性，前后有30多个工人成为武装抗日的基干战士。

梁廷业 男，槟城人，在加影华侨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后，同新婚妻子陈凤娥一齐，被党组织调派到吉打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矿区假子山，在华文小学校当教师。廷业善于同工人交朋友，虽在山区僻壤，抗日救亡宣传和筹赈捐献活动却很踊跃，因此受到暗藏日奸的注目。1942年2月底，漳仑日军警备队派出小队到假子山，强令工人和居民集中，在工人与居民的面前，将梁廷业和陈凤娥两夫妇当场枪杀，牺牲时年约26岁。

（上述2则由张牙供稿）

梁　明 男，又名志业，客家人，吉打假子山矿工。1943年

初，在吉打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作战勇敢，不久任小队长。1945年3月，部队改编，梁明提任人民抗日军吉打北部部队副队长，曾多次配合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进攻泰南警察局及火车站。

1950年，一小股匪徒冒称华侨抗日军余部（共17人），流窜到泰南勿洞地区，打家劫舍，抢掠群众。最初，民族解放军独立七分队，原想通过谈判，使他们改邪归正，加以改编，派出梁明和他们住在一起，进行教育。梁明原患牙疾，受到感染，医治无效而逝世。这股匪徒继续为非作歹，残害群众，后由民族解放军独立七分队政委张伟率领部队将他们全部歼灭。

（黄安供稿）

蔡传盛　男，祖籍惠州，皮肤黝黑，同学戏称他为“乌鬼蔡”，性格开朗，群众关系很好。1945年初参加吉打人民抗日军，后任第二中队机枪手。他枪法很准，曾开4枪打中4只鸟。复员后，在吉打三巴央树胶工会工作，受张田领导。日本警备队暗探刘锦禄，在居林地区残害群众，敲榨勒索，搜捕抗日人民，无恶不作。日本宣布投降后，他自知罪恶深重，立即逃往雪兰莪州中部地区，继续为英殖民当局服务，摧残民主运动。吉南地区受害抗日志士家属，强烈要求严惩这个凶手，为抗日志士伸冤。传盛认识锦禄，于是被派往雪兰莪跟踪追击。在吉隆坡组织的协助下，终于找到锦禄经常在一间女子学校对面的旅店，嫖妓作乐。每逢该女子学校放学的时候，他就在旅馆三楼的窗口窥望漂亮的女教师和女学生。传盛于是在锦禄凭窗窥视时，从马路往上开枪，一枪即中前额，立即倒毙。

1950年，在漳仑开往纯笃的公共汽车上，传盛扑向一个单身警察，夺取警察腰间的短枪，不料后座还有一个便衣暗探，被暗探从背后枪击牺牲。

（彭汉强供稿）

刘　刚　男，又名刘汉辛，1915年出生，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是一位斯文儒雅的知识分子。1942年7月由霹雳调吉打任马共吉打地委委员，分工领导吉打南部和威利斯省的党务及抗日工作。当时另一个地委委员陈炳宏领导吉打北部及玻璃市州工作（后在“九·一”事件中牺牲），地委书记吴亮明则领导吉打中部及东部工作。1942年“九·一”事件之前，吉中、吉南和威省中南部地区的抗日游击锄奸活动曾经比较活跃，在交通员吴海（林亚海）于年底被捕叛变以后，吉中、吉南抗日组织再次受到破坏。

1943年初，刘刚在吉中武吉司南茂被捕，由于吴海的指证，刘刚受到双溪大年日本宪兵百般严刑逼供。宪兵音田军曹绰号老虎，残忍暴戾甚于猛兽。刘刚态度非常坚定，拒不招供党和抗日组织的情况，他自知日宪不会罢休，为保守组织机密，决定以自杀来保持革命气节。他在拘留室搞到剃刀断片，用来自刈生殖器，因流血不多，于是再刈咽喉气管，却被看守人员发现，立即送医院救治。几星期后伤口痊愈，又被押回宪兵部拘留室。刘刚于夜晚，跑步弯腰，以头顶天灵盖猛撞墙壁，头骨破裂，终于伤重逝世。

刘刚的壮烈浩气，正是文天祥所说的：“时穷节乃现，凛烈万古存！”

（综合黄志成、叶瑞祥来稿）

何亚泉　男，三巴央刈胶工人，责任心很强，勇敢果断。1942年1月，参加张云所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同月，威利斯省爪夷一排马来武装特警，乘汽车到三巴央胶园围捕游击队。游击队开枪还击，火力太弱，何亚泉在驳火中牺牲，其他人分散撤退，特警却不敢追击。

陈大牛 男，又名顺福，卢沟桥事变后，在吉打州双溪大年参加抗敌后援会和抗日救亡活动，日军侵略马来亚后，参加抗日同盟会，1945 年 6 月，在双溪大年知甘巴都林木秋橡胶园，由张云领导，李坚、郑大贵主持，召开抗日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由陈大牛、黄仁、刘来发、周吉等等骨干，组成人民抗日军特殊任务工作队，主要任务是锄奸，在联军反攻时，破坏打击日军交通后勤，搜集和传递情报。

1945 年 12 月，大牛参加筹组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双溪大年分团，一年后，调往新青团吉打州团任秘书组成员，积极发展吉打中部地区新青团组织和反帝反殖民主斗争。他体格高大壮健，个性爽朗、梗直，很能团结进步华侨青年。

抗英战争爆发后，他参加民族解放军独立第七分队，转战吉中、吉东地区，重点活动于甘光拉冷一带。1950 年初，在甘光拉冷受到英军突然袭击，大牛在突围时英勇牺牲，时年约 30 余岁。

朱少平 男，朱纯德胞弟，原居大山脚，在吉打州万挠参加民族解放军，配合进行除奸工作。1948 年 8 月，任轻机枪手叶兴的副手，独七分队从甘兴拉冷调往万那途中，受到英军埋伏袭击，叶兴重伤牺牲，少平接过机枪，向英军勇猛扫射，使敌人蒙受部分死伤后，自己也在敌人密集火力下壮烈牺牲。

（上列 3 则彭汉强供稿）

罗潭发 男，在部队中名奋光，客家人，勇敢坚定，沉默少言，吉北假子山矿工，有很高的爱国热情。1943 年春，参加吉打人民抗日军吉北部队。5 月与胡卫忠、刘强华、毛强、XX 等 5 人，冲进日军东洋矿山株式会社假子山总经理寺户太郎家中，刺死太郎，迫使矿场停业，任由工人自行淘洗钨沙。1944 年初，奋光参加有 20 多人的抗日军分队，奇袭吉打地区位于日本警备队重兵驻

守的漳仑与亚娄之间的亚顺警察局，不鸣一枪，缴获长短枪12支。随后奋光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2月下旬，参加由十几人组成的精悍小队，偷袭亚娄日军后勤仓库，在日军警备队驻扎地，缴走一批军服、药品和几支长短枪及机枪。多次参加部队联合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进攻泰南古务警察局及康月火车站等战役。1945年，参加由11人组成的特选小队，化装为日军，跋涉数十公里，准备炸毁巴东勿刹连结泰马边境的火车铁路桥不成，退回大港尾基地途中，在新路村外休息，晚上受到来自漳仑与亚娄两中队日本警备队的包围袭击。游击小队冲出包围圈后，议定出敌不意打他个回马枪，以免群众遭受杀害。天明前，他们及时回新路进行反击战，打死打伤日军40余人（游击队牺牲白杨及小周两人，小周是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年轻勇敢、机警的优秀战士），此役政治影响遍及吉打、玻璃市州各地，奋光被提任“八独”小队长，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他数次参加锄奸和追剿泰马边境的土匪团伙的战斗。

1947年，受组织派遣，奋光与龚华（绍平）在加基武吉山区，与残余的“华侨抗日军”谈判，两人被匪徒杀害牺牲，时年约26岁。

龚　华　男，又名绍平，客家人，假子山矿工。1943年春，在假子山参加吉打人民抗日军吉北部队，后任第四中队小队长，个性勇敢坚强。日本投降后，继续在吉北山区驱赶流动土匪团伙，维护泰马边境农村群众安全。1947年与奋光同往逃匿到山区的小股冒称“华侨抗日军”的匪徒驻地谈判，竟遭残忍杀害而牺牲，时年约27岁。

钟　松　男，客家人，吉北青年矿工，个子不高，但很机灵。1944年秋冬之交参加吉北人民抗日军，1948年底参加民族解放

军。次年在新路村枪毙一个叛徒，事后爬越板厂的围墙，被马来警察开枪击中手臂动脉，流血过多而牺牲。

（上列3则由黄安供稿）

傅亚宁 男，学生出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2年1月，作为马共槟城地委特派员到吉打州牛仑，找到马共区委、原抗盟负责人黄志成，了解到吉打州当时干部比较缺乏，而槟城孤岛却是开展抗日活动缺乏周旋的空间。于是由亚宁返回槟城，调派梁天文（陈亚明）、小周（曾雪虹）、方壮志、杨国璋等一批干部，到吉打中南部加强抗日组织力量，同月，以傅亚宁为中心，与志成、壮志（原《现代日报》文艺编辑）林风共同筹划编印抗日小报《活路报》，发行到吉打各地。

2月，亚宁与志成商定，在王仁园胶林中的红毛丹园开会，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队员10人，来福枪5支，因受到日军警备队数次围捕，驻在仁岭路八条石温华锯板工场的游击队员暂时分散活动。

4月间，亚宁由马共中央调往霹雳州，不幸在霹雳北部被日本宪兵逮捕，从容就义。

（黄志成供稿）

刘东玉 男，原籍广府，吉打人民抗日军的老战士，年老体弱，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不便持枪冲锋陷阵，却坚持不肯离开革命的武装队伍，不愿离别生死与共的战友，长期追随部队征南战北，在大成队中任炊事员、理发员，为战士们生活服务，战士们都爱称他为“刘伯”。坚持到1954年，生活非常困难时，身心衰竭病逝，时年50多岁。

欧　阳 男，广西客家人，吉打人民抗日军老战士。参加民

族解放军次年，由于年老体衰，改任交通员，其爱党、爱军和抗英反殖的决心，越老越坚定，长年在泰南昔罗、勿洞之间奔波跋涉，途中饥渴交加，只吃野果、喝溪水，从不动用身上大笔群众援军捐款一分钱，被誉为“诚实的保险柜”。1954 年，生活困难，克己奉公的欧阳，高龄已逾 50 岁，革命的老黄牛，终因体弱而病逝。

（上列 2 则卢能供稿）

黄丽萍 女，又名黄玉英，原籍广东惠阳。早年在霹雳州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马来亚沦陷后，曾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政工员，后调民运组织，加强粮食药品后勤供应工作。1946 年，任丹戎马林妇女联合会主席，同原“五独”第四中队政治部曾绍舜结婚。婚后调朱毛在培正学校教书。1948 年顺产女婴曾舜英，即付托亲密好友林细雪（惠安人）抚育，改名骆慧心，以防英帝迫害。丽萍即参加民族解放军，后负责民运妇女工作。1951 年绍舜牺牲后丽萍越加奋发致力与英殖民统治者作斗争。1956 年 6 月，丽萍在霹雳州九洞地区运粮途中，遭受英帝军警伏击，不幸牺牲，时年 30 岁。

林细雪 3 次被捕，受尽严刑酷打。丽萍爱女被送进孤儿院，4 年后细雪才被释放回家，忍受丈夫的离异，四处奔波筹资，由教会出具证明担保，花了 2 万多元叻币，才将丽萍的孤女领出孤儿院，回到细雪身旁，告慰绍舜和丽萍的英灵。

（李世山、林士念供稿）

亚 来 男，民族解放军马六甲大队二班战士，1949 年 3 月 5 日，在士兰甘文路，突被英帝军警包围，于战斗中英勇献身。

汉 基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49 年 12 月，在士兰甘文

路遭遇英帝军警，英勇抗击而牺牲。

邢天源 男，民族解放军柔南部队的指挥员。1949年初，随同陈平由柔南北上，在文德甲地区，与敌军遭遇，战斗中牺牲。

（上列3则由林流芳供稿）

郑子雄 男，祖籍福建省厦门市，参加抗日部队后改名洪海深。1938年在马来亚槟城中华中学读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救国，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日战争。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马来亚，子雄已经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带领妻子陈金珠及小女儿到霹雳州实兆远岳母家，自己轻装参予组织抗日同盟会和民运工作。1943年3月中旬，调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十六中队，任分队政工员，在实兆远地区开展抗日肃奸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2月1日，子雄复员到社团工作。

1946年春，被调到太平机器工会工作。他工作出色，工会组织不断发展，组建文艺宣传队到各地演出，宣传反殖民主呼声。1946年底，调任马共朱毛区区委会委员，陈金珠也调到朱毛埠关丹村平民学校当教师，子雄以该校教师名义作掩护职业。

1948年6月20日，英帝宣布紧急法令，子雄任朱毛地区抗英流动队队长。金珠继续当教师，为秘密交通站负责人，敌人进村，她就在大操场上晒大红毡为暗号。3个子女放在岳母家抚养，幼女媛玲只有6个月，竟病饿夭折。9月28日，已经怀孕的金珠被捕，在华都牙也女狱中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幸得好战友李云多方照料，由家属自狱外送来营养品给予调补。后来转拘在集中营，生育下小女儿美亮，9个月时患慢性惊风病，被打实验性药针而早逝。金珠继后被驱逐出境回广州，后参加中共。家庭祸变，使子雄越加坚定反殖解放斗志。

1948年11月8日，子雄和3位战友，从外地开会回部队，途经朱毛官丁山，在山腰与英帝军警遭遇，展开激烈驳火，众寡悬殊，虽掩护得两位战友脱险，子雄和另一位战友，却壮烈战死，时年28岁，尸体被敌人运走示众。

（张亚奖、李云、、颜天迎供稿）

朱和瑞 男，原籍广东省大埔县，家住雪兰莪州文墩坳一个小村，参加抗日部队后改名月宝。1943年8月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第九十分队主持的后备队员军事训练，曾经短期调上新成立的第三十五中队当战士，以后调任“一独”司令部当交通员。他有一位童养媳嫂嫂叶水英也于年底参加三十五中队当护士，直至日本投降。

1945年12月1日，人民抗日军复员，和瑞回到新古毛，在汽水厂当搬运工人。次年年底，他的党组织关系转来新村地下支部。1948年元月，和少英结为伉俪。1948年，和瑞参加民族解放军，对英帝殖民者开展武装斗争，少英被捕投入集中营，初生女儿朱金莲由梁玉萍母亲抚养，7年后随其外祖母回到广州市。

1951年6月，和瑞在部队中积劳成疾，虚弱病逝，遗体葬于古毛河尾丛林中，却被残暴的英帝军警挖出，运往古毛埠示众。

钟 旺 男，取号青云，原籍广东省台山县赤溪镇。双亲早逝，兄弟俩熬过坎坷少年时期，全仗一位异姓的好姐姐唐观娣无微不至的照顾。1943年10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第三十五中队举行成立仪式，钟旺已是朝向晨曦的新战士。童年读书很少，在部队刻苦学习，文化和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执勤工作认真负责，对战友热情友好。1944年，第三十五中队不断袭击古毛发电厂、伏击日军巡逻队，围剿伪装的敌特团伙，钟旺表现都很英勇。在叻思地区，袭击日军分队时，虽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钟

旺和另一名战士遂志，却在激烈战斗中壮烈牺牲。

（上列2则由梁玉萍供稿）

刘　石　男，原名廖冠天，祖籍大埔。在新加坡侨星小学教书期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38年，由组织调到霹雳州领导抗敌后援会工作，后再调吉隆坡，负责马共雪兰莪地委宣传部。1941年中被英帝逮捕，以煽动反对（殖民）政府罪名判处苦监。日本侵略马来亚，挥军快速南进，英帝被迫于1941年12月18日与马共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刘石等近200名马共党员，才被释放出狱。

刘石一出狱，日军已经进入霹雳州北部，形势严峻，他无暇照顾即将分娩的妻子，马上组织党员和部分爱国工人、店员、教师、学生约70多人，进行集中训练，搜集一些猎枪，筹集少量经费，于1942年1月7日，在日军突破仕林河英军防线，进入雪兰莪北部的时候，带领队伍上南部山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5天内，吉隆坡、加影相继沦陷，刘石即带队伍原拟往武来岸加蕉山，受阻后转移到森美兰州知知港突岭山。3月18日，日军在知知港余朗朗村，残暴屠杀手无寸铁华侨男女老幼1474人以后，23日，队伍暂驻张盘矿场山边，营房被奸细发现，刘石被迫又带队伍返回加蕉山，途中遭受日军截击，打了一仗，被困山中几天，只好撤回突岭营地。不久，刘石在山中突然患上急性伤寒症，医治无效逝世，年仅20余岁。

刘石每逢危难，总是身先士卒，遇事果断冷静，含辛茹苦，无私无畏，深得战友敬佩。

（几位雪森彭战友供稿）

林　昌　男，原籍惠阳，1930年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金保埠。15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他只好带着妹妹迁到新路十一碑农村，在富户人家做短工，勉强维持兄妹两的的生活。1948年，民

族解放战争爆发，对英帝殖民统治满怀仇恨的林昌，立即参加民族解放军，接着被调到新路六百垄农村，带着武装搞民运工作，个性坚强，埋头苦干。1950 年第一次参加伏击英帝特警的战斗，他勇敢殿后掩护战友撤离战场，特警虽然胆怯不敢籍着人多的优势追击，但林昌还是负了轻伤。林昌数次参加战斗都很英勇。

1952 年，英殖民当局开始实施村民集中营计划（美其名为“新村”），集中营用双重铁刺网围禁，由特警监视控制，军民的联系产生很大困难。群众还是想方设法捐助粮食、药品给民族解放军，民运人员还是机警秘密地在特警眼皮下，和失去自由的村民联系，接受支援粮食和捐赠经济、物资。

1951 年区领导干部在村中开会时，林昌担任警戒组长，当他发现一队英籍士兵搜索前来时，他居高临下，立即开枪射击，以警醒和掩护领导干部们撤退。几名新战士也跟着开枪狠揍敌人。他在激战中受到重伤，还是挣扎着继续开枪吸引敌人，使领导干部们有充裕时间离开险地，并命令其他战士撤离。林昌的子弹打完了，英军已包围上来，想捉活口，他紧握一颗手榴弹，等到英军走近时引发爆炸，与几名英兵同归于尽。

英军在此战役中死伤十多人，用直升机运走尸体及伤员。解放战士有大树掩护，除林昌之外，只牺牲新战士黄福和另一位年轻的女战士。英军刈下林昌的头颅，拍照印成传单，用飞机在十一碑和六百垄上空散发，其野蛮程度与日军无异。结果，群众到处传颂的，却是林昌的英雄事迹。

（阿红供稿）

黄国强　男，祖籍福建，马共党员，曾任吉打州居林埠新青团座办。1948 年底，在居林新港受英帝军警包围，国强病重卧床，无法突围，拉爆手榴弹，与军警同归于尽。

张　珍　男，祖籍广东化州，曾任吉打州居林埠木业工会座办。1948年底，在华玲游击区与英帝军警战斗时被捕，同时12月在阿罗斯打监狱被处绞刑。临刑前高呼马来亚共产党万岁！打倒英帝国主义！

文明河　男，祖籍海南。与英帝军警战斗中英勇牺牲。

（上列3则林苏供稿）

符志勇　男，祖籍海南，马共党员，身高体壮，别名高佬。

1942年，他是马共和丰区区委会成员，穿梭于和丰、朱毛、九洞等地区进行抗日活动。经过日军哨所，他总得扮成“良民”，随大流鞠个躬。他说，我虽受委屈，而抗日活动却顺利了。他到学校、城市、农村，分别扮成教师、商人、农民，机动灵活，警惕性很高。

5月份，日寇把朱毛堠和郊区居民赶到培正学校大操场检证，让叛徒、警探辨认抗日人士，志勇侥幸未被认出。

志勇晚上在密林深处小茅棚中住宿，白日才回农村。生活很艰苦，吃石灰米、木薯、野菜，抗日斗志始终很旺盛。日本投降后，志勇带领忠诚勇敢的党员小组，将一批武器运到深山荒林中埋藏起来，那时已经观察到，即将对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的英帝国主义，必将对马来亚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进行严酷压制，甚至武力镇压。党组织仍处于秘密状态，只公开几个党代表。

1948年6月20日，英帝果然对马来亚民主运动采取血腥镇压。志勇接到上级指示，即将两年半前埋藏的武器挖掘出来，武装刚成立的民族解放军分队。志勇参加武装部队，暂时进行编制整顿，晦藏等待，建立民运组织，没有得到上级指示，暂时不主动出击。随后，先开展除奸活动。

1949年8月，志勇随部队北上，在太平埠郊区奇袭敌人的巡

逻队，战斗虽取得杀敌夺武的胜利，但志勇却受到重伤，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时年31岁。

（张亚奖供稿）

汤运兴 男，祖籍广东省蕉岭县，1911年在森州出生。日本侵略马来亚，运兴已是马共党员，就在森美兰州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最初任独立分队分队长，后扩建为第四十三中队，仍任中队长，带领中队在知知港的梨望、半芭、双沟罗丹、船子头一带，打击日军及警探。1943年6月，随司令部转移到西彭亨，进行多次主动袭击与反围剿战斗。该分队进攻知知港警察局，毙伤警察多人。1945年春季，森美兰重建“二独”建制，运兴调返“二独”，曾带队伍到芙蓉邻近进攻日本军警。

日本投降后，运兴在森州参加反殖民主运动。紧急法令公布后，运兴义无反顾，立即参加民族解放军，反击英帝的血腥镇压，进行游击战争，在一次激烈战斗中，运兴勇猛冲击，中弹牺牲。

汤锦芳 女，祖籍蕉岭，运兴的胞妹，生于1928年，马共党员。抗日时期，在森美兰州负责抗日同盟会工作，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抗英民运工作成绩斐然，英帝悬赏缉捕她。50年代初期，她带领战士在转移中，受到英帝军警伏击而牺牲，遗体被陈列在警察局门前示众。

汤孟新 男，原籍蕉岭，约于1932年在森州出生，是运兴的儿子。日治时期参加“二独”，在知知港至芙蓉郊外一带游击，打击日军及警探。反殖武装斗争期间，孟新参加民族解放军，50年代被英军杀害。

赖福禄 男，祖籍广东省蕉岭县，1923年出生于森美兰州。抗日期间参加“二独”，转战于森州中部各地。个性坚强勇敢，疾恶如仇。1948年参加民族解放军，积极打击英帝军警。1949年在战斗中弹尽被捕，严刑之下，忠贞坚强，拒绝招供，宁死不屈，在英帝绞刑台上就义。

（上则4则由赖安定供稿）

陈大伦、李志强 男，两人都是西彭亨文冬人。1948年6月20日，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大伦和志强都参加抗英武装部队，十几个战士集结在文冬吉隆路8英里山上，住扎在一间抗日时期遗留的田芭茅屋里。7月16日上午，战士们分别在擦枪、捕鱼，女同志在小溪洗澡，志强在屋侧背后山腰竹林放哨。当天一早，陈秀和张生外出，被英帝军警逮捕，当了叛徒，带领军警上山进攻部队。志强发现军警进入山口时，立即开枪向敌人射击。大伦听到枪声，迅速赶上山腰支援志强，两人一齐向军警射击，边打边向山上撤退，撤至山顶时，军警从侧面用机枪向两人扫射，两人同时中弹倒地牺牲。晚上，部队才派3个战士摸上山顶，将两位烈士的遗体就地埋葬。两人当时年龄约20岁。

陆秀英 女，祖籍广东省番禺县，出生于马来亚西彭文冬，小时在文冬启文中小学校读书。日治时期参加抗日工作，后参加部队文工团。日本投降后在文德甲担任妇联主席。紧急法令颁布后，秀英由文冬吉隆路8英里上山参加抗英部队，在邻近地区流动，打击英帝军警及其爪牙。后被调派到文德甲直凉金马扬一带农村搞民运工作，担任马共党支部书记。1949年在村外住地受敌警包围，同陈坚一齐在战斗中牺牲，时年27岁。两人都被剥光衣服，裸体陈列在直凉警局外示众。

黎秋容 女，父母广府人，父亲在文冬开设赞元堂药店，小时在文冬启文学校念书。日本投降后，在文冬参加新民主青年团，参加争取民主自由、支持泛马行动委员会的斗争，反对延续殖民统治。1948年英帝颁布紧急法令，秋容由文冬吉隆路8英里上山，参加抗英武装斗争，不久由组织调派到文冬加叻路8英里农村搞民运工作。1950年下半年，被英帝军警包围，在乱枪下含恨牺牲，时年仅19岁。

薛　华 男，祖籍广东惠阳，家住文冬都赖路一条石，刈胶工人。和平时期是树胶工会的积极分子，参加反殖民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1948年6月20日以后，薛华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在文冬区吉隆路8英里山上受英帝军警袭击，转移到深山中，一时断粮，薛华在农村筹得大米、番薯送往山中济急。

同年8月下旬，在吉隆路8英里农村民运工作的干部浦国民和郑伯友，因国民党反动分子告密，被特警逮捕。查明真相后，薛华和浦国均各带手枪，到吉隆路4英里华文学校，列明罪状，将以教书为掩护的国民党反动头子严天洪处决，消除了一个暗藏隐患。

1953年5—6月间薛华在文冬都赖路亚拾港交通站休息，睡到半夜，被叛徒内奸山番炳杀害，刈下薛华的头颅，连其手枪一齐拿到文冬警察局投敌领功。

许　竟 男，祖籍海南，抗日时期在彭亨文德甲、加流一带搞民运工作，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许竟担任马共淡马鲁县委会组织部长，在文德甲、淡马鲁一带搞地下工作，发动各民主社团及各界民主人士，团结一致，协调步骤，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各项活动。英帝对和平民主运动开始全面镇压后，领导文德甲金振山几个地区的民运工作。1950年9月间，他带警卫员

和一位女同志在金振山橡胶园被英帝军警包围。他们从小路突围，不料误入敌人的伏击圈，军警用轻机枪扫射，警卫员受伤，和女同志一齐被捕，许竟当场中弹牺牲。

亚　棋　男，祖籍广西。抗英斗争初期，亚棋和陆秀梅及黄亚英三人，负责文德甲金振山农村的民运工作。1950 年 11 月，遭到军警包围，三人分开两路突围。秀梅、亚英奔跑一小段路跳进禾田时，秀梅肩部被机枪打中跌倒，与亚英一齐被捕。亚棋身上有手榴弹，敌人围近无法脱身，他机智地拉开保险栓，，偏身隐住，等待英军追近，才放手引爆，重伤英军一人，轻伤英军两人，亚棋即壮烈牺牲。

陆群莲　女，陆秀英的妹妹，祖籍番禺，家住文冬。抗英时期，她和母亲陈亚苏曾被英帝警探逮捕，拘留在文冬警察局，不久获释放，母亲于 1950 年下半年又被捕，两年后驱逐回中国。母亲被捕后，群莲积极参加抗英民运工作，将所收屋租，大部分用来购买粮食、药品供应民族解放军。1951 年上山参加部队，被分配到文冬加叻路农村搞民运工作。次年上半年，被英帝军警包围打死，牺牲时年仅 18 岁。尸体被脱光衣服运到群莲原住家园，在文冬吉打里春生园门口示众。她的亚姨无限悲痛，暗中用钱雇仵作工人代买棺材收殓。英帝殖民政府以刈脑袋和裸体陈尸示众，暴露了其野蛮残忍、惨无人道的行为，不但没有恐吓人民，反而激起人民的愤懑与鄙视，这是殖民统治的历史性耻辱。

（上列 8 则由郑伯友供稿）

梁亚珠　女，又名燕萍，祖籍广府，懂英文，会马来话，曾在土著部落里工作过，是位优秀的民族工作干部。她大公无私，深明革命大义，不为亲属关系而坦护反动分子。1953 年从宜力调往

勿洞泰境马来农村工作。后被泰警围捕，亚珠冲刺突围，被枪击牺牲，时年20多岁。

刘小见 男，又名小健，祖籍潮汕。家住美农埠，1946－1947年为吉打美农青年团专职干部。抗英战争初期，为林坤副手。1948年5月5日，随张田由吉中牛场转移往吉东甘光拉冷。历任民族解放军副小队长和民运小组中心。1952年3－4月间，因事与邱进兴到农村了解情况，意外遭遇英军，进兴手枪被击中而丢失，小见则中弹牺牲，时年约26岁。

陈　坚 男，又名林仔，祖籍广东省东莞县。抗英期间当刘康的警卫员，后调大成部队任小队长。由于50年代初，民运工作缺乏干部，陈坚与陈埔地都调到农村负责民运工作。1957年，在边境农村出发途中，受英军伏击牺牲，牺牲时约31岁。

郑　生 男，祖籍广西，原住霹雳州。抗英战争爆发后不久，和小红一齐调到勿洞地区，长期担任勿洞至宜力北部交通站的组长。1951年冬季，在河边洗澡没有放哨，被一小队泰警突然袭击，中弹牺牲。

（上列4则由卢能供稿）

蔡有松 男，马共党员。曾任吉打新生学校教师，常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积极参加爱国筹赈活动。日本南侵后避开宪警追捕，在槟城被日探认出，遭宪兵部毒刑杀害。

沈星云 男，又名沈毅，马共党员，曾任阿罗斯打华侨中学教务长，他积极教导和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日本侵入北马，

他避往霹雳州，继续参加抗日同盟会活动。日本投降后，在马共霹雳州委领导下，与李公仪等筹办《怡保日报》担任主编。投身反对殖民统治的民主运动。紧急法令后被英帝警探逮捕，监禁一年，被驱逐回中国，刚登上汕头码头，国民党飞机到来轰炸，星云被炸中牺牲。

王维东　男，又名王向东，马共党员，曾任阿罗斯打华侨中学训育主任，后任双溪大年新民学校校长，1940 年转职搞“文抗”工作。日本南侵时，被选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宣传部领导成员。新加坡沦陷后，被日军宪兵部杀害。

黄文章　男，马共党员，阿罗斯打华侨中学学生，家住竹城，聪明能干，口才很好，任反法西斯儿童团团长，常带领儿童团到街上及华人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日军占领阿罗斯打后，文章当三轮车工人，作为职业掩护，参加抗日同盟会，坚持抗日工作。1942 年初，阿罗斯打马共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文章避往槟城，找到组织关系，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参予在升旗山上升红旗，张贴传单。1943 年被日本宪兵部逮捕杀害，时年约 19 岁。被判死刑时，面不改色，视死如归，同狱难友，无不感佩。

梁栋材　男，马共党员，曾在阿罗斯打华侨中学教书，宣传抗日和组织学生爱国活动很积极，深受学生爱戴。抗日时期在霹雳州继续进行抗日活动，被日军抓获斩首牺牲。

（上列 5 则林钦供稿，黄文章资料由董苏泉、刘来芝、伟才、郑开兴参加提供）

林亚当　男，原名金惠余，祖籍福州，曾在阿罗斯打华侨中

学读书，续至槟城钟灵中学读高中，毕业后，考上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再回华侨中学教英文。亚当早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机敏过人，勇敢沉着坚定。任英文教师时，已是马共吉打州地委会委员，为了不暴露身份，从不直接参加公开的抗日救国活动，而是在秘密的党组织内，逐级领导与布置抗日和反对殖民统治斗争的工作。亚当个性斯文沉静，衣冠整齐，彬彬有礼，有学者风度。

1940 年，由马共中央调往新加坡市委会，并被选任马共中央委员。在他领导下，新加坡的抗日救国和工人运动，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 年初被英帝逮捕。同年 12 月 8 日，日军侵略马来亚，英帝近 12 万军队，不堪 3 万日军的冲击，迅速败退，兵临城下，火烧眉毛，英帝被迫接受马共提出共同抗日的主张，释放林江石（老黑，原名黄伯遂）、林亚当、陈锡清等被监禁的共产党人。亚当出狱后，积极协助林江石筹办组建星华义勇军，向英政府联系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等事宜。1942 年 2 月 12 日，星华义勇军被英帝下令解散，亚当又协助办理人员遣散、枪械埋藏、组织撤退等等善后工作。

2 月 15 日，英军无条件投降，日军占领新加坡全岛，3 天后就开始大检证、大逮捕、大屠杀（全岛华人被杀约 5 万人）。亚当避往北部郊区农村一带，全靠革命群众掩护转移。4 月底，日军对柔佛海峡的警戒巡逻稍为宽松，江石和亚当从军港附近偷渡海峡时，却在海上被日军截获。他们被关押在欧南路监狱 D Hall。

亚当和江石都受到格外的严刑毒打，被打得体无完肤，伤势特别沉重，加上另一马共中央委员黄诚（黄石），3 人脚上都加了铁镣，走路也很困难。吃的只有木薯、番薯、老菜叶和少量粥水，住的地方很肮脏，满是臭虫蚊蝇，又不给洗澡，周身血污汗臭。在野蛮的残酷折磨下，亚当（7 月 31 日）、林江石（7 月 8 日）、黄诚（8 月 9 日）都先后在狱中病逝。

亚当和江石等优秀的抗日反帝英勇战士，在敌人屠刀下忠贞

不屈，刚强坚毅，显示出马来亚革命人民的高风亮节。诚如文天祥所吟："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刘来芝、黄马顺、郑开兴、林一叶供稿）

谢玉枝 女，马共党员，1946年任槟城码头工会收捐员，个性刚强勇敢。1949年初在威省地区，和英帝特警遭遇，驳火中牺牲。

（陈亚辉供稿）

白　杨 男，祖籍广东台山，原来姓名佚传，故乡家境贫困，青年时期南渡马来亚谋生，在吉打北部假子山钨矿当矿工。收入低微，无法寄钱回家乡供养父母，于是取名"白养"，作为责难与警醒自己。1943年参加陈古所领导的吉北人民抗日军，改名白杨。个性勇敢坚定，刻苦耐劳。

1945年2月，参加由11人组成的奇袭队，急行军跋涉50多公里，准备炸毁马泰边境的巴冬勿刹火车铁路桥，因被守军发觉，炸桥不成，即赶回新路村。在睡眠中，被来自漳仑和亚娄的200余名日军警备队包围袭击。抗日军哨兵发现后，迅速通知睡梦中的战友，全部撤退到村外（然后组织反击，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以少袭多，取得重大胜利）。白杨年纪较大，因连续长途急行军。太过劳累，敌人来时，虽被哨兵叫醒，但翻一翻身又睡着了。结果被包抄进屋的敌军，抓去亚娄警备队，审讯无所得，转押阿罗斯打宪兵部，轮流施用各种严酷刑法。白杨坚贞不屈，越刑越骂。残暴的宪兵，将白杨捆在木桩上，从头淋上汽油，点燃烈火，活活烧死。白杨牺牲时30多岁，他是在烈火中永生的烈士！

（卢能、林一叶供稿）

蔡小健 男，原籍潮汕，约于1923年出生。参加抗日民运

工作，1946年在吉打美农的“马青”分团任专职干部，次年调双溪大年，个性比较活泼。1948年5月5日与张田、卢能在一起，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的宣传组织工作。紧急法令颁布后，参加民族解放军独七分队（后属第八支队统辖），部队由牛场开往甘光拉冷，任副小队长，继任民运小组中心。1952年4月，在山林小路侦察敌情，突然遭遇巡逻英军，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阿　莫　男，原籍海南，马共党员。1942年4月，在吉打武吉司南茂参加戴翔主持成立的别动队，流动驻扎在无人的田头小茅寮，分开小组活动。年底，阿莫随小铁、戴翔到牛仑，向骑单车在路上走过的日本暗探、叛徒黎凉琼连开了3枪，没有打中要害。不久，被凉琼带日本宪兵逮住，押往双溪大年宪兵部严刑拷打。凉琼追问：“是不是你参加开枪打我？”阿莫挺胸承认：“是！我后悔没有打死你！”于是遭到更严重的毒打。年约32岁，日本投降才出狱。抗英初期当马共槟吉联系交通员，改名阿波。牺牲情况不明。

陈世坚　男，1942年2月，刘荣光、陈铁、陈瑞荣、王云等30余人，在威利斯省爪夷山建立抗日游击队，世坚担任教官。因保密不好，6月间，由马来人带路，日本警备队从大港尾向阿老营地进攻。队员们仓促应战，且战且退，冲出日军包围圈，陈瑞荣率领大部分战士顺吉南三巴央方向撤离，王云等撤往加拉岸，陈世坚冲出后，跌落山涧牺牲。

（上列3则由钟子路供稿）

杨　克　男，祖籍闽南，马共党员。1942年1月，按马共槟城地委指示，槟城油业工人领袖杨克，带领两个同志，将几箱英军仓促逃跑时遗弃在仓库内的手榴弹，准备运往威省，供应爪夷

山的抗日游击队。在日落洞将手榴弹搬下舢舨时被几个青丁（缉私员）误当走私物品抓获。杨克当场机警地打骂两个同志，说是收钱受雇用，却串通青丁来抓他，使两同志摆脱关系走开。杨克被抓到宪兵部，饱受毒刑后从容就义。

饶螺珠、苏乌马 男，祖籍闽南，两人都是槟城抗日锄奸团团员。1942年4月29日，槟城（日治时期改名彼南州）日本州政府组织庆祝天长节和占领马来亚的大游行，胁迫部分各族群众参加游行。在槟城抗日同盟会的布置下，螺珠和乌马，向游行队伍中的日本官吏和民族败类密集处，投掷一颗菠萝式手榴弹，炸死炸伤十几人，游行队伍鸡飞狗走星散。由于叛徒出卖，螺珠和乌马事后被宪兵逮捕，受尽毒刑，拒不招供组织情况，最后被用倭刀杀害。

（王海志、饶自贞供稿）

肖亚河、阿岳 男，两人都是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参加学生抗敌后援会和抗日救国活动。日本占领槟城不久，就大肆搜捕钟灵学生及教师，前后逮捕、杀害数百人。1942年2月，亚河、阿岳带几个同学，到吉打州牛仑找以前的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黄志成，参加刚成立的抗日游击小队。他们惩诫个别维持会的败类，消灭到胶园中侦察情况的警备队线人。亚河、阿岳不善晦藏，白日到村镇走动，手脚白嫩，引起警探注目，不久就被捕。两人在受刑中坚持不说抗日游击队的情况，结果被双溪大年宪兵部杀害。

（黄志成供稿）

阿初、阿冰 男，1942年底，他们带领另外九人组成的抗日游击小队，在威省靠近霹雳万拉巴鲁（Badar Baharu）和双溪巴

锡一带，开展除奸活动，受到高渊日本警备队的追击，转移到吉南拉务勿刹野外胶园中，由当地抗盟通过陈海汀给予生活供应。1943年初，居林警备队在拉务勿刹地区进行大搜捕。游击队员突围撤走，一个队员当场被击中牺牲，6人脱险，阿初、阿冰及阿竹、阿带被捕。

在宪兵部酷刑逼供下，阿冰坚定刚强，宁死不招，受到反复灌水，宪兵站在阿冰腹上踊跳蹂踩，阿冰即时气绝牺牲。由于阿带和阿竹当了叛徒，当面指证阿初是马共党员，阿初只好承认党员身份，但任日宪如何毒刑痛打，他宁死也不肯招供如何单线联系，向谁领取生活供应物品。几天后，阿初就在刑场从容就义。

（陈海汀供稿）

长　宏　男，又名阿光，祖籍普宁县，约1920年生，牛仑地区农民，勇敢冷静而沉默寡言，工作认真负责。1942年底，张云带领抗日游击队从华玲地区转移回牛仑三千廊，长宏就参加游击队。长宏老成稳重，得到战友们的信任。1943年，参加奇袭爪夷警察局的战役。以后，队伍再转移华玲北部山区，他料理后勤工作很细致，并数次参加流动队出发古邦、布来各地锄奸。在此期间，他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5年8月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日本投降后，他安排13个不愿向英军投降的日军，在武吉茹嫩与潮州菜农一起种菜、种烟叶。长宏在吉中地区负责地下工作，开展民主反殖斗争。1947年，他和李水带13名日军从武吉茹嫩由山林小路北上，带到泰马边境的纯笃，交卢能介绍他们当矿工（其中4人在抗英战争中牺牲，7人先后向泰方投降被遣送回国，田中清明和桥木惠，则坚持到1989年12月2日，马共和马来西亚、泰国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后，才由日本驻泰大使馆送返日本）。

长宏于1948年8月由牛场调往甘光拉冷任抗英军独七分队

事务长，9 月，张田牺牲，调任副队长，当时槟吉司令部刚成立。1949 年夏，独七分队在高乌至勿洞途中，伏击英帝军警击毙其中 8 人，夺得一挺轻机枪、5 支来福枪。

1950 年 10 月，民族解放军华玲部队从第八支队划归第十二支队管辖，陈大成任政委，万华任队长，长宏任副队长。部队经过几回战役，转移往泰国南部地区。那时病号比较多，一部分战士由个人申请、组织批准，陆续退伍。

1951 年，长宏患病体弱，不适于奔波而且紧张的战斗生活，调回吉打中部负责领导民运工作。1952 年，撤消独七分队的番号，其成员仍归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管辖。1953 年底，长年为抗日抗英斗争竭智尽能，无暇顾及自己婚事的勤奋长者长宏，积劳成疾，治疗无效，与世长辞。

（卢能供稿）

王　传　男，又名胡须王，原籍福建省永春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柔佛州麻坡参加抗敌后援会，后迁彭亨州直凉埠，当刈胶工人，参加“工抗”活动。

日本南侵马来亚，王传参加抗日自卫团，继而负责直凉地区部分民运工作。1943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在直凉负责领导工人运动。

紧急法令颁布后，王传参加抗英武装斗争，年纪已大，多在农村活动。1953 年初，在胶园遭遇英军而牺牲，时年约 40 岁。

何浪滨　男，又名老韩，韩华，原籍广东大埔。在直凉埠兢公司中药店当店员。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继而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由组织调到文德甲任中华校友会秘书（座办），负责青年工作，在校友会内组织文艺宣传队，到淡马鲁县各乡镇演出，为文德甲筹赈分会募捐，支援中国抗战。

日本侵略马来亚后，他任马共西彭特委委员，参加组建上彭人民抗日军。1943年8月13日，原上彭抗日军与森美兰“二独”调来两个中队，会合组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同时成立马共西彭地委会，浪滨负责马共西彭地委书记，奔走于西彭各地，加强抗日同盟会与民运工作，配合和支持“六独”及各中队锄奸、统战及后勤供应工作。和平时期，曾经一度调往外地。

抗英反殖时期，浪滨又被调回彭亨州负责领导工作，奔波于各县区之间。最后被英帝杀害（一说是病故），具体情况未明。

何　庆　男，又名何清，祖籍东莞县，从小在彭亨劳勿武吉公满坑仔居住。日本占领期间，他参加抗日同盟会的募捐、情报工作，是主要骨干。日本投降后，他是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劳勿分团的骨干，既负责青年团歌咏队的工作，也担任劳勿平民学校的教员，工作积极，认真扎实。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任武吉公满支书。

1948年6月20日，英帝全面镇压和平民主运动，何庆上山参加抗英部队，继被委任为马共区委，到原居住地区领导和组织群众斗争。

1953年，在积罗山行军途中受到英帝军警伏击被打伤，大肠都流了出来，流血过多，昏倒在地。军警把他抬回劳勿医院医治。何庆苏醒过来，意识到英帝是企图在他口中榨取民族解放组织的秘密情况，他便毅然拆掉腹部的绷带，让伤口涌出鲜血。守卫的警察和护士赶前阻止，却被他推挡打走。结果，何庆流尽最后一滴血，坚定从容地牺牲了，时年28岁，群众称赞他是壮烈的英雄。

郑毓焱　男，又名胡冰，郑育舜，郑观焱，父亲是广东客家人。出生于彭亨劳勿埠立卑路。在加影华侨中学读书时，受到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参加学生抗敌后援会等进步组织，是文艺宣

传工作的积极分子。从小就喜爱音乐，1942 年马来亚沦陷后，参加西彭亨人民抗日军，年约 18 岁，1943 年下半年在“六独”模范中队任政治部，继调第一五九独立分队任指导员，在部队中担任政治教育工作，发挥特长，组织歌咏队，搞文艺宣传，活跃部队文艺生活，并到群众中搞宣传联欢，鼓舞战斗情绪。日本投降后，在文冬指挥一场大型的黄河大合唱，效果很好。

1946 年任马共文德甲县委委员，他的掩护职业是在都赖和甘马挽学校当教员。1948 年 6 月 20 日，紧急法令颁布以后，调回劳勿地区领导群众工作。1952 年，小红从民族解放军部队逃出，在劳勿向警察局投降，带领英帝军警到毓彝平常过往途中埋伏，毓彝照常走过时，即在乱枪之下牺牲，时年不够 30 岁。军警将毓彝尸体抬出挂在卡车上，在劳勿街场游行示众，类似日军的法西斯暴行，激发群众对英帝殖民残暴统治更大的仇恨。

郑　发　男，祖籍福建省永春县，幼年父亲早逝，3 兄弟全靠母亲藉助父亲遗产抚育，郑发排行第二。他早年参加抗日同盟会组织，工作积极勇敢坚定，1945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和平时期负责矿工、胶工的组织工作，团结大批工人参加工会，续后，郑发担任马共支部工作，兼职劳勿平民学校财政。

英帝颁布紧急法令，伴随着残暴镇压，郑发被迫放弃温暖的生活，上山参加民族解放军，同时兼任马共劳勿地区区委。1954 年，小队出发途中与英帝大批军警相遇，双方激烈驳火，队伍边打边退，郑发中弹牺牲。军警将郑发遗体运往劳勿示众，致使他的母亲悲痛不已，不久就病逝。

蔡信发　男，祖籍福建，在彭亨瓜路吉挠镇胶园中出生。由黄金的母亲抚养成人。日本统治期间，他参加抗日群众工作，勇敢能干，表现很好，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负责瓜路吉挠地区民运

工作。日本投降后，继续负责地下领导工作。英帝暴力镇压反殖运动后，信发撤退到森林中驻地，参予组织抗英武装斗争，同时领导地方群众工作。1949 年春，他领导地方武装配合部队攻打当地警察局，战役失利而撤退。英帝派出大批军警围攻瓜路吉挠森林，战斗中信发身先战士，不幸壮烈牺牲。

林添福 男，祖籍福建省永春县。出生于瓜路吉挠，是蔡信发的同学。日军占领彭亨后，由信发带动，参加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在西彭地区作战。1945 年底，复员后继续参加退伍同志会和工会的民主反殖活动。

紧急法令后，添福上山参加民族解放军，1949 年春，在进攻瓜路吉挠警察局时英勇牺牲，时年 24 岁。

张 良 男，原名庄慈露，原籍福建永春，出生于丹戎马林，卢沟桥事变后，迁居彭亨文德甲，在商店任职。积极参加文德甲筹赈分会属下的宣传队，演唱、演戏都很卖力，同时参加抗敌后援会，筹款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琼崖纵队。工作积极，认真负责，1940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1942 年初，彭亨州全境被日军占领。张良参加筹组西彭人民抗日武装，3 月间，在文德甲大森林中召开西彭（上彭）各地马共党员与抗日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决定组建西彭人民抗日军。张良被选任第一分队党代表（后改为指导员）。分队开往直凉地区，和马共区委配合开展群众组织活动，成立民运交通站，向中上层华侨开展抗日统战工作，说服他们以经济、粮食、药品支持抗日军。良好的抗日群众组织，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物质与思想基础。

张良在明光废寝忘餐，日夜操劳，终于劳碌过度而病倒，医治无效，于 1943 年初，抗日壮志未酬竟先逝世。

符傅弟　男，原籍海南乐会县。中国大革命失败，他移居到马来亚，当刈胶工人。1942 年初，参加西彭亨（文冬）人民抗日军第三分队为武装战士。个性忠厚，勤朴勇敢。同年 3 月间，参加攻打文冬警察局的战役，主要目的是解救被囚禁于警局内的司令部党代表黄春（紫焰）和分队副队长官水，由分队指挥员郑清凉、陈光来带队。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只好撤退，清凉事后独留文冬被捕牺牲。

傅弟后被调任交通员。来往司令部与各中队之间。1944 年，他带领一六二中队党代表陈辉及中队长陈泮，由明光至文冬路 23 碑司令部开会，中途在森林边农民家休息，突被一队日军包围，傅弟及另一位交通员掩护陈辉、陈泮脱险，两人及屋主都当场牺牲。

（上列 9 则由颜天迎供稿）

李金玉　男，原籍福建永春，在彭亨明光埠出生。父亲开锦发兴京果店，是爱国进步商人。大哥金炉、二哥金堤都因参加民主反殖活动，先后被英帝政府逮捕驱逐回中国。

金玉在哥哥影响下，从小就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斗争，担任明光地区的交通情报员。1948 年 12 月间，他和彩萍、小黄在执行任务途中，突然发现英帝军警，3 人撤退到明光街旁一间秘密交通站，受敌人包围，他抛出一颗手榴弹，没有爆炸。敌人用手提机枪扫射，3 人同时牺牲。金玉牺牲时年龄还不足 20 岁。

蔡彩萍　女，原籍广府。原住立卑，调到直凉任妇联副主席。个性开朗，高大、活泼，多做中上层妇女团结工作。1948 年 12 月，与李金玉、小黄同时被英帝军警包围枪击牺牲，时年约 27 岁。

小　黄　男，明光地区民运工作人员，与金玉、彩萍同时牺牲，年约约20岁。

（上列3则郑如壁供稿）

小　华　男，就义时18岁。1957年初在柔佛州申邦冷金被捕，同年5月，在新山狱中绞刑台上被英帝杀害。小华被捕后，表现非常坚强刚毅，马来狱卒们也向难友们传播对他敬佩的心情。全狱男女难友们，不知他的姓氏和履历，然而，小华就义那天，全狱数百人，清晨5时许一致起身聆听小华高喊："打倒英帝国主义！""马来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高唱宏亮的国际歌，震撼整座监狱。全体政治犯人和十多个刑事犯人，为这位素昧平生的少年抗英反殖英雄罢吃早餐，寄托钦敬与哀悼的心情，也藉此表示对敌人的无声抗议。

（林振风供稿）

小　平　女，又名王小平、梁宜明，霹雳州实兆远南华中学学生，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日本南侵前，离开家庭，参加革命，主要搞妇女工作。马来亚沦陷后，由马共调到柔佛州，领导抗日群众组织工作，1943年任柔南地委会委员，活动于士乃、古乃、新山一带。性格祥和善良，作风正派，工作踏实，关心干部，深入群众。抗日胜利后仍在柔南担任州委会委员，和亚甸结婚。

1948年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夫妇俩进入森林中开展抗英武装斗争。次年初，随着部队转移到彭亨州南部，经过长期频繁的进攻、伏击、防御、反击战斗，部队以后再转移北上。1953年在立卑地区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留下一个4岁的女孩由小平的姐姐抚养。

（林树钊、陆彩萍供稿）

陈大成 男，1946年在吉打中部参加民主反殖群众组织工作，表现坚定勇敢，办事果断，年底任双溪大年咖啡店员联合会主席。抗英战争初期，张田任独七分队队长时，他负责保管事务，1950年张田牺牲后，他提任队长，继任政委，兼任马共区委会委员。他与张伟指挥几次伏击英帝军警和反击战役，1949年夏，伏击高乌与勿洞途中的特警巡逻队，1952年与英军激战，毙伤大批英军。大成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自50年代初，工作劳累，加上营养不良，长期染上肺病，仍然奔波战斗，由于缺医少药，病情不断恶化，拖延至1957年，终于病重逝世。

大成文化虽低，但对革命忠心耿耿，始终如一。原籍海南，年青时代参加海南岛抗日游击队，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军队围攻冲散而失去组织联系，遂南渡吉打多皆，在合顺丰来较当炊事员，1942年任多皆抗日同盟会的负责人。积极参加民主反殖斗争，以后参加马共组织，长期投身革命，终生没有结婚。

蒙瑞珍 女，原籍广西省，勤劳勇敢，性格开朗。年轻时在吉打州加基武吉当锡矿工人。日本占领吉打州时，她就参加抗日同盟会和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参加加基武吉矿工会和妇女联合会工作，进行争取民主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积极而且能干。1948年参加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长期在吉北和泰南山区荒林间活动。

1952年，瑞珍因事途经泰南西六坎胶园，恰巧看见几个泰国武装警察在追逐一个少年民运交通员，边追边开枪，情况十分危急。瑞珍见状，奋不顾身开枪向泰警射击，将泰警火力引向自身，掩护小交通员逃离险境。在泰警包围枪战中，舍己救人的蒙瑞珍，当场壮烈牺牲，时年约26岁。

（上列2则由黄安供稿）

曾锦文 男，又名肖万、肖汉顺，1920年出生于广东省宝安

县坪地乡东边月村。3岁时由父亲曾宪钦（曾保）带到马来亚森美兰州知知港定居。6岁进群英小学校读书，毕业后到芙蓉英华学校（Anglo Chinese School）读英文。1940年读完Senior（高中），就任华校英语教师。

在英校读书期间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秘密散发传单，向同情者募捐，援助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参加抗敌后援会，1940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锦文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邓福龙部队，在庇拉、港尾一带活动，并担任英文翻译。1942年10月，转做民运工作。

1944年上半年，锦文在芙蓉郊区沉香肚暗龙背工作时，因奸细告密，被大批日本军警围捕，关押在芙蓉警察拘留所。日本宪兵施加各种严刑，锦文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宪兵改耍花招，将他剃光头，用车载去沉香肚、波德申一带游街，散播谣言，谎说锦文已经投降，以软化他的意志。锦文不为所动，巍然凛立，毫不动摇。宪兵于是更加滥施重刑，残酷摧残，使锦文遍体鳞伤，不成人样。然而锦文坚毅如故，有关组织秘密只字不吐。野蛮暴虐的宪兵，毫无办法，在忠贞勇士面前，束手无策，唯有将锦文斩首处死。锦文终年24岁。

（阿珍供稿）

覃福章　男，原籍广西。抗日时期参加民运工作，和平时期负责马共支部，抗英枪声一响，他仍在西彭明光西芭一带负责民运。1954年，部队粮食供应困难，福章带领一批同志到深山里开垦农场。在一股英军进攻农场时，他独自回击英军，掩护同志们撤退。英勇牺牲时33岁。

覃福才　男，福章的二弟，日寇南侵时参加人民抗日军。抗

英时期参加民族解放军。1949年初，在文德甲地区，运粮途中与英军遭遇，在战斗中牺牲，时年25岁。

覃福光 男，福章的三弟。紧急法令后，他就参加民运工作，负责交通，带领战友上路，送递文件和情报，协同收集群众捐助银款、物资、粮食，侦察敌情等等，都很积极勇敢，刻苦耐劳，认真负责。1954年，粮食供应困难，战士们靠采撷野生植物果腹，因误食有毒菌菜而牺牲，时年28岁。

黄志标 男，又名亚山、亚女，原籍福建永春。在柔佛南部参加抗日工作，马共党员。1948年调到彭亨直凉一带负责民运工作，任马共支部书记。1954年中，在直凉园遭遇英军，驳火中牺牲，时年32年，家中遗下从年轻时就守寡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儿子。

陈小莲 女，又名亚莲，原籍广东大埔，家住彭亨文冬。抗日时期参加抗日同盟会工作，加入马共。日本投降后，任直凉妇女联合会主席，深入各家各户，团结家庭妇女和女工，进行争取民主和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紧急法令后，在直凉和文德里一带负责民运工作。1956年，在出发途中和英帝军警遭遇，战斗中牺牲，时年38岁。

（上列5则由陈亚妹供稿）

郑鼎新 男，约于清朝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祖籍潮州。青年时期考中秀才，亲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等国耻国难，所以有着强烈的爱国观念和反帝反殖意识。个性耿直，富正义感。1941年初，在新加坡培道学

校任校长。抗日爱国的月刊《忠言》，无人愿为其承担领取出版执照的责任，鼎新虽和《忠言》主办人素不相识，却大义凛然，慨然出面为刊物申请执照，承担政治责任，因此受到英殖民当局严重警告。他还鼓励其子女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儿子诗群、诗篇（鹏飞）都参加革命工作。新加坡沦陷后，近60高龄的这对老夫妇被日军杀害。爱国一家，正气凛然。

（由沉思、陈仲光供稿）

谢婉如 女，又名谢金花、花姐，父亲广府人，身体壮健，气力充沛，早年参加革命。1941年初，由组织调到文冬负责工人抗敌后援会工作，住在暹猛路一英里处一对老夫妇的家里，以刈胶工人身份应付环境。为人态度和霭，善于接近群众，邻里关系密切良好，勤劳朴素，经常帮助屋主老夫妇做家务，深受群众好评和爱戴。

1941年12月，日寇侵略马来亚，英帝无能，迅速败退，文冬陷于无政府状态，政府粮仓被群众冲开大门，仓内石灰米（大米拌石灰防腐）任由群众搬走。为了准备存储抗日队伍的粮食，文冬抗日组织，成立搬运组；婉如带领几个身强力壮的女同志，配合男同志奋力搬米出仓，并安排汽车把米运到暹猛路山番港交通站，储藏备用。她又带领同志们进山林砍亚答叶，编织成片，将一袋一袋的米掩盖起来。

文冬抗日游击队成立初期，婉如负责护理伤病员，不嫌脏累，尽力而为，获得伤病员及部队负责人的赞扬。

1942年3月，文冬抗日游击第三分队，深夜进攻文冬警察局，营救两位被捕同志失败，部队撤往别处留下旧营房的伤病员未能及时撤走。叛徒陈斌引带一队日本警备队，到山番港围攻营房。婉如和潘松夫人及由其护理的十位伤病员，全部惨遭日军集体枪杀。婉如等烈士将留芳百世，叛徒陈斌将遗臭万年。

（汪友发供稿）

陈　坚　男，原名陈序炜，原籍海南岛文昌县迈号区迈众乡。小时在家乡象德小学念书，毕业后到马来亚谋生，旅居吉隆坡、彭亨等地，当洋务工人。在武吉公满英人老板家里做洋务（家务）。由于三弟是中共党员，受到三弟进步思想影响，政治表现良好，抵马不久就参加马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42 年初，马来亚已沦陷于日本铁蹄下，陈坚到文德甲，由组织派到客家村组织抗日自卫团，推选张超然为团长。没有多久就被调到明光地区搞民运工作，文德甲工作由许竞接替。他到明光后，工作负责肯干，群众关系良好，对工作有主见，善于因事制宜。

日本投降后，陈坚由组织派回文德甲，协助筹组人民委员会。续后筹组各业工会，被推选为文德甲工会主席。任职期间，文德甲地区各大胶园发生罢工斗争，都是由他主持劳资双方谈判，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维护工人合法权益，文德甲工会因此威信颇高。

1948 年“6·20”事变后，陈坚逃脱英帝警探的围捕，进入山林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1949 年春和原文德甲妇联主席陆秀英，在金马扬地区受到英帝军警伏击，壮烈牺牲。两人遗体被野蛮军警剥光衣取，陈列于警察局外示众。

（陈东子供稿）

吕东木　男，原名吕少非，从福建迁居马来亚。在中国受过较高的教育，社会经验比较丰富。1939 年到文律埠进步人士杨仁金开设的顺成兴铺里当掌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负责发动中上层的工作，次年参加马共。1942 年任马共文律区委会委员。工作积极，善于交际做统战工作，性格勇敢坚定，待人和善。1943 年，代表党组织和土匪林金水谈判，被金水杀害。牺牲时已是 30

余岁。

苏　醒　男，原名苏毓凯，祖籍福建，父亲是小商贩，本人在柔佛州文律出生。1938年在文律新生小学读书，就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学生抗敌后援会。1940年到雪兰莪加影华侨中学求学，后因家贫而停学，回到文律参加学生抗日活动。1941年初被英当局逮捕，因无罪证而释放。获释后继续搞抗日宣传工作。马来亚沦陷后转入地下活动，1942年底，被日本宪兵逮捕杀害，牺牲时约20岁。

梁　木　男，原籍福建，出生于文律。1940年曾到加影华侨中学读书，因家庭经济拮据而中途退学回文律，并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在马来亚沦陷后就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并搞抗日民运工作。1942年遭遇林金水匪帮，被林金水打死，牺牲时年约20岁左右。

颜尚志　男，出生于柔佛州文律，是文律乐育小学学生。少年时期就参加抗敌后援会活动，勇敢机警，灵活负责任，能动脑筋克服困难。1940年，被马共组织调去新加坡市委任交通员。日本占领新加坡后被日军杀害，时年纪只有17岁。

赖火石　男，出生于文律，是新生小学的学生，马来亚沦陷后，火石参加抗日同盟会，积极参加抗日民运工作。1942年，遭敌人逮捕，被日宪兵杀害。

苏淼水　男，原籍福建，出生于柔佛西海岸龙引，就读于龙引小学。学生时代积极参加筹赈和抗日救亡运动。工作主动，机

警勇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1942年1月，淼水和陈亚福、陈文龙（又名蓝清、陈桂清）等马共党员，连同群众中的先进青年，收集英军溃逃时丢弃的枪支弹药，筹建抗日武装队伍，继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收编。1943年5月，四独在文律地区建立第二十中队；苏淼水任中队长，蓝清（陈桂清）任党代表，副中队长周树。第二十中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到1945年，指战员已有200余人，战斗力不断增强。

1945年5月，日军处境日危，为进行垂死的挣扎，竟造谣挑拨无知的马来农民，收买封建头目和神职人员，由少数凶残暴徒率领，在文律、龙引、巴力拉惹等地区，滥杀华侨男女老幼数百人。第二十中队迅速向马来人民揭发日军破坏民族团结的恶毒阴谋，组织居民联防，同时以武力反击带领杀人队的日军和首恶暴徒，终于将暴乱平息下来。苏淼水却在战役中不幸受到重伤，闻悉已经击溃日军与首恶暴徒以后，含笑瞑目，时年24岁。

叶秀能　男，原籍福建南安县，出生于新加坡，家庭小康。在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1940年参加以马共党员为基干、由任光指挥的新加坡铜锣合唱团，同时参加马共。1942年1月30日，日军即将总攻新加坡，秀能等60名在英军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的马共党员，在英军炸断柔佛长堤之前，集体调到柔佛南部，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的骨干，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3年初，“四独”在兴楼、丰盛港一带，新建第十八中队，秀能任党代表兼中队长，在1944年初万浮园战役中壮烈牺牲。

黄志胜　男，又称黄之盛，出生于新加坡，就读于华侨中学，家住小坡火城附近，父亲开鞋店，他于1938年2月铜锣合唱团成

立时，就是该团的骨干，是歌喉圆润嘹亮的男高音，他有音乐天赋，在日军南侵之前，创作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沦陷后，被日军宪兵逮捕，旋即牺牲。

陈　原　男，绰号大头，马共新加坡市委干部。新加坡将近沦陷时，他和陈锡清一齐转移到柔佛南部，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1942 年底，在古来茨廊因患伤寒病逝世。

陈亚福　男，马共党员。1942 年 1 月，和陈文龙、苏淼水等党员，在文律召集当地党员和进步青年，筹建抗日武装游击队，后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收编为第十三中队，由陈振耀任党代表，陈升平任中队长，陈亚福任副中队长。3 月间，收编群众自发武装 7 人小队，小队长林金水匪性不改，杀害陈亚福后拉队逃走。

余　洪　男，别名亚福，马共党员。日军侵入马来亚，英军迅速败退之际，余洪等党员骨干，在新加坡 101 特别训练学校，受短期军训。1942 年 1 月 30 日，在马共中央代表主持下，宣布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委任党代有陈路（胡天保），队长余洪，副队长陈培农，政治部阿川（郑戴明），管理部李文辉，政治部副职吴亚浪，管理部副职南学。“四独”的抗日斗争相当激烈，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

1942 年 9 月 1 日，.余洪在吉隆坡北郊石山脚参加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由于内奸莱特的出卖，受到 2000 名日军的几重包围，余洪在突围时牺牲。

洛　夫　男，祖籍海南。马共柔南地委会委员，1945 年中日

本投降前夕，被日军伏击牺牲。

黄国忠　男，祖籍广东海陆丰，农民出身，马共党员。在柔佛赖影大巴窑负责抗日民运工作，1945 年被日军抓走，坚强不屈，受刑牺牲。

陆桂英　女，原籍广西，马共党员。柔佛赖影大巴窑的家庭妇女，参加抗日民运工作，1943 年被日军警探逮捕，虽受酷刑，坚持不肯暴露组织秘密，被处死刑，慷慨就义。

阿　川　男，原名郑戴明，马共党员。1942 年 1 月 20 日至 29 日，在新加坡西海岸裕廊海边一间犹太人的别墅，参加 101 特别训练学校受训，30 日，由马共中央主持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阿川被委任为政治部。同期（第四期）学员 64 人，赶在柔佛大堤被英军炸断之前，乘军车到柔佛士乃区德茂芭。在柔南各地长期对日军开展各种形式的战斗，队伍在战争中日益扩大，由弱而强。1942 年中，阿川罹患重病，化装为平民到新加坡治疗，因叛徒告发，被宪兵部逮捕残杀牺牲。

李文辉　男，马共党员。曾任“四独”管理部。1942 年中，患病无法医治，偕阿川由中央委员刘文带往新加坡治疗，3 人都被日宪逮捕，不屈牺牲。

邵　荣　男，马共党员。1945 年初，“四独”司令部派他带领第四中队一个分队进军东海岸，在兴楼、丰盛港一带，发展武装队伍，成立第十八中队。建队后被调回拉影领导民运工作，一次在途中与日军遭遇，驳火中壮烈牺牲。

亚　克　男，原籍海南，工人出身，马共党员。马共柔州地委会委员，负责领导士乃、古乃、赖影、冷金、居銮一带抗日同盟会及党务工作。工作认真，忘我奔波，1945年中，胜利前夕，病重逝世。

杨　行　男，祖籍福建晋江，参党改名亚安，在家又名杨志清、杨思江、孖指，文律出生，到新加坡英校读书。父亲杨仁金是文律华侨筹赈分会主席。马来亚沦陷前夕，回到文律参加抗日民运工作，同时参加马共，在文律和巴株地区，任马共区委中心。1945年底，被调派到槟城，在马共槟城市委（公开）办事处任党代表。紧急法令颁布后，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任马共柔南地委书记，奉命北撤到中马一带。后被其警工员将杨行夫妇杀害，刈下头颅向英殖当局投诚请功。

亚　凤　女，原是新加坡女工，马共党员。1943年在柔佛赖影大芭窑任马共区委会委员，领导当地抗日民运工作。当年被日本警探逮捕，坚贞刚强，虽受严刑，终不屈服，最后在监狱绞刑台上从容就义。

朱　佬　男，原名朱日光，原籍海南，1930年早期马来亚共产党党员，马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日本南侵以后，他骑着脚踏车，走南串北，调查了解各州马共组织情况，并建立了大部分州、市组织与中央的联系。1942年5月，小忠、小平、刘文、朱佬和蔡克明，参加在柔佛北部三合港召开的马共中南马干部会议（莱特主持），莱特提出“保存力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的严重错误战略方针，实是内奸阴谋破坏革命的诡计，小忠、朱佬等中央委员，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抵制。莱特藉口“二

独”进攻瓜拉庇拉警局的失误，责令解散“二独”。“二独”指战员拒不执行，朱佬与蔡克明于6月到“二独”了解情况，对“二独”不断加强与发展抗日武装组织，表示同意与赞扬。过后，朱佬被马共中央委任兼任“四独”党代表。

1942年9月1日，马共中央在吉隆坡北郊石山脚，召开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由于内奸莱特的出卖，会场受到约2000名日军的重重包围。在突击战斗中，朱佬和小忠两位中央委员当场壮烈牺牲；还有7位党、军高级干部和6位警卫战士、3位服务员同时殉职牺牲。中委蔡克明及小平不久也相继被捕，马共中央只剩内奸莱特和东彭亚仲2人，由莱特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然而，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人民，马来亚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九·一”事件之后，排除万难，不断发展壮大，终于配合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九·一”烈士们，虽死犹生。

（上列21则陆彩萍供稿）

李煌辉 男，马共党员。抗日时期，参加柔北地区的抗日工作，经历3年8个月的抗日游击战争。日本投降初期，一度任马共柔佛州昔加末办事处党代表。人民抗日军复员后，他坚持困难的地下工作。1946年昔加末属拉美士群众举行纪念“二·一五”集会，英帝军警蛮横枪击14名赤手人民，老李组织抗议活动，反击殖民当局的迫害。

1948年“6·20”事变后，老李转入组织武装反帝反殖斗争，后曾负责柔甲边区政委兼司令员。1953年中，边区另一边委阿健（海南人）叛变投敌，英军频频派兵进山搜索，禁止群众携带粮食上山刈树胶，解放军战士生活相当困难。老李仍然满怀革命乐观主义心情，翻山越岭到各地检查与布置工作。他平日孜孜不倦地学习理论与文件，勤俭朴素，与同志们关系融洽无间，对同志循循善诱，鼓舞士气，部队长期保持团结战斗的高昂情绪。1956年

11月，在出发途中，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

（林振风供稿）

邓运秀 男，又名邓钻，参加革命后改名铁强，1918年出生于马来亚雪兰莪州沙登埠12条石，祖籍广东省博罗县石坝镇冷水坑村林合屋。小时念过小学，长大后刈树胶为生。1938年参加马共领导的地下工人运动，在沙登埠英资巴冷勿刹胶园和公蕉园英资锡矿场（俗称红毛佛朗）等地活动。1939年被殖民当局逮捕，经家人筹款，请沙登一商店老板出面以500元担保出狱。不久就离开家庭，直至日本投降后，由组织调回沙登负责工会工作。

1948年6月20日，英帝一宣布紧急法令，就转入地下，任马共区委工作，领导新街场、公蕉园、沙登等地区的民运工作。1950年初，由于收捐员杨石木出卖，运秀在花果园附近小山林中的简陋落脚点，被数百英帝军警包围袭击，运秀和陈庚英两人开枪还击，因实力悬殊，终于双双英勇牺牲。遗体被运载到沙登警察局外示众。

（邓秋供稿）

郑汉和 男，马共党员，祖籍东蓥，家居彭亨文冬都赖路一条石，抗日时期，1943年在“六独”一五三中队当小队长、机枪手，作战勇敢。和平后在立卑刈胶，从事工运，任党支部成员。1948年抗英战争爆发后上部队。1954年在劳勿立卑路文打附近（即劳勿立卑中途）与敌人作战牺牲，终年28岁。

何福英 女，又名阿惹，马共党员，家住劳勿武吉公满。抗日期间参加抗盟，负责妇女工作。日本投降后，在武吉公满妇女支部任支委。抗英战争爆发后，在劳勿上部队。五十年代初期，遇敌伏击殉难，终年22岁。

何莲英 女，马共党员，祖籍宝安，家住文德甲文冬路三条石。抗日时期参加抗盟活动，和平后，搞女工运动，任党支部委员。由于她的家是组织的联络站，州委书记张剑清、曾隐居该处。莲英协助当联络员，传文件，送情报。1948年，她的丈夫朱建光牺牲的第二天，遭英帝逮捕，投进当地监房。当时她正怀孕，因敌人多方摧残与折磨，终于在牢中流产，后又失医，于1949年殉难，终年21岁。

王甲元 男，马共党员，祖籍宝安，家住彭亨文德甲文冬路三条石，是何莲英的亲戚。和平时期参加工运，抗英战争爆发后上部队，在文冬附近，遭敌警伏击殉难，终年31岁。

周彩娥 女，马共党员，祖籍广西，家住彭亨文冬，和平时期参加妇联活动，1948年抗英战争爆发后上部队，在加叻报社工作。1949年遇敌袭击殉难，年仅21岁。

何娇云 女，祖籍广东梅县，马共党员，家住彭亨文冬，暹猛路一条石，抗日时期参加抗盟活动，日本投降后做妇运工作，1948年抗英战争爆发后上部队，1949年在文冬大沙坝遭敌伏击殉难。

范谭章 男，祖籍广东大埔县，家住文冬陆祐街，抗日时期参加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在文冬任区委委员。抗英战争初期，在近吉隆坡地带，遭敌伏击殉难，年约23岁。

陈玉燕 女，马共党员。祖籍福建，家住彭亨文德甲直凉镇。

抗日时期参加抗盟活动，和平后在立卑搞妇运工作。抗英初期，遭敌伏击殉难终年约21、22岁。

符国兴 男，马共党员，祖籍海南文昌县，十几岁随父到马来亚，家住文冬辛炳街。1938年参加抗援，在雪兰莪加影华侨中学读高中时，是该校的学生领袖。1939年参加马共，用名力群。抗日战争初期，在森美兰知知港负责民运工作，1942年5月调雪兰莪西区任区委委员。日本投降后在吉隆坡马共办事处当主任。抗英战争爆发后，1949年代初期在雪兰莪州一带活动，不幸殉难，终年约28岁。

（上列10则由曾珍供稿）

林秀英 女，客家人，约1923年出生，马共党员，家住雪兰莪煤炭山。参加抗英民运工作，1950年在煤炭山邻近地区被英帝军警杀害。

（邓秋供稿）

苏 文 男，马共党员，1949年4月29日，在霹雳州布先东庚胶园山窝秘室中，遭英帝军警20多人包围袭击，在乱枪扫射下牺牲。出卖苏文的叛徒刘子宏后在和丰被锄奸队处决。带领军警的叛徒黄观英在华都牙也赌场被锄奸队击毙。

亚 莲 女，马共党员，张志和的妻子，1951年5月1日在霹雳布先的曹文龙白石岭（石子河）地区和英帝军警相遇，驳火中英勇牺牲。

（上列2则由刘芳供稿）

金　灿　男，祖籍广东新会，父亲在吉隆坡当工人。日军南进前，在尊孔中学读书，参加学生运动和马来亚共产党。后与马福登、冯明等同志在马共领导下秘密组织工人联合会。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侵略马来亚，金灿号召和组织工人参加人民抗日军。后因患病调下农村交通站工作。

1942 年 2、3 月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第四独立分队在暗邦山成立并开展抗日活动，受到日军进攻，抗日军部队堵击一阵，就由山区撤往顿巴央联合中队驻地。日军继而扫荡农村，金灿撤退不及而被捕。日本宪兵强迫他每天坐在公立暗邦学校二楼窗口，俯视公路来往行人中的抗日分子，一连数天，他在日宪刺刀威吓下，始终守口如瓶，对过往抗日人员视而不见，一声不吭。日宪怒极，刑打无效，最后将他杀害，牺牲时约 19 岁。

马福登　男，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独”第一中队第二分队战士，马共党员。1942 年 2、3 月间，在艰苦的山路行军中脚部受伤，被安排在双文丹农村疗养。日军在此时进攻部队，部队已经撤往榴莲山。日军转向农村扫荡烧杀，福登和另一位养伤的战士同时被捕，受日军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两人一齐被斩首。福登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仅 23 岁。另一战士是海南人，年约 30 多岁。

福登祖籍广东省台山县白沙区南朗乡。1937 年到马来亚巴生港口，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学徒，1940 年在吉隆坡 15 碑皇家卡车厂当木工，在当地马共组织领导下，发动全厂工人罢工，以抗议厂方压低工人工资和虐待工人，斗争取得胜利。福登参加马共后，和金灿、冯明共同筹建建筑工人联合会，并积极发动建筑工人筹款赈济中国难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曾在吉隆坡召开建筑工人大会，福登任主席，到会近千工人积极捐献，援助八路军、新四军。日本侵马后，福登等人在建筑工会中组织几十个爱国工人，开进

暗邦山，编进“一独”第一中队，他组织性强，作战勇敢，奋不顾身。

李维东 男，雪兰莪武来岸人。1944 年，他被迫在日本雇佣军中服役，为脱离虎口，反戈抗日，他和抗日民运人员取得联系。1945 年春节，维东利用回家渡假的机会，回队时串通其父亲送行，订计在途中没人处，用绳子将其父亲绑在树干上，用布塞着其口，让人向日军报告，诓说是维东被抗日军抓走了，以免因参加抗日军而拖累家人。

维东参加“一独”第八中队为轻机枪副手。1945 年，八中在流动作战时，临时驻扎在蒲种 12 碑，指挥部布置一项诱敌人瓮的计划，哄日军深入胶园搜索一家板厂。预先派出一个小分队作好伏击战斗的准备，等待日军回归时加以袭击。日军果然上当应召，从吉隆坡调派一辆大型军车，满载 30 余名士兵，进入板厂搜查，毫无所获，丧气而回。约近黄昏，军车驶进伏击地段，抗日军猛烈射击，军车带伤急走，不及一英里就死火不动，在抗日军猛烈火力追击下，残敌跳下军车，狼狈四散往林中逃窜。此役烧毁军车一辆，击毙日军巡查长 1 人，伤敌 10 几人，缴获一些枪械和弹药。维东在奋勇追击时，中弹牺牲，年约 23 岁。

（上列 3 则冯星灿供稿）

颜锦英 女，加影华侨中学学生，经常资助贫困同学。森州民运干部，抗日战争初期在部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李志光 男，森州民运干部，抗日战争初期在马口被捕，光荣牺牲。

肖惠珍　女，新福的妻子，抗日战争初期在马口被捕，光荣牺牲。

肖盘乔　男，森州民运干部，抗日战争时期被捕，光荣牺牲。

何　友　男，又名何波，抗日战争期间在森州知知港一次激烈战斗中壮烈牺牲。

宋坤祥　男，抗日战争初期在部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钟　光　男，抗日战争后期被内奸出卖，受敌军包围，壮烈牺牲。

亚　福　男，抗日工作者，被捕光荣牺牲。

李明兴　男，日军在森州知知港余朗朗村“3·18”大屠杀时，被杀害。

罗　勒　男，又名罗秋炳，马共党员，抗日战争后期，从雪兰莪调到吉兰丹，任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十二中队党代表。和平后调回吉隆坡，曾任马共机关报《民声报》编辑。抗英战争初期任民族解放军第十一支队政委，在受敌人包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振洲　男，抗日时期森州民运干部，和平后调到吉隆坡，任大中印务公司经理。抗英战争时期，在抗英反殖工作中因病医

治无效，不幸逝世。

末　流　男，原名邢益岛，原籍海南文昌县重兴区大勇乡，马共党员，由家乡南渡马来亚的文化人。1940年在霹雳和丰“兴中”教书，1941年到森美兰芙蓉埠海南同乡会所办三民学校任教，从事文化界抗日活动。1942年1月11日，日军占领吉隆坡，他随芙蓉马共组织撤往知知港，参加马共森美兰地委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在突岭根据地负责政工工作。1942年3月，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司令部协助政治部搞宣传工作，曾兼任模范中队政治部主任。他性格温纯，少说话，善写作，勤勉踏实，吃苦耐劳。在不断遭受日军围堵进攻的艰苦环境中，他立场坚定，毫不畏惧。1943年5月，随“二独”撤退到西彭亨，同年8月13日，成立“六独”他仍留司令部协助政治工作，主要负责出版抗日的《人民报》，直至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后，末流调往吉隆坡任《战友报》编辑，停刊后，改任《民声报》编辑。在此期间，与小波（符琼英，海南文昌人）结婚。1948年6月，英帝颁布紧急法令，末流夫妇上山参加抗英反殖战争。小波在农村被捕，时已怀孕，被驱逐回末流家乡，与末流前妻相依为命，务农为生，后双目失明，幸有子孙照顾。据汪清称：1952年，彭亨民族解放军北上，组织安排末流和原星洲市委委员夏阳及原六独政工员小蔡（小张的妻子）等10人，暂留彭亨坚持游击战争，以后失去联络，据说已经先后牺牲。

（此则由马丁补充资料）

喜　桂　女，霹雳州督亚冷平顺洗琉琅女工，在当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流落到雪州，以后随阿山队伍来到森州芙蓉，后来与阿山结婚。在一次出发途中被日军逮捕，叛徒铁侮辱她，遭她痛骂，后来被日本宪兵部处予绞刑，英勇牺牲。

叶爱克 男，祖籍客家人，马共党员，抗日前任区委，抗日时期森州民运干部，马共芙蓉区委会委员。后任“六独”四十三中队副队长。抗英战争时期任民族解放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在金马士、淡边地区活动时与敌人遭遇，光荣牺牲。

罗质彬 森州民运干部，日军“3·18”在知知港余朗朗村大屠杀时，他刚好在街上活动，被捕遭杀害。

邓 昌 男，原籍广东，1941年以前任霹雳北中区交通，参加马共。1941年底参加新加坡101特别学校受训，任人民抗日军“二独”模范中队党代表，“二独”副队长。1943年底任“六独”一五三中队队长，日本投降后回森美兰州工作。抗英战争时期，任民族解放军第二支队后勤部部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巫师传 男，又名恩泉，抗日时期森州知知港青运积极分子，初期任锄奸队队长，后期为“二独”分队干部。“二独”东上彭亨后任中队副，抗日胜利后任老中队副队长，知知港区委会委员。抗英战争时期调去彭亨，部队北上，他坚持彭亨游击战，同敌人封锁粮食的“饿毙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以后在彭亨光荣牺牲。

骆 昭 男，森州民运干部，“3·18”日军在知知港余朗朗村大屠杀时，遭杀害。

金 发 男，芙蓉中华中学学生，抗日时期森州地委交通员，余朗朗村“3·18”日军大屠杀时，在出发途中遭杀害。

陈义贵 男，知知港交通站联络员，“3·18”日军大屠杀时，他因病在家而被杀害。

林　清 男，余朗朗村惨案后，被奸细出卖，遭逮捕牺牲。

阿　川 男，抗日战争爆发后，星华义勇军负责人之一，在保卫新加坡战役中作战英勇，曾负重伤。抗日后期，因伤重医治无效，病逝于森美兰葫芦顶。

小　刘 男，马共森州知知港区委书记、森美兰特委委员、森美兰新民主青年团干部，抗英战争时期，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知知港。

肖　发 男，马共葫芦顶区委，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林　忠 男，原名曾茂，祖籍广东宝安，家居森美兰知知港，胶工出身。马共淡边区委书记、芙蓉区委书记兼武装民运队队长，和平后任森州总工会主席。抗英战争初期被内奸出卖，牺牲于雪邦过港。

汉　元 男，原籍广东大埔，初为新加坡建筑工人，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参加马共后调霹雳工作，1941年底参加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二独”骨干队员，1942－1943年前后任五一分队队长，党代表。“二独”东上后，留在森美兰工作，抗日后期光荣牺牲。

亚　丁　男，抗日中期为莱特书写文件、信件的私人秘书，抗日后期任马共雪州宣传部部长，在敌人进攻中牺牲。

郑　信　男，抗日时期马共森美兰地委会执委，抗日胜利后任森美兰农民协会主席，抗英战争时期光荣牺牲。

培　农　男，又名石伟、陈清，抗日战争前任柔佛州总工会书记，101特别训练学校第四期军训学员，“四独”副队长，后调“一独”任队长。和平时期任雪州州委，患病到中国医治，曾进入马列一分院学习。以后由马共派往外地经营商业，回马后被捕，患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许锐光　男，抗日战士。抗英战争时期在森州牺牲。

威纳斯宁　男，印度族，森美兰总工会副主席，1945年底代表森美兰工会，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全马工运代表大会，被选为全马总工会主席。抗英战争爆发后落入敌手，被英帝绞刑，光荣牺牲。

廖亚维　男，又名廖欢发，森州新民主青年团主席，抗英战争时期光荣牺牲。

叶　珍　女，马共森州区委、地委会执委，抗日胜利后任森美兰妇女会主席，抗英战争时期牺牲。

（以上32则摘录自单汝洪著《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

曾冬麟　男，原籍广东省宝安县，又名曾东麟。家住彭亨文

冬暹猛路一条石，小时在私塾念过几年书，因家庭经济拮据，十多岁开始刈胶。他喜欢接近进步人士，爱好读报，反殖抗日思想与日俱增。1939年上半年在文冬参加抗日组织。为发挥他的积极作用，组织上动员他从小胶园转移到大胶园刈胶，方便发动大量刈胶工人参加筹赈和捐款“援八援四”，赢得许多工人信任与赞扬。

日寇侵占马来亚，他参加民运工作，以卖药小贩身份，用单车载运药品到农村叫卖，实际上是为抗日军供药供情报。日寇投降后，他参加工会的宣传组织活动，成为工人运动骨干。紧急法令以后，他摆脱英帝警探缉捕，重返山芭，在暹猛路一带地区担任抗英民运工作。

1948年底，出发途中，在暹猛路山番港遭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约32岁。遗体被运到文冬警察局示众，英勇事迹即在刈胶工人中广泛传颂。

李效群 男，祖籍广东梅县。1940年前在吉兰丹毛生埠任小学教员，1940年初两夫妇带小孩到彭亨文冬埠，住在戏院街协利打铁店二楼，靠做小生意为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配合筹赈工作。日军尚未进驻文冬前，协助马共地方组织，筹建抗日自卫队。1942年2月，在深夜12时，叛徒陈斌带领日本宪兵在文冬街上搜捕抗日自卫队员，效群躲到屋梁上去，还是被捕入狱。

被捕后囚禁半年，受尽残酷吊打，遍体鳞伤，始终意志坚定，不肯吐露任何抗日组织线索。1942年8月某夜，宪兵用汽车载他到文冬暹猛路三条石山番港沙坝枪杀，牺牲时40余岁。

（以上2则汪友发供稿）

朱建光 男，祖籍海南文昌县，童年在文德甲读小学。日军侵略马来亚，他即离家参加抗日民运工作，在文德甲三英里一带活动，工作积极，服从分配，不久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在文德甲三英里地区担任党支部书记，公开职业是青友书店负责人。紧急法令后，建光摆脱英帝警探的搜捕，避居海南村，即在邻近地区发动群众参加抗英反殖工作，以粮食、经济支援民族解放军。由于敌奸告密，1948年9月2日早上，100多名英帝军警包围海南村。建光身怀手榴弹，掷出同时迅猛冲出，因敌军多重包抄，四面乱枪齐发，建光身中数弹，即时牺牲，时年约30岁。

（卢淑贞口述，汪友发执笔）

陈　娇　女，马共党员。家住彭亨文冬，为陈云彪胞姐，祖籍广东惠阳。肄业于文冬启文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44年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在第159中队当政治教员。日本投降后在文冬当妇联主任；兼任小学教师维持生活。1948年6月陈娇在暑假期间与同事们到南马旅游，英帝在6月21日凌晨颁布紧急法令大肆搜捕革命人士，她来不及返回文冬，只好到吉隆坡暗邦友人家暂避，找到当地组织关系。不到十天，暂居小学被英军警包围搜查，幸得老师们与陈娇都已安全转移。当时形势很紧张，地方组织也忙于动员组织抗英队伍上山，陈娇就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吉隆坡的抗英部队，并获得组织同意将其丈夫沈伟民从森美兰调来雪州与她同一部队。1949年4月间，陈云彪返国前曾到吉隆坡沙叻秀某村与她告别。陈在东江游击区活动，解放后调到惠阳县工作，土改结束后，调到北京侨委会中国新闻社海外报刊检查科工作，才恢复与陈娇的联系，知道她在1949年秋生下一女孩，为适应战斗环境，将女儿送给马来人抚养。1955年春吉隆坡出版的《中国报》上刊登“马共女头子陈娇与其丈夫六人中伏。”说六人在文丁区某山谷渡河时被“廓尔喀兵埋伏射击全部击毙。”陈娇牺牲时年29岁。

沈伟民　男，原姓陈，马共党员，祖籍海南。1942年在森美兰州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二独”第24分队当分队长。1943年夏随队调到彭亨州淡马鲁区直凉，在“六独”第162中队当管理部。日本投降后，1947年在文德甲任马共县（区）委。由于他通晓马来语故专门负责民族工作。抗英战争爆发后调到雪兰莪，1955年春在雪兰莪文丁区共六位同志（包括其妻陈娇）出发，途经某山谷渡河遭敌伏击殉难，时年34岁。

（上列2则陈云彪提供资料，阿珍整理）

李　彬　男，家住彭亨文冬沙屎堆，祖籍广西，家庭出身菜农。日本南侵时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6月抗英战争爆发后上部队。同年底在文冬大沙坝遭敌围攻，不幸殉难，时年约29岁。

周英葵　男，彭亨文冬人。1948年6月抗英战争爆发后上部队，同年底在文冬合和园遭敌突击，不幸殉难。

卢炳坤　男，家住文冬沙屎堆，祖籍广东新兴。1948年6月抗英战争爆发后上部队，同年底在文冬沙吧园遭敌围攻，不幸殉难，年仅22岁。

（上列3则由汪金妹、苏连清提供资料）

丘　福　男，又名矮福，客家人，家住彭亨劳勿武吉公满区积罗路阿伯坳。在武吉公满金矿当矿工。1948年6月抗英战争爆发后参加抗英活动，1950年初在武吉公满钢线路活动时遇敌围困；当敌人追赶逼至篱芭边，他毅然拔出身藏的手榴弹与敌拼搏，不幸中弹牺牲，时年约28岁。

张　全　男，家住彭亨劳勿武吉公满水咸筒村，其父叫张添。1948年6月抗英战争爆发后参加抗英活动。1951年在武吉公满坑仔活动遭敌袭击殉难，时年30多岁。

（以上2则由张观松、张远福口述）

李　福　男，马共党员，祖籍海南。1942年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上彭部队，1943年底调到“六独”第153中队当小队长。部队驻劳勿区大山脉。1944年春天，因病服错卫生员配给的药剂，导致中毒死亡，时年约30多岁。

（上列8则由阿珍整理供稿）

林　祥　男，原籍广东，家住吉隆坡半山芭农村，马共党员。抗日时期参加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在吉隆坡任小贩公会主席，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在暗邦地区和英军作战，英勇牺牲，时年约30岁。

刘素章　男，原籍广东揭西，出生于吉隆坡石山脚，马共党员。抗日时期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第一中队战士，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锄奸队。1950年间，在吉隆坡关津八条石义山附近，受英帝军警埋伏袭击，企图活捉素章，他奋不顾身，拉开手榴弹保险栓，冲进军警队中，同几个军警同归于尽。壮烈牺牲时22岁。

刘佑试　男，原籍广东揭西县，出生于吉隆坡石山脚，和平斗争时期为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团员。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在雪兰莪北区对敌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

黄维汉 男，原籍广东客家，家居雪兰莪煤炭山，马共党员。抗日时期搞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在间津八条石搞工会工作，紧急法令后，曾任马共雪兰莪间津区委会负责人，领导民族解放军锄奸队，经常和江生、刘素章等人，流动于雪兰莪中部地区，消灭叛徒及敌奸。曾经埋伏于吉隆坡警局附近，抛出手榴弹袭击暗探头子颜再来，不意手榴弹失效，未能炸响。1950 年，被叛徒出卖，在文良港南益树胶厂附近，被军警伏击，牺牲时 25 岁。

江　生 男，原籍广东客家人，家住煤炭山，马共党员。抗日时期搞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在关津八条石搞工会工作，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锄奸队。在会同黄维汉等人埋伏袭击暗探头子未果后，被叛徒出卖，在文良港附近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约 24 岁。

（上列 5 则刘子英供稿）

小　陈 男，霹雳州务边地区人，后随父母移居督亚冷满山光开药店。约于 1948 年 6、7 月间，参加金埠火车站击毙英籍官吏的战斗。后被敌探认出，遭到逮捕，押送吉隆坡监狱，严刑后杀害。

钟　富 男，原住霹雳州金保新路地区，是我堂叔。早年参加抗日工作。1943 年末，被日军逮捕，押禁吉隆坡监狱，后被杀害。

（上列 2 则钟南供稿）

叶怀宗 男，花名亚六，原籍广东客家人，1929 年出生，家住雪兰莪煤炭山。抗英时期参加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1951 年下

山运粮，在吉蒌埠44碑野橡胶园，遭受英帝军警伏击，与优福（海南文昌县人）等多位战士同时牺牲。

（叶森蒌、邓秋供稿）

叶星光 男，原籍广东客家人，早年参加抗日斗争，马共党员。日本投降后在加影任雪兰莪橡胶总工会秘书长。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军，1950年遭英帝军警袭击牺牲，时年约25岁。

钟梅娣 女，原籍广东客家人，小学文化程度。雪兰莪煤炭山邻近巴丁兰带割胶工人，马共党员。参加抗英反殖斗争，1950年被英帝军警袭击牺牲，时年约23岁。

（上列2则邓秋供稿）

彭 必 男，客家人，家住柔佛州下泗隆村。1942年，彭必是下泗隆抗日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和钟玉莲、叶观来、刘九妹等人，深入开展群众抗日工作，组织群众。俭食省用，支援抗日军部队番薯、木薯等粮食和经济、代购药品用品。下泗隆园对面有个日本农场，生产粮食和蔬菜供应日本驻军。抗盟会说服和动员农场工人，将部分产品转送给抗日武装部队。

1943年，抗盟上级抽调彭必和雷其光等5、6人，组成抗日自卫队，彭必任队长，配备锯去木托来福枪和手榴弹。建队后不久，几个日军兵辅进入下泗隆村，彭必带领自卫队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兵辅仓惶逃窜，从此不敢再临。

1948年紧急法令后，彭必为柔南士乃地区民族解放军领导人之一，作战果敢，英勇善战，不断带队袭击伏击英军。英帝当局开展欺骗宣传，挑拨军民关系；同时悬发巨额奖金，收买民族解放军领导人首级。约于1950年，在一次英帝军警进攻战役中，彭

必的警卫员枪杀彭必，投敌领奖。彭必时年近40岁，尸体被运往士乃警察局草坪示众。

李　祥　男，客家人，家住柔佛士乃埠十五半碑。初期是抗日积极分子，1945年编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新队。日本投降后，曾在吉来埠24碑驻防，维护治安，支持民主社团开展工作。复员后，与钟华、叶佛青到新加坡军港工作，是军港工友联合会成员，参予领导工人运动。

紧急法令后，回归士乃参加民族解放军，在一次遭遇战中英勇奋击，壮烈牺牲。遗体被运回士乃警局前示众。

钟　华　男，客家人，家住柔佛士乃十五半碑。他是士乃地区抗日同盟会宣传队成员，是文艺多面手，能作曲写歌（包括粤曲），自编自导自演自唱，还有一手好书法。

每次军民联欢大会，钟华和曾观韬（队长）、亚旺、秀英等通力协作，演出很多精干、精采、感人激情的抗日活报短剧。他是宣传能手，文艺天才，为抗日宣传工作长期竭智尽力默默奉献。日本投降后，他和李祥、叶佛青调到新加坡，被安置在新加坡军港工友联合会当座办。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为工友服务，深得工友的信任与好评。

1948年6月20日，军港工友联合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钟华回到士乃参加民族解放军，奋勇袭击英帝军警，在一次行军遭遇战中英勇激战牺牲，时年30岁左右。

（上列3则叶沛青供稿）

郑云发　男，又名郑云辉，原籍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烈士郑禄云的长兄。家贫，小学毕业就先后当胶工、矿工、电工，1939年参加工人运动，任霹雳州布先矿业工会财务委员。1942年参加

人民抗日军，1943年中秋节，行军途中，在霹雳甲板地区山林中与日军遭遇，奋勇战斗，负伤走散，终因伤重流血过多而牺牲，时年约24岁。

郑玉康 男，原籍东莞，郑禄云二哥，年轻时当胶工。1942年参加人民抗日军，先后在后备队和武工队，执行锄奸肃叛任务。1945年初，在甲板径背，行军途中受到日军伏击而牺牲。英雄的母亲李阿娘（李二妹），抗日和抗英时期长年担任交通员，且为部队采购药品等物资，个性坚强勇敢，刻苦耐劳，1950年被捕，被英帝驱逐出境，带领年轻的两子一女回归中国。

郑志光 男，原名郑春云，郑禄云的四弟，家住霹雳布先曹文龙村。抗日时期参加抗日民运工作，胜利后当过工会专职干事。抗英反殖时期参加民族解放民运工作。1950年在霹雳州金宝石山脚遭到英帝军警包围袭击，志光奋勇反击，在突围战斗中壮烈战殁，当年约21岁。志光4兄弟及姐夫刘勇军，都为马来亚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和父亲郑斧的教养熏陶有一定的关系。郑斧在家乡东莞凤岗镇岭排围村，见到国弱民穷的惨状，到马来亚当矿工，又身受英帝的欺凌压迫，所以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子女当中传播下爱国爱民族反帝反压迫的革命思想。

（上列3则郑志辉、曾观仁供稿）

林 源 男，本名董良弼，原籍福建省闽侯县，家住实天县二条路，早年到安顺县谋生。日本侵占马来亚后参加抗日工作，曾被日军抓去泰缅边境建筑“死亡铁路”，半途逃脱跑回安顺，继续参加抗日斗争。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1950年跟随部队北上泰马边境，途中与英军进行激烈战斗，中弹壮烈牺牲。

詹仁铜　男，原籍福建省福州市，家住实天县三条路。日本占领马来亚后参加抗日斗争，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后，他是实天地区武装组织负责人之一，英勇刚强，亲自带队在三条路消灭无恶不作的英帝走狗×××。1949年中，在爱大华遭受英军伏击，壮烈牺牲。

陈作笃　男，原籍福建省闽侯县，家住实天县三条路。抗英反殖战争爆发后，参加民族解放军。1948年底，在三条路兴化匡受英军伏击牺牲。

廖其章　男，原籍福建省闽侯县，家住实天县甘文阁。1948年秋参加民族解放军。年底，在实天县三条路反击英军的进攻，战斗中英勇牺牲。

林木根　男，家住实天甘文阁。“6·20”事变后参加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军。1948年底，在实天县木歪反击围剿的英帝军警，于战斗中壮烈牺牲。

潘为银、乌郎、亚南、胡金、传瑞　男，五位烈士的籍贯分别是福建省福州市和石田县，住家都在实天县。1948年底，英军包围进攻实天县洛垱的民族解放军营地，解放军边反击边突围，在激战中牺牲8位战士，另3位烈士姓名不详。

（上列6则董良银供稿）

黄木娇　女，又名亚珍，彭亨州明光人，原籍广东省高州。1950年参加抗英反殖工作，将幼女留给丈夫照顾。1951年调到直凉，负责西部民运工作。工作作风扎实，认真负责，群众关系很

好，同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体弱多病，常带病操劳，疲倦不休息，个性越练越坚强。大约在1953年间，被英警军警埋伏包围，木娇临危不惧，开枪还击，在驳火中牺牲，时年约28岁。

（陈亚妹、郑如璧供稿）

陈活水 男，原籍福建，随父母在明光地区开荒种植烟叶、甘蜜和橡胶。日本占领马来亚以后，活水参加抗日自卫团，工作积极，勤劳勇敢，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成为明光地区抗日民运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日本投降以后，他继续负责明光地区反对殖民统治的和平民主运动。1948年6月20日，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实行恐怖镇压、活水撤退上山，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领导上考虑到他对明光的群众、社会情况比较熟悉。于是活水又返回明光领导民运工作。1954年间，他到农村安排工作，被埋伏的英帝军警包围，他用手枪和手榴弹还击，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郑如璧、颜天迎供稿）

张利民 男，原籍梅县。抗日时期在霹雳州负责地下工作，1946年尾调到吉打州，任马共牛仑区委书记，紧急法令后，调往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牛场分队。约于1950年，准备到泰马边境协同开辟新根据地，队伍在宜力附近，受埋伏的英军袭击，利民和比他大3岁的姐姐同时牺牲。

（彭汉强供稿）

戴仕和 男，祖籍福建省闽侯县，出生于霹雳州实天县甘文阁，父亲戴保珍是当地侨领。仕和身高体壮，在南华中学学习时是体育健将。中国抗战前期，他辍学回到昆明报考空军，因体检不合条件，返马到南华中学复学。1942年日军入侵马来亚，他在

实天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调往外地。1943 年与林光华回实天执行任务，途径巴力桥，同截查的日警驳火，寡不敌众，两人一齐壮烈牺牲。

林光华 男，出生于实天县甘文阁，原籍福建省仙游县，父亲开自行车店，母亲早逝。在南华中学读书时就获得霹雳州学生运动会短跑和低栏两项冠军。1942 年同戴仕和一起参加人民抗日军，同调外地，1943 年同于实天巴力桥与日警驳火，双双阵亡。

杜龙水 男，家住实天县力乔，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司令员赖来福（杜龙山）的三弟。1940 年毕业于实天南华中学，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的抗日救亡活动。日本侵占马来亚后参加地下抗日斗争，1944 年下半年，会同几个战友准备到泰国试探购买粮食药品等物资，出发前在红土坎红毛芭交通站，被日本宪兵逮捕，囚禁于打巴监狱，受尽严刑拷打，龙水拒不招供，1945 年日本投降前被杀害。

余养根 男，原籍福建省古田县，家住实天二条路。于怡保市英华学校九号位毕业后，到新加坡军港医院药房工作。日本南侵后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因运送药品支援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被捕，遭受残酷刑打而后从容就义。

余养东 男，余养根胞弟。抗日初期任人民抗日军实天二条路后备队队长。母亲积极支持养东抗日，利用基督教传教活动募捐支援人民抗日军。1945 年初，养东在实天甘文阁受日本宪兵追捕，枪战中英勇捐躯。

徐　远　男，徐明柱的儿子，徐远生的弟弟，原籍福建省福州市，家住实天县木珍歪。日本侵略马来亚后，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任实天活动队小队长，锄奸灭叛，勇敢果断。1945年初，在实天县转弯头伏击叛徒开链，不意泄秘，反被日本宪兵队枪击牺牲。

（上列6则凌寒梅供稿）

阿　锋　男，原名黄瑞金，原籍福建省福州市，家住霹雳州始保市，工人出身。日本侵马时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曾经被捕，后越狱逃出。日本投降后调到实天负责和平民主运动。他为人忠实，平易近人，工作认真负责，群众关系密切。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后，负责领导实天抗英民运和地方武装工作。1949年底，在实天县木仑加牙受英军伏击牺牲。

（董良银、凌寒梅供稿）

何春光　男，原籍福建省福清县龙田，家住实天县三条路。1937年在实天县南华中学毕业，1939年参加抗日后援会，任甘文阁小组长。1940年到外地工作，因抗日活动被英帝逮捕入狱，日本南侵英军狼狈逃窜时才被释放回家，继续参加抗日活动。1943年由马共组织分配到安顺县峇眼拉督负责抗日工作，1944年被日探逮捕，牺牲于狱中。春光母亲及二弟何福官，都积极支持和参予抗日抗英，反殖解放活动，紧急法令后被捕坐牢，后被驱逐回国。

（倪玉英、凌寒梅供稿）

戴回香　男，原籍福建省古田县，家住实天县爱大华阿匪匡，先后就读于民德学校和南华中学。姐姐出嫁后家中仅他一男

丁。日本侵占马来亚，回香毅然脱产参加抗日斗争。1944年，他住在甘文阁六条石群众家里，因叛徒銮仔出卖，受日本宪兵队包围，突围冲跑时被枪击牺牲。

（陈祖爱、凌寒梅供稿）

罗吉生 男，原籍广东省惠阳市永湖镇，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25岁。

罗金昌 男，原籍广东省惠阳市永湖镇，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23岁。

杨金龙 男，原籍增城市太和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22岁。

陈需客 男，原籍梅县，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23岁。

徐 煌 男，原籍增城市太和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19岁。

郭军虎 男，原籍宝安县龙岗郭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17岁。

罗 胜 男，原籍广东省宝安县龙岗陂头肚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23岁。

罗 生 男，原籍广东省宝安县龙岗陂头肚村，居住雪兰莪

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18岁。

黎佛佑 男，原籍广东省宝安县龙岗沥吓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16岁。

黎容森 男，原籍广东省宝安县龙岗沥吓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16岁。

陈　浪 男，原籍广东省宝安县观兰松下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26岁。

陈观金 男，原籍广东省东莞县山背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28岁。

陈观更 男，原籍广东省东莞县山背村，居住雪兰莪州加影埠老港村。在抗英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时年20岁。

（上列13则黎瑞莲供稿）

张　盘 男，原籍广东东莞，家住霹雳金保埠火车路背农村，在培元学校读书，家贫中途辍学当矿工。日本侵马后参加抗日流动队，1943年在金宝鸡鸭市场击毙勒索敲炸群众的走狗谭九，撤退时被日探跟踪至花旗厂，受枪击牺牲，时年约24岁。

赖　娇 男，原籍广东东莞，住金保埠火车路背农村，在培元学校读书，家贫辍学当矿工。1942年参加抗日流动队，1943年与张盘合作击毙走狗谭九，被日探暗中跟踪包围枪击，同张盘一齐牺牲，时年约24岁。

黄作庸　男，原籍广府，又名黄威，家住霹雳朱毛，和平时期任朱毛新青分团秘书（主席）。1948 年参加抗英反殖战争，以后在朱毛地区牺牲。

李德古　男，祖籍广东梅县。1942 年在霹雳丹戎马林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八中队，1944 年任十八分队副队长，继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在仕林河至丹戎马林一带发动印度胶工参加树胶工会，任马共该地民族部委员。紧急法令后 1948 年任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三十六分队队长，1954 年任马共霹雳南区区委，在同区负责民运工作，1956 年，带领马共彭亨州委陈桥回彭亨时，于途中受英帝军警袭击牺牲，时约 35 岁。

陈俊隆　男，祖籍广东梅县，德古的表弟，家居丹戎马林清水港马来大学附近。日侵时期参加抗日活动，并参加马共。和平时期与德古同是丹戎马林民族部委员。紧急法令后，任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三十六分队分队长，1951 年，在仕林营地病故。时年约 30 岁。

林玉炉　男，祖籍福建，父亲在丹戎马林开店收购胶片。抗日时候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和平时期任丹戎马林新青团分团秘书。紧急法令后，任民运干部，马共支部委员，在丹戎马林地区牺牲，时约 20 多岁。

赖　南　男，祖籍广东，住美罗七英里农村。抗日时期负责民运工作，和平时期任当地农民协会主席，抗英战争爆发后在美罗地区牺牲，年约 40 多岁。

（上列7则吴昌桂、曾亚莲供稿）

南　胜　男，祖籍广东东莞。紧急法令后，在布先参加民族解放军，续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担任马共霹雳州委江儒（郑禄云）的警卫员。1957年初，秘密投敌的叛徒内奸秋风（原39分队政委邹银辉）、海洋、少勇等，带领英帝军警包围地罗叻森林驻地，南胜与陈煌英勇还击，掩护战斗中身负重伤的江儒爬行到岗后草丛中，两人都壮烈战死，南胜时年30多岁。江儒临终前烧毁身上文件，而后引爆手榴弹牺牲。

陈　煌　男，客家人。1948年在霹雳州美罗宋溪参加抗英武装部队，负责交通工作，参加马共，后担任州委江儒（郑禄云）的警卫员，勇敢机警，工作认真积极。1957年初，与南胜为掩护身负重伤的江儒，英勇抗击英帝军警，双双壮烈战死。

关　运　男，又名亚良，原籍广东客家人，家居霹雳叶麻坑。日本侵马后，在美罗参加抗日工作和马共。和平时期先后在美罗与美冷任职马共支部委员。抗英反殖战争期间，于美罗地区牺牲，年约40岁。

骆　明　男，又名亚明，原籍广东宝安。和平时期参加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反殖民主活动。1948年，在美罗参加民族解放军，任小队长，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51年8月7日，由杨海率领分队，在三宝垄胶园农村附近，突击英帝附庸兵飞虎队，加以全歼。在激战中，骆明勇猛冲刺，中弹牺牲，年约22岁。

亚　廷　男，客家人，原名巫廷，在丹戎马林参加民族解放

军，任小队长，马共党员。1952 年底，在冷甲靠近联邦铁路附近森林中，攀在高树上了望，被英军飞机发现，俯冲扫射中弹牺牲，年约 20 多岁。

江长胜　男，又名江辉，祖籍广东东莞。抗日时期参加后备队，和平时期负责新路八英里工会主席和打巴工会执委，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8 年底参加民族解放军，被派挖掘埋藏的武器，在金马仑试测手榴弹性能，不慎引爆而牺牲，时年约 30 岁。

钟　坤　男，原名钟火坤，住霹雳州万岭。日侵时参加抗日工作，为流动队员，负责锄奸灭叛。1948 年紧急法令后在打巴参加抗英武装斗争，负责机要交通员，年末在金马仑三英里中伏牺牲。时约 30 多岁，祖籍广东省四会县。

钟子成　男，钟火坤的弟弟。日占期间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任小队长，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和平后在新青团参加反殖民主斗争。1948 年下半年参加民族解放军，任小队长，参予第三十九分队多次战斗，1952－1953 年间随队南下时在激战中牺牲，时年约 30 岁。

钟瑞珍　女，原籍广东四会，钟坤的胞妹。日治期间参加抗日工作。日本投降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霹雳万岭妇女联合会工作。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1949 年至 1950 年间，在一次英帝进攻武器修理小工场时，于驳火中牺牲。年约 20 多岁。瑞珍的小弟钟小林（十仔），1948 年参加民族解放军，长征吉兰丹激战后失踪。

白　光　男，祖籍广东台山。日占时期参加抗日斗争和马来亚共产党，和平时期任新青团安顺分团秘书（主席），组织剧社宣传民主反殖。抗英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马共安顺支委、区委。1957年，另一区委邹亚光，暗中叛变投敌，拟诱捕白光，途中白光走开小便，亚光以为是将逃走，开枪将白光射杀。牺牲时约33岁。

巫容娣　女，原籍广东客家人。1951年在美罗那布路参加抗英反殖斗争，担任民运工作。1954年在美罗地区牺牲，时年约22岁。

曾国强　男，原籍广东客家人。任人民抗日军“五独”小队长，和平时期任美罗青年联合会（新青团分团前身）主席，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不久在战斗中牺牲，年约25岁。

彭　恒　男，又名老彭，原籍广东海丰。抗日时期在霹雳州参加人民抗日军后备队，后期加入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曾任新路人民委员会主席，先后任马共支委区委，抗英战争初期任马共上南区区委书记。1953年1月，其警卫员庚仔和民运人员蔡三妹、蔡珠尾3人出发途中中伏，三妹、珠尾姐弟两人当场中弹牺牲，康仔则无耻投降，带领英军进攻新路十一碑沼泽驻地，老彭中弹牺牲，年约40岁。

蔡三妹　女，原籍广东揭西河婆。和平时期在新路参加妇女联合会，1951年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工作。1953年1月出发途中，受英军伏击，和胞弟珠尾被击牺牲，时年约20岁。

蔡珠尾　男，原籍广东河婆。1952年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和交

通工作。1953 年 1 月，与胞姐三妹出发途中受英军袭击，姐弟双双牺牲。年约 17 岁。

杨亚毛 女，祖籍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1951 年在新路十一碑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工作。1953 年 1 月，庚仔中伏投敌，带领英军进攻彭恒驻地，亚毛与彭恒一齐牺牲。时年约 20 岁。

蔡忠立 男，祖籍广东河婆。抗日时期在霹雳新路参加人民抗日军后备队，和平时期参加新青团争取民主活动，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抗英战争初期在新路负责民运工作，1950 年受敌军袭击牺牲，时年约 20 余岁。

蔡忠云 男，原名小坚，原籍广东揭西河婆镇，忠立胞弟。日本侵略期间，在新路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后备队，续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和平时期在冷甲新青团活动，任马共基层组织支部委员，1949 年任上南区区委。1950 年底调任华都牙也区委会委员，约于次年在该区牺牲。时年约 20 多岁。

亚 云 女，祖籍广东台山（马共安顺区委白光的胞妹）。1948 年参加抗英反殖斗争，继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调到上南区新路，于十一碑间负责民运工作。1952 年底在十一碑农村工作时，受伏击牺牲。时年约 23 岁。

杨顺立 男，又名亚清，原籍广东揭阳。抗日时期在霹雳新路参加抗日后备队，和平时期在新路新青团参加反殖民主活动，1947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抗英战争爆发后，1949 年任金宝地区马共某支部委员，1953 年 5 月任上南区区委。1954 年在金宝打秫

园森林边休息，被受英帝蒙蔽的山地民族（亚沙）偷袭牺牲。时年约 34 岁。

廖　英　女，又名亚珍，祖籍广西。抗日后期在霹雳州新路参加抗日工作，和平时期在新路十一碑负责妇联工作，1946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抗英战争爆发后负责民运工作。1950 年调往金保与丈夫杨顺立一起进行抗英地下活动，1953 年产后病逝，时年约 24 岁。

龙　平　男，祖籍广东清远。日本占领期间在金保埠红船参加抗日后备队，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的交通工作。1951 年在金保红船遇袭牺牲。时年约 30 多岁。

岑　安　男，又名阿安，原籍广东台山。和平时期在安顺巴剎（菜市场）卖鲜鱼，参加新青团和进步剧社活动。抗英战争爆发后，在安顺参加抗英地下工作，1949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调往金保地摩工作，1951 年在胶园中伏牺牲。年约 22 岁。

亚　带　女，原籍广东客家人。丈夫 1948 年参加抗英反殖部队。亚带 1949 年在住地金保至地摩半路铁路边农村与观音亭一带，进行反帝地下工作，1949 年在该地沙芭中伏牺牲。年约 22 岁。

明　仔　男，原籍广东客家人。住金保地磨半路铁路边小农村。1950 年底参加抗英反殖交通工作．1951 年在地磨胶园被英帝军警伏击牺牲，年仅 15 岁。

林吉令　男，祖籍广东省四会县。抗英战争初期在霹雳州地

磨参加抗英交通工作，1951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55 年在金保山遇袭牺牲。时年约 25 岁。

李　生　男，又名亚亮，祖籍广府。金保中华学校学生，父兄原在金保市场摆档卖牛腩粉。抗日时期李生在金保参加抗日秘密工作，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在霹雳冷甲任马共支部委员，领导新青团工作。1951 年调往地磨积芨营一带领导抗英民运工作。1952 年初在积芨营竹芭，被亚沙偷袭牺牲。时年约 28 岁。

亚　清　男，原籍广东客家人，马来亚共产党员。1949 年底，从美罗调至金保负责支委，主持石山脚、沙坎一带民运工作。次年在石山脚胶园中被英军伏击牺牲。年约 30 岁。

灿　头　男，祖籍广东东莞。1949 年在美罗参加民族解放军交通员，1950 年调往金保，1951 年底与沈伙云出发途中，在石山脚胶园遭遇英军，两人受枪击牺牲，年约 19 岁。

沈伙云　男，原籍广东揭阳。1950 年在霹雳双溪古月电房背参加抗英反殖组织，任交通员，次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年底，与灿头在石山脚胶园遭遇英军，牺牲时 19 岁。

沈玉英　女，祖籍广东揭阳，沈伙云胞姐。1949 年在双溪古月电房背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工作，1950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53 年在金保华都加冷牺牲，时年约 23 岁。

黄亚梅　女，祖籍广东河婆。1948 年在新路参加抗英反殖斗

争，1950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调往金保石山脚负责民运工作，继调杨海部队。1953 年 9 月，在华都加冷山林中驻营放哨，听到叛徒江洪暗杀杨海的枪声，折回营中探望，被江洪迎面打死。亚梅是支书蔡子云的妻子，牺牲时约 23 岁。江洪投敌后在槟城开单车店。

赖　生　男，原籍广东客家人。抗英战争爆发后，在金保参加抗英反殖交通工作，1952 年在金保山区牺牲，当年约 40 多岁。

杨　德　男，又名亚南，原籍广东清远，家住金保华都加冷，是矿工会的积极分子。1950 年英帝驱赶农村华人搬进集中营（名叫新村）时，参加抗英民运工作。1954 年在金保山区运粮时遇上大雷雨，在大石旁避雨，被雷击牺牲。时年约 55 岁。

张炳湘　男，原籍广东普宁。1950 年在霹雳冷甲参加抗英民运工作，次年到金保执行交通任务时遇袭牺牲。年龄约 20 岁。

李秀梅　女，原名李金娣，又名亚蓉、玉珍，1929 年生，原籍广东东莞。1944 年 3 月，与 10 多名男女青年，在彭亨文冬暹猛路参加抗日工作，4 月 1 日，被选派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驻文冬暂编五十八分队，同行的有她的姐姐李秀英（原名李纪娣）杨观、邱苏、李斌等 6、7 人。秀梅姐妹被安排护理打士匪受伤的战士。1944 年 8 月 13 日，五十八分队扩建为一五三中队，辖区包括文冬北部至都拉、劳勿一带。1944 年底，组织战士宣传队，由六十二分队政治教导员亚珍兼任队长，秀梅姐妹参加宣传和戏剧组，周游各地演出，组织军民联欢会，参军动员会，短剧“血肉兄弟”等节目，激扬群众抗日情绪，抗日同盟会迅猛发展，

民兵自卫队员急增至3个中队人数，为成立“六独”新队增强组织基础。

日本投降后一个月，秀梅就在都拉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先后任都拉、立卑、文冬胶工妇女支部成员。1948年婚后仍然积极参予反殖民主运动，1949年产后不久，便离家参加抗英武装斗争，在金保、冷甲负责群众工作。1954年是冷甲党小组组长和支委、兼武工队组长联席会主持人。1957年1月25日清晨，出发去打巴律胶园，途径邻近美罗斯罗肚外资胶园山顶，受到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28岁。

刘玉婵 女，又名亚芳，原籍广东清远。家居霹雳州冷甲“吐路伯公”农村，父亲是森林伐木工人。1950年在当地参加抗英民运工作，1951年底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57年1月25日，和李秀梅一齐，在打巴律邻近美罗斯罗肚的外资胶园山顶，中伏牺牲。时年约25岁。

李月婵 女，又名亚婵，原籍广东清远，家住冷甲“吐路伯公”农村。1949年参加抗英斗争，1951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负责民运工作。1956年9月，于冷甲“吐路伯公”附近森林中伏牺牲。时年约24岁。

陈 送 男，又名送仔，原籍广东普宁。1949年于霹雳州冷甲参加抗英交通工作。英帝在安顺训练反共特务福清人亚清（住冷甲福州人村），伪装积极，参加抗英组织两个月，和陈送一齐出发，于胶林休息时，出其不意，将陈送击晕，夺取猎枪对准陈送射击，陈送中弹牺牲时约20岁。

罗　泽　男，原籍广西北流，家住安顺路九英里不老湾农村。1952年初参加抗英反殖交通工作，1956年初于冷甲森林中，被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约28岁。

钟春逢　男，又叫老钟，祖籍广东梅县。抗日后期在冷甲参加抗日后备队；1946年在冷甲农民协会参加民主反殖活动。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活动，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负责冷水闸一带民运工作。1953年中在水闸禾芭，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约40岁。

陈金桂　男，祖籍广东普宁。日本投降后，在冷甲参加新民主青年团活动。1951年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工作，继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52年下半年在水闸禾芭中伏，牺牲时约22岁。

曾小忠　男，祖籍福建福清。1948年紧急法令后，在福州人村收取抗英同情捐，工作主动积极。1951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离家负责冷甲水闸民运工作。1952年下半年，和陈金桂一齐在水闸禾芭中伏牺牲，时年约20岁。

曾　苟　男，原籍广东客家人。紧急法令后，在美罗斯罗肚参加抗英反殖交通工作。1953年下半年，在美罗三保岭吉兴园中，被英军伏击牺牲。时年约26岁。

庄春兰　女，又名亚梅，原籍广东客家人。1950年在美罗参加抗英反殖斗争，在冷甲红毛园负责民运工作，1951年底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55年调往金马仑工作。1956年6月在出发金马仑朱马港联系民运工作途中，与丈夫麦春联一起，受英帝军警埋伏袭击，牺牲时约22岁。家中多人参加解放斗争，母亲钟嫂，被捕

后驱逐出境。

廖　元　男，祖籍广东客家人。抗日时期在金保参加特流队，奋勇锄奸打狗。抗英战争爆发后，既参加特流队又负责交通工作。1951 年在金保打秣出发途中，遭遇敌人牺牲。时年约 35 岁。

蔡兴头　男，原籍广东河婆。1948 年在霹雳新路参加抗英斗争，负责特流和交通工作，1951 年在金保山牺牲，年约 25 岁。

蔡　望　男，原籍广东河婆。1948 年在新路参加抗英特流队和交通工作。1951 年在金保山牺牲，年约 25 岁。

吉令妹　女，原籍广东清远。1949 年底在金保鱼棚参加抗英民运工作，1950 年在红船牺牲，年纪约 22 岁。

谢蛮牛　男，原籍广东东莞。和平时期参加金保新青团活动，抗英战争爆发后，参加抗英民运，在华都加冷负责收取抗英同情捐，1950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50 年中期，华都加冷到处将农村居民赶进围着铁刺网、并由武警监视的集中营（新村），蛮牛被调往打秣搞民运，年底，在打秣胶园遭英军袭击，牺牲时约 20 多岁。

盘　就　男，原籍广府。和平时期参加工会，1948 年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工作，负责组织打巴古洞窝亚沙（山地民族）参加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兼搞民运工作，是能干的民族工作干部。1951 年在打巴地区牺牲。时年约 30 多岁。

冼　明　男，原籍广东台山。霹雳安顺森林工会会员。1948年在安顺参加抗英解放斗争，调往美罗负责民运交通工作。1951年在美罗地区受英军袭击牺牲。时年约36岁。

（上列54则胡力供稿）

黄　福　男，祖籍广西，马共党员。抗日时期在柔佛南部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任哥打丁宜伐木工会主席，1948年6月紧急法令颁布后，在哥打丁宜负责抗英同盟会民运工作。1949年底，由于叛徒出卖，于八条石被英军伏击牺牲。

林瑞基　男，祖籍广西，马共党员。抗日时期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第一分队队长，日本投降后，组织派他管理一间商店，兼任哥打丁宜伐木工会常委。1948年挖掘武器武装民族解放军，瑞基任第四支队第一中队第一分队队长，与英军进行艰苦战斗。1950年中期，在哥打丁宜八条石森林里，与英军遭遇，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

（上列两则黄进通供稿）

蔡亚美　男，祖籍广东揭阳，抗日民运工作人员。1943年中期，日军突到柔佛古来二十四碑火车路旁搜索，亚美刚好出发途径该地，被捕后由叛徒指证，受尽毒刑，亚美坚贞不屈，拒不招供组织情况，被杀害时年约24岁。

小　君　男，广东客籍人，民族解放军新战士。1950年初，大批英军进攻古来二十五碑森林中解放军营地，大部分战士安全撤走，小君即被击中牺牲。时年21岁。

张学雄 男，祖籍广东客家人。抗日时期参加宣传队，后参加抗英民运工作。1950年初，英军包围古来二十五碑，叛徒带英军到家逮捕学雄，学雄迅猛冲出逃跑，被英军开枪打死。牺牲时约25岁。

彭　山 男，祖籍海陆丰。个子高大，态度和蔼，积极肯干，关心战士，负责民族解放军后勤供应工作。1949年中期，下午3时，准备到古来二十四碑街上购买食品，由于叛徒指认，英军围捕彭山，彭山勇猛冲跑，被英军开枪打中。牺牲时身上带有一千多元，时年28岁左右。

张　平 男，祖籍广东客家人。态度祥和，擅长宣传说理，群众关系很好。1942年初，张平到柔佛古来二十四碑，很快就组建了抗日同盟会和妇女会，动员一批热血青年参加人民抗日军。年中，张平将调移到外地，途中遭遇小队日军，张平边退走边开枪还击，结果在日军弹雨下壮烈牺牲。张平是马共党员，职位不明，牺牲时约27岁。

（上列5则张群供稿）

刘三耐 男，原籍广东省揭西县，出生于吉隆坡石山脚，兄弟4人，他排行第三，早年丧母，由父亲抚养长大。1942年9月1日，马来亚共产党在石山脚召开党军高级干部会议。三耐是马共党员，一贯对抗日事业忠实坚定，被选派为会议服务员。由于叛徒内奸莱特出卖，会场受2000余日军数重包围袭击，三耐英勇开枪迎敌，保卫与会马共领导人撤退，在激烈搏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他的头颅，和其他英勇献身的9位高级党军干部及8名警卫、服务员的头颅一起，被野蛮残暴的日军陈列于吉隆坡爪哇

街及巴都律示众。

三耐的大哥因病早逝；二哥刘磊（马共党员）因抗日救亡活动，日本南侵前就被英帝逮捕并驱逐出境；四弟刘道过（马共党员）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战士，因病在家治疗，“九一”事件时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后杀害。革命手足，共留青史。

（刘子英供稿）

张玉财 男，小名土牙，祖籍广东揭西河婆，家住霹雳朱毛上红港，小学文化，张转的小儿子。1950 年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1952 年在朱毛东部大芭肚山区，与英军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 18 岁。

张伟宝 男，小名宝斗，祖籍广东揭西，家住霹雳朱毛上红毛港。1950 年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1952 年在朱毛东部大芭肚山区，遭遇英军进攻部队，在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 18 岁。

彭东华 男，家居霹雳州朱毛埠。1948 年于朱毛培正小学校毕业，父亲是该校代理校长彭章福。东华次年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作战机智勇敢，能吃苦耐劳，是位优良战士。1954 年在对英军奋猛战斗中牺牲。

在同一地区于 1950 年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的年轻战士，为马来亚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分别在 1951 年至 1955 年间，英勇献身的马来亚人民优秀儿子，还有刘梅荣、刘进民、张小民、张保头等等，年龄都在 18 至 20 岁之间，青春热血，染红马来亚独立旌旗。

（上列 3 则张文勉供稿）

曾子民 男，曾庚友胞弟，祖籍广东东莞凤岗镇田心围村。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工作，1949年在布先捕地沙页一间矿场被英帝军警逮捕，矿场老板指控子民有枪，他坚决否认，拒谈任何抗英组织情况，虽无证据，仍被判处死刑，就义时约20岁。

曾友娣、曾三英 女，是庚友的胞姐；曾子华、曾奕是庚友的胞弟，他们都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先后被英军杀害。革命的父亲曾来发和母亲万嫂，培育6个子女都为马来亚人民解放斗争而捐躯，被迫出境回归家乡，只剩幼儿子强奉侍终年。

（上2则曾观仁、曾子强供稿）

黄观生 男，原籍东莞，家居布先曹文龙。为民族解放军战士缝制一批衣服，送去解放军营地，战士们热情留他过夜。刚好英军当晚黎明前进攻营地，观生在战斗中牺牲。

（曾观仁供稿）

郑鹏飞 男，又名诗篇，绰号阿伯，爱国老人郑鼎新幼子，原籍广东潮州，马共党员。日本侵占新加坡前，在中学校参加学生运动。日本投降后任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新加坡市团秘书（即书记）。紧急法令颁布后，在柔佛州参加抗英反殖斗争。1951年，在和英军激战中壮烈牺牲，遗体照片被英殖当局登报宣传。

陈志秀 男，原名崇合，祖籍广东潮州，1924年诞生于新加坡。初就读于华校，高小毕业后转读YMCA（基督教青年会）英校。在校时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办过《小园地》刊物宣传抗日，组织“读书生活社”，任总干事；并参加铜锣合唱团，多次演出。日本占领期间，抗日活动转入地下。日本投降后，铜锣合

唱团恢复活动，志秀被选为会长，同时被选为新加坡青年团体的代表之一，参加筹建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座谈会。1948 年 6 月 20 日，英帝全面暴力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志秀毅然投身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战争。从柔南到北上，奋勇拼搏，坚持反帝斗争，几年后在一次激烈战斗中牺牲。

（上列 2 则陈仲光供稿）

彭　生　男，祖籍广西容县，居住雪兰莪加影加石山村，出身胶工。日本南侵时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日本投降后复员，转做马共地下民主反殖群众工作。1948 年秋，上山参加民族解放军，任分队长。1949 年出发运粮，在加影地区遭受英军伏击，他提冲锋枪奋勇反击，终于壮烈牺牲。时年 27 岁。

黄巧英　女，原籍广东潮州，居住加影，就学于华侨中学。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斗争。1950 年 2 月 25 日，于加影九英里做群众工作，受英军伏击牺牲。

钟　君　男，抗英战争时期，在加影牙石山胶园，遭遇英军巡逻队，当场被射击牺牲。时年约 50 岁。

叶　水　男，马共加影地区书记，1950 年 4 月，被叛徒出卖，受英帝警探色围枪击重伤，随后牺牲。

柯记才　男，在雪兰莪加影双溪小学当老师，参加抗英反殖斗争。1948 年 8 月，在牙石山开会，受英军巡逻队包围袭击，牺牲时 22 岁。

（上列 5 则彭容口述，陈锦华记录）

朱观英 女，原籍广东惠阳，雪兰莪煤炭山工人。抗英初期负责民运工作，运粮购药送情报。在万挠受伏击牺牲。当时21岁。

陈秀红 女，马共党员。抗日抗英时期负责煤炭山地下党工作，牺牲时间不详，时约20多岁。

黄连娣 女，曾参加抗日斗争，抗英时期，负责马共煤炭山地区小组工作，牺牲时间不详。

叶　坤 男，祖先客家，煤炭山工人。抗日胜利后，任煤炭山矿工会主席。抗英战争期间牺牲。

桂　英 女，祖籍客家，煤炭山工人。抗日时期负责民运工作，胜利后负责妇女会主任，抗英时期牺牲。

刘苟昌 男，祖籍客家人，煤炭山工人，担任矿工会财务委员。抗英时期牺牲。年约20岁。

（上列6则朱细妹口述，陈锦华记录）

蒙昭华 男，又名张良、阿北，父亲广西籍，1930年诞生，学生出身，马共党员。抗日时期参加抗日同盟会，1948年6·20事变后，负责美罗安顺路六英里一带的民运工作。1949年7月31日晚上，带领几位同志护送一批在外地与英军作战中被冲散的战士，转移到安全地区，时已深夜，就到抗英群众潘石的野猪棚过夜，准备次日再走。翌晨8时许，昭华听到棚内棚外同志高呼："敌人来啦"；昭华迅速冲出棚外，想拔手榴弹保险栓时，已被英军击中牺牲。遗体被拍照广泛宣传。

刘树友 女，割胶工人。参加抗英武装斗争。1951年在霹雳州某地执行任务途中，遭到英军伏击，几位同志当场牺牲，树友被捕，身上怀有手榴弹。审讯期间关在华都牙也女狱，敌人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并施，树友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坚决不招供，结果被判死刑，在绞台上就义。时年20岁出头。女狱看守人对其他难友说："刘树友这女孩子实在勇敢，我眼见她被押上刑房，真是脸不改色心不跳，还高唱国际歌哩"。

（上列2则盘绍莹供稿）

李官新 男，别名小力，原籍广东梅县，随父母居住霹雳州宜力。1936年考进槟城钟灵中学，后转加影华侨中学，读书勤奋，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他为校内抗日先锋队负责人之一，继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他个子稍矮，个性稳重、沉着、不爱多说话，思考问题冷静全面。校长胡一声，被殖民政府及国民党右派视为眼中钉。当时英帝和国民党右派安排少数学生监视和诽谤校内抗日救亡活动，引起进步学生的义愤与反击。官新劝导同学们要以理服人，没有充分证据，不要随便说人家是××分子，不利于团结广大中间群众。"他的论理分析能力，很受同学们的信服敬重。

日本南侵后，官新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先后在森美兰、雪兰莪组织抗日同盟会，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抗日军。1942年底，受马共中央派遣到槟城工作，在艰苦危难条件下，开展撒传单和锄奸灭叛工作。1944年，由于叛徒告发，官新在阿逸依淡一家农民屋住所，被日本宪兵部暗探逮捕。受尽灌水、殴打各种酷刑，他始终刚强不屈，拒不招供。1945年，日本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际，官新被判死刑。临刑前，他高唱国际歌，高呼"马来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安步上绞台。时年不足24岁。

（新友供稿）

卓　标　男，祖先广东客家，家居煤炭山。参加抗日工作，和平时期当煤炭山矿工，马共党员，任马共煤炭山区委会委员。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后，住黄梨山。晨起走出屋门，被搜山英军发现，在密集火力下牺牲，时约30岁。

丘　朋　男，曾参加抗日工作，马共煤炭山区委会委员。1948年7月，由八丹兰带28碑大山驻地出发农村，在山边了望小河对岸情况，被埋伏对岸的英军发现，在排火射击下，丘朋即时牺牲。年约20多岁。

海　途　男，马共党员，家住雪兰莪煤炭山。参加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是万挠地区新民主青年团的负责人。1948年抗英反殖战争初期，负责万挠地区民运工作，积极参予锄奸杀狗活动。1949年，英军大举进攻万挠狗头山，海途在万挠铁路边小山丘上被击牺牲。时年20岁左右。

刘　新　男，又名刘北，祖籍海南，家居煤炭山，马共党员。参加人民抗日军，是第一独立队模范中队小队长，轻机枪手，作战勇敢。和平时期曾在吉隆坡抗日军办事处工作，后调任煤炭山退伍同志会会长。“6·20”事变后，任民族解放军雪州八大队九分队队长，英勇镇定，指挥有方。1949年末，在与英军激烈战斗中，被敌人击中腹部，大肠部分流出，他塞回大肠，一手掩住伤口，继续指挥回击英军。胜利撤退后，因医治无效而牺牲。时年约25岁。

杨　彪　男，家住煤炭山。参加抗日同盟会，和平时期在煤

炭山主持一间小辗米厂（米较）。抗英战争爆发后，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后到八丹兰带28碑负责民运工作。1951年在工作中受警探袭击牺牲，时年25岁。

杨　贵　男，杨彪的胞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日本投降后，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巴生分会专职人员。抗英战争前到杨彪米较当职员，“6·20”事变后，到八丹兰带做民运工作。1952年被英军袭击打伤，伤势不重，因感染破伤风菌医治无效逝世。时年20多岁。

曾　光　男，祖籍广东客家人，居住煤炭山，马共党员。参加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是煤炭山工会骨干。抗英战争爆发，到万挠地区负责组建抗英武装队伍10多人。武装队伍与部份民运人员集结于万挠狗头山住营，炊饭火烟引起英军注意，调集数百军警包围封锁狗头山正面及左右两侧再派一支英军从山后偷袭。

抗英部队察觉后，分头静伏观察。后山敌军于上午9时迫近解放军营地，曾光用手势指挥战士作好准备，等待英军走近伏击点，队长胡广首先用英式手提（多米）横扫一排火，其他战士各瞄对象开枪，英军慌乱仆地，后继英军未及迂迴迎战时，曾光指挥部队迅速交叉掩护，安全冲出后山荒径。此役打死4名英军和一个带路的叛徒，对万挠地区英帝军警震动很大，革命群众即互传喜报。

曾光不久调回八大队九分队负责领导工作。1950年初，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牺牲。时约25岁。

黄觉民　男，又名怀树，花名牛精，祖籍广东客家人，家住煤炭山。参加抗日斗争，续后参加反殖民主运动。1948年“6·20”事变后，积极参加挖掘旧藏武器；同年10月份，雪州民族解

放军成立，觉民受命为第一支队八大队七分队队长。觉民带队打过煤炭山警察局，不久又在八丹兰带 28 碑大山边伏击一支 30 多人进山搜索的英军，打死打伤英帝军警十多名，缴获两挺轻机枪及一批步枪弹药。

这支队伍有一次出发 28 碑，回归时天已大黑，将到旧宿营地时，为防有敌情，他亲带一名小队长前往探视，在营地外边伏地观察，未见动静，抛出开亮电筒试探，埋伏的英军立即以密集火力向他扫射过来，而且丢了几颗手榴弹，觉民受了重伤。小队长虽借夜幕将他背离火线，但抢救缺术，终于含笑辞世。时年 20 多岁。

曹　克　男，家居煤炭山。参加人民抗日军，1945 年下旬，跟随黄庆南带领部队到巴生维持治安，支持成立人民委员会及进步社团，复员后在巴生退伍同志分会工作，积极参加新民主青年团十三分团和新生歌剧团的反殖宣传活动。抗英反殖武装斗争时回归煤炭山。继参加民族解放军。以后到丹容加冷巴丁地区深山中参加开荒种植。因缺营养严重水肿，医治无效于 1953 年病逝。年龄 20 多岁。

观　娣　女，父亲广东客家人，家住煤炭山。1948 年参加抗英反殖斗争，1949 年初到万挠地区做民运工作，积极肯干，勇敢敢闯。1950 年初，同组的莉红叛变出卖，观娣在万挠大山营地，受英军进攻，中弹牺牲，时年 18 岁。

姐　婆　女，不详原姓名，马共雪兰莪州委书记亚谷的妻子，任马共区委。50 年代初，在万挠地区农村工作时，被英帝军警发现，尾随包围，姐婆奋勇驳火，饮弹牺牲，时年 25 岁。

叶红山 男，又名亚华，祖先客家，家居煤炭山。参加抗日斗争，取名浪平。和平时期在巴生任马共区委。1948年初，任马共雪兰莪州州委，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成立后，他任政委。1957年6月，红山带领几个卫兵连同叻思地区女民运人员亚凤，到胶园会见群众，在途中受到敌军伏击。

走在前头的卫兵肥仔首先发现敌人，先问敌人开枪。红山等人立即仆地驳火，敌人火力猛烈，平坦地区迟迟难以撤退，红山受伤之后，又将两颗手榴弹掷向敌军，随后流血过多牺牲。时年30岁左右。同行3人全都壮烈战死。

亚　凤 女，客家人，家住雪州丹戎加冷适耕庄五号沟。1951年参加民族解放军，以后调到叻思地区搞民运。工作积极，表现很好。1957年6月，偕同红山出发途中遭遇敌军，激烈奋战后牺牲。年纪约20岁。

肥　仔 男，原名不详，家居叻思地区。任叶红山的卫兵，勇敢机智。1957年6月，与红山出发遇敌，剧烈交火后英勇牺牲。时年20岁左右。另一牺牲卫兵姓名不详。

亚研仔 男，又名黑鬼，雪州叻思人。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八大队八分队队长。1956年间，离开营地不远地方寻找野食，碰上埋伏的敌人，被枪击牺牲。年约30岁。

莫　明 男，马共雪州×区区委书记。50年代中于叻思地区牺牲。年约30岁。

协　东 男，雪州叻思人。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八大队政治

委员。1957年初在隆邦边境遇敌牺牲。年约30岁。

杨伟光 男，又名朱伟光，绰号高鼻子，祖籍广东大埔。尊孔学生，马共党员。抗日后期在巴生直落十四碑一带领导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初期任马共巴生区委员会委员，后调任吉隆坡市委委员。抗英解放战争期间，任马共雪州州委。1957年初从中区步往北区，在叻思夜行军，途径武吉登牙胶园，被敌军伏击牺牲。年约24岁。

志　德 男，又名斯络，祖籍海南，马共党员。抗日时期在雪州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模范中队任分队长和中队副。日本投降后到巴生，参加新民主青年团党团活动，到过丹戎加冷适耕庄和巴丁地区领导新青团工作。抗英战争初期任马共煤炭山区委。1948年8月，任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第八大队政委，指挥攻打煤炭山警察局。1951年，带领一批同志到巴生地区活动。马来亚独立前，因病在营地休养，给搜山的敌军发现，在驳火中牺牲。志德为人和善，一生坚苦朴素，忠心耿耿，勇毅坚定。牺牲时30多岁。

卢　金 男，祖籍广西，家居雪兰莪丹戎加冷适耕庄五号沟。和平斗争时期是适耕庄新民主青年团的骨干，马共党员。抗英反殖初期，夜间与陈添由六号沟出发五号沟途中，在二条横博遇伏被捕。卢金任由刑打，坚持保守组织机密，后被英帝杀害。牺牲时20岁左右。

梁　财 男，祖籍广西，住雪州丹戎加冷适耕庄六号沟，除耕种外兼做镶牙生意。抗英战争爆发后，积极为民族解放军募收

同情捐，表现极好。由于奸细出卖，离家进山林当脱产的民运人员。1953年英帝驱赶村民进集中营之前，因公事回六号沟，天已黑，又见自已大面积水稻未收割，便留下割稻，在家过夜。下半夜被英帝警探从家中捉走。梁财坚守组织秘密，忠贞不屈，终于在刑台就义。年约30多岁。

杨国声 男，祖籍广东客家，马共党员，住适耕庄六号沟。和平期间，参加雪兰莪港口新民主青年团的反殖民主运动，出海捕鱼为业，以后返适耕庄耕芭。抗英战争初期，参加民运工作。英帝实施村民集中营计划后第三年，调去八丹兰带拉戎毛沙组织伐木工人支援抗英反殖斗争。1957年初，和金茂两人在运木铁路上行走，遇上英帝军警，于驳火中两人同时牺牲。年龄大概30多岁。

金　茂 男，祖籍福建，家住雪州丹戎加冷巴丁。抗英战争初期在巴丁地区负责交通工作，表现勇敢坚定机灵。1956年与杨国声到拉戎毛沙办理民运事务，在运木铁路上遭遇英帝军警，交火中一齐牺牲。时约20多岁。

罗拾妹 女，祖籍广西，家居雪州丹戎加冷适耕庄五号沟。1952年参加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八大队八分队为战士，50年代中期在叻思地区作战牺牲。年纪20岁左右。

邓　标 男，祖籍广西，家在丹戎加冷适耕庄六号沟。抗英初期在当地负责民运工作。1951年途径四号沟时，遇上英军巡逻队，邓标在交火中英勇牺牲。年纪30多岁。

杨　善 男，祖籍福建，家居雪州丹戎加冷巴丁。日本投降

后，参加巴丁新民主青年团分团的反帝反殖和平运动。紧急法令后在巴丁参加武装反帝民运工作。1954 年调到适耕庄工作，在出发到农村时于五号沟与英军巡逻队遭遇，驳火中牺牲。时年 20 多岁。

孟加里　男，多胡须的绰号，不明原名，祖籍福建，住雪州丹戎加冷巴丁。日本投降后是新民主青年团巴丁分团团员。紧急法令后在当地参加抗英民运工作，1954 年调往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八大队八分队当战士，不久又回巴丁负责民运工作。一次出发农村运粮，因奸细出卖中伏牺牲。时年 20 多岁。

郑再兴　男，祖籍福建，雪州丹戎加冷巴丁居民。日本侵马后参加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任新青团巴丁分团负责人。抗英时期任巴丁地区民运中心，50 年代中期在巴丁地区牺牲。年约 30 多岁。

振　良　男，居住雪州煤炭山。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军成立时任小队长，先在煤炭山后在叻思活动。1956 年 3 月，振良、玉桂、亚秋妹、维兴和一位马来战士多米，于武吉登牙树胶园遇敌战斗牺牲。年纪约 20 多岁。

亚桂仔　男，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雪兰莪地区）八大队八分队战士。1956 年在吉粦地区运粮途中，遭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20 岁左右。

亚　祥　男，居住万挠地区。民族解放军一支八分队二小队队长，1956 年在吉粦地区运粮时中伏牺牲。年 20 多岁。

黄亚春　男，居住雪州丹戎加冷适耕庄六号沟新芭。1953年进山参加民族解放军八分队当战士，1954年八分队到适耕庄，留下亚春协助搞民运。几年后在适耕庄与巴丁交界处河边，受英军伏击牺牲。当时21岁。他一贯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一次在山里营宿地，住有10几位战士，一批进山搜索英军的几个尖兵，直向亚春床位摸来，枝叶茂密，彼此看不见，亚春看见树枝摇动，马上伏地，枪口瞄向枝叶幌动方向，英军一露面就连珠扫射，英军尖兵全部伤亡倒地，战士们交叉安全撤退，英军则死亡8个。

1957年头，原区委黄英钦叛变，杀害属下两民运干部，又带敌军围攻适耕庄民运营地，哨兵开枪示警，亚春冲前掩护哨兵撤退，其他民运人员也互相掩护安全退走。不久，亚春等数人在巴丁路口遇到敌军伏击，亚春机智勇敢引开敌人火力，壮烈牺牲，数人得以安全撤走。

亚　秋　男，祖籍广东揭阳，马共党员，家居雪州丹戎加冷适耕庄四号沟。1951年参加抗英武工队，协助民运工作。1953年在巴丁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20岁左右。

梁德仁　男，又名亚运，祖籍揭阳，马共党员。1951年参加抗英武工队，后改负责民运工作。1953年3月，属下一群众投敌出卖，却诱骗德仁到其家约会，英帝警探埋伏守候，德仁一出现，即被枪击牺牲。

亚发仔　男，姓陈，祖籍广西，居住丹戎加冷适耕庄，马共党员，任支部书记。1951年参加武工队，不久负责民运工作，一贯勤劳积极，灵活机警勇敢。1957年初，夜间和亚烈仔去六号沟取东西，被埋伏的军警枪击牺牲。年龄22岁。亚烈仔受伤，当晚

回到营地治疗。

陈玉华 男，又名亚华仔，祖籍广西，居住雪州丹戎加冷适耕庄五号沟，马共党员。1952 年参加民族解放军，为八大队八分队战士，后调任一位马共雪州州委警卫员。工作积极，机灵勇敢。1957 年初，亚发仔牺牲的第二个晚上，在五号沟二条横博，被敌军伏击牺牲。年纪 20 多岁。

亚　昌 男，祖籍福建，马共党员。1948 年 6 月 20 日紧急法令颁布后，在生地领导下，于吉隆坡附近的沙罗胶园中，和几个战士挖掘埋藏的武器，因奸细出卖，受英军袭击，仅亚昌及一战士脱险。

事后，被调到雪州北区丹戎加冷适耕庄做民运工作，任马共支部书记。1951 年初，调往八丹兰带拉戎毛沙搞民运，与黄志兰、黎亚莲同组，由马共区委黄英钦领导。英钦及妻子亚莲叛变投敌、亚昌与玉兰尚不知晓。一天，两人回营地，发出暗号，听到约定回音，于是放心前行，受到埋伏敌人乱枪扫射，25 岁的亚昌当场牺牲，亚兰受伤被捕，后被驱逐出境。

黎　志 男，祖籍广东高州，居家雪州叻思。日本南侵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和平时期也为反殖民主斗争作出贡献，供应粮食、掩护工作人员、保管物资都是尽力而为。抗英战争爆发后，他带领妻子和一个小女儿，到丹戎加冷巴丁地区深山开荒种粮食，支援解放军。1955 年英军飞机乱轰滥炸，黎志不幸中弹牺牲，年纪已超 50 岁。

陆　辉 男，人民抗日军干部，马共党员。1948 年下半年参

加民族解放军。任第一支队八大队八分队副队长，抓党务工作。与分队长亚研仔共同组织领导几次胜利的战役，夺武不少，毙敌很多。英殖民政府推行农村“集中营”计划以后，粮食供食困难，1955年，队伍化整为零，陆辉到地方领导民运工作。1957年初，陆辉与黄梅在叻思河边营地，被进山的英帝军警发现，两人都被击伤，跳进河里喝河水，以为外伤后喝河水会使伤口恶化死亡，都被逮捕。陆辉因受河水感染，旋即牺牲。年约30岁。黄梅后被驱逐出境。

陈　路　男，化名杨新、陈仓，马共党员。日本投降后和平时期曾任新加坡总工会主席。1948年6月20日以后任马共雪州州委会北区段委书记，经常来去煤炭山、万挠、暗邦等地。50年代中期，在先锋报分社驻地，被一巫籍叛徒带来的英军围攻，于激烈战斗中牺牲。年约30岁。

生　地　男，祖籍福建。抗日时期参加人民抗日军一独第八中队，曾与八中政治部负责人陈忠秋带队到雪州巴生直落一带农村活动，任分队长。日本投降后任吉隆坡建筑工会主席。1948年抗英战争初期，他带20多位战士到吉隆坡附近白罗沙农村胶园集结，当时掘出武器很多，平均每名战士两支，有长短枪、士丁枪、多米机枪等，弹药充足，为扩大影响，壮大声势，每早晚集队报数，故意反复重反几次，制造队伍庞大假象。群众中混有奸细，向英军告密。英军动员近千军警前来围攻。分队夜间得到群众紧急报告时，前后及两侧都已被英军包围，火力非常猛烈。突围无望，生地指挥队伍退返胶园山顶，号召战士与敌人拼尽最后一滴血不见目标不开枪。激烈战斗一整天，轻机手一个倒下，第二个接上；生地手提机枪，每扣只发2～3粒子弹，百发百中；英军人多30几倍，却怕死不敢冲锋。入夜，没有受伤爬到越过包围圈的，只有

亚昌和亚彼两名战士，其他20几位英勇的烈士，确是为民族解放事业“拼尽最后一滴血”。知名的烈士，只识生地和戈虹两位。

事后群众反映，英军的死尸和伤员百余人，几辆大卡车来回运载很多趟，先运伤员后运死尸，第三天才垂头丧气撤军。

戈　虹　男，马共党员。日本投降后在巴生参加新民主青年团活动，任新生歌剧团歌咏队的指挥。1948年6月20日，英帝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在生地领导下，戈虹参予掘武器，成立抗英民族解放军分队。在吉隆坡附近白罗沙胶园受数百英军围攻，英勇奋战，壮烈牺牲。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或英勇战殁，或被捕就义，在雪兰莪州南区或中区牺牲的烈士，为数很多，多数佚名，知名者除上列烈士外，尚有州委陈学朱、巴生退伍同志分会会长黄庆南、巴生各业总工会主席罗宾、杨伟光的秘密交通员莫大忠、新青团雪兰莪州团干部陈学超、巴生冯强鞋厂的马共党员亚莲（女）、巴生反殖民主运动骨干分子卢文辉等等，他们都是用鲜血浇开马来亚独立艳花的可敬人民英雄。

（上列43则杨育供稿）

陈健全　男，原名陈汉清，曾用名李亚彪、陈小清，1925年4月22日，出生于广东鹤山县云乡虎爪村。家庭贫苦，依靠母亲挑担劳动养活5个儿女。6岁跟随母亲到马来亚柔佛州，母亲当铲草工人，他勉强念了3年小学就当割胶童工。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略马来亚，他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次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他聪明灵敏，除流利客家话外，还会流利的海南话和马来话，又勤奋自学，哲学与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很快被提升为马共区委、区委书记，除负责民族工作，还经常为干部训练班讲课，深入浅出，很受欢迎。

抗日胜利后，他领导群众工作，工作严肃认真，联系群众则活泼风趣，打乒乓，吹口琴，谈吐幽默。符程瑞和他结婚晚会上，才发觉他还是歌声辽亮婉扬的好歌手。他不但对同志们还对母亲讲解革命的道理，争取到母亲理解和支持他。先后出生两个孩子全靠程瑞哺养，他全心全身全神扑在革命事业上。

民族解放战争时期，马共区委员会改为县委员会，健全是柔南一个县委书记，他退到山区领导重组武装部队。程瑞撤到姑乃30碑农村，在平民小学教书。1949年2月，健全家人全部被捉进集中营，7月，被驱逐回中国鹤山。

1950年12月，健全带领一支武工队到30碑农村开会，被奸细告密，英帝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农村。他为掩护武工队撤退，坚持殿后阻击军警，激战中大腿受伤，不支跌地，掏出手榴弹，等待敌人冲前才引爆，与冲前警探同归于尽。遗体被陈列姑乃警局前示众。回归据点的战士，都为丧失勇于投身救护下属的领导而相对垂泪，发誓要以奋勇杀敌来继承烈士的遗志。

（符程瑞、郑少中供稿）

杨建德　男，原籍福建晋江，1923年在柔佛巴株巴辖出生，马共党员，高中文化。抗日时期于柔北、麻坡、雪加曼等地领导抗日民运工作，任马共区委书记。日本投降后在巴都马辖领导新民主青年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与叶来英（又名碧云，抗日时期在巴株四脚亭搞民运工作）结婚。建德以教书为掩护职业。1948年6月19日深夜，留宿新青团的张庆光、郑少中等人被警探逮捕，建德立即通知其他同志转移，自己即和来英进入山林参加抗英反殖战争。由于叛徒出卖，不久就和来英分别在拉密士与雪加曼一带被捕，他被关押在新山监狱，表现非常坚强刚毅。1951年临被英帝在绞台杀害之前，千方百计将一封遗书送交来英。遗书表达抗英反殖烈士的英雄气概："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了，我是为世界大同而死，为共产主义而死，我一点不后悔。……”嘱咐将孩子改名志凌（寓意立志凌越父辈未竟遗业），将遗腹子女取用父母名字的末字：德云。遗书对当地抗英战士起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郑少中，杨志凌供稿）

叶安尼 男，原名叶子荣，祖籍广东惠阳，1924 年出生于马来亚彭亨州文冬埠，初中文化，马共党员。1939 年初，安民随父亲叶谭母亲杨氏及一兄一妹，迁居柔佛士乃下泗隆黄梨园，家境贫困，父亲老弱，全靠母亲带领兄妹种植黄梨（菠萝）。1942 年 3、4 月间，马来亚共产党在泗隆园组织抗日自卫队，安尼和叶焦都参加。检拾英军败逃时遗弃枪枝和自制刀剑，开展除奸肃特活动。1943 年 6 月，两人被荐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第一中队。8 月，交通员陈亚光飞奔部队报告，几卡车日军两百余人经士乃进入泗隆，可能会来进攻。一小时后，遥望日军焚烧百姓住房，炮轰森林。中队即时向老纪港转移，尖兵东尼和陈亚伟发现小股日军在山坡上吃饭，中队就地散开埋伏，日军首先向灌木摇幌处开枪射击，抗日军稍作反击（打伤几个日军）就转移。安尼沉着坚定，机智勇敢，受到指挥部赞扬。他善于团结战友，勤学苦练军事技术，积极参加锄奸杀狗活动，灵活机敏敢打敢冲，9 月被任小队长，10 月调到天吉港任第四独立队司令部警卫分队队长。

抗日胜利后，安尼在新山与笨珍一带教书。不久，安尼、郑少忠等教师参加新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柔佛支部，积极支援中国和平民主运动。1948 年初，安尼与笨珍 27 碑妇女干部刘月英结婚。6 月 20 日，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安尼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在柔南振林山一带活动。1953 年在振林山橡胶园遭遇英帝军警，于战斗中牺牲。时年 29 岁。

（叶焦、郑少忠供稿）

廖亚坤 男，又名亚光，原籍海南，马共党员。抗日时期，曾在柔佛四脚亭地区当抗日同盟会负责人，搞抗日民运工作。抗日胜利后转入地下活动。民族解放战争初期，在巴都与永干一带被捕，关押在新山监狱中，被判处死刑。牢房中无纸笔，他将报上文字撕下凑成将何日上吊的语句，用饭粒粘在报上，让送饭难友转送狱中政治犯，在抗英囚犯间互相串联。过几天清晨5时，亚坤被押上绞刑房时，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高喊“打倒英帝主义！马来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步上刑台。全狱政治犯，配合着高喊“打倒英帝国主义”！不理狱卒们的干扰，齐声高唱国际歌，向英勇就义的烈士致敬。

（郑少中供稿）

王达之 男，辛亥革命军事领导人黄兴的女婿。30年代在柔佛巴株巴辖华侨中学教书，英语流利。抗日胜利后加入马共外围组织，任中国民主同盟柔佛州支部主任，到处演讲，号召群众支持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内容翔实丰富，说服力强。

1948年“6·20”事变后，他坚定地参加反殖抗英的民族解放战争。1949年上半年，达之在柔佛姑乃泗隆一带，被英帝军警伏击牺牲，各地报纸还大加宣扬。

陈　干 男，抗日胜利后，从事工会工作，当选为柔佛州总工会主席。民族解放战争初期，英帝军警到巴罗一带进击民族解放军，陈干反击时子弹打不响，被击中牺牲。遗体被陈列于街上示众。牺牲时年纪约28岁。

（黄铁礼、郑少中供稿）

郑　来　男，又名亚来，原籍福建永春湖洋镇，家住柔佛巴株龙引飞八港。1944 年初参加抗日民运工作，积极主动肯干。1945 年中期，日军垂死挣扎，派军警到飞八港一带袭击抗日民运人员。亚来受到军警伏击重伤，虽一时走脱，但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时年 18 岁。

郑　谭　男，原籍福建省永春湖洋镇，家住巴株龙引飞八港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抗日军，抗英反殖时期参加民族解放军，在战斗中牺牲。牺牲后所遗孤儿由亲友带返家乡托付亲人抚养。

炳　端　男，祖籍福建，马共党员。日本投降后，由组织派到巴株巴辖做党务工作。在抗英反殖的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所遗孤儿由革命群众带回中国，后由居住北京的卢成收养。

炳　均　男，马共党员。1948 年 1 月，受调到柔佛笨珍二十七碑任马共区委会委员。同年 5 月，号召马共党员对英帝的暴力镇压要作思想准备。以后，炳均在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战斗中牺牲。

郑亚山　男，原籍福建永春湖洋镇，马共党员。日本法西斯侵占马来亚不久，亚山就在柔南参加抗日民运工作。1943 年底，任远车飞八港一带抗日同盟会负责人，工作积极，埋头苦干，深入发动群众，认真培养和提高积极分子的政治素质与抗日工作才能，群众威信很高。几年后，在巴株与永平地区，遭受英帝军警伏击而壮烈牺牲。时年约 35 岁。

（上列 5 则郑少忠供稿）

谢瑞生 女，马共党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槟城积极参加学生抗敌后援会活动，1938年底，参加筹赈会属下的槟华男女合唱团（团长杨励），大力推动抗日救亡浪潮。日本侵略马来亚期间，她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政治工作，曾负责第一独立队第三分队政工团。1943年初在农村被捕，关于吉隆坡监狱，5月7日，在陈大智、陈大龙率领下，冲狱成功。日本投降后，被选任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总团副秘书；曾兼任马青槟城市团秘书（后由林木接任，林木于抗英初期在威省牺牲）。抗英反殖战争初期，和爱人杨志清（曾任马共槟城市委公开代表）在柔佛参加民族解放武装斗争，后来双双牺牲。

施玉盘、许加俩 男，两人都是槟城码头工人领袖，和平时期领导码头工人参加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争取维护码头工人合理权益，紧急法令后，躲避英帝警探的追捕，转移到吉打州南部地区参加民族解放军。以后在吉南地区先后牺牲。

丘少泉 男，日本投降后，任槟城新民主协进会负责人。抗英反殖战争时期，在亚逸依淡山上，被英帝军警围击牺牲。

游新来 男，马共党员，槟城钟灵中学高中生。卢沟桥事变后，长期为马共槟城地委秘密的机关小报《公道报》，负责刻印腊板。1942年上半年，槟城的日本警备队，在傀儡警探配合下，开展大检证大逮捕大屠杀，钟灵中学师生先后被杀害数百人（包括斩杀、枪杀、绞杀、刑杀和狱中饥饿虐杀）。游新来被捕遭受酷刑，在监狱中牺牲。

（上列4则王海志供稿）

吴耀波　男，原籍潮安，又名亚万、亚明，马共党员。家乡出生，3岁时随父母到马来亚雪兰莪州泗岩味，父亲在牛车路口开瓷瓦厂。日本侵占马来亚后，他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在先都任工会主席。抗英反殖战争初期，他任马共泗岩味区委会委员。父亲要他脱离抗英斗争，或回中国，或到厂里参加管理，他的态度坚定，拒绝离开革命队伍，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1951年6月21日晚上10时，叛徒客籍人陆金带领英帝军警包围民运工作密室，耀波冲出室外被枪击牺牲。时年28岁。

卢汉生　男，原籍闽南，马共党员。出生于雪兰莪泗岩味。10多岁就任抗日交通员。紧急法令后，和吴耀波一齐参加抗英反殖解放斗争，负责抗英民运马共支部中心。1951年6月21日晚上，被叛徒陆金出卖，和耀波、秀乖同在泗岩味郊外民运工作密室中，被英帝军警包围袭击，汉生原已受伤，卧床难起，当时即在密集枪火下牺牲。时年22岁。耀波的妻子秀乖虽跑脱，次日即被捕，初判死刑，因已怀孕，监禁12年后驱逐出境。

（上列2则陈秀乖供稿）

林淑凤　女，马共党员。抗英反殖战争初期在柔佛州被捕，勇毅坚强，任凭威协利诱，毫不动摇。在政治部审问期间，大叛徒蓝瑞当面指证，并以高级待遇作诱饵，劝她投降。淑凤不为所动，还严词痛斥叛徒的无耻行为，结果被判处死刑。新山女监的其他抗英女犯人，无法与她面谈，经常唱革命歌曲鼓励和安慰她。1951年1月中旬，淑凤在新山狱中绞台从容就义。

（陈春梅供稿）

卢　辉　男，原籍广府，家住霹雳州金保。1936 年在金保培元学校高小毕业，转至英华学校读英文，更名卢金。父亲是金保近打巴士有限公司股东，先后兼金保站与怡保总站调度。日本侵略马来亚，卢辉就在金保负责民运工作，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5 年日本投降前在金保红船农村，被叛徒李铁夫杀害。时年 22 岁。

（胡力供稿）

蔡云祥　男，又名大象，原籍广东河婆，住金保新路十一碑农村。抗日时期为后备队员，和平时期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是新路农协会及新青团的积极分子。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的武装斗争，1949 年初在新路一带牺牲。时年约 24 岁。

蔡玉棠　男，祖籍广东河婆，家住金保新路十一碑农村。抗日时期与蔡云祥同为抗日后备队员，和平时期积极参加十一碑农协会和新青团的反殖民主运动。紧急法令后负责抗英民运工作，约在 1950 年于十一碑一带胶园遇袭牺牲。年约 25 岁。妹夫江辉，是金保新路胶工会主席，也受英军袭击牺牲。

蔡　顽　男，祖籍广东河婆，住金保新路三角芭农村。抗日时期是抗日后备队长，和平后参加马共，积极参加新路农协会活动。抗英事变初期参加民运工作，1949 年病逝。时年 30 多岁，妻子被捕后驱逐出境，留一孙女在马。

蔡细听　男，又名细天，祖籍广东河婆。参加人民抗日队后备队，和平后参加新民主青年团，抗英斗争初期参加民族解放军。牺牲时 26 岁左右，详情不明，细听是蔡顽的胞弟。

余亚牛 男，祖籍广东台山，家住霹雳美罗丝罗肚。日本侵马后参加抗日后备队，和平时期参加矿工会活动，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斗争，后在美罗地区牺牲，详情不明。牺牲时约 25 岁。

余亚金 女，祖籍广东台山，余亚牛的胞妹，家住美罗丝罗肚。和平时期参加当地妇女联合会，事变后参加抗英反殖斗争，约于 1950 年牺牲，年约 20 岁。

加　弟 男，原籍广东潮州。抗日时期参加抗日后备队，和平时期参加农协会，1948 年在霹雳安顺地区参加抗英反殖斗争，1954 年参加马共，负责交通工作。1957 年在安顺区被叛徒黄耀德杀害。牺牲时 30 多岁。

陈　夫 男，祖籍海南。1948 年在安顺地区参加抗英斗争，负责交通工作，1957 年在安顺地区牺牲，时约 40 岁。

（加弟、陈夫 2 则，由亚高提供资料）

小　马 男，又名伟克，原籍海南，1951 年在彭亨福隆港指挥伏击英国高级特派员亨利·格尼。以后在怡保昆仑喇叭村附近的石山驻地，受敌人包围进攻，在激烈战斗中牺牲。时年约 40 岁。他的妻子英格，1955 年在吉兰丹州山林，缺乏正常的接生设备，导致难产逝世，时约 30 多岁。

邓莉珍 女，祖籍广东客家。抗日时期在霹雳州丹戎马林清水港参加抗日斗争，和平时期在当地妇女联合会工作，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斗争，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当地负责民运工作，以后任党支部委员。1955 年在丹戎马林垃圾炉，受英军埋

伏袭击，牺牲时30岁左右。

巫　牛　男，祖籍广东河婆，烈士巫廷胞兄，原姓陈。紧急法令后，在霹雳丹容马林清水港参加抗英反殖交通工作，1951年参加武工队，1953年在丹戎马林水喉塘战役（全歼敌军老虎队20多人）牺牲。时年20多岁。

奚　古　男，祖籍广东客家，家居丹戎马林清水港。参加抗英反殖交通工作。1951年在丹戎马林至仕林河之间遇袭牺牲。年纪20多岁。

李　生　男，祖籍广东客家，家居丹戎马林清水港。1951年参加抗英反殖工作，后在丹戎马林至仕林河之间遇袭牺牲。时约20多岁。

伯　荣　男，祖籍广东客家。马共党员，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三十九分队副分队长。1951年8月7日，杨海部队在霹雳上南区新路八英里胶园中，袭击英军附庸兵广西人飞虎队，取得安全胜利，伯荣身先士卒，英勇冲击，中弹牺牲。时年20多岁。

麦春联　男，祖籍广东客家，家住霹雳美罗埠。1950年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工作。1956年6月，与妻子庄玉梅（庄春兰）及亚银3人，带民运任务到金马仑朱马港，受英帝军警伏击，春联夫妇中弹牺牲。时年20多岁。

（黄增琴提供资料）

陈保生　男，祖籍广东客家，烈士巫牛的弟弟。1948年在丹

戎马林参加抗英反殖武工队，1955 年在丹戎马林胶园中执行民运任务时，被英帝军警伏击牺牲。年约 30 岁。

黄国琴　男，家住丹戎马林清水港。1950 年参加抗英民运工作，马共党员。1953 年，在该村水喉塘伏击战中负重伤，事后牺牲，时年 22 岁，祖籍梅县，是增琴的胞兄。

苏虾仔　男，马共党员，民族干部，在彭亨金马仑地区，冷各惜甘浦如淡河与都龙河一带，做山地民族（亚沙族）工作支部的成员。1955 年，随部队转移过都龙河时，跌下河里牺牲。时年 25 岁。

伯　林　男，马共党员，山地民族工作的马共区委。1956 年，被英军突击进攻，激战中与爱人细妹、警卫员林东一齐牺牲。伯林年纪 30 岁。

吴亚休　男，金马仑地区抗英工作交通员。1954 年，带领民族解放军进攻猪马港（金马仑 36 碑）的集中营，撤退时被敌军炮弹击中牺牲。时年 20 多岁。

谭　生　男，马共党员，参加过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为金马仑 36 碑至 56 碑一带的交通员。1955 年，受敌人袭击牺牲。时年 40 岁左右。

贵　如　男，马共党员，马共中委小马的警卫员。1957 年初，在金马仑 42 碑运负粮食，被英帝军警伏击牺牲。年龄 25 岁。

罗　明　男，马共党员。负责朱毛、和丰至吉兰丹一带山地民族民运工作，任马共区委会委员。后在吉兰丹地区牺牲。年约30多岁。

亚　荣　男，马共党员，任马共霹雳州委的警卫班中心。1956年出发途中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20多岁。

（上列17项由黄增琴提供资料）

詹亚发　男，原籍广东饶平。抗日时期在柔佛州兴打山甲板港，负责抗日交通工作，1948年抗英反殖战争爆发后，再次离家负责交通工作。1953年，在班加兰执行交通任务时遇袭牺牲。年约29岁。

詹亚钦　男，原籍广东饶平，詹亚发三弟。1948年和亚发一起参加抗英斗争，年方15岁，分配到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辖下士乃部队当战士。1953年英军包围和平港交通站，在战斗中牺牲。

杨　汉　男，祖籍福建，又名阿安，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柔佛）司令员。1957年初，粮食供应很困难，在冷金驻地，将仅存的13～14人分为3组分散活动，留在杨汉身边有3个警卫员，其妻和一位女抄写员。他派两个警卫员（名亚祥和维海）出外联系工作，回来后，这两个警卫员假意擦枪，窥看众人不备，将杨汉夫妻（妻子瑞生）及抄写员（玉凤，李送的妻子）打死，而后出降。另一警卫员小辉逃脱，以后下落不明。（詹亚发胞弟、杨汉另一组警卫员，詹亚进提供资料，谢志刚补充）

（上列28项胡力、曾亚莲供稿）

陈高明 男，乳名乞食仔，原籍福建省古田县，家住霹雳州实天县爱大华阿匪匡。日本侵占马来亚后参加抗日工作。1942年中，为人民抗日军在爱大华街上升挂红旗，被日警逮捕，坐牢3个月。释放出狱后，在爱大华一次除奸战斗中壮烈牺牲。

（郑大禄供稿）

刘　均 男，原籍广东河婆。1942年3月，在森美兰州葫芦顶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3年中，随第二独立队转移到西彭亨，和上彭部队合并成立第六独立队。1944年底，在彭亨文冬围剿土匪时中弹牺牲。时年约27岁。

（胡力供稿）

林梅芳 女，战友们嬉称中鬼，原籍福建省永春县，家住彭亨金马扬，马共候补党员。紧急法令后，她随哥哥参加民族解放军保卫团，后调明光参加民运工作，年仅15岁，被战友爱称小鬼。1949年初，调文德里一带负责民运工作，活泼机灵，工作积极。1953年中，在出发执行任务途中，遭遇巡逻英军，被枪击牺牲。时年20岁。

（陈亚妹供稿）

佳　森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三中队二分队小队长，部队驻留柔佛州。因病寻找草药，在班加兰十二湾被英军伏击牺牲。

郭　侦 男，祖籍海南。为柔佛州民族解放军战士，约于1952年，为部队在山林间开垦小农场时，被英军包围袭击牺牲。

詹利金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三中队二分队战士，由于

奸细出卖，被敌人袭击牺牲。

胡丝光、巫细伯 男，丝光原籍海南。两人在柔佛州兴吉港一带，负责抗英民运工作，遭遇敌人被击牺牲。

亚　全 女，柔佛州冷金地区抗英反殖民运工作者，1956年间，在冷金地区联系群众时，遇上敌军受击牺牲。

珠　全 男，祖籍海南。是柔佛州的民族解放军战士，1953年离开吉来山林驻地，到农村配合民运工作，遭受英军袭击牺牲。时年约40岁。

育　连 男，参加抗英反殖工作。1954年在班加兰路受英军埋伏突击牺牲。

珠桂、亚荣 男，抗英反殖的交通员，在柔佛班加兰一带工作时，被叛徒出卖，受英帝警探包围枪击牺牲。

莫兰、林莲 女，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在柔佛班加兰地区，因叛徒出卖，受英帝警探伏击牺牲。

小发、亚牛、亚三、春连 4位都是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的男性战士。1952年，解放军部队在柔佛州和平港，进攻警察局，战斗很激烈，4位都在枪林弹雨中壮烈战殁。

（上列10则詹亚进口述，曾亚莲记录）

陈水鸭 男，祖籍福建。于马六甲参加抗英反殖战争，后在

柔佛新山地区牺牲。

陈丽水 男，祖籍福建省同安县，投稿报刊笔名李髓。年青时在马六甲培风中学，积极参加学生抗日运动，为避英帝追捕，暂移马六甲，后于新加坡被捕，由陈嘉庚担保出狱。日本侵占马来亚后不久被捕，他从拘留所爬墙逃出。事后病倒，经妻子沈蕊星到马六甲告知家人，其父搬家农村，以便接回丽水隐蔽治疗。由于有同学常到该村侦察，疑是日本宾兵所派，再搬远处租屋居住，由蕊星及胞弟陈宗炳护理，以种植为掩护。日本投降后，在马六甲参加进步社团的反殖民主斗争，于民众学校任教员。紧急法令后离家参加抗英反殖斗争，妻子生育次子后也离家参加民运工作（后被捕驱逐出境）。不久，丽水遭受英军杀害，年龄约 27 岁。

（上列两则陈宗炳口述，吴昌桂代笔）

叶金钟 男，家居新加坡，家庭贫苦，就读于爱同学校，学业成绩优越。“七·七”事变后，积极带领同学参加救亡活动。1936 年，12 岁那年 6 月间小学毕业，父亲失业，全靠母亲的千针万线维持家庭生活，金钟开始当店员。他勤劳好学，天天跑书店。9 月间，曾面晤陈嘉庚，要求参加机工服务团回国，因年纪太小，未被录取。他开始用众多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思想性高，意义深刻，常说“准备着将来为革命事业而牺牲”。1941 年 17 岁，就在胡愈之的辅导下当任《南洋商报》内勤记者。同年 12 月 8 日，日军侵占马来亚，他积极参加动员群众参加抗战。1942 年 6 月 5 日早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日本宪兵用火烧、灌水各种严刑拷打，他连自己的岗位都不招认，最后被判 15 年苦监。后来押往太平监狱，遭受二年多悲惨的饥饿疾病折磨，终于 1944 年 8 月 20 日病逝。

林义平　男，笔名肖扬、海蓝、宋安、祖籍福建，马共党员，家居雪兰莪巴生。读完初中就到姓黄老板的工厂当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发动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斗争。义平沉着坚定，机智和蔼，喜爱文学，有高度革命理论修养，善于说理服人。经常发表抗日救国和反压迫反剥削的文艺作品。日本侵略马来亚后，义平仍负责新加坡×地区马共抗日地下工作，表面似是《昭南日报》的报贩。1942年秋天，由于交通员出卖，他在小坡被宪兵部暗探逮捕，受尽残酷的灌水、烤烙、电刑，义平坚贞不屈，拒不招供抗日组织秘密，终被判处死刑。1943年3月，在牢内苦难处境中，写作数首铿锵壮烈的诗歌。在绞台上就义，态度从容，视死如归。牺牲时只有20岁出头。

廖金福　男，祖籍广东省大埔县。1935年南渡马来亚在柔佛州当割胶工人。眼见工人的悲惨生活，非常激愤，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柔南马共组织领导下，组织工人开展改善生活的斗争，不辞艰辛，不畏挫折，得到柔南广大劳苦工人的钦佩和拥护。

1942年1月下旬，日军占领柔佛全境，他从士乃调到哥打丁宜，积极参加组织抗日同盟会，动员抗日青年参加抗日武装组织。1943年3月，金福被日本军警逮捕，宪兵使用利诱不行，再用酷刑、电刑、毒打、火烧，只能得到金福正气凛然的一句话："我的头可断，绝对不投降"

被捕后第二个月，两个日本宪兵到牢狱中，企图再次诱逼金福屈服。金福用一块破玻璃，猛力刺断一个宪兵的气管，将他刺死，又刺伤另一个宪兵。人民英雄的抗暴壮举，震慑了蛮横暴虐的日军，急不可待，1943年5月13日，就把气概轩昂一路高唱革命歌曲的金福，押到哥打市场警局草坪当众砍首。

敬慕金福而前来围观的群众当中，有6个深受感动的青年当场被捕。第二天，坚贞的金福和6位无辜青年的头颅，被日本宪

兵悬挂在街上“示众”。

小　黑　男，马共党员。日本占领时期被捕，1942 年 8 月 30 日晚上逃脱，过后又被日本宪兵部抓回，受到更严重残酷的刑打，手脚都锁上铁链。日宪先是拷问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的情形，继后逼问中央同志的住址，《自由报》（雪兰莪州抗日小报）的印刷所及武器，小黑刚强坚定，一概推说“不知”。日宪将小黑倒栽水桶中，小黑还是“不知”！他窥空告诉同狱战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受刑虽是痛苦的，可是过后写下来的史迹是灿烂的！”

11 月 20 日，全体抗日志士被移禁军事扣留所。小黑被推上法场，高举 V 字形手指在难友们面前摇幌，高唤着口号而壮烈就义。

陈修榔　男，马共党员。卢沟桥事变后，积极投身雪兰莪的澎湃学潮和抗日救亡洪流。1941 年，毅然抛弃温馨的家庭生活，成为抗日《先锋报》的优秀钢板手，夜以继日，饮水充饥，勤劳忘寝。1942 年初，由组织调派到新加坡，为《解放报》刻写出版。同年春季。机关房被日本警探包围，修榔原可迂迴突围脱险，但为消毁党的文件，独留燃烧机要名册档案，终于被捕。经受严刑逼供，修榔坚贞不屈，最后被处死刑，英勇就义。

亚　芳　男，战友们爱叫他老弟弟。母亲越南人，父亲广东人，6 岁到马来亚，在割胶工人的小学读书。少年时期难忍后母的虐待，逃离家庭参加抗日组织，经过艰苦奋斗锻炼，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1943 年负责《自由报》机关房的工作。4 月 11 日，机关房被日本警探包围，两位女同志一位男同志被捕。亚芳镇定拿出短枪，将两个警探击中重伤，他安全脱险。由于叛徒老叶跟纵不舍，亚芳当年 5 月被捕，饱受各种酷刑。7 月 25 日，被粗长绳子捆成一团，带到昭南岛军事法庭审判，他勇敢地冲向法官，准

备痛打法官，法官怒发冲天，即判亚芳死刑。绑赴刑场途中，亚芳高喊“打倒日本法西斯！马来亚共产党胜利万岁”等口号。

老弟弟吃苦耐劳，勤学苦读，孜孜不倦，虚心向人请教。饿极时吃木薯粉充饥，喂养很多鸡，从未吃过一个鸡旦，只为其他同志着想，克已待人，一心为革命。

若　儒　男，原名子清，祖籍广东省。英治时期，当过码头工人，任过官署文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勤学马列学说。日治时期在新加坡参加抗日斗争，先后主办反法西斯半月刊《晚灯》和《新闻》，不久被破坏停刊，若儒则被捕，在狱中被杀害。

江　渊　女，个性刚毅，倔强自学，从目不识丁变为能讲流利普通话，擅长讲演，能写文件，生活刻苦耐劳，待人和蔼，工作负责认真，曾经领导过新加坡建筑、树胶、松香、万金油厂等万千女工，开展改善生活的斗争，广大女工都很爱戴她。日治时期，江渊继续领导妇女进行抗日斗争。有一次主持开会期间，有人告知她丈夫被捕，她很冷静，态度从容，只说：“这是很平常的事，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江渊续后被日宪逮捕时已有30多岁，受到灌水、火烧等毒刑，她坚贞不屈，巍然挺立，被判死刑。就义前秘密通信，鼓励姐妹们继续为民族，为妇女解放事业而斗争。

梁亚宝　女，祖籍广东南海，马共党员，抗日战士。1943年4月11日，叛徒老叶带领宪兵部暗探到新加坡密驼律红十字医院逮捕亚宝，遍受灌水、毒打、火烧等残酷刑罚．再把她倒吊在树上，打得遍体青肿，叛徒续后进行诱供。亚宝毫不畏缩，严守组织机密，反而痛骂无耻叛徒。在宪兵部拘留刑打逼供50天，监牢囚禁33天，最后于同年7月11日4时许在绞台就义。亚宝在法

庭宣判死刑时脸不改色，抬头举臂高呼口号，高唱反法西斯歌曲，围观群众和法庭书记都为之动容，狱中的西洋姑娘为她写下赞美悼亡诗（略）。亚宝就义时 28 岁。

陈　白　男，抗日斗争经历不明。1945 年 3 月，陈白和 18 位被判处死刑的抗日志士，从华都牙也监狱转押到太平监狱。24 日，日本狱吏和狱卒们，押着陈白走向狱中草场，其他 18 位抗日志士用雄壮响亮的《国际歌》为他送别。陈白被绑在场中的桌子上，两臂左右伸开缚紧，日本军医用两条嵌着注射针的胶管，分别插进陈白两臂的动脉，鲜红的血液泊泊流进玻璃瓶。陈白极力挣扎无效，只能咒骂和呼口号。直至血液流尽，人已失去知觉，军医剥开陈白的胸膛，挖出心脏才丢下尸体走开。这是日本侵略军在新加坡绝后岛以毒气杀人之外的另一野蛮残暴罪行。

亚　苏　男，代表文化界出席会议时，被日军包围，头部受击伤而被捕。受刑数次，回牢房时总是血迹斑斑，坚持不吐实情，不仅组织秘密丝纹不露，连本人的历史，直至就义牺牲时，日宪还是毫无所知。

潘东香　女，原籍广东省梅县。“七·七”事变后，参加学生救国会活动。沦陷后，抗日工作热情很高，由于家庭管束严格，她即脱离家庭，成为职业抗日干部，于 1942 年 6 月，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生活经济有困难，家庭以经济牵制她，要她回家，东香仍不为所动。被捕后，坚守组织秘密，本人工作也丝毫不吐真情。在监狱中，非常关心同志们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1945 年 7 月，因患肺炎在狱中病逝。

（上列 12 则摘录《血碑》）

林杏香 女，原籍广东台山赤溪，马共党员。1953年在霹雳州仁丹参加民族解放军第十二支队，机敏灵活，作战勇敢。1957年中期在高乌与华珍之间流动，遭遇英军，战斗猛烈，冲击中牺牲，时年20岁。抗英时期在泰马边境一带，对敌作战牺牲的仁丹人，还有刘镜房、蓝锦玉、吴亚尧、叶炳伦、吴伟才夫妇和吴××等烈士。

吴金才 男，原籍广东省台山县赤溪镇，居住霹雳仁丹客家村。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由祖母老江婆抚育成长。1949年参加民族解放军，继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任马共仁丹区委会副书记，并任解放军分队领导职务。有一回指挥对英军作战，腹部中弹，大肠流出来，走散昏倒，被革命群众黄佑仔发现，将他背回基地救治。伤愈后继续在边境一带和英军作战，最后在遭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纪近30岁。妻子罗玉梅，也在作战中牺牲。

（上两则林培新供稿）

刘　文 男，又名钟步青、亚桂，祖籍广州，早期马来亚共产党党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较好，善于分析问题。1939年至1941年间，作为中央特派员，代表马共中央领导新加坡及柔佛南部，深入各区加强马区组织工作。1942年1月30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成立时，刘文曾代表马共中央领导“四独”司令部。1942年中期，四独政治部阿川（郑戴明）和管理部李文辉，因患重病，由刘文带领到新加坡治病，由于叛徒告发，被日本宪兵部逮捕，1944年，3人都被绞杀牺牲。刘文时年约24岁。

马　旺 男，马共党员，曾任马共新加坡（星洲）市委书记。1943年被莱特出卖，在新加坡被捕，受日本占领军杀害。自此马

共新加坡市委全部瓦解。

（上列2则陆彩萍供稿）

杨　发　男，祖籍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家住彭亨州文冬暹猛路一英里客家村，马共党员。小时在文冬私塾断断续续念过几年书，十多岁就当割胶工人。卢沟桥事变后，参加文冬工人抗敌后援会，卖花募捐，发动群众捐款献物“援八援四”，支援中国抗战。

日本侵略马来亚，杨发被当地的抗日组织选派到新加坡参加军事训练，半岛沦陷后，回到文冬参加西彭亨抗日游击队。1943年8月13日，彭亨正式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杨发初任小队长，为重机枪手，以后当过分队长。

日本投降后，杨发首批复员，转入地下工作，发动群众为争取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民主自由，向英帝进行和平斗争。英帝镇压群众运动日益加剧，1948年6月20日，实行全面血腥统治，迫使人民在马共领导下开展抗英反殖的民族解放战争。杨发受组织安排避居偏僻地区，领导抗英民运工作，1950年调上武装部队。他患严重胃病，部队流动性大，又缺医少药，病情日益恶化，1952年12月间病故于霹雳州森林中，时年约35岁。

饶　托　男，原籍广东省大埔县。日军南侵时，他带家人在立卑路（距文打埠一英里半处）斩芭种植，建茅屋为家。大力支援人民抗日军和农村中抗联组织，为部队募粮、购物、搜集情报。部队和民运人员都以他家为落脚点，形同交通站。他是当地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责任心很强，千方百计完成任务；有病战士住他家疗治，他即四处找药求医。1945年6月间，饶托到文打购买部队需用药品，被两个日探捕往立卑警察局刑打禁闭。日本宣布投降，人民抗日军“六独”一六四中队派代表到立卑警察局把

他营救出来。由于受刑重伤，体弱不堪，回家三四天就与世长辞。饶托是善良富正义感爱国抗日万千农民的典型。

梁谭胜 男，祖籍广东，家居文冬街上，兼识中英文。原任文冬供电所所长，热心帮助文冬埠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开展募捐钱物工作。日本侵略马来亚后，受内兄刘福田（马共党员）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向华侨中上层人士募捐粮食、药品、物资和现金支援人民抗日军为抗日民运工作做出重大贡献。

1945 年 6、7 月间，文冬的大汉奸朱为向日本宪兵告密，将谭胜扣押起来，随即押送立卑监禁。8 月 15 日，日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六独”司令部立即通知一六四中队，火速派人营救梁谭胜出狱。部队代表顺序追查立卑警察局、警备队、宪兵部关于谭胜的下落，最后，宪兵部一个华人暗探供认：梁谭胜在日本投降前夕，已被日本宪兵秘密枪杀牺牲。

（上列 3 则杰民供稿）

廖兴伯、黄成、德州 男，1952 年，在柔佛州冷金地区，民族解放军部队出发，留下 10 多名战士看守营地，不意受到英军进攻。众寡悬殊，只好边回击边撤退，大部分安全转移，兴伯等 3 人壮烈牺牲。兴伯和黄成，祖籍广东客家，年纪分别为 40 多岁和 20 多岁；德州祖籍海南，牺牲时 40 多岁。

杨 基 男，祖先客家。1956 年，在柔佛州边加兰地区，民族解放军大部队外出，留下组长杨基，带领平东、因松、少方（都是 20 多岁，祖籍潮州）及两个马来战士守卫营房。趁 4 个华族战士不提防，两个马来队员开枪将 4 人打死，然后外逃投敌。敌方电台播放后司令部方知详情。杨基牺牲时 30 多岁。

郭　生　男，客家人，为民族解放军柔佛中部偏南拉映地区部队司令员叶发明的警卫员。1956 年陪叶发明往拉映地区交通站，抵达时，被埋伏的英军枪击牺牲，时年 20 岁左右。

成　东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交通员，1956 年陪老交通员，一齐出发到拉映地区交通站，都被叛徒亚南杀害，时年 17 岁，亚南随即投敌。

老　黄　男，妻子亚君，祖籍都是海南。负责冷金地区民运工作。1955 年前后牺牲，年龄分别为 40 多岁和 30 多岁。

亚　光　男，胞妹亚明，都是广东客籍人。两人配合老黄搞抗英反殖民运工作。1955 年在冷金地区牺牲。时年分别为 20 多岁和 20 岁。

（上列 6 项詹亚进口述，曾亚莲代笔）

黎　芳　男，抗英反殖初期为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三十六独立分队战士。1954 年调任民运工作，1956 年和李德古带引马共彭亨州委陈桥回彭亨时，于途中受英帝军警伏袭，与德古一齐牺牲。

沈　铭　男，又名子彬，祖籍广东四邑，家住霹雳安顺，1946 年移居仕林棕油园，马共党员。1948 年至 1950 年，任马共区委，在丹戎马林地区领导抗英反殖工作，1951 年牺牲。

蔡　镜　男，祖籍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家住霹雳州丹戎马林美冷。1948 年任美冷、古路线交通员，次年在古路遇袭牺牲。

蔡家业　男，祖籍广东河婆，蔡镜胞弟。1953年参加民族解放军，入伍才几天，在双溪密胶园受英军袭击牺牲。

蔡金鉴　男，祖籍广东揭西，家住丹戎马林五条石。1946年参加青年运动。1948年在四条石担任抗英民运工作专职干部。1951年在自德园召见割胶工人时，被英军伏击牺牲。

蔡家鉴　男，祖籍广东揭西，家住丹戎马林美冷。1949年上队，为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三十六独立分队战士。1952年，出发丹戎马林园执行任务，被英军伏击牺牲。

蔡少山　男，祖籍广东揭西，家住丹戎马林美冷。1949年参加抗英反殖民运工作，为马共预备党员。1953年，在丹戎马林园接见印度割胶工人时，受英军伏击牺牲。少山为笔者胞弟。

蔡冬瓜　男，祖籍广东揭西，家住丹戎马林美冷。1950年参加民族解放军。初为战士，后调武工队。1955年在美冷胶园运粮途中，受英军伏击牺牲。

蔡高渊　男，祖籍广东揭西，家住丹戎马林美冷。1950年为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第三十六分队战士，1954年调出部队参加农村民运工作。1956年在四条石横过公路时，被英帝军警埋伏袭击牺牲。

亚　都　男，印度族，抗英反殖民运人员。1953年，在丹戎马林园和蔡少山一起接见印度割胶工人时，受英军伏击牺牲。

汉　文　男，民族解放军五支三十六独立分队分组长，马共党员。1954年调搞农村民运工作。1956年，同蔡高渊于四条石横过公路时，受到埋伏的英帝军警排火袭击牺牲。

汉　水　男，抗英解放战争初期参加民族解放军五支队，任三十六独立分队一班班长。1954年粮食供应困难，部分指战员转移农村搞民运工作，汉水调丹戎马林开展民运，任马共支部委员。1956年在美冷马来农村工作，返回时在仕林河三条石胶园，受埋伏的英帝军警突击牺牲。

子　诚　男，马共党员。1948年底，任民族解放军五支三十六独立分队伍长，1954年调三十七独立分队。当年在丹戎马林打靶场战役中牺牲。

小　青　男，马共党员。1948年是民族解放军五支三十七独立分队战士，后任班副兼轻机枪手。1954年在丹戎马林靶场战役中牺牲。

阿　钦　男，1948年参加民族解放军五支三十七独立分队，为轻机枪副手。1954年在丹戎马林打靶场战役中，奋战中与小青同时壮烈战殁。

桂　兰　女，马共党员，张子宏的妻子。1948年底是五支三十六独立分队的医护人员，1952年调丹戎马林当民运干部，党支部委员。1953年在丹戎马林甲字园工作时，中伏牺牲。

肖　石　男，又名阿良，家居霹雳美罗，马共党员。1946年调丹戎马林管理原军用物资，1948年抗英反殖战争爆发后，负责民运工作，任马共支部委员。1956年在丹戎马林六百格胶园工作时，受敌人伏击牺牲。

华　辉　男，马共党员。1954年，调到丹戎马林负责民运工作及马共支部。1956年在丹戎马林六百格胶园，与肖石一齐受敌人伏击牺牲。

阿　凡　男，马共老党员。1953年调丹戎马林负责民运工作。1956年在丹容马林石坳马来村，被其下属黄安杀害。黄安行凶后投敌。

廖　鉴　男，祖籍广西，家住霹雳丹戎马林美冷。1950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武工队，兼搞民运。1952年在美冷胶园被敌人伏击牺牲。

蔡细武　男，祖籍广东揭西，家住丹戎马林美冷。1953年参加民族解放军，几天后，英军进攻宋溪密胶园，细武在激烈驳火中牺牲。

叶　古　男，祖籍广东揭西，家住丹戎马林清水港。1951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武工队，兼搞民运。1952年在丹戎马林胶园遭遇英军，在驳火中捐躯。

谢德华　男，祖籍广东省紫金县，家居丹戎马林四条石。1949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武工队，兼搞民运。1952年在丹戎马林隆

邦河桥头，受英军埋伏袭击牺牲。

谢阿南　男，祖籍广东省紫金县，家住丹容马林四条石。1949年参加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第三十六独立分队为战士。1953年在对英军作战中牺牲。

巫　庭　男，祖籍广东揭西县，家居丹戎马林清水港，烈士巫牛胞弟。1951年参加民族解放军。为五支三十六独立分队轻机枪手。1953年对英军激烈战斗英勇牺牲。

清　流　男，原籍海南。1950年加入民族解放军武工队，兼搞民运。1955年在宋溪密胶园，被包工头告密出卖，受英帝军警埋伏袭击牺牲。

辉　仔　男，民族解放军五支三十六独立分队战士。1952年于丹戎马林新万裕园，受英军进攻，在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

吉灵仔　男，民族解放军五支三十六独立分队战士。1953年在丹戎马林六百格运粮途中，因陆苟出卖，受英军袭击牺牲。

旺　发　男，民族解放军五支三十六独立分队战士。1953年在丹戎马林新芭，配合民运工作，受敌军伏击牺牲。

培　礼　男，原籍福建，家住丹戎马林隆邦。1955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武工队，兼搞民运。1955年在丹戎马林隆邦山的驻点，受英军进攻，在战斗中牺牲。

阿　电　男，原籍福建，家住丹戎马林隆邦。1955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武工队，兼搞民运。同年在丹戎马林隆邦山的驻点，受英军进攻，与培礼同时在驳火中牺牲。

蔡传生　男，祖籍广东揭西，家住丹戎马林美冷。1945年7月，因病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八中队16分队驻地逝世，当时是武装战士。

月　辉　男，1948年“6·20”事变后，在丹戎马林地区，任抗英反殖民运交通员。1949年底患病医治无效逝世。

李　洪　男，广东客家人，马共党员。1950年调任马共丹戎马林区委员会委员，领导当地民运工作。1954年初，调上宋溪，以后牺牲，具体情况未明。

（上列34则蔡智来、谢金莲供稿）

杨　木　男，原籍广东省客家，早期马来亚共产党员，工人出身，为人纯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1942年曾任马共柔南地委，后调任马共雪兰莪地委，改名亚科，日本投降后提任书记，领导和平民主反殖斗争，取得较好成绩。1947年初调任马共吉打州委书记，取名亚水（瑞），被选为马共中央委员。紧急法令后，担任马共槟吉联委书记，曾任马共北马局委员，协助中央在泰马边境建立民族解放军比较稳定的游击区。

杨木20多年为马来亚解放的斗争生涯，艰苦辛勤，危难重重。抗日时期曾被日本宪兵嫌疑而逮捕，严刑毒打重伤，右眼失明。1957年初，身患重病调离部队，在霹雳州北部两成园养病。没钱又没粮，组织联系中断，几位同志全靠自己胼手胝足，种植番薯

蔬菜维持三餐。由于叛徒出卖，带领军警突击，火力集向杨木，其他战士趁机逃脱。杨木身中乱弹牺牲，大肠都流出来。遗体被运到古楼马甘士来陈列示众。

（陆彩萍供稿）

杨燕贻 男，祖籍广东省惠州市，1919年出生于吉隆坡。少年时就读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初中。日军侵略马来亚，燕贻即参加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李进，在煤炭山、万挠、白沙罗、双溪威、浦种埠等地区开展打击日军和锄奸活动。

日本投降后，燕贻的和平生活并不和平，饱受英帝殖民统治的压抑。紧急法令颁布后，人民被迫以民族解放战争反抗英帝的血腥镇压。他的爱人凤英在蒲种一次与英军的遭遇战斗中牺牲。1950年，燕贻所在部队转移到彭亨州，在文冬、劳勿、积罗埠一带进行抗英反殖活动。1954年因患病潜回劳勿武吉公满家中治疗。病愈后不久，和杨果等领导人，在彭亨西部和英军遭遇战中壮烈牺牲。燕贻是马共党员，在雪兰莪时用名亚强，在彭亨时改名亚柳。

（陈辉介绍张观生供稿）

美 勇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1年在美罗美甘园，被英军伏击牺牲。

换 祥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1年在宋溪加拉森林中，被英军伏击牺牲。

光 辉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2年8月，在宋溪运粮途中，被英军伏击牺牲。

亚　平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2 年 6 月，在朱甘园被英军伏击牺牲。

刘　炳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2 年 6 月，与亚平一起，在朱甘园被英军伏击牺牲。

法　仔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2 年 7 月，在朱甘园被英军伏击牺牲。

乌路沙米　男，印度泰米尔族优秀青年，任民族部委员。1953 年 10 月，在那布路园被英军伏击牺牲。

母　都　男，印族青年，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2 年 6 月，在美甘园的森林中，受英军巡边队进攻，于战斗中英勇牺牲。

瑞　华　男，抗英反殖的交通员。1952 年 6 月，与母都一起，在美甘园的森林中，受英军巡逻队进攻，于战斗中英勇献身。

拾　益　男，抗英反殖民运工作者。1955 年 4 月，在宋溪镇火车路边被英军包围袭击牺牲。

巫容娣　女，抗英反殖民运工作者。1955 年 4 月，与拾益一起，在宋溪镇火车路边被英军包围袭击牺牲。

陈　云　男，抗英反殖交通员。1954 年 10 月，在那布路园旁大森林中，受英军袭击，当场牺牲。

车　祥　男，抗英反殖的交通员。1954 年 10 月，与陈云一起，在那布路园旁大森林中，受英军袭击，受伤后逃脱，终因感染得病逝世。

陆　新　男，民族解放军枪械修理技工，1954 年在部队病逝。

老王忠　男，民族解放军保管员。1954 年一次战斗后失踪于森林中。

新　华　男，马共民运工作支部书记。1955 年 10 月，带队在白石丁行进途中，被山地民族伏击牺牲。

亚　明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5 年 10 月，随同新华在白石丁行进途中，被山地民族伏击牺牲。

亚　田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5 年 10 月，随同新华在白石丁行进途中，被山地民族伏击牺牲。

运　来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5 年 10 月，随同新华在白石丁行进途中，被山地民族伏击牺牲。

小　妹　女，马共民运工作支部委员。1955 年 10 月，随同新华在白石丁行进途中，被山地民族伏击牺牲。

曾　秋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4 年 4 月，在那布路园被英军伏击牺牲。

法　仔　男，抗英反殖民运工作组马共支部委员。1955 年 3 月，在叶麻坎园受英军袭击，驳火中牺牲。

新　凤　女，抗英反殖民运工作组马共支部委员。1955 年 3 月，随同法仔在叶麻坎园受英军袭击，驳火中牺牲。

叶少英　马共区委书记。1954 年 9 月，在叶麻坎园受英军袭击牺牲。

亚　菊　女，民族解放军事务员。1955 年 8 月，在美甘大森林中病逝。

若　平　男，抗英反殖的交通员。1955 年 3 月，在美甘深山内病逝。

小观生　男，抗英反殖的交通员。1953 年 1 月，在吉冷仔河边，被英军伏击牺牲。

亚　导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4 年 5 月，在石山河附近，被英军伏击牺牲。

陈炳基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2 年 8 月，在毛西园被英军袭击牺牲。

麦　坤　男，民族解放军特别流动队队员，1952 年 7 月，在美甘森林中，受到英军突袭，战斗中牺牲。

海　棠　男，民族解放军保管员。1954年3月，在美甘森林内，被英军伏击牺牲。

柏　叔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4年7月，在吉冷仔森林内，被折倒干树击中，伤重逝世。

李　红　男，马共霹雳南区委员会委员。1953年10月，在霹南地罗叻森林内，被英军袭击牺牲。

子　球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3年10月，随同区委李红，在地罗叻森林内，被英军袭击牺牲。

余亚牛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在军械工场工作，1953年，在美甘西面小森林内，被英军袭击牺牲。

宋　仔　男，抗英反殖的民运工作者。1951年7月，在那布路园的森林中，被英军伏击牺牲。

朝　仔　男，抗英反殖的交通员。1953年2月，在吉冷仔梁根水喉路，受英军伏击牺牲。

苏　仔　男，抗英反殖的交通员。1956年6月，在宋溪河边受英军伏击牺牲。

（上列38则，都属霹雳州南部打巴以南至地罗叻东面地区，多为民族解放军驻宋溪部队所辖。陈进裕供稿）

东　山　男，祖先广东客家，马共党员。日本投降后，由组织调到彭亨文德甲金振山胶园任党支部书记，领导金振山一带胶工运动。工作积极有胆识，深入工人群众，鼎力支持工人加薪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几回斗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

英帝宣布紧急法令后，由组织调离金振山，仍留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在金振山胶园割胶，东山不定期回胶园联系，传达组织抗英民运工作意见，布置工作。1949 年 3～4 月间，奸细向英警密告东山的行踪，英军在天晓前到金振山胶园埋伏，东山如常步进胶园，被英军开枪射击，当场牺牲。

黄锦洪　男，祖籍广东省新兴县，家住文冬辛炳街。小时在文冬启文学校念书，父亲黄胜，在辛炳街开奇珍茶楼。锦洪于 1943 年初参加马来亚上彭亨抗日军。1943 年底，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司令员自率部队 60 多人到一五八中队（收编原强盗部队组成）宿营地，意欲劝导他们不要继续抢劫民财侵犯群众利益。该队原匪首背着司令部不断为非作歹，心中有鬼，在排队欢迎司令员时，竟先开枪突击，导致双方驳火。最后击毙匪徒 10 余名，余匪逃散，锦洪、邓庆、肖清泉、林××及副中队长陈秀清等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锦洪时年 22 岁。

张　才　男，祖先广东客家，家住西彭文冬加叻路三条石，割胶工人。日军占领马来亚中部尚未进驻文冬前，他响应马共上彭地委的号召，自带一支猎枪，参加文冬抗日自卫队。他奋勇勤劳，参加到文冬粮仓抢运粮食到胶园储存，备供抗日武装部队食用。他随即参加文冬抗日游击队。1942 年 3 月一个子夜，陈光来与郑清凉带领第三分队攻打文冬警察局，想要抢救被捕的党代表黄春和第三分队副队长官水，结果作战失败，队伍走散。张才走回暹猛路山番港原宿营地，等待组织通知集中。事隔两天，叛徒

陈斌带领日军到山番港进攻游击队营房。张才冲出营房时，被日军击中牺牲。时年约 30 岁。

（以上 3 则杰民供稿）

陈其芹 男，祖籍海南文昌县迈众区，原住森美兰芙蓉，华文教师，日军侵马后迁居彭亨文德甲市区。他以代售“字花”（一种类似六合彩的赌博）为掩护，在市区进行募捐，宣传等抗日活动。1944 年，由于敌奸告密，被日军宪兵逮捕，受到严刑毒打，遍体鳞伤，不能走动。其芹坚贞不屈，严守组织秘密。后被释放，需要他人扶上人力车。回到家里，卧床两天就与世长辞。“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其芹是平凡而坚强的知识分子烈士。

（东子供稿）

小　蔡 女，原籍广东惠阳县，马共党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奉调到彭亨文冬埠搞抗援工作，和谢婉如（金花）同住在暹猛路一条石一对老夫妇的家，她和婉如都是以割胶工人应付环境，她们对待那对老人很好，连家务都包起来做，两位老人，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

小蔡，白天割胶，回来时则忙个不休，晚上到处联络群众，宣传抗日，发展抗日组织。小蔡体格虽小，不辞劳苦，星夜奔跑，附近熟悉她的群众称她白天是工人，晚上做“夜鬼”。

1942 年 1 月 31 日，日军在东彭关丹登陆，马共西彭地委号召各地抗日组织，为组建西彭人民抗日游击队做好一切准备，特别是储粮工作，当时小蔡和婉如积极动员妇女和男同志，共同冲入文冬粮仓（当时文冬已是无政府状态）搬运石灰米（渗进石灰防腐），为文冬抗日游击队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2 年春，西彭的抗日武装部队先后在文德甲、直凉、明光、文冬等地组建起来，小蔡一贯在部队当政工员，负责了解队员思

想状况，协助解决思想问题，读报，上文化课，教唱歌，组织部队的联欢晚会等。1942 年 3 月，小蔡参加西彭地委和抗日游击队司令部，联合在文德甲地区森林中召开民运、武装骨干分子会议。1942 年日军常进乡村搔扰、搜山、部队缺粮、缺药、缺医，处境极端困难，小蔡始终跟着部队到处转移，日夜行军，没有丝毫倦意表露。

日本投降后，她和烽云（原六独党代表）结婚，生下一男孩。她担任过马共文冬县委书记，继续组织发动群众反对英帝殖民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斗争。1948 年 6 月，英帝宣布紧急法令，对马来亚革命、进步人士实行残暴镇压，马共被迫重新组织武装部队，与英帝进行武装搏斗。小蔡再次进山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据苏清提供的情况：1952 年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武装部队北上，组织安排末流，小蔡还有个别领导共 10 余人组成小队，留驻西彭继续做群众工作，小队以后和组织断了联系。1953 年部队领导曾派苏清率领几位同志特地回到西彭各地寻找他们，一直无法找到。小蔡和末流等 10 几位同志，在 1952 年后就已失踪，此后消息茫然，组织判定已经牺牲。

（杰民供稿）

罗　宾　男，原名罗瑜牲，原籍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代富村人，1920 年出生于马来亚。中文初中程度，英文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函授毕业证书。日本南侵前，先后在雪州公蕉园和蕉岭 13 条石任小学教师，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发动的卖花、演剧筹赈祖国难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宣传抗日救亡活动。1940 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被调往威省大山脚日新小学任英文教师，以此为掩护，搞抗英反殖地下工作。1941 年初调往槟城。12 月中旬，日军先后占领吉打和槟城。马共槟城地委通过王海志带罗宾到日落洞，在海志表兄邱丕芬家中居住，用短波收音机，收录各地广播

电台关于中国和欧非亚各地抗击日德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供稿地委主持编印的中文《公道报》和印文《团结报》，以激发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潮。

1942 年下半年至 1943 年初，由于叛徒出卖，马共槟城各级组织，反复受到敌人破坏，抗日小报停刊，罗宾潜回雪兰莪州，邱丕芬被捕牺牲。罗宾找回组织关系，被安排在巴生、万津等地搞民运工作，直至日本力竭投降。

和平斗争时期，罗宾被选任巴生地区（含巴生港口）工会主席，领导各业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为马共巴生区委会委员。1947 年代表巴生各业工会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泛马工会工作会议，研讨进一步发动和团结工人，开展反对英帝殖民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和维护工人权益的斗争策略。

1948 年 6 月 20 日，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封闭民主党团、社团和报刊，逮捕和屠杀反殖民主人士。罗宾响应马共号召，撤退到万津游击区，拿起武器抗击英帝殖民军的血腥进攻。

1952 年 4 月 18 日，罗宾带领 10 名武装战士出发执行任务。不料为丹戎士拔村长陈建安（叛徒）出卖，受到英军伏击、寡不敌众，多处中弹，壮烈牺牲。罗宾遗体被运往巴生游街示众，英帝的野蛮暴行，反而激起觉醒群众的反殖怒潮。

（罗瑜琦、刘惠心供稿）

刘民辉　男，客家人，抗日时期在柔佛州参加民运工作，和平时期在居銮地区任《民声报》特约记者。1948 年下半年，由新加坡转到柔佛州哥打丁宜边佳兰地区，参加抗英反殖斗争，被分配到边佳兰抗英解放同盟会负责民运工作，1950 年初，调到南部地区负责开展民运工作，由于内奸出卖，年末，在南区胶园中被英军伏击牺牲。

邱家英 男，原籍广东丰顺。1943年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任第四独立队第十三中队小队长，并参加马共。1945年12月1日，抗日军复员后，家英回新加坡参加胶业工友联合会，继续进行争取民主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1948年6月紧急法令颁布后，家英放弃温暖的家庭生活，离开年青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再到柔佛州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任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第一中队第三分队第一小队队长，在哥打丁宜、边加兰一带抗击英帝军警。1951年反围剿反饥饿（英帝叫“剿匪月”）战役中，在边加兰七湾岛海边，受到英帝伏击，在岛边海中牺牲。

（上列2则黄进通供稿）

林玉团 男，祖籍福建省永春县，1927年出生于马来亚雪兰莪州加影呀吃埠。父亲林世显从商，是该埠侨领，曾任该地筹赈会主席，日占初期被宪兵捕捉，一去不回。日本投降后，玉团在加影华侨中学初三肄业，1948年紧急法令后即离家出走，参加抗英反殖斗争，搞民运工作。1952年在巴生地区，因敌奸出卖，被英帝警探包围枪击牺牲。其长兄知悉，设法从巴生医院领回遗体，安葬于巴生坟场。

（曾林供稿）

张　红 男，原名张载璀，原籍广东大埔百侯。自幼失怙，因家贫卖身。1932年六岁到新加坡，在武吉知马律六条半石南同学校读小学。1942年初，日军占领新加坡不久，他和祖母、弟妹被赶入难民营、疏散到彭亨州都赖，得到堂叔救济，捱过艰难困苦的3年8个月。日本投降后，柔佛新山人民委员会派车接他们回新山，继迁居新加坡三邑祠。张红参加新加坡店员工会，担任歌咏队指挥，经常参加进步社会团活动和演出，他先后参加新民

主青年团和马来亚共产党，并任店员工会领导职务。他刻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任劳任怨，工作认真负责。

1948年6月，英殖政府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张红奉调撤退到柔南，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后提任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的分队长，坚持在古来、士乃、哥打丁宜、居銮等地山区，进攻与迎击英军搜山部队。1955年，他率队保卫古来地区“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群众集会，在树胶山上，与围攻的英军展开激烈战斗，掩护民运工作人员及群众撤退，英勇奋战，壮烈牺牲。时年29岁，遗下幼子2人，大的交乡亲抚养，后被卖掉；小的随母逃亡，下落不明。

（张明今供稿）

亚　唐　男，原名不详，祖籍广东河婆，家居霹雳州古贝附近的古打马路，矿场抽水机工人，体格魁梧，绰号“长人”，马共党员。日军侵略马来亚，由党组织选派到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后留森美兰州，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小队长。1942年1月中旬，在哥踏山驻扎，因病不能跟随队伍转移往淡边附近的马六甲农村，与克力、钟萍留在椰园小屋养病。3月上旬，日军在哥踏残杀无辜平民50多人，亚唐等3人同时遇害，年约27岁。

克　力　男，祖籍广东河婆。在霹雳州古打马路矿场看管抽取矿沙的发动机，马共党员。1941年12月26日，由霹雳党组织派送，连同亚唐、钟萍、胡力、马力等等24人，到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学习10天，即在森州参加“二独”。1942年3月，因病留在哥蹈椰园中，日军屠杀哥蹈小村时遇难，年约25岁。

钟　萍　男，祖籍广东河婆。在双溪古月当矿工，马共党员。

日军侵入霹雳北部时，他被派往新加坡接受短期山林作战训练，日军于1942年1月14日攻占森美兰淡边，学员无法回霹雳，即留森州参加组建“二独”。3月上旬，日军将仅有8间店铺50多居民的哥踏烧光杀光，因病留住椰园的钟萍等3名战士，全部牺牲，年约24岁。

丘　八　男，祖籍福建省仙游县，森美兰芙蓉市单车店工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军侵入马来亚，和秋白等6位单车店店东及工人，一齐参加抗日部队。秋白于日军屠杀知知港余朗朗村时被杀害。丘八在突岭，后患黄疸病，于1942年4月初病故，时年约30多岁。

亚　抗　男，又名海南抗，马共党员。抗日初期为民运干部，1942年5月下旬，调“二独”任三十二分队长。6月初，三十二分队从葫芦顶转移到冷宜、冷甲活动并扩充队伍，调任分队党代表。10月，邓福龙接任党代表，亚抗调任民运负责干部。以后在日军围攻中牺牲，年约30岁。

陈秀清　男，祖辈广东客家人，马共党员。1942年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在西彭亨收编土匪李洪森部队，整编为第一五八中队，秀清任副中队长。李洪森旧部违抗军令，继续为非作歹，伤害群众。1944年3月，“六独”司令部派队拟将旧匪部分加以解散，发生枪战，虽击溃匪徒，秀清、邓庆等5人却在激战中牺牲（秀清流血过多捐躯）。

邓　近　男，又名邓芹，祖辈广东客家人，马共党员。1942年秋，“六独”派他到李洪森土匪部队改编的一五八中队工作。1944

年3月31日，“六独”准备遣散旧匪徒部分队伍时枪战中，邓近胸部受重伤，经半年医治无效而牺牲，时年约30岁。

陈　华　男，原籍广东四会，在芙蓉缝衣店工作。1942年参加抗日同盟会。同年10月初，于小甘密农村，遭遇葫芦顶十五分队投敌队员张甫及日本宪兵，当场被枪击牺牲。时年约20岁。

（上列8则胡力供稿）

钟亚波　男，又名波仔，原名钟仕清，祖籍广东省宝安县，1926年出生于马来亚雪兰莪武来岸教工家庭，马共党员。日本投降前在武来岸搞民运工作，和平后调加影锡米山等地负责地下党的工作，1947年在加影华侨中学简师负责党支部，领导学生运动。抗英武装斗争期间参加民族解放军，1954年，于森美兰马口地区与英军作战，英勇牺牲。

邱超德　男，1927年出生于雪兰莪加影锡米山，祖籍广东省深圳龙岗区。1943年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为第八中队战士。部队经常转移流动，驻扎在武来岸深山基地期间，日军多次反复围攻，环境极其艰苦。1943年底患病，医疗条件简陋，17岁年华就赍志逝世。

秋　霞　女，新加坡学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独”第八中队战士。1943年在日军不断围攻下，生活困难，斗争艰苦，缺医少药，秋霞不幸逝世，年约17岁。

陈金苟　男，又名亚奇，祖籍广东省宝安县，1920年出生于雪兰莪州加影埠新港村，马共党员。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

为加影新港抗日民运工作负责人之一。和平时期在锡米山负责抗英反殖群众工作。1948年7月18日，在加影老港农村林中，受英军包围突击，在激烈战斗中，与刘尧、吴科雄等数十人，壮烈牺牲。

谢观华 男，祖籍广东深圳龙岗，1929年出生于雪兰莪加影锡米山老侨工家庭。1947年6月参加反殖群众运动。1948年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7月18日，在加影老港农村，数十名指战员，受到英军包围突击，观华和刘尧、陈金苟等人，一起在奋战中英勇牺牲。

谢观苟 男，祖籍广东深圳龙岗，1932年出生于加影锡米山村，父亲是工人。1949年8月，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当战士，活动于彭亨州劳勿与积罗等地。1954年在积罗山追踪叛逃人员时，受到英帝军警伏击，当场中弹牺牲。

（上列6则晨微、谢观友、张观胜供稿）

刘　欢 男，原住雪州间津，出身工人。抗日时期，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模范中队指挥部领导成员之一，任管理部工作，忠厚老实，认真实干。日本投降后，负责保管埋藏武器。抗英反殖战争初期，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某大队负责人之一。在间津活动时，遭受英军伏击，在激烈战斗中牺牲，时约30岁。

叶　启 男，又名亚德，居住雪州甲洞，抗日时期在雪州中区搞民运工作，是当地负责人。1944年参加“一独”司令部与雪州地委联合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继返甲洞、间津一带领导民

运工作。日本投降后任马共雪州中区区委会委员。紧急法令后转入武装抗英反殖斗争，在雪州南区一个据点，遭受英军包围，于突围战斗中中弹牺牲，时年约 27 岁。

叶红山 男，又名洪森、朗平、浪平。日本南侵前，参加抗敌后援会，参加义卖、演剧、歌咏队、宣传抗日救亡和筹赈活动，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日本南侵后，参加人民抗日军，在第一独立队为战士，作战勇敢机智，先后任模范中队小队长、分队长。日本投降后转入地下抗英反殖斗争，1947 年底，任马共雪州州委会委员。紧急法令后，奉命参予组织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红山任队长，领导几个大队，发动群众，开展反英反殖武装斗争。不久，率领卫队数人出发工作，遭敌人军警跟踪包围袭击，在激战中牺牲。时年约 27 岁。

叶隆昌 男，又名亚昌，原居雪州甲洞。学生时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马来亚沦陷后，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任马共雪州中区区委会委员，分工领导当地群众反殖斗争。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在中区据点遭英军包围进攻，隆昌在战斗中牺牲。时年约 26 岁。

李初考 男，又名亚月，原居雪州甲洞，尊孔中学学生。抗日时期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先后在甲洞、暗邦、板底等地负责反殖地下工作，1947 年中任马共雪州中区区委会委员。1948 年英帝残暴镇压民主运动，初考调往新街场、公蕉园、莆种等地组织武装抗英反殖斗争，工作中受英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约 25 岁。

叶　水　男，又名叶观启，原住雪州甲洞。抗日战争时，为“一独”模范中队战士。日本投降后，在双溪笼任小学教员为掩护职业，领导当地反对英帝殖民统治群众运动。紧急法令后，任当地马共区委书记，在双溪笼、岭屹、武来岸一带，领导地方武装抗英斗争。1949年中，在出发途中，受英军伏击，在英勇奋击中牺牲。年约25岁。

叶元英　男，抗日时期在雪州中区参加抗日民运工作。紧急法令后，撤退到白沙罗，受英军袭击牺牲。

钟　君　男，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和平时期在岭屹参加反殖群众工作，后任当地马共区委委员。1949年8月，在对英军战斗中牺牲。

刘　新　男，又名刘北。抗日时期，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模范中队，先后任小队长、分队副队长。日本投降后，被选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煤炭山分会会长。1948年6月紧急法令颁布后，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一次作战中牺牲。

叶书麟　男，又名惠光、观友。家居雪州古毛。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第三十五中队战士。日本投降后，就职小学教员。紧急法令后，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转战于雪兰莪中区。随队在双溪威开展军事行动，受到大队英军的包围，战争非常激烈，整个解放军小队英勇奋战，终因众寡悬殊，指战员悉数壮烈战殁。书麟牺牲时约23岁。

钟九昌　男，抗日时期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抗日胜利后曾任

雪州煤炭山工会主席。抗英反殖战争初期参加武装斗争，在一次对敌战斗中捐躯。

孙观意 男，又名亚春。日军侵马时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被日宪逮捕，坐牢直至日本投降。抗英反殖时期，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小队伍在雪州司毛月一带活动，后受英军围攻，于突围战斗中受重伤，被捕入狱，1951 年中在狱中就义。

叶兆松 男，家住雪州间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和平时期在马共雪州党部宣传队搞宣传工作。抗英武装斗争时，任马来亚民族 解放军第一支队小队长，个性乐观，作战勇敢，友爱互助，团结战友。在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时年 20 多岁。

李亚球 女，又名小友，李初考胞妹，原住雪州甲洞。抗日时期参加抗日民运工作。紧急法令后，与初考一齐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曾任马共雪州间津区委委员，后调雪州中区。一次出发工作途中，被英军包围，亚球临危不惧，坚定地拔枪还击，被乱枪击中牺牲。时年约 20 岁。

镬 仔 男，住雪州间津。参加过抗日斗争，1948 年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在一次作战中牺牲。年约 30 岁。

叶奇胜 男，家居吉隆坡郊区蕉赖四条半石大环村。日占时期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抗英反殖战争时期仍搞民运工作。在淡江镇附近，和英军发生遭遇战斗，激战中牺牲。时年约 30 多岁。

刘 来 男，原住蕉赖四条石，割胶工人。参加抗英反殖民

族解放部队，作战勇敢，在一次对敌战斗中牺牲。时年约26至27岁。

叶佛来　男，原住雪州蕉赖四条石，割胶工人。参加抗英反殖武装斗争，于对英军作战时牺牲。时年约30岁。

叶白翼　男，原住蕉赖三条石老街场，参加抗英反殖战争的民运工作，遭英军伏击牺牲。

吴新娣　女，原住间津，参加抗英武装斗争，在间津森林中与英军作战牺牲。

叶　秀　女，又名亚秀，原住雪州甲洞。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调往吉隆坡郊区板底搞地下工作，掩护职业是割胶工人。抗英战争时期，在板底组织群众参加抗英斗争，被内奸出卖，遭英军伏击牺牲。年约25岁。

陈　群　男，原住雪州双溪笼。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日本投降后为双溪弄工会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抗英解放战争时，在当地与英军作战牺牲。

黄侨英　男，雪州加影华侨中学学生，曾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抗英反殖战争时期参加民族解放军，对英军作战时牺牲。

钟伯川　男，曾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日本投降后在雪州双溪笼端志小学任教。抗英时期参加民族解放军，在一次对英军作战中牺牲。

柯　才　男，曾参加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在雪州双溪笼端志小学任教。抗英时期参加抗英武装斗争，在一次反围攻的战役中英勇献身。

林优福　男，祖籍海南。抗日时期在雪州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紧急法令后被调往双溪笼抗英武装部队，不久，又被调往雪州北区吉粦，在一次出发途中，遭英军伏击牺牲。

叶柏芳　男，原住雪州间津，曾参加抗日斗争。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武装斗争，在对英军战斗中牺牲。

陈　梅　男，原住雪州间津，曾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抗英反殖战争期间，参加民族解放军，对英军作战时牺牲。

亚　成　男，原住雪州甲洞，曾参加抗日斗争。抗英反殖战争期间，在间津参加抗英武装斗争，对敌作战时英勇捐躯。

叶来生　男，原住雪州间津，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间津森林中作战牺牲。

黄狗仔　男，原住间津，抗英反殖战争期间，在间津与英军作战牺牲。

周秋霞　女，吉隆坡坤成女子中学学生，参加抗英反殖民族解放战争，部队受英军包围，于奋战中牺牲。

叶狗仔　男，家居雪州板底。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对英军作战时牺牲。

叶梅生　男，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吉隆坡郊区白沙罗大伯公山，与前来围攻的英军作战，激战中牺牲。

连　强　男，家居雪州叻思，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武装部队，对英军作战时牺牲。

杨　青　男，家居雪州叻思，抗日期间，曾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北区交通员，后参加锄奸队，进行肃敌锄奸。日本投降后，参加北区武器保管工作。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在吉叁地区伏击英军的战役中，英勇捐躯。时约 30 岁。

明　儿　男，原居雪州叻思和乌鲁音。因参加抗日武装斗争，被日宪逮捕，监禁吉隆坡半山巴监狱，受尽酷刑折磨，坚贞不屈。1943 年 5 月 7 日，由陈大智、陈大龙领导狱中 106 位抗日志士，胜利冲出守护森严的监狱。明儿返回人民抗日军部队。日本投降后，他于叻思搞胶工工运，发动工人开展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被英帝殖民者警探捉获，解押往吉隆坡途中，趁警探不备，跳车逃脱，继续搞抗英地下工作。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在一次抗击英军的阻击战中英勇牺牲。

黄崇生　男，原住雪州叻思。抗日时期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任第一独立队第三十五中队分队长。作战勇敢，指挥若定。日本投降后，任马共雪州北区区委，领导当地群众对英帝殖民政府开展和平民主斗争。1948 年 6 月 20 日，英帝颁布紧急法令，残暴

镇压民主运动。崇生参加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驻北区大队，出发到叻思据点工作时，被英军包围，突围未果，天将晓时，爬上一棵枝叶茂密的橡胶树，用冲锋枪扫射英军，被英军集中火力射击，坠地牺牲。

方桂生 男，又名云峰，家住雪州古毛。抗日战争时，偕胞兄方琼生（雷英）一起参加“一独”第三十五中队，曾任小队长。日本投降后，在当地参加反殖斗争地下工作。英帝宣布紧急法令后，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雪州北区大队，任分队长。率队在叻思百劳加里村伏击来犯英军，因一些手榴弹和子弹久藏地下受潮，击发不响火力稀疏，受到英军反围攻，在奋勇战斗中牺牲，是北区大队第一位牺牲的抗英烈士。

黄明福 男，又名黄观锡，原居雪州古毛。抗日时期参加“一独”第三十五中队，作战勇敢。和平时期搞反帝反殖地下斗争。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雪州北区大队，不久调锄奸队，机智灵活，消灭不少英帝爪牙情报员，威震当地。锄奸组一次出发执行任务，被敌奸探悉，英军赶到包围，驳火中几位战友先后牺牲。明福隐蔽在遮掩暗角，敌人用广播筒喊他投降，他即大骂英军和走狗，叫他们有胆量就冲过来送死，决不投降。对峙一段时间，终因众寡悬殊，弹尽援绝，为马来亚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木 文 女，原姓黄，家居雪州叻思，吉隆坡坤成女子中学学生。抗日时期参加“一独”，后调地方搞民运工作，是马共雪州北区区委会委员。日本投降后，先后任马共雪州北区和中区区委，领导反殖民主群众运动，与马共雪州州委书记亚谷结婚。紧急法令后，将初生儿子送回娘家抚养，她与亚谷奔赴武装抗英反殖前

线。亚谷调离后，她留在雪州参加领导抗英斗争。一次出发工作，突遭英军包围袭击当地抗英据点，在作战中中弹牺牲。

吴健华　男，家住雪州叻思。参加人民抗日军“一独”第三十五中队对日军作战，和平时期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叻思分会会长。紧急法令后，参加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北区大队，在一次作战中牺牲。

亚　叶　男，原籍福建。曾参加人民抗日军，日本投降后调到马共中央主办的《红旗》秘密机房工作。抗英反殖战争期间，与雪州州委所办《先锋报》机房工作人员一起，跟随雪州州委，不断摆脱英军的追踪袭击，克服缺粮缺药缺纸张等困难，坚持收集资料和编辑出版抗英反殖新闻。约于1956年，遭受英军陆空联合袭击，亚叶与几位战友都同时牺牲。

李亚琼　女，祖籍海南，原居吉隆坡，坤成女中学生，父亲开咖啡茶室。抗日后期参加抗日民运工作。日本投降后不久，与马共中央军委委员，原“一独”司令部政委刘尧结婚。1948年11月，刘尧在加影受英军包围袭击于激战中牺牲以后，亚琼调至雪州《先锋报》社工作，刻腊板兼印刷，工作积极，刻苦耐劳，意志坚定。后受英军进攻，亚琼与亚叶等战友一起迎敌作战，英勇牺牲。

叶记聪　男，又名三韶，原居雪州古毛。抗日时参加“一独”第三十五中队。抗日胜利后，参予领导古毛地区割胶工人争取民主自由与改善生活的斗争。紧急法令后，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雪州北区大队，在一次对敌作战时牺牲。

新　运　男，原居雪州古毛。抗日后期参加抗日后备队，和平时期当割胶工人。紧急法令后在当地参加民族解放军，在一次反围攻战斗中牺牲。

陆　峰　男，先后在古毛、吉斐、叻思、万挠等地居住，工人出身。曾参加人民抗日军“一独”第三十五中队，任小队长、分队长。日本投降后在雪州北区参予领导割胶工人反殖反剥削运动。抗英反殖战争初期，参加民族解放军“一支”北区大队，于古毛、吉斐一带与英帝周旋作战，后在战斗中牺牲。

李振辉　男，原居雪州暗邦镇，出身工人。日侵时期参加地方抗日民运工作。抗日胜利后，任暗邦工人联合会会长。紧急法令后，随民族解放军撤退到森林中建立部队据点。在一次反击英军进攻的战斗中牺牲。

林亚娥　男，祖籍潮州，原居雪州暗邦，出身工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当地抗日民运工作，抗日胜利后，以种植农作物为生，兼做杂工。紧急法令颁布后，参加暗邦区的抗英民族解军部队，任锄奸队队员，活动于暗邦、淡江一带，工作责任心强，临危不惧，每次胜利完成锄奸反敌任务。在一次出发途中，遭英军伏击，光荣牺牲。

谢　强　男，原居雪州暗邦。日侵时期参加当地民运工作，常与林亚娥、罗天生互助互励，并肩战斗。和平时期，在当地组织群众反对殖民统治的地下工作。紧急法令后，参加抗英反殖民族解放军，后被安排搞民运工作，活动于暗邦、蕉赖一带，不断与搜索扫荡的英军周旋。1952 年，农村居民被英帝驱赶进集中营

（“新村”），敌探遍布，不仅粮食困难，夜宿也难有安全处所。谢强遂与几位战友一起挖地洞栖身，昼伏夜出。时间稍久，被敌奸探悉，英军包围洞口，高喊他们投降，他们坚决拒绝，英军向地洞投掷催泪弹，战士们受不住董烟，由谢强带头爬行到洞口，即向英帝连掷两颗手榴弹，均因雷管受潮没有瀑炸。他趁着敌军受惊仆地的瞬间，迅速奔向附近小森林，边走边用短枪往后射击。英军惊魂稍定，就集中火力射向谢强，顽强英勇的抗英战士，遍身弹洞，壮烈牺牲。

罗天生 男，原居雪州暗邦。抗日时期参加当地抗日工作，平时在吉隆坡半山巴市场售卖鲜鱼，为锄奸队惩处汉奸恶棍提供情报。紧急法令后，参加当地民族解放军，进驻暗邦森林，后派到当地搞抗英民运工作。在工作回程时，遭敌军包围，英勇战斗牺牲。

黄郁如 男，抗日时期参加“一独”第三十五中队，紧急法令后，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一支队，在一次对英军的激烈战斗中牺牲。

叶英松 男，家居吉隆坡郊区蕉赖三条石，原籍惠阳长田。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双十口琴队”与“旭亡团”，宣传抗日。马来亚沦陷后，在蕉赖地区搞民运工作。奉命进入当时活动于蕉赖、暗邦、沙叻秀一带的武装私会党团伙的青龙山据点，规劝他们改邪归正，共同抗日。规劝无效，反遭私家党杀害，时年约27至28岁。

老 廖 男，抗日战争初期，在吉隆坡郊区蕉赖搞民运工

作，1943年被日本暗探逮捕，并判处死刑，在吉隆坡半山巴狱中英勇就义，时年约27岁。

邓观英 女，抗日战争时，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模范中队。生活艰苦，缺医少药，患病逝世。

孙金发 男，原居雪州双溪笼，日军侵略马来亚，他即参加“一独”。1943年，在双溪笼与进犯日军作战时牺牲。

杜 耀 男，原居雪州双溪笼。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1943年与孙金发一起，在双溪笼与进犯日军作战时牺牲。

杨 基 男，原居雪州间津。抗日时期参加“一独”在间津与进犯日军作战牺牲。

曾 友 男，原居雪州间津。抗日时期参加“一独”，在与进犯的日军作战时牺牲。

叶戈陂 男，疑是花名。抗日时期参加抗日游击队，在间津遭日军袭击，作战时牺牲。

李火国 男，原居雪州间津，日侵时期参加抗日民运工作，于间津被日军伏击牺牲。

亚 萍 男，抗日时期参加“一独”模范中队，在部队病逝。

张宝臣 男，在雪州古毛经营药材、洋货、布匹商业，店名

万春堂。全家积极支持抗日斗争，除自己经常热情捐助大量药材给当地抗日部队外，且帮助部队采购和运送药材，协助部队为罹病人员寻医治疗。后被日军线人侦悉，遭宪兵逮捕，严刑逼讯，宝臣坚贞不屈，拒不招供，卒被杀害灭尸，英勇牺牲。

亚　光　男，原居雪州古毛。战前和日本南侵后，都在邮局工作，专职送信，平时乐于助人，群众关系很好，大家称他送信光。经他的挚友古毛民运工作者何浪才介绍，参加抗日情报工作，利用派信之便，打探日军动态，及时通知抗日部队。后被敌探侦悉，遭日本宪兵逮捕杀害。时年约 24 岁。

刘　威　男，家住雪州古毛，开设东昌号粮油商店。个性慈祥，乐善好施，为支援抗日斗争，不惜变卖资产。后被日探查悉，正要加以逮捕，抗日军及时把他接上部队，安置在加拿挞大石盘的医疗所，让他疗养庇护。1944 年，据点受到日军包围扫荡，刘威走避不及，被日军用刺刀刺死。

（上列 67 则叶水渊供稿，分别由杨波、忠秋、亚竹、浪平、影明、洛夫、李干、素娟、粱莽、秋心、叶英等提供资料）

潘　华　男，祖籍广东英德。早年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1945 年初，抗日军进攻霹雳州金保南部地毛（Temoh）警察局，战斗激烈，潘华与姓蔡姓黄两位战士同时牺牲。时年约 18 岁。日本投降后，退伍同志会将三位烈士遗骸移葬于义山，并建立小纪念碑，给潘华母亲颁发纪念章。

（潘房供稿）

陈炳光　男，祖籍海南，抗日时期是柔佛南部马来亚人民抗

日军第四独立队第三中队副队长，三中后改为第九中队，在乌水港一带打击日军。1943年10月，九中以灵活周旋和袭击日军运输线等战术，粉碎千余日军的三路围攻。炳光作战勇敢，身先战士，不断率队进攻当地日军和警探，1945年初，在乌水山伏击消灭一车日军。炳光受过伤，腿上残留子弹，走路少为跛瘸，每天坚持锻炼，爬杆爬树敏捷。日本投降后，任马共柔南州委委员。抗英反殖战争初期，炳光不受小刘事件和蓝瑞叛党事件影响，反帝信念坚强，他领导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1950年部队转移北上，他带队进攻彭亨州文加叻警察局，在战斗中与一位战士同时牺牲。时年40余岁。

（邢莲影、陈亚妹供稿）

丘　英　男，又名家新，祖籍广东客家，家居新加坡东北部德光岛。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复员后，在新加坡武吉知马七英里嘉兴树胶厂工作。1946年，与资方谈判改善工人生活待遇，资方态度顽固，雇用私会党徒威胁工人，谈判破裂，资方蛮横驱逐工人出厂。工人忍无可忍，放火焚烧工厂。丘英次日回归德光岛。

1948年11月，德光参加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任小队长，又是轻机枪手。1954年10月，下午时分，丘英和副分队长官仁在八湾海边捉鱼。突然窜来一队英军，对在浅水处捕鱼的两名战士开火。官仁手提卡宾枪，一面还火，一面冲跑上岸回归驻地。丘英只带短枪，火力很弱，结果牺牲于海滩。时年32岁。

（谢志刚供稿）

古标权　男，祖籍广东客家，马平魁的胞弟。抗日时期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四中队战士，1945年8月初，进攻霹雳双溪警察局，勇敢冲前，在战斗中负伤。1948年6月，英帝

颁布紧急法令，标权转入地下活动，被调到金保新路地区负责抗英反殖民运工作。1949年2月，在新路被英军枪杀牺牲。

（温乃清供稿）

朱志强 男，祖籍广东省客家人，1951年中期，在柔佛州不兰打麓豹角被马来线人出卖，中伏牺牲。时年26岁。

彭知仁 男，客家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战士，抗英时期又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1952年5月1日，在柔佛受英军包围，知仁在奋勇激战中牺牲。时年25岁。

陈亚文 男，原籍福建。柔佛州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战士。1955年9月前后，受英军包围，亚文只注意迎击正面敌人，却被侧面抄袭的英军击中牺牲。时年30岁。

亚 歪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战士。1955年9月，与亚文同队受英军包围，冲出内围后，在光芭又被外围英军射中牺牲。时年20岁。

（上列4则谢志刚供稿）

亚 烈 男，又名毅（谐音）烈，祖籍广东，抗日时期在霹雳冷甲、新路一带负责流动队工作，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在冷甲负责马共支委。紧急法令后，任马共金马仑区委，积极领导该区抗英反殖工作。斗争紧张，生活艰苦，1956年初，于冷甲森林中病逝。时年30多岁。

冇 牙 男，祖辈广东客家人。和平时期在霹雳美罗参加反

殖民主运动，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紧急法令后在美罗斯罗肚任马共支部委员。1951 年 12 月，英帝军警加紧进攻该地区，反复进行巡逻、搜索、埋伏。布牙一次出外工作途中，受到伏击，牺牲时约 30 岁左右。

梅　妹　女，祖辈广东客家人。紧急法令后，在霹雳美罗参加抗英反殖斗争。1951 年底，英帝军警加紧进攻美罗的三保岭、斯罗肚等地抗英部队与地方组织。梅妹在三保岭附近矿场，遇上英军，被枪击牺牲。时年约 20 多岁。同时牺牲的尚有数人。

（上列 3 则胡力供稿，黄增琴、曾亚莲参予亚烈资料）

杨德波　男，祖籍海南万宁县，生于 1910 年。1926 年赴马来亚谋生，先后在新加坡、柔佛、彭亨各地当过店员橡胶工和教师。家庭贫寒，上学时间不多，刻苦自学，通晓英语、马来语、印度语。为人诚实刚直，意志坚强，刻苦耐劳，胸怀开朗、克已待人。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开始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积极参加筹赈和宣传工作。1941 年 12 月 31 日，侵马日军占领关丹和霹雳南部，形势危急。马共西彭地委在文德甲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德波在群众动员大会上演讲，慷慨激昂，激发几十个热血青年参加武装抗日行列。德波受组织委派，建立民运运输队，抢运存储粮食，搜寻英军散兵遗弃的枪械。他坚持抗日工作直至 1945 年日本投降。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后，德波继续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反殖斗争。1948 年 6 月 20 日，英帝颁布紧急法令，实行恐怖镇压。德波参加民族解放军，随着队伍转移途中，在橡胶园里被印籍英军包围，他藉助橡树灌木掩护，迅速撤至胶园深处，不意跌落山猪井而被捕。

德波在牢狱中，坚定倔强，组织狱中同志罢食斗争，受审中

毫不气馁，指斥殖民暴行，结果被判死刑。绞型之前，高唱国际歌，高喊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壮气凛然，从容就义。

（杨德华口述，甘家经整理）

刘　信　男，祖辈广东客家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第九独立分队战士。1952 年在柔佛州边佳兰五完芭洋，被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23 岁。

蔡景操　男，祖辈广东客家人，解放军四支第九独立分队战士。1952 年与刘信同在边佳兰五完芭洋被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24 岁。

赖　苟　男，祖籍广东客家人。抗英反殖民运工作者。1954 年在柔佛甲板港，出发途中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 25 岁。

福　仔　男，原住新加坡牛车水。柔佛州抗英反殖民运工作人员。1955 年，在联络站被敌军包围袭击牺牲。时年 22 岁。

林汉清　男，祖籍广东潮汕，柔佛州抗英民运工作人员。1955 年，在丰盛港三板头中伏受伤，虽脱险走回据点，半夜终因流血不止而牺牲。时年 23 岁。

学　强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战士。1953 年，在柔佛边佳兰红毛山胶园遭遇英军，战斗中学强与部队失去联络，次日又遇上搜索敌军，单身反击，英勇牺牲。时年 23 岁。

太　平　男，原籍海南，与胞兄珠全参加抗英反殖民族解放

战争，任交通员。1955 年 9 月，出发中途，在柔佛哥打猎头岭，被英帝军警伏击牺牲。年龄约 40 多岁。

李基中 男，曾任新加坡职工总会主席。50 年代在柔佛哥打区万夫一带，与英军作战中牺牲。

陈　乐 男，新加坡职工总会积极分子，50 年代与李基中一起在万夫地区，对英军作战时捐躯。

陈明辉 男，新加坡华侨中学学生。50 年代，抗英反殖战争初期，由马共柔南组织从万夫调往笨珍十六碑，被英军包围，枪击中牺牲。时年 24 岁。

（上列 10 则谢志刚供稿）

周　昌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49 年在古米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40 余岁。

丘　坤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49 年在柔南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50 多岁。

小　清 男，客家人，马共柔佛古来区委会委员，领导民运工作。1953 年受英军埋伏袭击牺牲。时年 30 多岁。

小　全 男，祖籍海南，马共柔佛古来区委会委员。1954 年受英军伏击牺牲。年约 30 多岁。

黄守经 男，原籍海南，马共柔佛古来区委会委员，1953 年

遭遇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余岁。

陈　秀　男，祖籍海南，古来区抗英反殖工作干部，1949年于古来区与英军遭遇，在战斗中牺牲。时年约40岁。

丹　桂　男，祖籍海南，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分队长。1953年在古来区与英军激烈战斗，牺牲时30余岁。

罗　秋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小队长。1954年在对英军作战中牺牲。年纪20多岁。

亚　根　男，祖籍海南，民族解放军战士。1951年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已50多岁。

李　云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的中队政工员。1954年对英军作战中牺牲。年龄40多岁。

梁　江　男，祖籍海南，马共古来区委会委员。1954年在古来地区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20余岁。

陆　大　男，原籍广西，民族解放军战士。1953年在古来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50多岁。

戴少平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年在古来地区作战牺牲。年纪30多岁。

华　清　男，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4年在古来地区遇敌突

击牺牲。时年 20 多岁。

亚　覃　男，马共古来区委会委员。1953 年遭受英帝军警包围袭击，于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 40 余岁。

国　容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6 年在古来地区对敌作战牺牲。年纪 20 余岁。

苏　贤　男，柔南玻璃城抗英反殖民运工作人员。1954 年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 30 多岁。

冠　州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小队长。1954 年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30 余岁。

黄　俊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年约 20 余岁。

亚　光　男，祖籍海南，古来地区的抗英反殖交通员。1955 年受英帝军警伏击牺牲。年纪 50 多岁。

亚　喜　男，祖籍海南，抗英反殖交通员。1955 年于古来地区被埋伏的军警袭击牺牲。年纪 50 多岁。

开　发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5 年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30 多岁。

亚　良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5 年在古来地区对英军作

战牺牲。时年20多岁。

小相、华明 男，两人都是民族解放军战士。1957年初于古米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年龄都是20多岁。

亚跳、树明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1年在古来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两人都是20多岁。

亚　义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小队长。1956年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30多岁。

肖玉英 女，民族解放军战士，客家人。1956年在古来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20多岁。

蓝水莲 女，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5年于古来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余岁。

仙　波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7年初，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余岁。

亚　刚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6年对英军作战牺牲。年龄30多岁。

凤　妹 女，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7年初，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多岁。

亚　波 男，祖籍海南，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分队

长。1952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35岁。

添　喜　男，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副分队长。1954年在柔佛古来地区，与英军开展激烈战斗，中弹牺牲。年龄约30多岁。

汉　生　男，民族解放军小队长。1952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时牺牲。年纪20多岁。

亚　光　男，祖籍海南，马来亚共产党柔南地方委员会委员。1951年在古来地区受到英军包围，于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40余岁。

石　友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4年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30多岁。

庄友发　男，又名立群，客家人，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政委。1952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30多岁。

武　生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6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多岁。

余　平　男，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5年在古来地区，被英军伏击牺牲。年龄20多岁。

少　英　男，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5年在古来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多岁。

国　雄　男，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5 年在古来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多岁。

桂亚添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古来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40 多岁。

美　田　男，客家人，马共古来区委会委员。1953 年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30 多岁。

白　川　男，祖籍海南，民族解放军“四支”分队长。1953 年在部队患病，缺医少药而逝世。时年 30 余岁。

亚　胜　男，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3 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余岁。

赖新发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四支”分队长。1952 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年纪 30 余岁。

南　生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2 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多岁。

小　赖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2 年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多岁。

国　雄　男，祖籍广西，民族解放军战士。1957 年初在古来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多岁。

亚　苟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于柔佛州东南部哥打丁宜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30 多岁。

蔡家新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4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20 多岁。

立　装　男，原籍海南，马共柔南和平港区委会委员，1952 年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30 多岁。

朱　淋　男，原籍海南，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小队长，1954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30 多岁。

李月清　男，原籍海南，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30 多岁。

李艳凤　女，原籍海南，民族解放军战士。1955 年于哥打丁宜部队驻地，在艰苦环境中因病失明，继后病逝。时年 20 多岁。

陈启明　男，原籍海南，民族解放军战士。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40 余岁。

发　生　男，祖籍广东，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6 年上半年，英军埋伏包围哥打丁宜的老交通站，发生走进站内卸下背包，就被乱枪击中牺牲。时年 20 多岁。

大　牛　男，祖籍广西，民族解放军“四支”战士。1952 年

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多岁。

何　安　男，祖籍海南，抗英反殖工作人员。1952年在哥打丁宜地区，遭受埋伏的英军枪击牺牲。时年50余岁。

何亚亮　男，祖籍广西，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终年20余岁。

何亚珍　女，祖籍广西，民族解放军战士。1952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余岁。

何　才　男，客家人，马共支部书记。1954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受英帝军警埋伏袭击牺牲。时年30多岁。

何小光　男，祖籍广东，民族解放军战士。1957年初，英军进攻交通站，小光奋勇还击，寡不敌众，英勇牺牲。时年20多岁。

张毅成　男，民族解放军分队政工员。1957年初，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20多岁。

曾　桂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5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激烈战斗，曾桂身先战士，壮烈捐躯。时年30多岁。

亚　富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5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20多岁。

曾淑珍 女，客家人，抗英反殖民运工作人员，区委老黄的妻子。1953年在哥打丁宜地区，被英军包围，淑珍宁死不屈，开枪还击，战斗中阵亡。时年30多岁。

老　黄 男，祖籍海南，马共哥打丁宜区委员会委员。1953年受英军包围袭击，老黄坚定反击，和妻子曾淑贞一齐英勇牺牲。时年40余岁。

亚　水 男，原籍潮汕，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小队长。1954年于哥打丁宜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30多岁。

廖　新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40多岁。

永　新 男，客家人，原名张心，家住柔佛州边佳兰，抗英反殖工作人员。1956年于五完山中五湾巴洋，被马来内奸杀害。被害时20多岁。

醒　东 男，原名陈永清，客家人，家住柔佛州边佳兰，抗英反殖工作人员。1956年被英军伏击牺牲。时年20多岁。

天　松 男，原名严泊文，客家人，家住边佳兰，抗英反殖工作人员，1956年于五完山中五湾巴洋，被马来内奸杀害。被害时20多岁。

汉　生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6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阵亡。时年20余岁。

亚　钦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和平港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余岁。

亚来仔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被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20 多岁。

孙　苟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50 余岁。

孙　林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分队长，客家人。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40 多岁。

桂　忠　男，马共柔南地委的警卫员。1955 年，天下大雨，在塑料布帐棚中避雨，被英军摸到近距离枪击牺牲。时年 20 多岁。

少　德　男，民族解放军小队长。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多岁。

亚　海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40 余岁。

茂　生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40 余岁。

亚　全　女，客家人，哥打丁宜区抗英反殖民运工作人员。初由哥打丁宜调往边佳兰，后又调回哥打。1953 年在出发途中，受

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20 多岁。

亚　队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5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20 多岁。

黄亚容　男，祖籍海南，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小队长。1953 年在和平港与英军战斗牺牲。时年 40 余岁。

李　球　男，祖籍广西，民族解放军战士。1953 年在柔佛和平港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40 余岁。

小　叶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多岁。

益　林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平射机枪手。1954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余岁。

温　一　男，祖籍海南，马共哥打丁宜区委会委员。年纪 50 多岁，1953 年在原始山林中迷路，从此失踪，部队与群众长期追查，毫无音讯。

亚　勤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50 多岁。

黎　德　男，祖籍广西，抗英反殖民运工作人员。1955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被英帝军警伏击牺牲。时年 40 余岁。

何文刚 女，原名文姬，客家人，家住柔佛州兴楼龙运，抗英反殖工作人员，由边佳兰调往哥打 21 碑南益树麓厂一带工作。1954 年在部队因病导致血崩，无法救治逝世，时年 24 岁。

亚　雪 女，民族解放军宣传出版部工作人员。1957 年初，调到哥打区边佳兰，在九完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40 余岁。

亚苟仔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5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余岁。

苏　桂 男，祖籍广西，民族解放军交通员。1956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被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50 余岁。

王　辉 男，祖籍海南，民族解放军交通员。1953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40 余岁。

小　发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小队长。1954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余岁。

罗　达 男，祖籍广东，民族解放军战士。1952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40 余岁。

王　福 男，祖籍广东，马共支部书记，领导抗英反殖民运工作。1950 年在哥打丁宜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50 余岁。

亚　杜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所属中队队长。1956 年上半年，在哥打丁宜地区，指挥解放军迎击进犯的英军作战，奋不

顾身，壮烈捐躯。时年30余岁。

炎　基　男，祖籍广东，民族解放军枪械修理员。1956年在哥打丁宜地区被马来内奸杀害。时年40余岁。当时，同住芭洋的6名战士出外背粮，天从、永新两位新战士和炎基留守驻所。马来内奸哄骗炎基，借看炎基的手提机枪（以前曾借数回），骗过手就开枪将3人打死，而后外逃投敌。

邓亚三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48年底在柔佛中部居銮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30余岁。

陈　文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2年，在居銮地区对英军作战牺牲。时年40余岁。

咖啡王　男，祖籍海南，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2年在居銮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40余岁。

于　廉　男，祖籍潮州，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4年在居銮地区，指挥所部解放军对英军作战时牺牲。时年40多岁。

于　明　男，祖籍潮州，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5年在居銮地区，和英军发生遭遇战时牺牲。时年30多岁。

李　送　男，日本投降后，任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总团秘书（主席）。紧急法令后，在柔南负责抗英反殖宣传工作。1953年，在居銮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30多岁。

妻子玉凤，随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司令杨汉，于1957年初，

在冷金地区驻地，任缮写员，被杨汉的警卫员亚祥及维海，开枪打死，杨汉夫妇同时被杀害。两个叛徒即向英殖民当局投降。

李观鸣 男，客家人，马共居銮区委会委员。1954 年，在居銮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30 余岁。

李　荀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居銮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30 余岁。

曾观带 男，客家人，马共柔佛州木各区委会委员。1949 年遭遇英军，奋勇战斗牺牲。时年 20 多岁。

钟玉兰 女，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居銮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余岁。

海南苟 男，祖籍海南，民族解放军警卫员。1954 年在居銮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余岁。

朱　高 男，祖籍海南，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4 年在居銮地区，指挥部队向英军作战，亲上交火前沿，当场英勇牺牲。时年 40 余岁。

英　兰 女，原籍广东，抗英反殖民运工作人员。1954 年在居銮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时年 20 余岁。

罗　修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司令员。1954 年在居銮地区受英军伏周牺牲。时年 40 余岁。

金　圣　男，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中队长。1955 年在居銮地区率领部队，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30 余岁。金圣于日本投降后，曾任马共星洲办事处党代表；在《星洲日报》当过电讯翻译员。

张　角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5 年调去居銮地区山林中领导机关担任警卫，英军进攻时，奋勇迎击，掩护机关人员撤退，当场牺牲。时年 20 余岁。

祝　君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5 年在天吉港山林中农场，受英军进攻，驳火中牺牲。时年 20 余岁。

小　亮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警卫员。1955 年在居銮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

小　才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警卫员。1955 年在居銮地区，受英军伏击牺牲。

王邦木　男，民族解放军小队长。1953 年在柔佛州丰盛港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20 余岁。

加　森　男，民族解放军小队长。1954 年在丰盛港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30 多岁。

观　祥　男，客家人，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丰盛港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30 余岁。

张益山　男，民族解放军战士。1954 年在丰盛港地区，与英军作战牺牲。时年 30 余岁。

（上列 124 则谢志刚供稿，邹起、廖小友、王小云、林金顺参予提供资料）

编 后 记

几十位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战士集体，基于深厚的革命情谊，和战争幸存者的强烈责任感，于1995年12月，创议收集编纂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事迹。由林一叶负责收辑资料，重点调查核实，修改整理编辑。1996年12月完成初稿，半年后将《浩气永存》修正补充定稿。

《浩气永存》由180多位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战士供稿，怀着对烈士们的敬仰心情，自动找人核对资料，辛勤探索，烈士资料靠此得以成册。《浩气永存》的编竣出版，是由海内外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老战士共同协作的成果。当然，作为严肃的历史资料，编辑工作与政治责任应该由编辑者承担。这也是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战争幸存者义不容辞的革命义务和道义责任。

《浩气永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约有6000余人，本书收辑的，只有1400多名，仅达五分之一强，这是最大的遗憾。编者谨对近5000名无名英雄，致以深沉惋惜和衷心诚挚的歉意。期望能在知情人士的协助下，继续收辑补录。

事隔半个世纪，知情人多已牺牲、物故或老迈记忆模糊，编纂过程反复查核，多人互相对证（杨海事迹函调6次），严格遵照“实事求是，据事直书”的史志最高原则，一年前曾将全文印发广泛征询国内外战友及知情人的修改增删意见。然而，客观条件限制主观愿望，《浩气永存》还是存在残缺、疏漏、遗佚、简略、不完善等弱点。虽有弱点也应出版，以求抛砖引玉获得增益，绝对不能出于求全责备而听由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埋没消失。

书中所辑烈士当中，380 余名只有名字（其中个别的只有花名绰号），没有史迹。好像大多数纪念碑一样，留个英名，胜于名迹皆无。殷切希望知情的战友、亲友，能为有资料的烈士，补充更多更具体更确切的事实，为缺佚事迹的烈士，提供较多史料。

部分烈士史迹，经过知情者提供少许补充或更正资料，没有逐项列明，请予谅解。烈士们在非常时期，经常改换名字，怀疑而未能证实确属同一人者，以及相同名字而可能另属他人的，都将两则同列。《浩气永存》是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的文字纪念碑。

本书编纂过程中，得到张昌铭先生的大力支持协助，曾定先生数度咨议，编竣出版，谨致谢意。

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们，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愿望实现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殖民者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愿望也实现了，洒热血浇开自由花，抛头颅击破地狱门，他们的死重于泰山！烈士们对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先驱者的巨大贡献，历史将会作出正确评价，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烈士们的丰功伟绩。阴霾只能短暂遮蔽阳光，被歪曲的历史必将被时间扭转纠正过来。

敬录明朝于谦的《石灰吟》，以祭奠烈士英灵：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林一叶记于香港回归之际